

滄溟先生集卷之一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古樂府

胡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  
大羊雞鶩於通塗亦競識其家此善用其擬者  
也至伯樂論天下之馬則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  
色物牝牡一弗敢知斯又當其無有擬之用矣  
古之爲樂府者無慮數百家各與之爭片語之  
間使雖復起各厭其意是故必有以當其無有



擬之用有以當其無有擬之用則雖奇而有所  
不用也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  
不可與言詩乎哉

黃澤辭

皇之麋其馬八驪皇人委蛇

皇之水其馬駮耳皇人受祉

皇之曲洛其馬沃若皇人薄薄

皇人孽孽其馬歎雪我心如結

白雲謠

白雲在天山陵逶迤率彼東土諸夏間之將子能來

瑤池謠

白雲在山亦洽而野予歸三年將顧見女

南山歌

南山白石白離離爾牛之角何其悲車下短衣歌者  
誰國有叔牙當見知佐命伯王獨後來

越人歌

山有隈兮江有汜歌擁柁兮見王子掄修袂兮披長  
雲舉繡被兮風紛紛蒙詬耻兮心靡它君不知兮可  
奈何

采葛婦歌



卧下之薪何綢繆欲寐不寐思寇讎我今采葛以遨  
遊

易水歌

繚天兮白虹蕭蕭兮北風壯士怒兮易水飛羽聲激  
兮雲不歸

垓下歌

從美人兮擁駿馬涕從橫兮垓之下

大風歌

大風沸兮雲薄天驅萬乘兮紛來旋紛來旋兮沛之  
宮士桓桓兮福攸同

秋風辭

秋風蕭蕭兮白雲晶晶草木黃落兮鴻鴈于征蘭可  
佩兮菊可餐遺佳人兮汾之干挾飛龍兮下中流橫  
大波兮放遠遊靈輓寒兮翳日來愴容與兮紛裴徊  
顧帝京兮何壯哉

天馬歌

天馬下閭闔開汗以血駢離哉河之精龍之子視浮  
雲無萬里絕流景躡遺風今安駕幸回中天馬徠從  
西極經千里歸有德天馬徠竦予身挾飛電化若神  
天馬徠循東道承靈威服帝阜天馬徠歲執徐陞四



海將安如天馬徠出嶠山逝昆侖排玉關天馬徠龍  
爲友北擊胡驅群醜

李夫人歌

去邪來邪就而視之紛何被被其徘徊  
寤邪夢邪就而視之包紅顏其弗明

步儼儼者誰邪就而視之風何蕭蕭其蔽帷

隴上歌

隴上壯士乘驍騄帶雙鞬服挾秦弓七尺大刀搏白  
虹丈八蛇矛盤怒風戰始三交失大刀且盪且走亡  
其曹棄我驍騄巖中逃爲我謂烏爲客豪隴上之水  
流潺潺壯士一去不復還

蹕林歌

單于庭陰山下漢家和親刑白馬刑白馬祭龍城今  
年蹕林大會兵

鏡歌 十八首

朱鷺

朱鷺獵其纓茄下行魚在梁縱復橫鷄何飛濡其羽

上書諫明主

思悲翁

思悲翁鳳凰安宿阿閣中奪我美人思悲翁鳳凰飛



上天梟子拉沓隨轉蓬狗逐狡兔走取爾梟子食梟  
母

艾如張

艾而張羅羅若雲中有黃雀呼其群毛羽摧頽離哉  
紛山出黃雀山嵯峨鴻鵠絕四海君亦難爲羅我欲  
從之讒言多鴻鵠徘徊奈雀何

上之回

上之回蕭關開以待邊單于臺勒兵十八萬羽林材  
振大旅鬣長馳驚匈奴臣月支朝諸侯王甘泉宮郡  
國受計福來同

翁離

擁離趾中可築宮蘭用葺之艾爾蓬擁離趾中

戰城南

戰城南走城北轉鬪不利號路側謂我梟騎且行出  
攻寧爲野鳥食不逐駑馬徘徊蒲葦中水深黝黝蒲  
葦驚驚鳥亦自不去客亦自不豪梁以集鳥子五鳥  
毋六禾黍不食攬腐肉願爲忠臣何可覆傷子良臣  
良臣誠可傷遠道之人枯骨何葬

巫山高

巫山高自言高江水深自言深勿復相思君有他心



山以蔚蔚水以湯湯何用度之石用梁徘徊遠望泣  
下霓裳願託黃鵠東歸故鄉

上陵

上陵亦誠美下津以尚羊問客從何來自言水中央  
芰荷爲君衣芙蓉爲君裳木蘭爲君佩江籬間杜蘅  
銅池之芝以九莖光華燭夜披金英鳳凰之集乍開  
乍合蜚覽上林曾不知日月明赤翅之鴻翁雜相隨  
白鴈何蔚蔚雲爲車風爲馬游闔闔守謁者五色露  
何泥泥乃在仙人金掌中凝如膏美如飴願奉我主  
飲延年萬歲期

將進酒

將進酒稱我觴紛佳哉以浩倡心所作未嘗聞徘徊  
三歎一爲君君之臣明四時和國有良工悉索歌觀  
者不苦柰子何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驪二馬異體同權竒徘徊四海美人子  
二馬相得以千里故東非我東西非我西南非我南  
北非我北駕如六飛龍之翼路訾邪謂何覽遨遊安  
終極二馬視駑馬局促食轅下將以問馭者

芳樹



芳樹如此之蔚蔚上有黃鵠以翱翔下飲蘭池鳴鏘鏘二而爲侶三而爲行芳樹拉雜黃鵠傷秋風蕭蕭思其鄉妬人之子妬殺我君有它心無不可黃鵠高蜚亦有羅目欲顧之柰樂何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燕山隅何用問遺君大秦明月珠結以連理帶薦以合歡襦又何問遺君青絲係玉環可直千萬餘翠羽紹繚之黃金錯其間聞君有他心拉雜其珠摧其環摧其環臨高臺反袂以障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萑復相思有如此珠有如此環非我可爲雞鳴狗吠我視兄嫂不言謂何東方須臾高柰何

雉子班

雉子班如此之趨蹌雉來蜚從雌拉沓曳水集于梁目以顧之蔚蔚冥冥爰而張羅雉子知得柰我何王孫有羅以雉子黃鵠之羅當千里駕以南駕以北朝行出遨遊暮從美人食

聖人出

聖人出應燦怒赫炎精文教洽武功成寒暑德河海清駕六龍何駢離聖人哉聖人御天以調之日月星



辰和四時郡國吏功上所治君之臣明遠如期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同心樂以不可禁相思紹繚讒言因  
極大駕六龍處天側日月出入滄海中妬人之子難  
爲工

臨高臺

臨高臺望江水江水之流以千里黃鵠知得高臺上  
願遺香章美人子關弓問鵠從何來我主萬年亦誠  
哉禾黍不獲鵠何食遨遊四海安終極

遠如期

遠如期宜四海皇帝日月所置有甘露三載單于自  
歸大佳以萬人稽首陛下北藩臣左右賢王奉國珍  
謂者令引之鄉殿陳索佗拉杏就羽蒙戎酪酒乃是  
闕氏之所飲馭馱生自余吾中將進酒顧其豪撓以  
留犁徑路刀何用賜之黃金犀毗赤縹錦袍扶伏沮  
澤曾不知天子神靈從今以往但居光祿塞下不願  
歸庭

石流

石流津以梁無敢曳水君安所薄秋風湯湯東飛者  
鵠北逝者河中有冥冥之白沙遠道之人謂之何蘭



以有香君不知願言懷之遺所思

五鳳曲

梧桐生高岡鳳凰鳴中央三百六十鳥翁雜朝四方  
其東鳴青鷁其西鳴鸛鷖鷖鷖鳴其陰鶉雀鳴其陽

精列

欲何爲雖有一介志慷慨非其時慷慨非其時言從  
吾所好混迹於鴟夷入宮無美女名士常見持名士  
常見持卞和乃衛足白璧以終疑白璧以終疑還君  
十五城抱之寧自竒抱之寧自竒周孔聖殂落世人  
莫我知雖有一介志慷慨非其時

東光

胡兒平倭奴何不平倭奴利水戰海塹船爲城諸軍  
穀騎士馳射難縱橫

對酒

對酒歌陽春含意未能申請客聽其真男兒居世無  
依因誠獨難自絕於要津視扶風稱三輔吏共理之  
臣奉職亦何狀盤桓磬折關石和釣爲績書以報諸  
天官自公卿大夫士咸頷其人以君子經綸是時賤  
玉而貴珉獨蹶迫濩落非其倫素無跡地之才四載  
不遷敢辭於積薪此道當何以具陳彷徨所欲歸潔



其身

鳥生

黃口四五雀羅坐秦氏桂樹間啄啄樹上蠹母子相  
哺自言安惜我三河不知爲誰家有輕薄少年臂坐  
一鷓子鷓子小小如人拳出入雀東西一縱即中兩  
黃口毛羽摧頽魂魄飛上蒼浪天鷓子下來還少年  
阿母生黃口時乃在高堂構櫺間惜我人民安知雀  
乳處窈窕紫深宮中安從通白兔乃在平原大澤中  
羅者尚復得脯腊之惜我猛虎斑斑南山間射工尚  
復得枕藉之明珠乃在合浦深淵中後宮尚得剖以

綴其襦惜我人民生各有壽命何須尚復計會賢愚

平陵東 二首

太山陽瓊琳瑯有美一人坐明堂坐明堂以王者德  
大從群臣朝萬國朝萬國如會同顧見白雲生封中  
生封中禪梁父 今上皇帝聖神主

其二

陰山傍馬牛羊不知何人城朔方城朔方絕大荒虜  
兩闕氏一賢王一賢王戰失利拔胡將軍顧驃騎  
驃騎曰歸止單于敢望漢天子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西北樓樓上有好女自名秦羅敷  
羅敷貴家子足不踰門樞性頗喜蠶作采桑南陌頭  
上枝結籠係下枝挂籠鉤墮髻何繚繞顏色以敷愉  
細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故綢繆  
少年見羅敷袒裼出臂韞樵者忘其薪芻者忘其芻  
來歸但怨怒且復坐斯須解使君自南來駐我五馬  
車遣吏前致問爲是誰家姝羅敷小家女秦氏有高  
樓西隣焦仲卿蘭芝對道隅羅敷年幾何十五爲人  
婦嫁復一年餘力桑以作苦孰與使君俱使君復爲  
誰蠶桑所自娛小吏無所畏使君一何迂羅敷他人  
婦使君他人夫解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左右三  
河長負弩爲先驅何用識夫壻飛蓋隨高車象牙爲  
車軫桂樹爲輪輿白馬爲上襄兩驂皆驪駒青絲爲  
馬鞞黃金爲轡頭腰中千金劍自名爲鹿盧起家府  
小吏拜爲朝大夫稍遷郡太守出入專城居月朔朝  
京師觀者盈路衢爲人旣白晢鬢鬢有髭鬚四十尚  
不足三十頗有餘座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

王明君吟

我本良家子承恩入漢宮光彩射綺羅語笑生春風  
君王希召幸在遠誰爲通漢宮三十六處處種梧桐



美女八千名各各分當熊黃金買顏色丹青多益工  
寧知佳麗人不出所圖中黃金猶糞土丹青復何功  
顏色非可恃粉黛故難同因念長門賦夙昔亦相蒙  
君王寵自誤賤妾以和戎豈惜賤妾去但惜長門空  
涕泣顧長門從此逐秋蓬

安期生

安期生參駕白鹿雲中行參駕白鹿雲中行下遊來  
安期生白鹿皎皎金爲羈玉爲纓顧見蓬萊三山十  
二城安期生自署其名過謁四海五嶽後從麒麟赤  
鳳迎禹湯文武不足令令我今上應太平擁護左右  
賢公卿稽首聖人大道成仙女羅坐吹笛笙天神八  
面侍衛明流烏銜符翔殿廷悲吟我主享萬年皇帝  
求一得命延

長歌行 三首

嗟我谷中蘭猗猗復英英秋氣日夜至鷓鴣乃先鳴  
百草不重芳霜露浩縱橫栖栖就一役慷慨非其情  
少壯復何爲老大無成名

其二

仙人攬紫芝燁燁如芙蓉兩耳委其肩短髮以蒙茸  
侍從幾玉女導我入雲中奉我一丸藥期我於空同



服之生羽翼倬約變形容顧見雲中鹿蜿蜒成白龍

其三

纍纍城上星河漢流清光耿耿不能寐寤言起彷徨  
彷徨立中庭遼遼夜未央白露塗我衣北風吹我裳  
還坐顧四壁蘭燈一何明緘書寄遠道涕泣下縱橫  
倦鳥無故林遊子無故鄉驅車出門去徒侶相扶將

短歌行

駟馬可縻去日難追清酒載觴短歌苦悲邀當以遊  
何能坐愁全身遺名唯有莊周鳳凰于飛覽彼九圍  
但爲君故駕言旋歸杜門似鄙離俗似驕彷徨所欲  
此一何勞斑斑猛虎其尾可履鬱鬱壯心碎不可抵  
傾側勢利還自相戕覆車不戒躊躇鴈行秋風駢駢  
轉蓬如輪漂揚四野莫知所臻鳥不厭高魚不厭深  
爾其肆志載浮載沉

當鰕組行

日月揚光華雲漢垂文章五嶽高摩天江海百谷王  
周孔聖有作大雅豈淪亡曲士徒嗷嗷此道非所詳  
嗟予滯末位慷慨志四方左伏吳越波右以笞中行  
立髮而虎視厲馬撫干將吾謀適不用駕言歸故鄉

董逃行



吾欲上謁從蓬萊遨遊三山戲九垓閭闔誅蕩開班  
璘宮闕樓臺流光倒影徘徊但見織女弄杼往來白  
榆纍纍支機十二枚河流逶迤但見丈夫牽牛飲其  
隈問爾凡吏所爲客謝主人樂哉教教酌彼金壘織  
女長跪進酒牽牛陪桂樹一何摧頽嫦娥端坐領其  
頤白兔抱杵曼樹蝦蟇裁采取甘露一玉杯服此露  
壽以崔嵬服此甘露顏色自好陛下長生不老坐享  
萬年有道君臣歡如魚藻陛下長與天相保

塘上行

塘上雙鴛鴦芙蓉翳其陰不自行仁義何能知妾心  
青蠅一墮耳琴瑟難爲音新人入宮時意已無同衾  
君子在萬里顏色安可任念妾平生時豈謂有中路  
新人斷流黃故人斷紉素新人種蘭若故人種桂樹  
新人操陽春故人操白露新人日以驩故人日以悲  
浮雲顧我庭北風動我帷恩愛儻中還皓首以爲期

秋胡行 四首

太行易驅仕路難爲工太行易驅仕路難爲工諛佞  
喪志罄折不衷自負者忌自異者攻智力相御莫知  
所終歌以言之仕路難爲工

其二



河清可須鍾期未易逢  
河清可須鍾期未易逢  
國士見知非以先容雖有骨肉中懷莫從伯牙絕絃其此  
不恭歌以言之鍾期未易逢

其三

閻妬相成周客一何踈  
閻妬相成周客一何踈  
維彼燕不明月是居爰發深藏庶用見譽即曰瓦甃孰掇  
其初歌以言之周客一何踈

其四

好惡何常顯者易爲名  
好惡何常顯者易爲名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如草偃風夜蟲附明西子雖姣不屬

于盲歌以言之顯者易爲名

相逢行

相逢狹斜間狹斜不容車  
相逢狹斜間狹斜不容車  
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甲第城南隅黃金爲君堂白玉爲門樞  
坐客高堂上擊鐘吹笙竽將軍起行酒何論馮子都  
兄弟兩三人出入長相須  
兄弟兩三人出入長相須  
大子侍中郎中子中大夫小子復何官稍遷執金吾五日一來歸觀者羅長衢  
二弟爲鴈行長兄上頭居  
二弟爲鴈行長兄上頭居  
東方千餘騎兄弟一何殊入門遊後園銀牀纏轆轤梧桐十二樹一鳳將九雛  
梧桐自相值鳳凰自相呼  
梧桐自相值鳳凰自相呼  
音聲何啾啾枝葉以扶疏



大婦董妖嬈中婦秦羅敷小婦邯鄲女顏色世所無  
丈人且安坐爲樂良未徂

燕歌行 二首

秋風蕭瑟吹我裳蟋蟀寥寥啼我牀出門四顧非故  
鄉誰能客遊不斷腸短歌微吟激繁霜浮雲千里一  
彷徨仰看明月流清光二十八宿羅成行高臺飛閣  
遙相望河漢縱橫難爲梁胡馬北鳴鴈南翔憂來不  
知從何方慙慙伏枕聊自當涕從中零安得防豈不  
懷歸道阻長

其二

會日苦少別日多爲君盛年行蹉跎憂來援琴聊短  
歌羽聲忼慨調不和悲風四起揚塵沙浮雲摧頽互  
相加人生奄忽若春華誰能客遊常無家中曲不覺  
淚滂沱攬衣出戶夜如何衆星歷歷月低河鴻鴈嗷  
嗷鳴相過欲徃從之畏罽羅

善哉行 二首

來日難期少合多離今日相樂不醉何爲寥寥北堂  
哀竹苦絲短歌裂耳慷慨以悲白日云沒秉燭繼之  
何晝何夜迨我盛時烹肥擊鮮斗酒自隨安知王喬  
八公者誰促坐行觴交屬所私百年如寄當復何疑



慊慊惜費智者所嗤計會有無將以奚遺

其二

巢父潔身天下爲汙四岳九官而無匹夫傳說築巖  
維時商實爰立作相不俟終日尚避海濱二老是麗  
旣載後車三聖所師仲未伯齊三逐何鄙生有父母  
知有鮑子伯陽猶龍和光同塵芻狗萬物聖而不仁  
丘明修辭古之國工縱橫六經化裁與同于木偃息  
大魏以藩式則閉門迫則踰垣莊周非人蓬累而行  
逍遙弄世乃稱達生

西門行

出西門步踟躕相逢不作樂當復何須但作樂勿復  
問有無安知家人生產當復溷吾徒君擊筑我和歌  
請爲燕市飲旁人當奈何人生欲知己結交不在多  
豈無車馬客富貴相經過自非名卿鮑叔牙雖有國  
士誰當知自非名卿鮑叔牙雖有國士誰當知與君  
重自愛中道有別離區區抱苦心可用不相疑

東門行 二首

出東門顧且望欲何歸向洛陽座下兩走馬馬上結  
束千金裝揮鞭酒家去調笑邯鄲倡作使博徒數輩  
擲錢百萬少年場少年場朝用廣平公故暮爲瑯琊



大王男兒結交願得豪賢君復自愛莫相忘男兒結  
交願得豪賢君復自愛莫相忘恩仇分所當翩翩輕  
薄殊未央

其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愴欲悲舍中無儋石儲還視  
身上衣參差慷慨出門去兒女牽裙啼他家自願富  
貴賤妾與君但鋪糜但鋪糜上用穹窿天故下用匍  
匍小兒時吏清廉法不可干一旦緩急當告誰行吾  
望君歸嗟少年莫輕非

飲馬長城窟行

蕭蕭山上草悠悠山下道長城一何長遠望多悲傷  
遠望不如歸游子日依依依依復纍纍涕泣當爲誰  
高臺知天風鴻鴈知天霜欲媚復無人欲去復彷徨  
浮雲西北來我馬顧之鳴願附尺素書迢迢東南行  
浮雲不可託素書不可成十年違室家安知即平生

上留田行

人生一何相懸哲士常見未然愚夫不覩目前所較  
以下年今爾勿然蒼天非世淆亂誰貴聖賢

孤兒行

孤兒生孤兒生命不如一抔土父母在時坐長筵雷



大鼓父母已去兄嫂令我報府今年護羗明年擊胡  
虜六月來歸不得自言苦目汁稠濁頭面生瘡大兄  
言視飯大嫂言漑釜上高堂不見父與母下堂孤兒  
淚下如縷使我朝行薪暮不得束芻頃筐敝漏緝之  
用茶鉤折無喙鑣鈍無膚舍鑣拔叢棘棘斷行復甦  
刺傷我手復裂我襦自念猶人誰使爲奴兄嫂如此  
爲不早去下從地下當復何須高秋八九月墮嚴霜  
百草凋枯牧豎絕糧驅羊下山逸入他群不辨所亡  
願取我羔莫攘我羊羊復戀子莖之不將棄蠶挽角  
羊僵道傍拽羊回家兄與嫂睨三年不乳毛尾空長  
作何校計亂曰羊鳴一何羊羊父母地下將書寄與  
兄嫂爾愛其羊我愛其子

怨詩行

荆山何巖巖白壁何齒齒圭璋滿朝廷爾胡獨在此  
千載抵塵沙一抱即知己瓦礫生目中衆人紛所指  
五都當一顧三獻不得理一則藏白虹再別泗沂水  
玉石苟不分安用存吾趾昭王遣使問忼慨不可止  
一剖屬白虹再剖折沂水至今爲宗器天下稱其美  
願以陵陽侯還之樂正子

白頭吟



青如雪中栢鑿如水中石自君有兩意事事非疇昔  
疇昔共綢繆何嘗不膠漆今日不膠漆明日即參商  
東西大道上車馬遙相望新人此一時故人彼一時  
難將故人意持與新人知非不結同心人情中道還  
白頭百年期豈作斗酒間雲漢何繩繩星宿何纍纍  
意氣一以失黃金不可爲決如潰防川絕如蹶張弦  
有親相推與無親私自憐

滄溟先生集卷之一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古樂府

艷歌何嘗行

何嘗快獨平生但當被華縠獵長纓起家爲二千石  
四十以專城兄弟縱橫要路車馬絡繹往來公卿顯  
者行但當在高堂置酒快獨呼我所歡五陵年少任  
俠知名主人稱壽以樂上賓攬持綺麗雜坐彈箏觸  
抵安足諍歲月忽如流願言重自愛吾夙昔與君共  
綢繆朝亦復苦愁暮亦復苦愁辟彼東逝之川汎汎



不繫之舟浮雲轉薄心悠悠有似客遊難久留

艷歌行三首

皎皎月中兔羅網安得錯夫壻流宕子翩翩長道路  
上堂事舅姑下堂力蠶作日出行采桑春風動紈素  
不知何年少踟躕西北顧請君且莫顧黃金徒自誤  
黃金道路傍誰當見國卿

其二

童童河上柳朝榮暮來朽人生天地間何可日無酒  
偃蹇誰當聞忼慨誰當有賴得心所歡嚼我以大斗  
醉後唱高言掩耳使一走語卿且勿走不知舌在口

舌在難爲捫歎爾欲行恩

其三

南海一何長明珠一何光大珠抵明月小珠燭中堂  
洛陽發中使明珠竊自傷沒海采是珠珠淚以從橫  
持作木蘭櫃送至洛陽宮後宮莫不歎問珠從何方  
誰能復市此隋侯與孟嘗用玉紹繚之黃金錯其中  
綴之用翡翠薰用蘇合香本自南海珠今爲後宮璫

滿歌行

得意良獨難大帶如河高弁如山功名侮予心不遑  
安遙望故鄉鬱鬱漫漫憂來自中不遜于顏鄙士患



得失達上多所宜智不闕時我斯蕩蕩天下熙熙俛  
拾仰取日競刁錐逝將掉臂棄而違之東蹈滄海寧  
居九夷嶮巖可爲念爲偃息乃在草萊蹲而踰垣塔  
焉鑿坯流俗落落豈無友生門一以柱其可復開蟬  
蛸之裳視此末榮寵辱者驚寓言憤世混迹躬耕貧  
賤肆志惰傲相成徘徊千古載濁載清飲酒而已誰  
知其它即有三公相去幾何百年如寄孰少孰多胡  
朝謀夕自貽蹉跎屹彼在位經營四方天道病愚人  
道趨疆退而爲樂遼遼未央

企喻歌 四首

男兒自言疆出門思故鄉隴水流離下淚落鐵襠  
放馬大澤中馬飽勿復驅寧斷壯士肉不斷駿馬芻  
鷄子下狡兔不顧黃雀群男兒飽百戰少年策殺人  
男兒重意氣結伴不須錢誰能無兄弟千里不相憐

瑯琊王歌 八首

陽春二三月單衫繡襦襠繫馬臨大道值女行采桑  
炎天五六月挈枕逐陰涼絺服不掩體喚女汲寒漿  
初寒八九月銀燭照高堂端然坐不睡看女織流黃  
盛冬十一月調笑酒壚傍玉壺出織手索女弄絲簧  
主人但置酒烹肥擊其鮮男兒好還鄉不願持一錢



孤兒當門泣門外霜皓皓今年許裁襦兄但視其嫂  
駿馬似人長金鞭五尺強往來渭橋上瑯琊大道王  
新買五尺刀摩挲不離手但坐看此物軍中誰更有

鉅鹿公主歌

邯鄲女兒年十五能彈琵琶唱樂府  
頭上明珠間翠羽客與酒錢笑不數  
可憐誤嫁陽翟賈遂使黃金暗如土

紫騮馬歌 四首

出入渭城中少年獨妍雅不知是阿誰但識紫騮馬  
紫馬從西來道逢一驪駒兩人下馬揖便入酒家

問客復何爲昨日發東平袖中出短書心知自劉生  
對客讀短書慷慨不能止拔劍出門去報讎燕市裏

黃淡思歌二首

腸作轆轤轉淚作素纆垂獨坐不能言傍知思憶誰  
胡馬代州出還騎出代州黃金裝馬勒青絲絡馬頭

地驅樂歌

蕭蕭條條風雨漂搖餓殺鷓鴣搗殺鴟鴞  
倦鳥不飛非無羽翼貧女不嫁非無顏色  
枕郎右臂郎側向左看郎顏色似不在我  
宛轉郎懷坐郎左膝郎有它人不自今日



雀勞判歌

稂莠驕驕雀勞判前有鷄子後老鷄  
與郎十期九不果郎有他人休誤我

捉搦歌 四首

仕宦還須論知己結交還須論君子男兒失意誨人  
惜老女不嫁難為理

東家女兒大狡獪屋裏燒香出牆外供養世尊作佛  
會願得百媚無留害

邯鄲城南夜逆旅樓頭十五誰家女可憐白馬空僮  
佇不見其人但聞語

駿馬憑陵粟在口男兒精神錢在手何不結伴日沽  
酒出臂蒼鷹使黃狗

折楊柳歌 五首

上馬折楊柳楊柳鬱歲韃馬上吹長笛愁殺虜家兒  
不惜折楊柳孟津楊柳西本是虜家女嫁作漢兒妻  
放馬孟津岸飲馬孟津河雖是虜家兒愛聽漢兒歌  
莫折楊柳枝婆娑動郎意自有珊瑚鞭出入撥郎臂  
上馬出門去馬鞭持與郎郎度孟津水何時還故鄉

幽州馬客吟歌 五首

客從幽州來百萬為擄拈錢自宅人有意氣良所無



今日但一擲何言無所持  
庭前兩走馬千里任君騎  
自憐十指鑲玉壺不離手  
女兒行無賴故勸郎君酒  
南山固言高上有北流泉  
女兒固言好須得郎自憐  
郎齋千金裝結客行三秦  
那能論家計少年喜作人  
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

鳥中有鷄子人中有慕容  
慕容家此谷少年多相從  
高陽樂人歌二首

欲知馬上兒但復看兒馬  
結束殊輕薄不在漢兒下  
郎來但坐飲百壺分自當  
見郎行仁義無錢何所妨

團扇郎

白團扇明月入君懷  
清光滿流眄霜雪散炎天  
是儂歌始變合歡自一時  
秋風歡不見

前溪歌七首

道遙東武亭下有獨桑路  
歡但宿儂家前溪不可度  
朝思出前溪暮思出前溪  
溪流亂漫下誰見倚門啼  
女蘿著長松蔓與長松長  
雖非歲寒姿願得被風霜  
黃葛生溪邊溪水東西流  
枝枝自纏繞葉葉自網繆  
春容故易老紅粉豈常鮮  
郎歸定何日憔悴復誰憐  
憐亦異當年

誰能采黃葛道遙獨桑頭  
黃葛斷還生春風不可留



爛熳使儂愁

葵藿自有心  
蘭蕙自有香  
黃瓜一小草  
春風獨不忘  
枝葉頓芬芳

子夜歌 十首

涉江種芙蓉  
青荷幾時有  
但使蓮心生  
何慮不成偶  
桑葉老欲盡  
春蠶已就眠  
那能不作繭  
絲子自纏綿  
疆言共寢食  
十日九不俱  
桐花夜夜落  
梧子暗中疎  
出亦陰憶汝  
入亦陰憶汝  
石闕四面生  
悲來定何許  
蕩舟芙蓉池  
紅顏在池水  
儂與芙蓉花  
有何不相似  
宿昔結同心  
絲髮與眉齊  
轉動如春風  
不離郎君懷  
相憐須及時  
紅顏不難老  
郎自行由豫  
他人已相得  
始欲識儂時  
白頭誓相憐  
一日三唐突  
持底解千年  
歡心楊柳花  
春風爲顛倒  
到頭有感化  
不離浮萍草  
願因斗酒會  
發歡桃花容  
蹉跎自不飲  
雙杯持勸儂

四時子夜歌 八首

春鳥旣集渚  
春花復著林  
高臺不可望  
春色蕩儂心  
綺窓媚初月  
羅帳褰春風  
歡復自顧慮  
嶠嶇當奈儂  
三伏天雨火  
郎但籠窓坐  
何處汲寒漿  
金餅井中墮  
婉伸華簾上  
不下歲鞋鏰  
郎君已自前  
羅衣那及著  
庭會明月光  
蟋蟀入牀語  
獨自理寒衣  
秋風動砧杵



熒熒斜月輝  
纍纍清露垂  
中宵不還卧  
徘徊獨爲誰  
郎從何處來  
重袍那如水  
酒無沙糖味  
爲他沃寒爾  
北風振枯林  
嚴霜殺百草  
歡不與時競  
獨向相思老

懊儂歌 四首

五絲合歡被  
還得五絲縫  
儂爲懊惱曲  
還持懊惱儂  
布帆百餘幅  
阿娜自生風  
江水滿如月  
那得不愁儂  
夙昔幽閨性  
冶遊持自惑  
旦夕三千里  
不復作顏色  
長江得春風  
使帆如使馬  
朝發牛渚磯  
暮宿白門下

神絃歌

宿阿曲

天門誅蕩蕩  
地戶鬱沈沈  
真官下雲中  
窈窕從蘇林

道君曲

中庭有樹其實  
謂謂道君出入  
先以風雨

聖郎曲

梧桐何翼翼  
鳳凰何將將  
左坐青溪姑  
右坐白石郎  
姑自翳瑤草  
郎自命椒漿

嬌女詩 二首

朝遊青溪南  
暮遊青溪北  
嬌女年十五  
芙蓉比顏色  
終日奏絃歌  
小姑獨相識

徘徊白石江  
蹠蹠赤山磯  
湘綺爲下裳  
紫綺爲上衣



自繡雙鴛鴦十五五飛

白石郎曲 二首

郎之徠何紛員車以清風馬以雲前有明姑後道君  
石子如彈丸纍纍江之渚有郎獨自居豔於十五女

青溪小姑曲

青溪湯湯白石爲梁小姑不嫁誰謂無郎

湖就姑曲

北遊赤山湖遙望中芙蓉裁衣贈大姑  
大姑舞白鳩仲姑淥水歌不共小姑愁

姑息曲 二首

明姑遵雲中威狴六萌耳前駕斑璘獸後從朱鳥麟  
辟邪

諸姑亦道同獨有明姑尊桂酒黃金色持以報姑思

采蓮童曲 二首

扣檝聲太苦聽我采蓮歌且將盛年容持比芙蓉花  
西湖采蓮舟上有愁思婦不摘芙蓉花何因出素手

明下童曲 二首

走馬上越橋遣却黃金鞭遙望射堂頭徘徊驕不前  
赭白千里姿斑駁八百餘乘不獨自去日與陸郎俱

同生曲 二首



盛時不再逢百歲一何促願以南山松秉作夜遊燭  
蟋蟀空局促人命安可爲但當飲美酒醉即蒿里歌

石城曲 四首

可憐冶遊郎大馬高纏駿冶遊石城下聞名少年中  
珂峩同心髻環插三子釵種種隨時變懊惱郎君懷  
陽春二三月花與郎同色明知苦淹留盛年不可得  
大編十八槳長篙如竹林張帆看風色知是下江陵

烏夜啼 四首

石城諸少年歌舞日相新劉生安東平是郎得意人  
長檣百幅帆常著千里風婀娜檣上佳飛逐不成雙

大帆曳雲還長檣柱天起非是不相留勢已無千里  
烏生秦氏家不從秦氏栖夜夜將九子石城城上啼

烏棲曲 四首

芙蓉如繡柈如織浣沙渡頭日將匿高髻雙珠玳瑁  
簪采蓮一曲傾江南

珠履錯落華燈光長袖宛宛屬羽觴含笑一轉心相  
知誰能不前復自持

黃金匝匝歲蕤鑰北斗闌干城上落美人空牀夜不  
眠雙雙玉筍下燈前

江南女兒蹋蹀歌陽春窈窕出綺羅黃金轡頭紫騮



馬長安少年事遊冶

估客樂 二首

估客從揚州大編載何來有無郎寄書但語莫徘徊  
估客廣州人出入三江口一編載三千娘但日沽酒

莫愁樂 四首

何來諸少年石城迎莫愁莫愁石城西門前江水流  
莫愁善西曲曲曲變新聲含意嬌不發春風感人情  
莫愁幽閨性非但傾城色石城諸少年人人自相識  
何處尋莫愁石城諸少年可憐六萌車不送莫愁還

襄陽樂 六首

朝上大隄頭暮上大隄頭大隄諸女兒遊冶不知愁  
女蘿復可縫兔絲復可織唯有菖蒲花郎自不曾識  
大隄諸女兒歌舞日相逐郎今定憐誰夙昔誰家宿  
郎君但坐飲聽我白雪絃十三工西曲自不工數錢  
揚州大估客千金作一裝誰敢攀貴德牽壞儂衣裳  
詫儂斷信使還書亦不作微薄自憐儂歡豈自微薄

三洲歌 三首

何處估客豪揚州估客豪象牙持作檣鑰石持作篙  
聞歡揚州去大編居上頭一載五百萬兩載千萬餘  
何來板橋灣特底喚酤酒兩叢蒲銀鑲問儂取不取



襄陽蹋銅蹄 四首

白馬蹋銅蹄着地銅蹄鳴往來大隄上出入襄陽城  
大馬珂我頭一步三春鉏借問馬上兒家在襄陽不  
白馬金絡頭一步三駮駟便是馬上郎何嘗不婀娜  
陽春二三月襄陽好徘徊淥酒漢江色與郎傳一杯

青驄白馬

青驄躑躅八尺強黃金絡頭絲作韁  
可憐白馬如人長着地徘徊自生光  
青驄白馬冶遊郎勞君下都看三陽  
可憐白馬逐青驄石橋柏梁五湖中

青驄白馬六萌車可憐今夜宿誰家  
借問窈窕西曲娘白馬青驄去無常  
借問窈窕西曲女石城莫愁憑寄語  
齊唱可憐淚沾裳可憐三聲忘故鄉

夜度娘

儂來星始集儂去月將夕不是地上霜無人見儂跡  
長松標

落落南山松長標一何拙上棲萬里風下覆千年雪  
雙行纏

朱絲歲絀繩是儂雙行纏繞腕結同心傍人那得見



黃督

誰能見歌舞不自愛陽春少年雙淚落知是他鄉人

作蠶絲二首

拾蠶蠶如指出桑桑如掌一日三箔眠交儂那得往  
大繭大如卵小繭垂其腴三秋上織作君看羅繡襦

碣石篇 四首

碣石中怒滄海北倚元氣吐欲若偃若起長風相薄  
跳波千里懸流冒顛天漢外紀地軸高標轂轉白日  
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其二

涼秋九月塞外草衰白日蕭條北風苦悲邊聲四起  
胡馬成群嚼火如星列障如雲錢鏹旣置修我戈矛  
褰糧坐甲唯敵是求

其三

委蛇者河千里一曲方之舟之匪芻伊粟太行詰屈  
西北是經車轍馬迹日不遑寧於鑠聖人依其在京  
差次吏功郡國以成

其四

羽翼未就鴻鵠徘徊神龍失水螻蟻所裁珠不暗投  
劍不倒持能弗用利勿處於疑高才者妬匪但在人



逃名避世以保其身

白紵舞歌 四首

華燈參差月舒光  
笛簫笙竽琴瑟張  
館娃窈窕夜未央  
西施起舞屬吳王  
白紵颯沓零繁霜  
浮雲綽約疑且翔  
將絕復引歌爲長  
迴身急入促管藏  
揚跼摩跌匝洞房  
流風徘徊生繡裳  
答桴應節蹈鼓行  
擬釵欲隨復不遑  
羅袖繚繞滿中堂  
與志變化無恒常  
諸工競寫忽已忘  
遷延就次進羽觴

其二

二八齊容羅象筵  
激楚之結獨秀先  
白紵蕭索陽春前  
迴風飛雪相流連  
玉腕絲繞繁繁絃  
朱脣宛轉含蹁躑  
將行復却私自憐  
願君蹋歌及盛年

其三

春日荏苒花落英  
吳姬起舞媚前楹  
迴身頓趾迅且輕  
纖塵暗曖不及生  
投袂一轉激楚成  
徘徊復進爲新聲  
二八歛手停鳴箏  
中曲再變豪竹驚  
如矜若怨意未明  
餘姿逸態猶縱橫  
妙技絕世色傾城  
誰能顧眄感人情

其四

雙袖徐起若有思  
逸態一放橫  
難持淫衍詰屈紛陸



離流紕曳穀風委迤縈塵逗節利屣施紆形赴曲影  
不知纖腰欲結行綴移衆變沓至生繁姿躊躇中止  
人盡疑浮騰絕跡稱神竒遊精蕩志君自治大樂萬  
歲遠如期

霹靂引

平成天地剖九州羅列五嶽江河流明堂受計朝諸  
侯  
人馬辟易氣縱橫悲歌忼慨志不平

天馬引

胡風雨駢駢而空山有人

躑躅兮悲鳴匝余室兮三行

蜨蝶行

蜨蝶翻翻戲遊來東園首藉中不知誰家涎涎乳子  
燕銜之我入窈窕紫深宮紫深宮樽櫺間高坐頤頤  
待哺兩黃口睨之阿母得食還搖頭鼓翼誰忍視蜨  
蝶輕薄亦可憐

悲歌

忼慨乃知故人徘徊乃知故鄉遠道多懷又客自傷  
欲駕車無輓欲悞河無梁中夜顧形影泣下沾衣裳  
猛虎行



饑且從漂母食寒且從巢父棲石不爲周客笑玉不爲楚王啼管茅但塞路桃李自成蹊

枯魚過河泣

大魚喙小魚小魚喙鰕鰕鰕鰕喙沮洳喙多沮洳涸請君肆中居

遠游篇

萬里未足步過謁歷遐荒一舉駕黃鵠再舉凌雲翔澄氛隱北斗河漢集爲梁山川自紆曲天地自圜方六鰲抃蓬萊十日彈扶桑潮水怒相擊崑崙出中央流覽臨九州衆人何茫茫網緼造元氣控揣成陰陽

廣齊謳行

廣齊謳行

不勞歌楚豔請爲罷兵趨上客但安坐聽我奏齊謳鷹揚表東土賜履維青州沃壤旣如膏絲枲韌且柔魚鹽無儉歲海王自春秋百二敵彊秦八九吞徒洲美哉一匡力天下咸宗周朝服西濟河鞭筆使諸侯至今臨淄途誦義慕前脩枹鼓立軍門意氣縱橫浮舉袂成幃幘攘臂赴仇讎先君務養士奕世恢鴻猷晏嬰以當路結交魯孔丘其人聘列國終日無停輶及聞韶音若與唐虞遊三月忘寢食擗柝此淹留



季札本荆蠻華夏多夷俗泱泱歎大風觀采不能休  
五伯桓稱首四豪文其尤擁篲爲賓師鐵籠存主憂  
聞達有遺俗功利非所謀馳騁一何雄冠劍常相求  
蠲辭萬家邑連謝千金酬即論二布衣豈復商賈流  
前緩聲行  
海中之山必有天上之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自非  
意氣輕黃金結交寧足多當復思東來之鬼必有西  
去之鳥不舍晝夜曾何愛於吾徒長笛不呼短笛呼  
願君有酒即飲無酒沽

結客少年場

翩翩白馬客遊冶長安城自矜有俠骨骯髒多交情  
羞倚將軍勢詎借傷人名利劍一在掌四海皆弟兄  
片言出肝膽杯酒如平生息讎等白日然諾于金輕  
君看少年場意氣誰縱橫罵坐亦已麤探丸非老成  
淺之爲丈夫賢豪大所營長兄推魯連仲兄推虞卿  
小弟處囊中屢勉荆楚行但令稱國士不必取先鳴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鵲黃金倉琅歲幾鑰誰家女兒倚高  
樓含嬌吐怨彈篋篋明珠翠羽紅粉妝單衫婀娜春  
風香女兒年幾十五餘開顏發豔王不如篋篋宛轉



作新聲可憐一曲傾人城

樂府

群胡歎朝那請與漢家和紫貂黃羊白索駝單于闕  
氏乘六羸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流迢迢洛陽女兒名嬌嬌嬌嬌十三稱絕  
色十四懷春未可挑纔梳墮髻即殊叢怕逐時人鬪  
小腰學成織錦機猶澁解度新聲瑟嬾調日出采桑  
城東路路傍桃李花飄姚左手提籠絲作繫右手攀  
花折其條國卿下裝不復顧使君五馬徒相邀董家



滄溟先生集

三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五言古詩

錄別 十二首

悠悠念往路離別從此長何以酬明德攜手歸故鄉  
良時不須臾且復各盈觴仰視日月馳千載互相望  
浮雲難獨留游子暮彷徨綢繆踰皓首風波忽一方

其二

千秋一嘉遇此別安可知良時不努力賤軀欲何爲  
晨風野蕭條浮雲西北馳河梁臨往路遠望令人悲



游子自有懷悠悠當告誰

其三

長思何益會久留何益歸行人悵明發褰裳路徘徊  
嘉期能再至安辭渴與饑浮雲一相失千里常依依  
我欲徃從之送子東南飛

其四

秋蘭懷芬芳依依樹前庭春華不再盛枝葉皆已零  
念昔二三子俛仰如流星羽翼一以乖邈若隔平生  
徘徊顧四海誰能喻中情結交各有時千載一濯纓  
離別不在遠日一從此征長當爲路人獨無弟與兄

尊酒可自慰願崇令名

其五

乖疑起息愛離別生歡娛念子非一身中懷難久俱  
握手一相失奄忽秦與胡新知自言樂山海日以殊  
行路方未央出門思故廬浮雲沒景光北風悲有餘  
褰裳復四顧徘徊當路衢結髮在戰場皓首爲征夫

其六

四海一黃鵠千里命其儔悲風厲胡馬躑躅鳴相求  
何況同袍友從此遠行游離別無忼慨去去且復留  
白日沒邊城回首望中州浮雲西北飛河漢東南流



視夜當苦早寒冬正悠悠明月燭羅幃嚴霜切綢繆  
俛仰已自喻誰能不懷憂

其七

念當首往路千里邈已臨絲竹發高堂聽我雙龍吟  
泠泠江漢流浮雲寒以陰長風激羽翼嚴霜摧北林  
慷慨有餘悲新聲愴人心游子失相視征夫淚不任  
中曲一俛仰從此無知音故鄉一尊酒願言常酌斟  
徘徊戀景光忽爲辰與參來者自非昔去者自非今

其八

高樓耿長夜攬歌且謠秋風一何悲游子不得驕

明月照空牀羅帷自蕭蕭三星旣隅列河漢東南朝  
黃鵠正徘徊翩翩顧其曹故鄉邈千里慷慨命同初  
浮雲日西北安知心所勞攜手在須臾經時復漂搖

其九

河漢何皎皎衆星錯其間攬衣立前庭明月照苦顏  
悲風中夜起蕭蕭有餘寒涕淚應聲零四顧慄無歡  
往路信可懷爲樂及盛年游子不自愛故鄉豈難旋

其十

黃鵠難爲群游子常苦辛念當從此別中懷日以新  
清光皎明月遠望不可親高樓正蕭條徘徊四無人



上有千里雲其下起飈塵各言還故鄉握手道何因  
其十一  
窮冬盛陰氣白日西南微征人常早寐皎月照我扉  
故鄉千餘里中夜起懷歸千星駕言邁嚴霜裂裳衣  
獨行無儔匹誰知渴與饑穹廬多悲風蕭蕭遶草衰  
身在天一隅何得不徘徊

其十二

顏色無常好春華一以零悲風蔽地來四顧何冥冥  
寤言懷徃路攬衣從此興殺氣拳毛髮涕泣斷爲冰  
仰視河漢星離如水中萍景光不戀人游子豈遑寧  
夜依牛羊宿日驅駑馬行努力及明時安能愛其情

錄別 又十一首

秋風旣蕭蕭浮雲亦依依四顧但他鄉游子一何微  
駕言西北邁中道正裴徊客行無好懷萬事不如歸

其二

三星跂相視新月拳素光兩宮高自出雙闕遙相望  
雲霞絢河漢機杼成文章羅幃影四座華燭搖中堂  
主人前進酒彈瑟爲清商流焱激長夜殺氣隕嚴霜  
蕭蕭墮白髮翩翩曳衣裳男兒不憔悴誰知在他鄉

其三



北風著枯林浮雲苦多陰紅顏日就衰他鄉日就深  
別離起中夜對酒不能斟絲竹含妙伎佳人懷好音  
眇睽適君意恍慨動君心罷曲一俛仰變為游子吟  
念當事行役淚下難自禁

其四

秋風西北來蕭蕭動百草蕩子無室家悠悠在長道  
紅顏能幾時棄捐一何早對客發素書零涕復盈抱  
上言故鄉好下言故人老

其五

冉冉年欲度秋蘭采間萎蕩滌千歲情結束欲何爲  
羨酒不誤人紅顏多所宜萬事自明日行樂此一時  
四座慘無言游子中心知浮雲動悠悠故鄉難可期

其六

悲風墮白日天地何冥冥招搖彈北戶河漢條中庭  
征夫苦難夜且復命新聲芳言動君子四座無不清  
人生即滿百長此千載名豈如飲美酒趙女奏鳴箏  
忼慨盡逸響慰我饑渴情惟念當離別翩翩渺獨征

其七

明月促曙光衆星西北移游子工早行起問夜何其  
攬衣出門去長當渴與饑蒺藜穿我履嚴霜薄我肌



別離矜盛年老至不自知努力事戰場淚下復無時  
其八

浮雲滿天地蕩子欲安之努力事行役棄置以爲期  
少年盛意氣忼慨生別離  
筑筑無根蓬翩翩中林  
騅馬上不得語涕淚各纍纍  
君但重自愛遠道歸有時

其九

秋風動千里游子何翩翩  
早行多所懷忼慨私自憐  
嚴霜覆四野明星出高天  
涕淚一以下中道忽言旋  
踟躕戀徒侶不知身棄捐  
客從遠方來遺我繒綵牋  
故人俱白頭安得獨盛年

其十

昭昭秋素景明月涵金華  
清酒照朱顏中堂發高歌  
游子在外單結交常苦多  
別離動白頭人生復幾何  
悲風搖枯林嚴霜攜女蘿  
新知雖云樂不如早還家  
其十一

高樓出浮雲零露綴綺疏  
明月照佳人清光相有餘  
紛何下涕淚纖纖結素書  
願持千里心託此雙鯉魚  
尊名不可處白髮難久居  
豈如及盛年駕言歸故廬

錄別又三首

眇眇遠行客綿綿思故鄉  
悲風繞車鳴浮雲立馬傍



邊城苦多陰秋氣激繁霜白日匿何時四野一茫茫  
落木委空庭游響拂閒房霏霏羅帷影明月在我牀  
起視河漢流寥寥夜未央出亦以徘徊入亦以彷徨

其二

大江多悲風秋日澄清陰浮雲無本根天路難重尋  
故人一失所結交良苦心游子易慷慨撫劍吐哀吟  
白髮行蕭蕭繁霜悴我衿登城望四野明月照北林  
悠悠委他鄉中懷安可任

其三

去日苦太易游子無常家別離在俯仰素雪以朱華  
驅車就頽景明發泛黃河浮雲勝余征流颿激其波  
顧眄當中原忼慨爲悲歌千里一蕭條故鄉復如何

古意 七首

秋風西北起吹我游子裳浮雲從何來安知非故鄉  
蕭蕭胡馬鳴翩翩下枯桑暮色入中原飛蓬轉戰場  
往路不可懷行役自悲傷

其二

新人一何好年頗十五餘本自貴家子秦氏有名姝  
故人行采桑值我城南隅顏色各精妙手爪亦相如  
故人工紈素新人工笙竽笙竽未詎央紈素色已渝



人生無新故夫壻自言殊

其三

嶰陰有孤竹常含千歲霜截爲雄鳴管其音中清商  
豈不在人耳世已無鳳凰新聲自一時豔曲亂高倡  
安得日相御並坐君子堂

其四

十五漳河女出身邯鄲庭絲竹妙一世纖手何泠泠  
清商有餘悲忼慨爲新聲中曲若無人含意已獨明  
知音難再遇紅妝日夜零奮響發浮雲摧耳不能聽

其五

英英天上雲不照濁水泥新婚日以親賤妾日以攜  
繁聲出皓齒妙舞生春姿縞綦難爲容棄如秋草萎  
念當羽翼乖依依卽路岐良人無古歡妾自中心知

其六

中天起雙闕浮雲出兩宮馳道挺其間甲第羅西東  
胡姬正當壚邀客過新豐朱唇含綠酒纖爪扣青銅  
墮髻似無意紹繞一何工眄睩正愁人流紈動春風  
雙雙羽林郎翩翩五色驄挾瑟上高樓調絲方未終

其七

胡鷹一何勁北風一何高朔方士馬地斗酒命同袍



窮冬感四野大獵出臨洮  
盪石響深谷烈火走平臯  
邊聲中夜起殺氣常蕭蕭  
積陰生戰場白日慘不消  
草枯牛羊瘦雪盛狐鼠驕  
引領望交河層冰正迢迢  
帝作大唐歌八伯奏卿雲  
鐘石興麓野人聲一以論  
日月發光華爛然星具陳  
沈璧十二渚岱宗乃于禋  
是時闢四門穆穆盛所賓

其二

綏綏塗山狐九尾不自多  
我徃求平定念子無室家  
明發興嶽庭乃身參洪波  
宗疏事則哀祝融揚英華  
玉牒沐日月素書出江河

其三

江水一何沛薄大趣歸處  
朝周過故墟宮室生禾黍  
傷彼西山士採薇自相茹  
千載睹軼詩斯人乃高舉  
其四

白雲出山陵乃在天一方  
東土旣已洽徂西聊倘佯  
虎豹自爲群鳥鵲列成行  
惟帝立嘉命諸夏發其祥  
願言顧見女中心以翱翔  
刊石樹弁茲千載遙相望  
其五

杲杲熾日羽施施掩颯游  
我車旣已寫四馬亦孔柔



射夫率原隰君子循方舟楊柳橐其鮮鹿豕填相求  
多士自允異燕樂成王猷駕言徂東郊出洛朝諸侯  
白石粲南山頰鯉麗滄浪單衣裁及鼢緼縷遠從商  
夜中起飯牛任車自所將爝火辟列星上客爛生光  
疾歌一不聞何謂伯與王

其六

其七

菀彼中林鳥拚飛不集枯齒牙一爲猾公子良見圖  
矯矯上天龍霧雨旣已敷子推獨耆乾草莽空號呼  
懸書下宮門綿山聊與娛

其八

莊王構魯臺乃與雲夢鄰東延洞庭石潯陽激清津  
趙魏方幸禍况此狼虎秦諫者七十二枕藉以前陳  
時非一耕夫三楚訖無人因知沮溺流用即社稷臣

其九

駕言九臯澤攬彼漸水臺粟置蔽荆岑絕流曲池隈  
婉彼三楚士諫獵紆其才大雨忽盈河疾風西北來  
洪潦起滔天隕雹激以雷商梁正綏立僕夫行告哀  
孤虛無妄設熒惑諒爲災帝德睠荒淫欲去此徘徊

其十



文駟陳大庭膳肉宿所脩群婢一以盛君子乃見咻  
孰謂彼婦口於中可優游螻蛄遂盈耳鳳兮當何求  
斧柯不在手龜山鬱綢繆翱翔七十國交轍奸諸侯  
狄水衍其波罔濟非無舟駕言從吾好還轍息我陬

其十一

忽忽歲已莫太臺後方作太上羨遨遊禾黍未能獲  
滯穗滿甫田風雨殫零落相國一沾襟罷酒不爲樂

其十二

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不見孫叔敖其子行負薪  
五霸相代興主烈難爲臣令各有遺封餘財喜没人

寢丘雖言惡千載功無湮

其十三

闔閭爲無道厥欲如蛇豕薦食視上國乃政從楚起  
昭王在草澤群臣不復紀使者哭秦庭七日未得理  
入郢旣已甚丘隴行見籬感茲告急言誓彼同袍士  
賢臣亦多術存亡尤獨美

其十四

吳王旣棲越出遊包山湖道逢一丈人邀我洞庭隅  
靈墟發深藏中有神禹書大文祕天地乃傳百六初  
金簡歆浮景玉宇回璇樞科斗不可辨鳥跡互盤紆



精華一以洩厭氣直國廬顧見二室顛三石方扶疏  
其十五

薛公得馮驩門下知者誰十日居傳舍乃問客所爲  
先生惟一劍彈鋏何其悲授室締高國驅車出中達  
主人意已厭同列寧見推田文旣失位傾身與持危  
片言悟齊主復相名益垂竒士多侮世藏用匪可窺

其十六

中春陽和起嘉觀臨四方刻石頌功德從臣紀攸長  
上以獻泰成下威六暴強郡縣乃作始經緯不踰行  
薦號立大義昭設咸有章濯俗諒已美刑名非恒常

鞭箠出頑夫二世專滅亡

雜興十首

伯牙負高操引曲輒入神從師蹈東海延頸四無人  
洪波盪大壑悲鳥方號群白日坐失色山林忽不分  
精氣一以變此調得其真世俗蔽聞見千載迥相因  
遺世伎始妙絕絃多苦辛自非鍾子期古道難具陳  
其二

離朱不逆景師曠不逆風所用一以失化爲瞽與聾  
轡策出大御繩墨出巧工顧眄即千里結構臨層穹  
束手寧自甘徇人道乃窮



其三

良林出大國群構集明堂構櫨相支持棖桷碩且長  
飛棟鬱雲興高軒間重梁衆人稱壯麗輪子起彷徨  
柱小亦已撓朽蠹處中央迨天方晦陰室家羅四廂  
行者苦無麻君者歌慨慷風雨一漂搖不知僵路傍

其四

良馬躋路岐善言躋嫌疑稱樂自云早日月寢已馳  
黃金不可作美酒多所宜清風響高唱令德含妙辭

其五

太元秉經緯天地自生成陰陽逆消息四時相虛盈  
雷雨鼓神氣日月宣華英網緼交二儀周流列五行  
至和液甘露盛德厭攬捨唐虞具法象明良熙穆清  
垂衣御三事大治無常名

其六

翩何漢宮女紅妝鬱熒熒本自良家子十五克後庭  
是時得上意寵至身逾輕貴幸霸天下妙麗傾人城  
詔許領椒房嬪御無不驚脣如齧丹飴齒如鏘玉聲  
一當萬乘主常含中道情絕色動千載旦夕誰見明  
羨惡懸盛衰棄置視合并所以尹婕妤顧眄失平生

其七



詭時苦難遇直道苦不華  
挈餅羸衆口繩墨矯群邪  
所以上古人工拙無常家  
陸沈金馬門醉即據地歌  
世又自相玩爲德一何多在群  
旣纍生孤貴亦失和  
首陽與柳下一龍復一蛇  
同流雖所願跡邈心則遐

其八

鴻鵠一以舉四海何悠悠  
局促人間世豈若遠行遊  
明時不重至中懷難久留  
遇合成佞倖美女多所仇  
英雄旣失據片語解綢繆  
所以孔仲尼舍車即于浮

其九

洞庭大張樂千乘朝昆喻  
在昔有行幸軒穆一何尊  
樓船下河東羽衛覽西垠  
風起白雲飛隴首望中原  
簫鼓發哀情長馳晷回轅  
入齧妃女脣出接詞客言

其十

名馬不受羈足下有千里  
黃鵠不受羅羽翼就四海  
貴賤自一身出處無二軌  
時利適愚夫勢衰蹶智士  
祛長不握臂履縮不截趾  
陸沈人間世悠悠日復爾

雜興

又十一首

鴻鵠摩蒼天萬里一翱翔  
迴飈生羽翼浮雲爲低昂  
畢逋城上烏黃口自成行  
俛啄仰相嚇徘徊腐鼠傍

其二



大魚鼓長鬢捷若舉帆幢夜驅蒼梧風凌晨浮九江  
怒擊胥山濤洪波爲洶洶本圖運南溟中更不相容  
何言一失水湖海難再逢寧如涸轍鮒斗水得所鍾

其三

江南有佳人桃李翁朱顏宥子行從軍閒房重其關  
明月一徘徊形影自翩翩秋氣響羅帷蕭蕭難獨眠

其四

鳳棲十圍幹龍翔九回流圓景朝列宿五嶽尊陵丘  
聖人膺大命多士自相求稷契功不刊唐虞德無儔  
神明盛驅使衣裳美優游詩書監二代孔氏乃宗周

在昔紆天經群后有綢繆艱難戴王室千載成咸休

其五

長離自鳳雛元馬乃龍子文采成九苞骨法本千里  
箕穎出高人巖穴有知己抗迹唐虞庭清風振薄鄙

其六

南山有竒鳥朝陽曜其文下來蘭池飲羅網正紛員  
雖復就長纓徘徊懷不群枳棘無安步哀鳴激清雲

其七

翩翩西北風蕭蕭枯桑林登高使人望秋氣悲我心  
叢臺蔓寒草易水清且深當時燕趙士忼慨有遺音



其八

駕出薊北門東望元英宮高臺造浮雲碣石來悲風  
客卿既裂地戰士亦論功稱系遷大呂昭王氣何雄  
汶篁一不植千里生飛蓬

其九

逍遙臨蓬池言陟梁王臺還顧望大河洪波渺悠哉  
飛雪蔽中原北風千里來馳驅名利途無駿不駑駘  
精衛自微鳥東海生塵埃

其十

古今一旦暮俯仰成興衰不見桑榆雲千里相蔽虧

黃金苦易盡紅顏安可爲如何膏梁士拂拭使人悲

其十一

萬事無不有何言能自持巢由乖世度高行衆人疑  
俯仰在當路得喪未可期湯火煎太和傾側使神危  
終身繫羅網失勢還相欺念我平生歡臨觴命妖姬

古詩後十九首 并引

前有十九首故後言之猶稱古者其文則  
十九首也其文則十九首而以屬辭辟之  
制讎筴于垓中恣意於馬使不得旁出而  
居然有一息千里之勢斯王良造父所爲



難爾

其一

行行萬餘里依依夢故鄉見君累長夜攜手立彷徨  
寤言心尚爾忽在天一方越鳥東南飛胡馬鳴相望  
眴眴人自好棄捐人自老徘徊亦何益努力苦不早  
思君度餐飯歲月漫浩浩慷慨即別離故鄉勿復道

其二

搖搖車馬客依依燕趙女沾沾倚筆立交交夾窓語  
盤盤高結出颯颯中帶舉浮雲忽自歸蕩子漫無所  
天寒錦衾薄空牀難獨處

其三

白石何歷歷松柏何離離人生天地間一日不可知  
斗酒無常置良會無常期沈吟厚與薄爲樂無乃遲  
宛洛美遊戲冠帶自相隨宮闕起雲中第宅羅四垂  
王侯負貴氣佳客以盛衰君但視車馬攬策振其綏

其四

良會屬今日彈箏倚新聲唱苦令神傷三變不可盈  
中曲忽自置躑躅一再行欲因更促柱難爲聽者情  
人生局一世悠悠終何成要路多坎坷先秋慘其榮  
來者率如此焉知千歲名



其五

三五樓上女徒倚當雙扉紅妝妙一世誰不攬容輝  
絃歌入青雲新聲亮所稀千載爲一彈含意有餘哀  
知音難再得且復立徘徊終日不成曲零涕沾裳衣  
三歎令人老游子何時歸

其六

燭燭芙蓉花擢擢采蘭婦懷袖忽已盈馨香誰爲有  
秋草一以萎此物難獨久馳情一水間無因携素手

其七

搖光加孟冬北風何慘慄寒至疎衆星蟾兔亦早缺

四時旣潛移遺迹難獨列不知空牀下蟋蟀安從出  
宛洛多故人厚者如膠漆及其據要路負我道非一  
織女無成章牽牛策不發且復守貧賤振翮各有日

其八

浮雲何冉冉亦在南山阿千里遠徘徊游子苦無家  
昔我同門友策馬驅高車兩宮屬眄睐冠帶日逶迤  
致身及盛時結附一何多極宴累長夜重闈發絃歌  
白露忽以零迫此蕙蘭花芳草隨颺塵誰能顧女蘿

其九

獨鵠西北逝逸響一何哀念當生別離欲去復徘徊



不惜寒氣厲但傷羽翼摧我有鴛鴦綺無衣誰爲裁  
其十  
眇眇織女星當機理紈素牽牛能幾許常爲投杼誤  
紈素欲遺誰終日西北顧負輓復何時軒車歲云暮  
攬衣即河漢躑躅不得度

其十一

高樓出西北下有故鄉道浮雲蔽天起回颺響秋草  
四時更相至人生自着老傷彼遊子顏戚戚難獨好  
携手不須更棄捐一何早努力以爲樂泣涕復盈抱

其十二

東城屬浮雲阿閣百餘尺歲暮多悲風游子衣裳薄  
四野何蕭條所遇但遺跡來者自爲今去者自爲昔  
盛年奄已衰含意將安適燕趙出名倡紅顏照死洛  
結束隨時變絃歌日相索未彈理懷袖若在遠行客  
弄指一何妙列柱一何迫馳情視雙燕飛入王侯宅

其十三

磊磊丘與墳鬱鬱郭北地白日松栢陰悲風四面至  
誰能黃泉下未含未伸意悠悠即長夜子載一以棄  
漫漫待明發迢迢正遙寐身世非膠漆豈得常相寄  
此物無賢愚萬歲更相致神仙不可知服食苦中置



美酒與佳人携手行遊戲

其十四

郭北一極望徘徊安所如  
新墳歷歷出古墓附里閭  
薪者躑躅歌棄妾迴其車  
白楊日夜疎蕭蕭悲有餘  
二歲去故鄉一字無素書

其十五

處世苦無見孤生非所憂  
高言唱同心千載一相求  
窮賤解膠漆棄置衰交游  
昔我同門友上書哀王侯  
明月皎夜光躑躅不得投

其十六

迢迢月既望白露被庭中  
越女前理音燕服羅清宮  
交游自遠方文彩復無雙  
駕言出廣陵將以適曲江  
聊慄此何氣攬觀不可窮  
帷車蔽日下萬馬悲回風  
水力率已至神物難爲容  
秉意屬南山浩蕩惟所從  
上客變其度陳唱誰與同  
極命以成章娛樂良未終

其十七

孟冬風已厲攬衣有餘歎  
獨宿知夜長遠客知天寒  
河漢直雙闕皎若素與紈  
黃鵠從西南孤飛正漫漫  
一鳴緩中帶再鳴霑玉顏  
遊子不可聽令君中道還  
所以生別離慷慨亮爲難



其十八

客從洛浦至遺我合歡衾中有長相思緣以結同心  
芙蓉發文彩鴛鴦屬哀吟遊子正無衣天氣復已陰  
故人此屬意徘徊獨至今

其十九

皎皎羅帷月攬之有餘輝寤言守長夜依依未能歸  
故鄉無不可道路亦何爲客行各所懷誰知我心悲  
出門一以望浩蕩霑裳衣

君子行

君子美百行維日服厥喪車奔不易度火滅不改容  
垢言一生口盥漱難爲工金多徒自穢重名撓直躬  
幸勿少須臾無替功乃崇九淵可浮游所患溺愚蒙

遠遊篇

乘蹻萬里外言造太微庭雲霞曜朱闕日月夾丹楹  
群后儼金止仙女紛玉亭隨風列以雨出窈而入冥  
沉瀣飛素液芝草不復零虹霓爲我帶雜佩搖華星  
濯纓河漢流清波正泠泠俯視世間人汎汎如浮萍

太山篇

大東有神嶽專名爲岱宗日精攝海氣吳野控其峯  
明堂朝列后金策紀元功維昔七十家軒轅此登封



雲霞自窈窕石室何青蔥仙人攬玉樹鬚髮生清風  
靈液飛潺湲芝草如蒿蓬唯帝擁靈符千載一升中  
願言與問道乘龍舉太空

滄溟先生集卷之三

滄溟先生集卷之四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五言古詩

建安體三首

轉蓬遇回風千里一遨遊良時不自愛汎汎亦何求  
西來旣迂怪周孔以墳丘患無紛葩名年徃非所憂  
烈士多壯心對酒苦難酬枕石太華顛俯漱江海流

其二

北風正徘徊繁霜以霏霏經過至朔方惆悵我武威  
白骨何籍籍鎧甲貫瘡痍猛獸蹲高岡狐兔失故蹊



伐薪缺斧斨飲冰膠馬蹄遠行多苦寒中路渴與饑  
是時一介志悠悠誰當知

其三

河漢懸清光三五正參差西北起浮雲霏霏風入帷  
白髮一何早隱約當待誰快獨飲美酒登臺臨華池  
趙女蕩竒舞秦箏繁且悲憂來亦有方安得常相隨

代建安從軍公燕詩并引

魏三祖及子建諸子間各臨戎義有紀列  
久當逸失不獨王仲宣五篇又公燕一章  
應阮侵不就次與仲宣從軍詩過意諷婉

均之未盡所長今各代作二首云

代文帝

長驅下廣陵觀兵東南疆方舟被大海萬騎紛縱橫  
旌旗隨波靡組練遠茫茫中流震金鼓士馬何激揚  
鎧甲生悲風千里一鏘鏘白羽所漂搖浮雲自低昂  
撫劍登高城我軍正相望零雨有遺篇味言難可忘

代明帝

太常摩回颿旗幟何翩翩屯吹彌故壘列舟竟長川  
登檣望四野蕭條無人煙高墉走狐兔荆棘動參天  
撫劍下中流甲士羅東西賦詩寫其懷隨波以潺湲



從軍在萬里惆悵私其憐

代曹子建

丈夫志萬里忼慨事四方我后振威靈六軍乃激揚  
分旗建東嶽耀武臨江湘鳴鏑控流颯利劍捷秋霜  
長驅下淮泗人馬自生光戈矛何參差方舟正縱橫  
何言爲國讎一舉披舊疆解徒旆言入歌舞旋許昌  
離宮大饗士勞賜以次行君子念在御賦詩垂華芳

代王仲宣

方舟何翩翩素波亦蕭蕭蒹葭澹餘映長檣激流颯  
撫劍登高防人馬且逍遙空城何所有殺氣蔽旌旄  
日夕見煙火四野飛蓬蒿邊聲起大江誰知我心勞  
從軍殊復樂菲薄愧鉛刀

代陳孔璋

浮雲肅四野流颯殷悲音邊地一何苦慷慨難爲心  
飲馬長城下水寒窟且深白骨撐路出殺氣駕重陰  
將建大舉功于戈日相尋騁哉書檄馳縱橫正如林  
身在記室中慊慊匪自今男兒念鐘鼎誰能常滯淫

代徐偉長

自我出從軍涉旬東南行文學託後乘顧瞻亦已深  
中流萬艘集陶陶層波生淒風旗幟繁秋日戈甲精



沈陰結戰氣唯聞金鼓聲壯士何飛揚各願一先鳴  
志已馳九關豈但懷不庭雖君在只尺搔首未遑寧

代劉公幹

我后赫斯怒整駕東南征六軍如飛集列植龍陂城  
皚皚霜風至肅肅戈甲鳴長飆轉沙礫仰視白日冥  
流波一何勁金鼓悲且清連鳶下青雲毛血灑隰坳  
發機入微妙觀者無不驚壯士以忼慨各奮先登情  
釋此薦嘉客濡翰敘平生篇章信綺麗新詩雅以精  
小臣在縋幕起坐懷同聲戎事諒非難但恐沈痼嬰

代應德璉

鬱鬱西北雲千里驅重陰臨江大耀士方舟載浮沈  
連波響風雨長縹紛悲吟分曹命超距逸氣不可禁  
君子在行伍常懷饑渴心非不愧細微良遇日以深  
故山何時旋徘徊中自任

代阮元瑜

高城苦多陰秋日殊復悲邊聲薄暮起但見浮雲飛  
霜氣勁且繁河漢寒無暉三星何躑躅皎月正徘徊  
流颿西北至征馬鳴相依自知從君樂誰能常不歸

公燕詩

文帝



置酒高臺觀逍遙芙蓉池兄弟夜行游貴客鬱參差  
明月照長筵羅纓何霏霏翩彼衆君子展詩奏新辭  
絃歌入微妙恍慨使心悲流塵蕩清響綺麗有餘姿  
吐握苦不悉人生安可爲在昔無樂方彼此同一時

明帝

三五明月滿四七靈宿繁清夜美行游置酒西苑園  
華池濫輕波芙蓉一何鮮飛蓋拂流景隨風自潺湲  
主人延貴客竟席列豪賢絃歌徹中堂羽爵騰我前  
德音喟有和甘醪發芳顏樂哉殊復樂君豈不俱然

于建

流飈起飛棟群星集櫺軒月出芙蓉池清光滿西園  
侍者夜行觴綺綺一何繁玉顏可攬持顧眄屬所歡  
華鐙正徘徊步障隨風還絃歌蕩層臺激響拂潏潏  
公子多憂客從橫各成篇主人自和氏披褐將誰愆  
絕纓紛陸離墮釵復闌干取樂此一時嘉會良獨難

仲宣

浮雲撤重陰流焱四座來西臨栢陽山南望銅雀臺  
回首出中原曠然千里開公子大置酒絃管間行栢  
華鐙吐清光飛蓋自徘徊古人一含情于今安在哉  
亂離常苦多歡極令我哀



孔璋

羈客心無娛閒居日悠悠駕言侍高會公子招我遊  
凱風飄拂鬱素暉蕩清流中庭煥綺樹芳蕤自沈浮  
登臺遠顧望高下見原疇肅肅山谷悲黯黯陰氣收  
篇章時閒作羽觴不及投逍遙何以立功名爲相求  
偉長

高臺鬱栽栽其下臨清池黃鵠比翼遊淫魚戲漣漪  
微風起水裔朱華紛陸離綺羅旣生色笑歌不自治  
旨酒但相屬羽觴隨波移人生寄一世歲月忽如馳  
豈忘誦君恩賤軀未可知

公幹

月出西掖垣雙闕鬱蒼蒼白石爛素波蘋藻粲金塘  
方舟轉清流飛蓋紛翱翔輕颿灑前庭明鐙敞中堂  
淥酒溢尊罍嘉穀充圓方公子多妙製藻思何縱橫  
高談自寵珍濡翰安能詳嬰疾日沈痼簿領非所長  
願言貽令德俛俛不可忘

德璉

群士諧佳會置酒君子堂清言解饑渴四座生芬芳  
雲雨濯高翼沙石明夜光連篇命音響好合興文章  
三臺開藝苑愛客擅詞場伸眉就存慰千載以爲常



元瑜

知已難再遇攬衣及良辰天衢飛高翼清流濯纖鱗  
搖落易爲感孰能愛此身息義不潛暢舉座皆異人  
公子善養士中外常所親侍會此高堂羽觴何紛員  
翰墨風雨集興文若浮雲翩翩致足樂願言守明真

效應璩百一詩

殺函命關谷涇渭達黃河終南旣面列沃野開其阿  
帝王信佳麗天府鬱嵯峨銅雀鳴雲中員闕夾丹霞  
三秦盛西氣小戎乃遺歌揚馬翼炎光流風激頽波  
使臣典文字執憲臨辟邪春秋大校士與世陳四科  
祇役存末位興言念皇家筐筭有璽書翩翩爲國  
華

感懷八首

寥寥高秋氣涼風激中庭明星一何的皓月復泠泠  
清夜使心悲幽人起屏營羅帷徐動搖丹鏡發寒榮  
短歌易慷慨伏枕通雞鳴伴侶稍稍單獨立非其情

其二

四海一流覽爲樂遽何央經傳有依因大雅未淪亡  
知名自前代騁翰各專場微音可通靈新辭協宮商  
綺麗漫星陳江河鬱縱橫豈不多苦心世士竟茫茫



中原二子春秋足翱翔離別致倉卒千載不相當  
其三  
明珠出大海豫章擢清雲宗臣開國功王佐難其群  
公朝日舉士愚者甘不聞披褐玩明時騁翰流華芬  
分適中自諧知己俟其真磬折難爲容彈冠各有入  
誰令君獨往踟躕失要津

其四

明堂饗元祚稱歲朝京師侵晨宴鸞臺日夕宿蘭池  
翩翩佳公子三五相追隨十千平樂酒羽爵何參差  
長歌激清風顧眄生光輝乘我徑寸翰興文一如飛  
旁人徒嗷嗷匹侶當日知離別難預圖樂往自成悲  
仰觀素雪流俯見朱華披棄置安足陳亡沒無還期  
百年譬影響倏忽誰能持

其五

在我遊 帝京馮寵私自奇當年值數子無復新相  
知中原一顧眄凌厲有餘姿用身常苦拙此志安得  
施浮沈託大道四海一棲遲時俗溺鄙議長往不可  
追願言反初服白日且逶迤酒中念故人千載爲等  
期

其六



鴻鵠不嘯侶鷲鳥難爲俦雙美無常玩江漢故分流  
堅芳喻蘭石千載一綢繆佳言盈耳哉良時安可留  
在昔誇中原數子從我遊

其七

孤行苦難立耿介傷其躬世路有姿態悠悠安所終  
美服光照人言笑一何工抱鼓若籟篠磬折如轉蓬  
輕薄不可視妖蠱誰能窮車馬從狹邪棘生九衢中

其八

浮雲翳高城回飈生戰場金鼓使人悲旗幟亦飛揚  
千載一如此丘隴近相望奈何轉蓬士翩翩常道傍

酬皇甫虞部

青陽一何麗冉冉西南馳言念庭中樹率已萎華滋  
昔我同心友懽宴及良時攜手理清曲各謂無人知  
天衢多高足冠蓋自相隨所願不與俱朝親夕生疑  
含意戀明世皓首爲君期諒茲久識察紅顏坐盛衰

寄許殿卿

西山匿冬日北風悽以繁念茲歲方晏徘徊白雲垣  
俛首事尺牘儋石聊自存悠悠塵中心夙昔非所論  
感彼碩人情獨歌矢弗諼庶此涉時艱遂用安丘園  
路傍磬折子高足策華軒咄嗟金蘭客來當蹈斯言



賦得何仲默

仲默白天秀弱齡負遐矚十六遊京邑藝苑策高足  
揮毫坐華觀懷人理清曲歸來放情志日晏從所欲  
結好玩遺芳明德以相勗古道諒寡諧遂令傷局促

五子詩 五首

王元美

元美何翩翩夙昔秉靈異京洛多冠蓋操觚各自媚  
所遇無此物識曲聽其爲大雅久沈邈時淆作者至  
俛仰知音稀含茲未伸意但坐奮逸轡側身向天地  
虛名喜誤人依依千載事浮雲相攬持白日一高視

四顧命儔匹中懷誰可致凌厲子長氣文章此未墜

吳明卿

吳生蕩滌士明德復何早高舉凌風翮青雲漫漫浩浩  
良時冠帶會斗酒弄辭藻一彈中清商下里難爲好  
知音率已稀隱几存吾道衆言紛盈庭膠漆各自保  
掩耳走淆亂褰裳度潢潦罵坐豈盡狂流俗令人老  
陸沈金馬門懷袖諫書草白日有棄捐遊子悲不造

宗子相

婉婉維揚士早歲絕人識結撰有至思先民乃遺則  
時俗徒嗷嗷此物知者得鬱鬱獨徃心百折江河力



披覩他自媚我意安所測念茲携手驩榮名與令德  
浩蕩陰陽移吾道相終極語及千載事愀愀動顏色  
中懷誰可喻文章亦經國一爲麟鳳言三歎加餐食

徐子與

徐生一何俊本自青雲姿十年住天目含意多素辭  
旣聞風雅音三歎文在茲眄睠生榮名徙倚即前綏  
念爲理清曲高言倡者誰躑躅流俗間攜手不相疑  
時髦滿要路各謂中心私世人豈同願吾道欲委蛇  
黃金買大藥朱顏度可持物理率如此和光難獨窺

梁公實

梁生起南海負氣何倜儻北交中原士徘徊得吾黨  
高名豈宿著一朝奮鴻響時俗旣淆濁振衣念獨往  
禮法難爲工局促向天壤王喬可等期服食理非枉  
引領還羅浮願言稅塵鞅俯視大河流逶迤浮雲上  
盛衰隨物化世情自鹵莽吾意當告誰黃金妬偃仰

二子詩 二首

盧次楸

盧栴起河朔本自千金子蕩滌諸生間銷骨於積毀  
世無臨邛令焉得心尚爾深文類繆恭罪罟中狙喜  
乃繫黎陽獄十年攻一技旣出浮丘賦始知有株累



三嘆不同時帝曰付諸理寥寥相如後誰能識察此  
謝茂秦

謝榛五黨彥輒軻京華陌黃金自不留朱顏亦已擲  
韋布豈盡愚咄嗟名士籍握手金閨人中情多所適  
冠蓋羅長衢染翰日相索遂令清廟音乃在褐衣客  
一出遊燕篇流俗忽復易還顧望鹿門矯矯青雲翮

酬元美 二首

妾本秦宮女少小揚蛾眉早辱君王寵朱顏驕自持  
卷衣皆羅紈明珠縱橫垂頭上翠琅玕爵釵珊瑚枝  
盛年處深殿容華天下知一朝在里巷遂爲生別離  
此身託古歡南山猶可移東隣蕩子婦泥沙委路岐  
中心指秋日同穴乃所期

其二

有鳥名黃鵠乃在琪樹柯下來太液飲唼喋荇與荷  
周游視中土少年多羅家金衣菊爲裳不受贈繳加  
一舉絕四海離哉天可摩毛羽未摧頽鼎俎奈爾何  
再答元美 二首

盈盈猗蘭花深谷何逶迤秋風凋奇樹隕擗以葳蕤  
含英即蔓草不復揚華滋豈無王者香結根非其宜  
孤生感霜雪采折中心知幸君置懷袖慰此長相思



海集卷之四  
亭亭西山栢自茂凌寒姿下流難久居壯士多所悲  
其二  
采苓首陽巔青蠅止于棘結髮奉歡宴栢舟矢靡慝  
上堂理琴瑟下堂視蠶織昵若形與影在遠復相憶  
豈不防未然萋斐成罔極愛深生百憂棄捐衢路側  
賤妾抱區區中道蒙察識琴瑟聽其上真蠶織五文色  
非君膠漆心群小志亦得

郡齋同元美賦

遊子苦行役驅車自溟渤依依平生親斗酒日云沒  
秋風亦已厲蕭條衆芳歇何以贈君子徒倚攬明月  
燕婉當及時霜雪變華髮高足蔽天衢浮雲望雙闕  
令德一見疑積毀能銷骨中懷不復喻邈若胡與越  
綢繆有故人知音無倉卒常恐遠別離含意向明發

送元美二首

有鳳銜靈文栖栖北海涓臨流理毛羽五采以自竒  
飛如摘群星擊若朝霞披翱翔千仞岡亦集梧桐枝  
一鳴叶清廟再鳴中咸池淒風振大野青雲顧我悲  
世無伶倫耳誰爲度參差回首顧丹穴摧藏不可持  
將止帝東園恐令鷓鴣知阿閤在萬里哀號乃見疑  
啁啾榆枋間燕雀相追隨清光蔽白日何當復來儀



其二

夙昔二三子，忼慨揚奇聲。文章凌先秦，詞賦無西京。  
零落如流星，各懷饑渴情。念爾策高足，北海日以清。  
顧眄當中原，冠蓋徒縱橫。明發詠蓼莪，依依戀所生。  
悲風薊門來，涕泣霑我纓。解帶謝時人，驅車薄姑城。  
千里見大河，躑躅浮雲征。罷酒不能別，蕭蕭駟馬鳴。  
骨肉非一身，意氣乃合并。景光老自愛，率已識榮名。

答寄俞仲蔚二首

太乙貺漢德，名駒生渥洼。赤汗霑青雲，長嘶振流沙。  
饑斲玉山芻，渴則飲其涯。翹尾以躑躅，駟駘相經過。  
不願游閭閻，况乃服鹽車。世豈無伯樂，垂耳奈我何。  
天子發素書，使者出蹉跎。此駟駘十二，閑駕馬常苦多。  
雖有千里姿，羈絆非所加。

其二

鬱鬱龍門山下臨，千仞谿孤桐生。其間幹與浮雲齊，  
湍水擊其隈。迴波蕩其涯，野火燔其東。飛雪塗其西，  
莫則止黃鵠。朝則啼鷓鴣，悲風從天來。清商以淒淒，  
伯牙不能去。傾耳中自諧，匠石空扼腕。運斤路何階，  
琴瑟和神人。無乃非其懷，結根既已異。雨露難獨乖，  
願言俯大壑。徃就長離棲。



送李明府入奏

西北夏雲列飛蓋亦相望供帳被城隅父老皆扶將  
天子秉百度作新大朝堂棖楠曼且碩掄才自南鄉  
山河俯壯麗肅穆垂衣裳是時薰風至五月開未央  
既奏解慍曲或和斯干章 聖顏慰饑渴 帝心簡  
四方家宰上績書召見伏明光用等課高第視事稱  
維良小臣奉威靈不得施其長誰謂一邑輕治行乃  
無疆願言備侍從珥筆述陶唐策勲諒有期遺愛匪  
可忘

許殿卿郭子坤見枉林園二首

明時再嬰疾隳官此悠悠求言命沮溺二子乃從游  
田家何所有樽酒結綢繆散髮坐園中轆轤牽寒流  
擊我青門瓜聊且克庶羞雨氣蕩暄濁披襟御南樓  
開軒納山色餘映一以收雲霞羅四隅烟火蔽林丘  
伏陰秀禾黍餉婦媚原疇西望華陽宮若見清河舟  
登臨信亦美曠然銷人愁願君愛景光多暇還相求

其二

佳客即良夜此會安可期結髮爲兄弟晤言今在茲  
層臺挺浮雲河漢窈其垂積陰濯列宿三五正參差  
前山殿影亂雨勢坐已移皎月出平陵徘徊當照誰



清光澄暑氣颯若撤長帷潦水明樹間流飆澹華棖  
零露響空林蟪蛄以鳴悲世路良獨難斗酒多所宜  
達人忌榮名千載同一時

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

南山有幽意駕言此徘徊湖波蕩寒城四座清光開  
金天澄素景秋氣何悲哉繁陰逆白日浮雲間往來  
落木颯中林流焱激巖隈朝昏上煙火原隰被樓臺  
故鄉無滯淫世路多塵埃念我平生歡離思壯難裁

九日集殿卿池亭分賦

二首

卜幽命詞客冠蓋至如縻白雲澹蕭晨黃花媚新醞  
灑翰湖山清開樽魚鳥近零露偃池荷淒風攜籬槿  
徑回片橋出林暝寒城隱臨流濯長纓飄然祛塵坻

其二

寒空鵲嶺秀霽野湖水闊墟落散城隅池亭入幽豁  
雲陰出水鮮石色含霜活白鳥下煙際歸鴻起天末  
返照欵長林群流亂相聒紫蟹壯可持濁醪美堪掇  
秋高吹臺興老劇文園渴佳節有獨醒吾生豈云達

集張使君別業

清河迅寒流金輿杳空翠秋氣下高原蒼然西北至  
返照散踈林蕭條烟景異零落復佳期茅茨况幽致



握手平生人笑談  
出往事舊游數子盡  
風流吾黨備  
千金抵白髮  
一醉滿君意

秋夜白雪樓同許右史襲茂才分韻二首

林烟既曳綃  
湖霞亦披絳  
雞犬靜荒村  
蓬蒿翳深巷  
燒微見月出  
鐘清識霜降  
各稱浮白樂  
未覺呼盧釵  
更賦梁園雪  
如流華渚虹  
預愁還城邑  
車馬紛相撞

其二

返照入平陵  
白雲出西隴  
天清鴈影澹  
山空嵐氣重  
三徑何蕭條  
高人乃接踵  
諸生稷下秀  
詞客梁園寵  
松菊有佳色  
琴樽亦慇懃  
但醉不須眠  
寒燈坐相擁

送許史得弟字

秋風一蕭條  
白雲自相綴  
翩翩爾曳裾  
慘慘吾公袂  
鼓楫大河流  
揚帆下衡衛  
平臺壯登眺  
鄒枚儼兄弟  
既出兔園篇  
頗兼子虛製  
詞賦有知遇  
王門即恩惠

集開元寺

流陰拂層岑  
返照翳深谷  
古寺入蕭條  
迴巖抱幽獨  
梵影淨香臺  
鐘聲殷石屋  
絕壁棲禪誦  
懸厓下樵牧  
秋花雨還瘦  
老樹霜逾禿  
寒泉可瑩心  
白雲况極目  
登臨客自佳  
搖落時何速  
蔬色蕩腥羶  
苔光清簡牘  
新詩發神秀  
舊游耿初服  
歸來杖屨便  
老去煙霞伏



高城出睥睨燈火通林麓言旋轉多興後期此同宿  
答張秀才問疾

青陽蕩積晦素雪亦云熙仲月陶嘉樹閒庭暖流滋  
微風中夜興清光動遙惟殘燈出四壁鐘鼓一何癡  
閉關抵百役內熱耿于罹養痾終年歲人生能幾時  
服散代晨餐七箸厭相持哲夫秉大觀一往不復疑  
所愧乏明德盈縮無常期

寄題離蕢園 二首

芙蓉媚昭質初服一何好繁霜日夜零悲風起中道  
鷓鴣既已鳴所遇無芳草馳騫終年歲紅顏足用老

美人怨遲暮迴車自不早蕪穢沫榮名同心以相保

其二

蘭生有幽性零露峻其姿含芳在空谷清風來御之  
孤根亦何傷衆草故難爲萎絕同糞壤中情君豈知  
願言置懷袖延佇及良時荃茅一以化奈此葦與施

贈元美兄弟

唯帝饗金石拊髀封疆臣二子越枕戈避讎棲海濱  
及時列寃狀含意遂俱申乃望漁陽戍北風飄沙塵  
若見姑蔑旗陰雨施威神吳門有丘隴舊與要離隣  
陳尸赫中寢國命委荆榛楚王黜費氏棠君紀人倫



何如上公服寵光祿所親願無廢前勞報恩致其身

### 虎跑寺泉

大士始結構鑿空偏此丘二虎自南嶽掉尾從師遊  
神威攫地脉佛力驅陽侯枯火迸石罅松根解綢繆  
勢寧決蹠去揮錫怒不休至今噴巖壑水猶咆哮流  
酌言生壯心一嘯風颭颭海眼在其下潮汐故可求  
不然胡僧呪爭使波瀾浮穿壁吐長澗夾寺渚龍湫  
疑作故山雨片雲駐岫嶺歸應出東林無爲惠遠留

### 求志園

吳門有竒士二第偕好脩鞍馬照紅顏往來長者游  
帶劔何良綺垂纓亦綢繆豈不攬豪賢我志非所求  
駕言旋北郭灌園依一丘白雲蕩虛壑餘暎翻寒流  
置酒臨高臺邈馬懷其儔鴻鵠旣云舉千里常悠悠  
清風動帷幕皎月光沈浮讀書見古人鳴琴調逾幽  
無取廣川觀昔在漢陰叟天子御飛軒龍蠖時乃  
瘳回首望中原壯心未可收

### 子與至武林

良時能自至嘉會無常期長飈吹浮雲奄忽東南馳  
依依曳景光泠泠發餘悲非君命儔匹游子安可爲  
大江折其流武林愴以摧念今在徃路執手野徘徊



何必同一身中懷貴不疑彈冠有逸響駕言即前綏

古意寄德甫 三首

悠悠我行役往路殊未央春華不須臾奄忽踐嚴霜  
安知疑與喻風波起褰裳浮雲邈無所游子依故鄉  
長當遠離別何必復彷徨鴛鴦自踟躕黃鵠已翱翔

其二

嘉會在俛仰良時不可留悲風自遠至大江以悠悠  
中懷有白璧千載為一投飛龍雙欲垂胡馬群相求  
徘徊視四海含意各未酬念此平生親從彼浮雲游

其三

明月照我牀清風感重闌遺書發懷袖彷彿見容輝  
古歡匪自今游子當何依千秋一高唱豈獨知音稀  
莫言苦行役極宴不如歸努力兩黃鵠為爾故鄉飛

贈德甫 一首

豫章生庭中結根西山隈江流一蕩滴悲風千里來  
絲蘿謝依託冰雪抱崔嵬非不曼且碩時無栢梁災  
截為玉女瑟絕勝龍門林展我清商曲彈作臨高臺  
洪厓頷頤坐五鳳鬱徘徊

灌甫東陂宴

王孫古城隅東陂託偃仰田薄始翦雜高臺忽峻敞



風波一以交淪漪恣遐放列雉翳中流返照幕魚網  
曲磴盤層陰清房殷清響並逸金谷韻兼詣濮陽賞  
恢台戒隆曦披髮命吾黨美酒滌煩囂冷言發神爽  
至今河朔人垂聲得個儻直置病游梁爲心任獨往

滄溟先生集卷之四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古詩

送靳潁州子魯

華陽館前桑葉飛荆軻臺上送將歸爲言擊筑悲歌  
者當時酒人今是非太守褰帷薊北來燕山忽斷楚  
天開郡中曉月雩婁出霧裏秋濤桐栢迴黃金璽書  
發明光東走潁州西豫章君家兄弟二千石承恩不  
數尚書郎朱轡雙出領專城五馬踟躕五馬行漢主  
乘春徵計吏小馮何讓大馮名



送新喻李明府伯承

爾昔紅顏客薊門獻書不報哀王孫一朝致身青雲  
裏座上還開北海樽余亦題詩郭隗臺燕山秋色對  
銜杯論交共惜黃金盡此處空悲駿馬來可憐郢曲  
今亡久下里之歌吾何有文章稍近五千言雅頌以  
還十九首才子新傳白雪篇江城忽借使君賢那堪  
西署爲郎者多病離居卧日邊

贈張子含茂才

憶昔中丞全盛時少年裘馬相追隨忽逢世變夙心  
盡二舊識稀古來萬事皆如此何用空悲昨

名溪之水何泠泠吳山一峯天目青千林萬壑子雲  
亭從他世人還解事白頭不厭太玄經

其二

吳門市卒能逃名長安貴人非其情南山薄田春自  
耕盛世爲農亦足老少年何用隨諸生

其三

千篚湖綿白雪開滿江稻色黃雲來山中客醉領其  
頰自言七十巖耕者帝於我有何力哉

其四

長裾不爲王門賓于金盡散江湖人菰城一卧三十



春看爾紅顏逐燕雀終然白髮行風塵

送子相

自作白雲郎未厭滄洲意偶然薄祿混風塵論交千里賢豪至元美翩翩多奇氣南越梁生亦雄視二子招携從此逝爾今卧病緣何事綠鬢還鄉已壯遊錦帆十月下揚州移家好住昭明樓種瓜莫羨東陵侯文章萬古垂大業富貴浮雲非所求知君林壑百不憂圖書四壁高枕秋世人那識淮海士須行便爲名山留丈夫義豈辱顏色使我摧眉去即休安能訾咤向權勢咄咄空令達者羞夙昔竟寥闊後來復決莽相看一別雨墜天他時神劍來精爽旣言郊藪走麒麟鳳朝廷寧得無吾黨卿也抽簪且偃仰漁陽日影黯如鷹薊門雪花大於掌馬上燕歌變徵聲壺中酒盡君當往

俠客行爲子與贈吳生

本自吳越冶游郎結交燕薊少年場長裾不曳朱門裏樗蒲大叫青樓旁被酒目攝羽林騎擁金作使邯鄲倡弟畜灌夫師事田光得意一言失意一言相怨一方相慕一方男兒過逢好驚座世事握齷寧陸梁姓名何借借輕薄出處未須論侯王親知猶向隅有



錢徒充囊讎家猶戴天有客徒滿堂猛虎可值俗子  
莫當平生片心照秋水明日報恩還故鄉

留別子與

從君幾醉燕京酒舊遊花月回白首相看零落眼中  
人二子河梁重攜手憶昨青山坐西署于今此事成  
不朽交態蕭條爾自諳浮名慘淡吾何有爭道賢豪  
擁上林華陽臺館盡黃金長卿詞賦徒壁立曼倩佯  
狂合陸沈平生得意向知己常將顏色當同心北望  
諸陵一拊髀悲風千里來寒陰春草如雲覆四野我  
行逶遲五其馬十載爲郎願已違出門况復悠悠者  
漢臣猶未老馮唐每飯豈忘鉅鹿下歲晚江湖夢獨  
遙秋深鴻鴈書堪把

題申職方五嶽圖

誰將五拳石錯落余之堂坐看素壁纏雲霧安得群  
峰掛屋梁更愁深林暝難入嵐影明威侵衣裳左眄  
欲生滄海日右臨少昊凝清霜掃練白沙走朔漠回  
毫紫蓋垂炎荒須臾二室峻嶒出杳然置我烟霞傍  
不聞吹笙控飛鶴浮丘子晉俱冥茫良工拓筆天爲  
開長風西逐層陰來中庭無人數移席巔厓乍墮松  
杉摧眼前突兀太古色九州慘淡如浮埃宓犧神農



未誕降元氣始判洪濛哉大江浩浩黃河流巨野相  
望懸莫秋異代猶探秦漢策真形或結金銀樓憑軒  
忽驚去千里青鞵竹杖胡在此復疑窈窕迷歸路何  
當稅駕聊徙倚捲簾逾添空翠寒張燈更愛夕陽紫  
邢襄小吏困時名知君雅意憐泥滓

送永寧許使君二首

邢州十月凋白楊城頭出雲垂太行把酒相看日欲  
墮五馬踟躕大道傍問君胡爲萬里去小臣罪合投  
窮荒我聞西南羅施國風氣鬱塞殊陰陽長官推髻  
見朝吏海蠻醉鼓橐中裝男兒貴至二千石何地不  
可稱龍黃壯遊須令百粵盡探竒更得浮沅湘永寧  
自惡無瘴癘明年雨露生還鄉

其二

使君落魄高陽徒結交李生仍狂夫醉後裂眚一相  
視怒髮上指浮雲徂白日並堪出肝膽黃金誰爲收  
泥塗長安少年太巧宦依倚權門何事無失策始就  
公府辟得意豈領蠻夷符爾今折腰揖下吏我更掩  
泣臨窮途竒數能令遇合變美才常被功名愚武溪  
毒淫須自愛九重沈深不可呼憶昔終軍繫南越鄉  
里小兒何其麤荒服盡霑大漢德單車入郡歌來蘇



固知永寧之州繞如斗天子求賢三輔圖儻有徵書  
到遷客五馬好過秦羅敷

送王給事使潞

憶昔胡塵暗薊門六軍如雲集闕下天子授鉞臨軒  
檻宜陽王公其人者風流舊出城朔方簡在新除大  
司馬是時將帥實跋扈傾耳履聲入北斗引經答詔  
動稱意草檄提兵常在手帝力自堪制閫外股肱佐  
命吾何有一從誅亂朝廷清四海亦重尚書名看君  
少年青瑣客漢家今得韋玄成袖裏彈章百不避囊  
中諫疏垂欲行主恩三晉持節使上黨諸侯帶礪

功泛槎春度濁漳水設醴夜宴虎祁宮歸來煉石補  
造化論思庭諍才何雄

郡齋同元美賦

夙昔紅顏一大夫乘輅河朔何爲乎除書歲下不得  
調鼓其刀筆寧壯圖帝恩初欲有折檻謂爾祝網  
從皇都相逢但飲邢州酒太守况即高陽徒庭前秋  
色正慘淡囊裏新詩復有無醉歌出塞雲中曲朔氣  
颯沓來飛狐路傍小臣久泪没安得座上開江湖眼  
前大雅竟誰是作者如山道各殊更須一日論萬古  
揮毫振臂群雄呼維時海內稱二子高名自喜王生



俱白雪青天動蕭瑟臺郎郡吏同崎嶇楚壁照隣不  
敢獻蛾眉在宮還自涂王生仰視浮雲徂矯手持我  
領下鬚與君周旋在今日還能百萬來長驅忽然神  
氣回莽蒼孤城搖落相踟躕

跳梁行寄慰明卿

武昌季子吳國倫左遷三載匡廬春紅顏便着風雲  
色白眼豈是功名人邢州太守昔入討猶自金闈侍  
從臣顧問片言搖日月彈章一字動星辰雖然舊屬  
平津吏常苦跳梁不可致調笑縱橫倒四筵交驩往  
徃非其意世間那得郢中歌君但論詩吾且睡何須

更比謝生肩但應獨把玉郎臂蕭條頗似東方生南  
康郡裏憶承明文彩縱然傾漢主恢諧難以取公卿  
畫眉石鏡二女僕濯足長江九派清此兒尋常未易  
識偷桃賣藥行妖精近來猶尚憑陵否俯仰浮沈無  
不有朝讀司空城旦書夜沽茂宰柴桑酒成敗寧關  
達士心卷舒終在朝廷手隨他肉食作雄飛饒我褐  
衣稱下走黨禁重開祝網年一時逐客寵光偏晚收  
已抱泥塗恨更謫如何不可憐事急誰能馳叩闕家  
貧未擬罷歸田再來地僻逾高枕就使荒涼給俸錢  
壯遊萬里君須見青瑣鳳池元不賤使氣能令魑魅



藏出身曾厭槐槍變楚狂豈止接輿賢秦孽猶堪背  
城戰回首畏途真自知一官不絕纜如綫難將此物  
關翽翽妬口含沙未可當四海弟兄堪並起中原我  
輩正相望總看棄置風塵裏不作踟躕道路傍鼓柝  
更逢漁父笑豈應憔悴老滄浪

此兒行重寄明卿

我聞南康大如斗明卿佐理常什九昨日中丞抗疏  
薦賢聲輒滿朝廷口豫章計吏入圖事愛君未敢援  
以手小臣憐才上白狀相公良义疾其首量移亦已  
從浩蕩不然徑逐此兒走誰知片言觸忌諱畢竟功

當吾世潦倒佯狂百無忌濁醪恰供十日飲酣法須  
與常時異五斗乍可調燥吻飛觴二子雄相視醉殺  
不作傲盃人邇來那得獨醒事魏文大白滿如月曾  
託屬車稱國器若言此物非其任爾家破瓢亦應棄

其二

王門隱者身坎坷老曳長裾裾婀娜自言能料一生  
事及至干時計常左從它慘淡復爲誰即得新詩題  
向我雨雪蓬蒿共三逕春色俚餘藥裹濁醪但熟  
貧亦足微官纔罷病輒妥曾中壩塊故須澆乘興往  
來無不可白眼生成薄祿相青山合就漁樵夥趙壹



疾邪衆所擯鄒陽暗投才應坐羨爾悠悠世上情  
頭數子殊么麼

送萊蕪蕭簿

蕭生業本儒術起稍因讀法得其指  
栖息十年白鹿洞擔囊一卷青  
烏子岱宗雄蟠大海濱  
衣冠氣王中有人找家松  
檟三千樹鞍山東望華  
不注爲說干時常軼軻  
獨憐明主能知遇萊蕪  
作簿更誰群但恨無過  
范史雲釜裏蠹魚堪自  
見鞭下蟲蛆詎忍聞看  
君才豈催科拙請謁公  
門非所屑藩臣答詔誤  
承恩翻然遂就遷官列  
匹馬悠悠復路岐即今  
失意欲何之同鄉冢宰  
請名姓府掾郎曹佇可  
期

歲杪放歌

終年著書一字無中歲學道仍狂夫  
勸君高枕且自愛勸君濁醪且自治  
何人不說宦遊樂如君棄官復不惡  
何處不說有炎涼如君杜門復不妨  
縱然疎拙非時調便是悠悠亦所長

贈殿卿

前年賜環承主恩去年解裾辭王門  
身經畏途色不動心知世事口不論  
自顧平生爲人淺羨君逃名我不免  
自憐垂老尚憑陵羨君混俗我不能  
有酒便



呼桃葉妓得錢即飯蓮花僧

金吾行贈戴將軍

先皇諸將何其雄君家大人國士風賜錢留起嫖姚  
第詔宴數入蘭臺宮五雲忽變石城氣七校親隨  
萬乘東當年帶礪山河在四海車書日月通侍從敢  
聞 潛邸事朝廷竟錄代來功此時十歲羽林孤躍  
馬能彎兩石弧漢主臨軒求故劍承恩一拜執金吾  
生成燕頷寧辭武得奉龍顏不羨儒三提鹵簿陪  
陵寢再護樓船下郢都禁中自失張安世天上還看

周亞夫

逼除過右史水村江山人同賦

夜來北渚北風急打頭雪花大如笠片紙東飛右史  
書詰朝小作湖中集到門白鳥出高巢繫馬南山迸  
人入使君亭午未解醒肅客登筵一長揖地僻兼無  
俗子妨樽空况有鄰家給意氣還須我輩看功名但  
任兒曹立瞥眼旋驚青歲徂沾脣莫放金杯澀世上  
悠悠已自諳卽今不飲嗟何及醉聽楚調起寒雲綵  
筆憑陵朱絲濕平生多少伯牙心此日因之寄篇什  
賦得鴈池送許右史游梁分奈字

漢家藩國稱冠帶鴈池多暇爲高會賓序同推枚叟



尊星潢共指梁王大賦成錦字映長流酒酣飛羽傳  
寒瀨藻翰常生授簡中潺湲不散鳴箏外清影朝含  
竹苑霜悲聲夜雜吹臺籟白首君恩豈稻梁朱門旅  
跡非蕭艾極知慕侶倦游人秋來肺病誰能奈

道逢郭子坤擁妾戲柬

城東桃花噴路光春風吹送孝廉郎自擁佳人馱細  
馬時臨綠水照紅妝羅裙已奪石榴色禿袖單衫杏  
子黃蹋鐙微籠雙玉趾揚鞭笑起兩鴛鴦同棲孔雀  
言猶妬並蒂芙蓉願始償爲謝使君休借問郭家少  
婦身姓王二八盛年真擅寵只今三十尚專房持齋  
能苦頭他行發誓曾燒頂廟香浩劫自知仙女分他  
生常在世尊傍每脩好事辭書舍但有佳期入道場  
纔着霓裳顏更少但盤雲髻壻先狂假令不信吹簫  
侶試向秦臺看鳳凰

和許長史箏伎篇

君不聞秦箏多慢聲平臺女兒新長成家本邯鄲行  
步好生年十三指爪清安得此雙絃索手那能獨酌  
高陽酒正值傾囊無俸錢將來換馬還肯否自從解  
贈同心結不惜樽前香腕折幾回玉柱鴈池飛春愁  
散作梁園雪合就羅敷陌上桑含顰一轉發中堂遙



知華髮王門客縱是風流也斷腸

答寄殿卿見夢之作

憶昔紅顏日携手一別三年非不久縱使天台記阮  
郎也應梁苑稱枚叟故人多病卧青春華髮如蓬自  
看醜漫爾風流更旁騷從他憔悴仍耽酒悠悠世上  
竟須疑夢裏相逢知是否

和殿卿春日梁園卽事

梁園高會花開起直至落花猶未已春花着酒酒自  
羨丈人但飲醉卽休纔到花前無白頭紅顏相勸若  
爲留春風何處不花開何處花開不看來看花何處

好空回

答寄子威

劉生家本安東子不爾高名那如此十載論交少聞  
問君胡尺書數千里蒼頭大奴前置辭主人束髮重  
知己家本闔閭城下兒清風獨爲延陵起便從出刺  
三河還攬轡爭誇按百蠻早歲升公趨漢署只今謝  
客卧江關雖言萬事歸來好乍可論交到誰老猶作  
鳳凰池上看窮途殺更耽文藻中間跌蕩復王郎伏  
臘扁舟發太倉但語卽翁常在口彼時多士儼成行  
宦情漸覺綈袍勝秋興翻隨綵筆強魏倩一珠纔照



乘主人雙壁竟登場倡余和汝篇相及日居月諸業  
以集共道提戈虎穴迴儻容投謁龍門入開械寒色  
散陽湖白雪樓空嶽影孤不盡雄才推二妙止如古  
調已吾徒一當單于則豈敢相遇中原尚足圖但語  
主人須自愛一時長句似君無

酬李東昌寫寄白雪樓圖并序

樓在濟南郡東三十里許鮑城前望太麓  
西北眺華不注諸山大河清河交絡其下  
左瞰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每一登臨  
鬱爲勝觀東昌李使君子朱以讀白雪樓

集於廣川馬中丞家咄然壯之歸爲圖以  
寄而攀龍贈焉如此

詩名東郡沈隱侯那復擅竒顧虎頭江湖槃薄有能  
事畫我山中白雪樓推毫已驚海色至無乃兼驅蛟  
蜃遊須臾百里岱陰合咫尺疑聞清河流華不注山  
得非雨平陵以西胡獨秋松風似欲卷綃起良久看  
雲失去留丹青快意癡如此丘壑過人老即休使君  
實解郢中調爲爾深知宋玉愁

送鄭生遊大梁詩序

鄭生者名文賢楚之雲夢人也少慕魏伯



陽之術徃徃談長生自雲夢來關中三千里持一囊藥耳所至逆旅醫小兒卽食其嫗醫老卽食其子弟醫婦女卽食其夫度三千里如在里巷中矣然不爲糈也其來關中庶幾望見能爲長生者焉余蓋苦多病三十年於此言醫也卽未嘗見醫視脉如生者豈其診書異有它禁方邪生又自言醫且五十年於此手指之附人脉多於握七著咀咬如丘陵卽未嘗不精神與病者通長桑君豈實視見垣一方人哉不察

見脉而治病其礙豈啻垣一方關中故多賢豪人卽如大中丞何公博物君子也亦言生矣余又言秦越人來長安遊時事生未嘗不輒苦其術而隱之不得屬余在告將歸生亦欲遊大梁則關中自大中丞許公大司徒劉公以下皆賦詩贈之而余序其右方云

君不見黃鵠高飛去可羅榆枋之雀奈我何拂衣春色爲黯淡故山高卧白雲多風塵誰識大梁行夷門輕薄笑侯生虛左莫言公子事今日邯鄲已罷兵金



丹初出照人寒  
瑤草千年老鵬冠  
更欲清秋觀渤海  
那能渴病滯長安

代香山寺老僧答

老僧何處來  
迎客身無袈娑足無舄  
雖有弟子今流離  
獨向空山種麻麥  
先時長者布黃金  
大師說法如來席  
浮圖中霄天樂下  
禪臺雨花坐盈尺  
共道當朝少遊幸  
唯此祇園有恩澤  
綵仗晴連鸚鵡林  
宮娥晚傍蟾蜍石  
侍從求看貝葉編  
焚香再拜開琳碧  
我往能言西域文  
珠函爲取華嚴譯  
自復懸燈香爐峰  
君其問臘庭中栢  
何曾馬繞招提鳴  
未見沙門畜四兵

羯虜公然馳赤縣  
湖外秋風笳吹聲  
猶疑窮谷豈遽至  
已聞野哭尸縱橫  
裴創被血窟榛棘  
問之不答慘且驚  
須臾牛羊蔽陵壑  
三騎五騎擐長纓  
桴弓北嶺飲南澗  
驕氣直欲凌欒槍  
一騎常驅百漢人  
一人常聯二騎行  
翻身仰射果魚落  
束茅縱火燒朱甍  
豈無卓錫答其背  
佛力不祐人心傾  
西堂北丘緣業惡  
寺前荒冢遂崢嶸  
亦是官軍入援急  
匈奴颺去歸其營  
匍匐漸從草莽出  
晝伏夜走同狐鼯  
衣鉢蕩盡微軀在  
性命真如飛鳥輕  
丈人豈願聞喪亂  
神州豈宜有戰爭  
故人更邀住廬嶽  
萬乘垂衣右北平  
燕中耆舊



寄書說早晚單于和議成語罷工林轉蕭瑟茫茫天  
地終何情

滄溟先生集卷之五

滄溟先生集卷之六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五言律詩

酬皇甫虞部寒夜書懷見寄

兄弟播清徽詞林振羽飛  
再來郎署重何謂宦情違  
夜雪留沽酒寒燈坐掩扉  
共嗟羈物役歲晏此依依

圓硯效徐庾體

片石分雲出良工向月刪  
自疑臨壁水誰爲縮壺山  
洗墨沈金鏡呵冰斷玉環  
畫眉京兆婦纖指曲池間

秋扇



自從團扇棄空復掩梁塵寒影收雲葉清光暗月輪  
誰憐班氏女薄命漢宮人但使緘蘭笥君情會更新  
同皇甫繕部寒夜城南咏月

片月掛遙岑層城曳素陰寒分宮樹淨影落御溝深  
結冷悲征笛勻霜上擣砧西園芳宴後白雪復誰吟

元夜

公子聯鑣語佳人把袂歡星橋雲外出火樹雪中看  
夜色開清禁春醕許從官仍聞祠太乙達曙禮仙壇  
登省中樓望西山晴雪

忽見西山雪高樓重倚闌數峰城上出落日署中寒

佳色繁天仗清光切露盤小臣操郢曲願獻聖人看

憶弟

新醪楊柳色不醉欲何如薊北三春鴈山東二弟書  
宦情閒遂淺人事病全疎未擬酬恩去空令憶舊廬  
初夏趙氏園亭

獨值春風後幽期此重過開罇黃鳥至高枕綠陰多  
簪紱殊閒事乾坤一放歌淹留君莫厭吾道本巖阿

送孟得之

七載薊門客秋風見長年思家明月夜驅馬白雲天  
來鴈授衣後黃花落帽前何人過携酒共醉黎陽川



登省中樓

蕭瑟賦悲哉  
西山爽氣開  
白雲海色斷  
落日秋陰來  
砧高長樂苑  
鴈下華陽臺  
如何此時望  
客思轉難裁  
酬徐員外舟中新詠見示

何處逢搖落  
秋風又別家  
天清鴻鴈影  
江滿荻蘆花  
明月留仙珮  
寒星犯客槎  
到來開篋笥  
新句動京華  
送諸光祿還於越

幾年東省月  
坐憶故園遊  
忽有緘書至  
蘭亭禊事修  
芙蓉天鏡曉  
風雨石帆秋  
到夜應逢雪  
門多乘興舟

長陵

明禋趨歲序  
陟降儼昭回  
容物中原在  
乾坤北極開  
松楸千騎入  
風雨百靈來  
共話犁庭役  
遺弓重可哀

朝陵夜作

上陵無不美  
秋杪更宜看  
風雨朝佳氣  
旌旗擁漢官  
星流千嶂過  
月出萬松寒  
倚馬清鐘外  
新霜滿玉鞍  
白雲樓

諸郎難得意  
非是敢沈冥  
拙宦無同病  
清時有獨醒  
千家寒雨白  
雙闕曉煙青  
又值高樓鴈  
寥寥不可聽  
送楊子正還濟南

我家白雲渚  
落日掩孤城  
讀畫景堂上  
濯纓湖水清



古來失意事不獨名未成北風敝裘雪誰見棄繻情  
重送揚生

十年湖上別風雪此相親把酒論時事露衣向故人  
浮名青歲換生計白雲貧但去卧芳草山中鴻鴈春

殿卿至

駿馬何當出金高郭隗臺雪中春酒熟書後故人來  
白首文章事青雲王伯才誰爲一知己念子正悠哉

送殿卿

嗟君復失意吾道轉堪疑白雪論先達青雲合後時  
落花寒食過載酒故山期莫以楊朱淚春風灑路歧

章行人使潞藩

使者持符下風塵叱馭前諸侯城赤狄列嶂黨青天  
牟麥祈年時芙蓉避暑筵相逢多愛客共賦遠遊篇  
十六夜集劉子成宅

羽書三十度飛騎動長安今夜樽前月還同燧火看  
入門清影滿久坐素華寒何處關山引如悲行路難

聞砧

未夜盧家婦深閨坐自傷拭砧散明月投杵上清霜  
別恨繁鴛綺哀音急鴈行同袍征戰盡刀尺斷人腸  
送張比部募兵秦晉諸郡



天威嚴滅虜使者出秋官白羽徵兵入黃金結士懽  
風雲千騎動雨雪二陵寒無易行間客能登漢將壇  
送沈郎中守順慶

見說寒帷處千山擁使君嘉陵渡春水棧道轉秋雲  
郡下平蠻檄家傳諭蜀文病餘饒卧理能不憶離群

春日韋氏園亭同元美賦二首

春鳩花冥冥斜陽倒玉鉞風塵猶傲吏天地此空亭  
共醉薊雲白相看燕草青我來吟澤畔不是獨爲醒

其二

藉草到流水看花延落暉客中過寒食馬上改春衣

移席青山出開樽白鳥飛天涯有朋好能使官情微  
夏日同元美徐子旋賈守準劉子成集張氏

園亭得談字

共載杯中物聊停塵外驂路人終白眼世事豈清談  
高枕夏雲出空亭斜照含竹間有流水可以漱餘酣

初夏同元美汪伯陽皇甫子循集姚明府園

亭得春字

五柳陶潛宅猶藏杜曲春綠陰衣上滿黃鳥席邊新  
河朔當年事風流我輩人胡爲日車馬擾擾向紅塵  
送蔡少府之陽武



君歸寒食後猶及縣中花趨府具茨野鳴鞭博浪沙  
大河秋色外使者白雲槎豈不勞行役風塵見歲華  
爲殿卿悼亡

歌梁塵未斷舞袖影方閒落月窺珠鏡青春暗玉顏  
爲雲歸峽裏竊藥去人間安得招魂術姍姍步幄還

答殿卿

故園春草後書札問同袍海嶽遊當壯風塵卧正高  
大名詩裏出浮世酒中逃顧我仍多病時危小吏勞  
送獲嘉郭明府

仙舟新出宰秋色渡淇河官屬諸侯貴君才百里多

政齊吳季重地接衛朝歌漢主憂南服長纓送尉佗

雪溪徐山人二首

風塵餘鬢髮天地此栖遲不問家人產寧求國士知  
門無荷蕢過隣有灌園期得道憑烏几藏名號鹿皮

其二

自有浮雲戀非因倦鳥還林光清客夢湖色駐人顏  
歲序高懸榻風塵老抱關不投明月壁甘隱大雷山

毛刺史姑蔑高齋

武陵看花處二仲得相聞雨白闔天合山青越繳分  
書聲散秋濕翰墨染春雲府檄何年事猶餘獨鶴聲



出郭

出郭隨吾適人家杜曲邊  
溪流縈去馬山路入鳴蟬  
禾黍殷秋作茅茨足晝眠  
可能祛物役歸買汶陽田

張氏園亭

辟疆開別業載酒雨中看  
亭敞千花塋樓空萬竹寒  
呼童移枕簟勸客解衣冠  
宿我山牕下聽詩坐夜闌

碧雲寺禪房

佛庭秋逾淨花臺夜復香  
一燈醒夢幻孤磬散清涼  
月上梵輪滿湖開天鏡光  
新詩分妙偈病客對空王

早春元美公實訪茂秦華嚴精舍同賦

招提多病客擁褐世間情  
法目傳燈得詩先卓錫成  
年光雲樹麗春晝雨花明  
若許東林住還攜漉酒生

十四夜同王徐宗梁四君子集靈濟宮二首

愛此壺中約人皆曼倩才  
華燈懸日月仙樹接蓬萊  
青鳥銜詩去金貂換酒回  
明宵祠太乙方士漢宮來

其二

逍遙玄圃望清切紫微層  
月出三山樹春回萬井燈  
無悲田變海但願酒為繩  
門外金羈影王孫自五陵

張山人

吾鄉張仲蔚未是蓬蒿人  
伏臘東籬下漁樵北海濱



官家還賦役客路日風塵織妾齊紈素開筵嬌上春  
春日

爲客淹歸騎思家過斷鴻春衣花發後寒食雨聲中  
生事羞人問時名與衆同自甘郎署隱不哭宦途窮  
柬公實

如何梅發後更憶故園春海上多歸夢天涯一病人  
世情元慘淡宦跡好逡巡莫作鴻冥客青雲未可親  
同元美與諸比部早夏城南放舟 六首

豈悟風塵客還能汗漫遊天涯唯短髮海內此扁舟  
宦跡清時劣人才畫省優百年渾綠醕一日且滄洲

其二

最憐行役久爲樂未言疲自起投車轄長歌覆羽卮  
江湖青雀舫僚友白雲司醒後驚相問佯狂信有之

其三

誰爲河朔飲吾願罄交驩杯動滄波色舟空白日寒  
題詩溪鳥過岸幘野人看不是江湖興風塵此道難

其四

落日維舟好君其問水濱舉觴遙送鳥倚樹醉看人  
各負詩無敵翻驚會有神明朝在城郭騎馬共風塵

其五



春歸興不孤勝地此相呼公等稱詞伯余將混酒徒  
山光含浩蕩秋意颯江湖樂事關窮達浮生敢自誣

其六

言尋韋杜曲與客放船行樹影含衣動溪光逼酒清  
狂來出真態醉裏見浮生所以山公後寥寥達者名

寄茂秦

向來燕市飲此意獨飛揚把袂看人過論詩到爾長  
世情搖白首吾道指滄浪去住俱貧病風塵動渺茫

再遊南溪同應駕部徐比部賦 四首

此日南溪約應徐賦客同據牀千竹下進艇百花中

天入華陽館雲生碣石宮 廿日賢何慘淡吾醉任鴻濛

其二

覆席花如待窺簾鳥似知到來拚共醉坐久見吾詩  
吏跡江湖傲仙才日月欺幸逢休澣出不顧尚書期

其三

宴遊無俗吏休沐有殊恩碧草堪同藉紅塵可重論  
溪聲留倚杖山色取當樽夙昔疑吾醉維舟尚在門

其四

花鳥從春過嬉遊到夏偏白雲行酒上清吹起舟前  
世路身何得吾徒賦必傳寧須千日醉不擬衆人憐



郊行二首

稍似武陵溪人家綠樹迷桔槔茅屋上荷蓀薊門西  
清吹生衣袂繁陰散馬蹄紅塵纔只尺城郭意多睽

其二

並馬未央前看雲過灞川時逢黃鳥住欲就綠陰眠  
宦豈登臨拙名非案牘傳風塵朋好在回首汶陽田

柬元美二首

偃蹇寧知病今如藥裹何清齋山雨至高枕夏雲多  
詞賦芳顏妬風塵壯志過相憐誰最久把臂此蹉跎

其二

久矣疲朝謁深惟傲吏情臨風看玉樹消渴望金莖  
返照虹蜺出浮雲駟馬行慚無枚叔賦起爾薊門城

夜過元美二首

眼底誰同病天涯好自親放歌依日月縱飲向風塵  
世態搖知己時名走衆人朝參君莫嬾漢主憶詞臣

其二

病即科頭出狂仍枕腹眠禮非因我設汗不受人憐  
興盡銜杯外言深把燭前開門看墮月騎馬問朝天

夏日同元美子與子相天寧寺送別公實二

宴坐人天近清齋僧夏深出門成遠道駐馬向祇林



益愧風塵色相看湖海心惠休能然別為擬碧雲吟

其二

西域黃金地南訛大火天贈言迴白雪寒色動青蓮  
幻跡抽簪外浮名把袂前古今皆涕淚去住各風烟  
夏日同元美子與集子相宅

佳客堪常見幽期暑亦過披襟度風雨把酒出星河  
嬾拙元相藉文章敢自多夜深忘白羽玉樹倚蹉跎

柬子相二首

已負西山約將無惜壯遊懷人當落日卧病復清秋  
時事君高枕風塵我敝裘加餐看物理天地一虛舟

其二

楚客秋多病羈心私自憐各天散朋好八月見烽烟  
白露寒砧下青楓過鴈前豈應裁恨賦寫任故人傳

別汪正叔員外

幾年金虎署與爾結交歡傲吏莊生似詩家鮑叔看  
春光燕樹合雨色薊門寒各技臨期淚風塵去住難

懷魏順甫

白雲同署客相念意悠哉交道蕭朱失文章屈宋來  
風塵還傲吏案牘豈時才不見黃金駿秋高薊北臺

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四首



黃榆高不極臨眺亦竒哉河勢中原拆山形上黨來  
白雲橫塞斷寒峽倚天開搖落清秋色多慙作賦才  
其二

不盡寒雲外青峯落照多秋陰生大鹵木葉下淖沱  
巨壑藏風雨飛梁挂薜蘿重關三輔地躍馬意如何  
其三

振衣巖木下倚杖白雲層落日懸狐塞清秋度馬陵  
千峰寒自出大澤莽相仍左瞰邢襄郡分符憶股肱  
其四

秋色自冥冥風煙接井陘關門開落日山路出寒星  
太守方乘障清時敢勒銘杉松迴朔氣衰壑未堪聽

答明卿病後見寄

二首

薊門搖落後楚客病如何秋色高金掌西風滿玉珂  
開樽鴻鴈至染翰五雲過應憶山陽會疎狂阮籍多  
其二

吳生何偃蹇稱病不朝天侍從官非拙浮沈世所憐  
黃金燕士裹白雪郢人前自識銜杯趣逾看結襪賢  
寄元美

二首

宿昔神仙省青雲向爾親償金聊玩世抱玉故調人  
氣色高題柱文章老斲輪別來多所憶卧病上林春



其二

豈不爲同舍子時媿重名佳人誰獨立大將爾橫行  
病起高詩興春光羨宦情懸知思遠道落日薊門城

即事 四首

浮雲如浪跡春色且邢州磬折人堪老蕭條客自愁  
孤城山下出大陸日西流請郡終何意風塵復倦遊

其二

天涯看薄宦何以異漂蓬才豈分符後名非薦疏中  
黃塵霾落日白羽插春風聞道漁陽戰方論銜霍功

其三

嬾嫚終疑傲和光意遠哉元龍無客禮方朔有山才  
疾苦褰帷過風塵領郡來那須論往事作賦拓梁三

其四

使者殊旁午吾生自不辰文章看長物道路竟何人  
寒食孤城外檐帷大澤濱那堪楊柳色風雨傍行春

寄宗考功 二首

別離如昨日豈厭廣陵濤春色漁陽滿烽煙海上高  
文章迴白雪顧眄解綈袍下走猶三輔蕭條欲二毛

其二

春色還堪起青雲固可披振纓人不病把袂客能詩



奏事明光殿掄才藻鏡司稽康猶自嬾早辱巨源知  
寄殿卿二首

人情原慘淡世路故蹉跎意氣彈冠少風塵按劍多  
客居深雨雪春夢遠漳河賴有西山色猶堪載酒過  
其二

燕山為客地莫共酒人居吾輩詩名大其徒劍術疎  
風塵官不調雨雪歲將除何限東歸意春花滿舊廬

春興二首

短髮黃塵裏浮生白日徂詩名堪自見經術敢相誣  
薦列終才吏逢迎豈壯圖有年輕召杜不病足江湖

其二

案牘將能事文章敢具陳跳梁看此物隱几過時人  
返照生殘雨浮雲矯上春夙心唯病免不欲滯風塵

重送許永寧二首

絕域天應斷揚波海未平浮雲隨薄宦華髮繫微名  
傳檄西南定褰帷瘴癘清看君饒卧理經術晚逾成  
其二

世情今可見此謫竟堪陳偃蹇難容汝文章不利人  
清秋炎海外落日大荒濱莫更埋銅柱功名老漢臣  
郡齋送張肖甫二首



薊門相憶處豈不問加餐卧理非吾意詩名向爾看  
白雲尊酒盡山色郡齋寒莫惜重投轄秋風道路難

其二

送君何所有城上太行山落日堪相憶浮雲未可攀  
俱言張翰去得御李膺還莫自悲秋色能摧壯士顏

閣夜示茂秦

四首

相逢殊不惡久別竟誰驩貧病它鄉老交游古道難  
開樽山欲出說劍雪逾寒如此蕭條色高齋爾自看

其二

爲客今猶在浮名信已勞病來衰綵筆老至戀緜袍

卧閣風塵過銜杯夜色高舊知江夏守不厭榻生豪

其三

病起看時事歸心不可裁著書官欲罷問字客還來  
月出樽堪滿霜清角自哀相憐成白首明日阻三臺

其四

把袂今何夕高齋雨雪清詩才君矍鑠酒興我從橫  
同病無交態相依豈世情春來徵渤海陳對引玉生

寄元美

四首

我昔朝宗日君高使者軒並驅皆上駟相遇復中原  
草昧詞人起風塵國士息別來春色滿無處不銷魂



其二

若問除書意君何異積薪姓名常借客踪跡竟疑人  
為郡空高第當朝各要津拂衣吾所欲不是避風塵

其三

漁陽春欲盡漢使未堪愁邊郡多豪俠風塵一壯遊  
浮雲塞大漠白日澹幽州莫更觀遼海蕭條正北流

其四

何悟淹為郡風塵日以難宦情疎自解人事拙相看  
高枕西山色清齋大麓寒期君秋月滿從此掛吾冠  
夏日行部遇明卿子與於慶陶邑

何來漳水上早晚發長安放逐吾曹在風塵此道難  
孤城高自卧萬事醉相看莫擊鄒陽劍霜飛五月寒  
鄙齋與元美賦

握手今何夕高齋共此樽眾人方睥睨二子向乾坤  
經術從五尺淺詩名得爾尊當時揚馬輩誰復在金門  
送元美二首

吾曹天地在不惜滯風塵意氣能無合文章自有直  
齊名他日事側目此時人為別還秋色樽前白髮新  
其二

把酒論離索寒帷送友生白雲高大麓秋色重孤城



偃蹇還詩句蕭條自世情贈君無趙璧落日片心明

### 黃河

復就三秦役還爲四牡歌北風揚片席大雪渡黃河  
才豈諸郎少名非一郡多儒官明主意吾道好蹉跎

### 關門雪望

西來千里雪斜日滿函關秋水何當落浮雲自不還  
積陰高紫氣寒色壯秦山似欲欺雙鬢蒼茫到客顏

### 發長安

此處看春色蕭條客自禁風塵爲郡過踪跡抱關情  
不盡傳經意難言作賦心故人多道路薄宦有登臨

### 涇州

迴磴層雲上孤城返照間人煙趨白阪驛走青山  
芻粟浮涇下旌旗度隴還時看乘鄣吏車馬出蕭關

### 秋日

四首

薄遊寒暑換仍自滯孤城華髮看人事浮雲識宦情  
拂衣驅病色懸榻避時名但欲眠清晝相嘲任友生

### 其二

此物還堪惜何官不可休驅馳如昨日藥餌更清秋  
名已千人廢家徒四壁愁南山歸自好沮溺本同流

### 其三



倦遊非一日乘興復三秦多病難爲客浮名喜中人  
未堪沈案牘何以走風塵祖帳東門外賢哉一老臣  
其四

還鄉明日事可奈簿書勞棄置看同病風塵避二毛  
酒如涇水濁枕對華山高不是清秋色何人見及騷

五日和許傅湖亭讌集二首

城頭片雨懸客醉嵒湖邊酒奈榴花妬人堪桂樹憐  
五絲還令節雙鬢抵流年莫蹋王孫草淮南賦已傳

其二

青樽臨北渚一爲故人開此事成今昔浮雲自性來

花間移枕簟鏡裏出樓臺忽就投湘賦深知賈誼才

寄元美

寥落文章事相逢白首新微吾竟長夜念爾和陽春  
把酒千門雪論文四海人即今燕市裏擊筑好誰親

贈子與

握手論文者春來限各天即今行樂處不似舊游年  
神物風塵裏時名我輩前豈令徐孺榻白日此長懸

汪員外移水部時城京師汪爲植

聞有金城役掄茲水部才中原憂被髮使者詠于鬣  
睥睨燕山接風雲瀚海來懸知胡騎遁天子宴蓬萊



卽事 四首

羽書秋色外飛輓海陵迴日上犁庭議時難度漢才  
物情竒士過天造異人來側席勞

明主黃金正滿臺

其二

卽今難授鉞誰可靜胡塵談笑存能事艱虞失衆人  
大軍歸掌握王者自經綸不復憂驕悍如林護北辰

其三

使者晨馳壁奪歸平虜章自天懸斧鉞擇日設壇場  
萬馬中原集諸軍上苑旁

主恩無可報一戰取名王

其四

天子何神武乘秋欲破胡儒臣擐甲冑大將解兵符  
叱咤風雲合艱危日月扶北瞻 陵寢色蔥鬱近

皇都

賦得屏風

虛屏漢宮裏有女白頭吟色倚琉璃怯秋來湘水深  
歡情張畫燭愁坐掩清砧莫爲蒼蠅誤君王在上林

渡滹沱

滹沱來不極曉色蕩孤城擊楫中流過褰帷下吏情



天銜紆岸轉日上大波行獨在知津後風塵見濯纓  
廣陽山道中

出峽還何地杉松鬱不開雷聲千嶂落雨色萬峰來  
地勝紆王事年饑損吏才難將憂旱意涕泣向蒿萊  
趙州道中

獨往何爲者栖栖意不歡  
寒帷秋雨過伏軾夏雲殘  
潦水陰相積蒹葭晚自寒  
大夫方跋涉天步屬艱難  
吳舍人喪內 二首

楚妃色殊衆不獨下堂悲  
鼓瑟瀟湘夜秋雲未可持  
河流雙露掌月出萬年枝  
屬有將雛曲能無泣鳳池

其二

可憐御溝水見此白頭吟  
病客思江郡詞臣在上林  
春風動花樹秋月散清砧  
唯有陵陽淚知君抱玉心  
和殿卿白雲亭醉歌

狂殺王門客空亭日嘯歌  
那知珠履散自愛白雲多  
短髮明秋水長裾曳芰荷  
獨憐枚叟在不復厭婆娑  
元美以家難羈京作此爲言 四首

馳騁溜澗日功名與宦情  
高堂一爲坐世路遂相輕  
行乞還燕市悲歌復薊城  
佩刀風雨夜堪作箭中鳴

其二



一自拍簪後漂零見此身通章尋悟

主懷刺更依人寒入緜袍色愁生黍谷春不因家難  
劇君豈在風塵

其三

海內論兄弟蕭條二子才一時稱病罷萬里拂衣來  
雨雪人高卧蓬蒿客自回偶然占劍氣夜夜向燕臺

其四

聞道周旋地偏承老父顏素鱣時在側賓客稍居間  
函谷更封出夷門執轡還莫將公子淚亂漫灑燕山  
滄溟先生集卷之六

滄溟先生集卷之七

濟南李攀龍于鱣撰

五言律詩

春日閑居 十首

卽令關請謁何用乞江湖僻性終難狎浮名本易汗  
杜門人事過欹枕歲華徂薄俗還堪畏崎嶇比宦途

其二

白日移高枕青山答放歌病纔宜偃蹇老自厭婆娑  
禮數諸生絕交遊二仲多江湖春正滿更欲混漁蓑

其三



藥餌休官嬾蓬蒿謝客深濁醪殊解事高枕自知音  
老大翻陵勁文章豈陸沈浮雲終日在瀟灑竟何心  
其四

五穀功名薄雙龍羽翼乖風塵凋短褐雨雪閉高齋  
慘淡幽人色飛揚壯士懷少年何太苦妖冶事形骸  
其五

奉使談經日單車西入關掄才牛口下得士鳳毛間  
白雪千人失黃河萬里還即今高卧處猶不減商山  
其六

乞歸君已見削迹我何求交態疎能變時名久自休  
中原來病色萬里入春秋不是忘機客還驚海上鷗  
其七

結舌論文地甘心養拙年朱門人自老白雪調空傳  
世路蓬蒿外浮名燕雀前中原二三子夙昔共周旋  
其八

病起獨登臺春光萬里來浮沈還我輩俯仰見人才  
華髮風塵過青山雨雪開浮雲堪倚杖落日好銜杯  
其九

漂零唯濁酒落拓總狂生彭澤差聞道高陽橫得名  
罷來詩慘淡卧久興凄清日對春湖色潺湲嬾濯纓



其十

五柳嵒湖濱先生隱是真文章堪側目潦倒竟全身  
何必論交地長須縱酒人即令東蹈海斷不混風塵

夏日東村卧病

十二首

平生偏伏沈暇日是抽簪病著青山色愁高白雪音  
雲霄懸出處踪跡間浮沈不必名俱毀方知二仲心

其二

放歌知帝力縱飲見天直綵筆風雲老青樽日月新  
詩驚敢蔗客酒讓采薇人即使妨幽事何須傍隱淪

其三

自甘成獨往誰復病相憐金盡論交地囊餘解摺篇  
清齋芳藥餌華髮媚林泉不必憂生事深耕種秫田

其四

不謂幽棲處還堪抱膝吟大雲千里駐片雨二湖陰  
暑逼藤蘿淺涼生栢栢深鮑山終日在知己媿黃金

其五

未同疎雨至勿翦夏雲繁片華樽前出雙流樹杪翻  
紅顏辭上國白眼入中原慢世吾何敢風塵且避喧

其六

拂衣先達怪高枕故人疑世路衡門左軒車負郭遲



少年誇解事薄俗諱言詩何處堪遙集悠悠未有期  
其七

每逢河朔飲輒憶廣陵濤起色含佳句流光逼濁醪  
興緣知己盡名豈罷官高髀肉看如此何論長二毛  
其八

空林風雨過瀟灑一樽開看竹俄蠲疾漂蓬敢負才  
杜門辭問字落日罷登臺不是憐嵇阮誰堪把臂來  
其九

夜半忽風雨層樓四望孤雷盤華不注電劃大明湖  
雲霧連屏疊蛟龍抱劍呼飛揚天地意垂老見吾徒  
其十

何物子虛賦深承漢主知一逢揚得意千載遂同時  
諫獵功名薄爲郎日月私閒居堪避事稱病足逶迤  
其十一

更閱人間世誰堪出處同江湖星自客詞賦日猶工  
物色餘爭席生涯見轉蓬延陵皮相士竟失被裘翁  
其十二

白頭明日事君不見交情千載論知己中原命友生  
青雲高病色滄海傍詩名一爲彈冠誤徒令國士輕

秋日村居 八首



隱几憐清曉開軒命濁醪西風行薜荔白露綴蒲桃  
氣逼蟬聲苦天含鴈影高壯心堪自見秋色正滔滔  
其二

病色還相假秋光盍自開清羸堪傍竹潦倒重銜杯  
返照湖邊盡浮雲海上來即今知九辯無處不悲哉

其三

秋意長西北茗蕘望裏分青含仙署雨白動帝鄉雲  
屈宋終難達巢由故不群江湖三十載搖落好誰聞

其四

南山伏枕前北渚濯纓邊林薄秋逾厲雲霞曉自鮮  
談詩成白首把酒望青天萬里中原色蕭條此地偏

其五

不必知名姓中原一病夫柴荆存古色藥餌泥窮途  
落日懸魚笱西風纏轡韉生涯君自見百畝白雲湖  
其六

高齋清自掩遙夕病相看片月花間淨明河樹杪乾  
流螢含火著宿鷺抱霜寒何限同袍意江湖坐渺漫  
其七

白雲不搖落湖上長悠悠世事銜杯過人情把袂休  
秋光棲自老日色澹相愁况復多風雨蕭條傍倚樓



其八

搖落唯高枕風塵且閉關醉來雙白眼病起一青山  
交態元難作詩名已自閑有人湖海上無事馬蹄間

冬日村居

四首

高卧堪人事幽棲豈世情老松寒更拙片竹冷逾清  
擁褐江湖色鳴琴雨雪聲嬾心常近傲不是學莊生

其二

百年長藥累三徑且蓬蒿華髮抽簪短青山伏枕高  
漂零知濁酒雨雪見縞袍似解冥鴻意翻然變羽毛

其三

寒郊不可望蕭瑟掩柴扉宿霧含霜苦斜陽帶雪微  
清齋宜病色生事合漁磯欲奏滄浪曲江湖此調稀

其四

遙夜憐幽獨南山傍戶庭泉流霜下白野色海邊青  
風亂將殘燒寒疎欲曉星偶因樵唱起延眺及林坳  
寄華從龍比以魚橘見致

多少人間事誰能便作書罷官君更早謝客我何疎  
八月來吳橘三江下楚魚因風裁數字一問子雲廬

月

不是山中月誰能坐鬱陶蟾孤憐凍影兔老愛霜毫



暈豐金波動寒侵玉樹高爲題團扇句千里寄同袍  
和殿卿神通寺見貽之作

花宮留妙唱綵筆遍高僧說法從初地談詩出上乘  
五言爭刻燭一字了傳燈玄度前身是風流益可憑  
同許右史遊南山宿天井寺

古寺馬蹄前荒山斷復連階危孤石倒厓響亂泉懸  
喬木堪知午迴峯半隱天不因許玄度誰此得攀緣  
龍集寺

雙林窺壑險一徑入雲愁峰落青蓮色燈懸白日幽  
香臺高枕出澗水閉門流聞道群龍集明珠自可求  
錦陽川九塔寺觀許右史碑

名山諧夙好况復近吾廬嵐影浮斜照茲州錦不如  
空林雙樹老寒塔九華疎一片頭陀石新文六代餘  
元日

五十江湖客風塵一事違漁樵供藥餌雨雪偃荆扉  
白髮詩篇苦清齋病色微平生拚縱酒今日不知非  
立春前夜齋居殿卿攜具見枉

茅齋殘雪在新月况當門春動西園蓋寒空北海樽  
詩篇閑自遣交態老難論似覺行廚色能清病客魂  
立春日齋居對雪憶元美



齊居何所作春雪是佳期淨入年華殘光含暝色遲  
鳴絃流豔曲拂簡映新詩此夕山陰客扁舟興可知  
龔生初度與郭子坤集開元寺餞許右史

論交三十載此地重尋盟夏臘高初度人天戀遠行  
青蓮澄筆彩白馬識經聲曾是春山夜談禪對友生

逃暑

無處堪逃暑高樓坐夜分河流纏宿霧電影迸重雲  
紈弱含冰彩珠簾網露文漢宮多貴幸何以答南熏

暴雨

西來氛甚惡夏至此何祥雨伏千厓怒風迴萬壑長

雷聲盤暗牖電影纏空梁少選虹霓出園林媚夕陽

寄子與使君

二首

一郡看如此扁舟意若何白雲天目遍春水太湖多  
怪事寧詞賦幽人自薜蘿平生無俗客三徑許誰過

其二

我輩還堪見人間已厭聞大都常謝客不次各離群  
病酒仍耽句青山自白雲春來論數子飄泊有如君

龔克懋託疾不肯入試賦贈

似得冥鴻意兼深抱壁情一鳴堪自失三獻轉相輕  
白雪看前輩青雲讓後生已須橫四海且復愛連城



寄懷余德甫 二首

豈亦逢秋色登臨若遠行  
江通灌嬰井山到越王城  
何見非交態難言一宦情  
太東千里月石鏡好同明

其二

卽聞彭蠡鴈應上武陽臺  
華髮文章到青山放逐回  
時名堪下榻秋興足銜杯  
不是求羊輩蓬蒿斷往來  
二月十五日誕子

三十盧家妾明珠報使君  
國香元有種天馬自超群  
月應懸弧滿春迎翦紱分  
負薪還爾事豈敢望青雲  
席上別王吳徐宗四子

仙吏滿蓬萊離筵氣色開  
襜帷寒食過風雨太行來  
一失中原遇難論我輩  
才華陽猶駿馬涓者載金廻

答元美喜于鱗被召見寄 二首

十年君所見已分老蓬蒿  
安得浮名在將無執事勞  
海鷗群自下天馬步元高  
五柳還須種徵君不姓陶

其二

那堪成僻性非不愛明時  
白髮終憐我青山好屬誰  
連城高一抱流水妙相知  
君自墻東客行藏豈更疑

過呂梁

十年稱病客擊楫在樓船  
漸下波方溜風鳴水正懸



青山高卧裏白髮壯遊前起色聊相假終慙傲吏賢  
宦情二首

初服終能事徐生已自違浮雲知失計漚鳥見忘機  
越酒經春老江魚入夏肥他鄉如不病一任宦情微  
其二

我輩誠何意于今自解難累寧知衆媻儂已罷新歡  
白雪狂歌盡青雲病疏看江湖終日在一任宦情闌

劉太保文安公輓章十首

上公霑異典美謚表餘息文並三光麗安同五嶽尊  
朝廷先達在社稷大名存廟議當時事稱天有世孫

右贈謚

遺奠煩容物臨軒憶典刑祠官開正寢法從輟明庭  
筵几知存問鍾彝藉寵靈老臣如就饗帷幄見談經

右諭祭

使從三省至地自九原開不作祁連象寧知漢代才  
佳城跑躑躅法駕擁徘徊文劍今埋照于焉燭夜臺

右賜葬

國史從王事經筵飫帝慈龍章紆後寵魚水見前  
知雨露含天藻山河勒制辭門生堪視草猶作起家

疑



右頌誥

峴首羊公石千秋淚不禁孤墳寒自出華表鬱相臨  
陰雨龍文動風霜鳥跡深更聞辭妙絕一字可生金

右立碑

自復遺書出相傳片字工史才依晉乘詩調託唐風  
草疏回天力談經發聖聰少年耽作賦頗欲擬河

東

右遺文

祠堂何所有遺像鹿臺山爲是懸車處常聞曳履還  
諸生從上黨三老自壺關伏臘蘋蘩外談經俎豆間

右特祠

諸劉稱令族群從復清操家自駒千里人皆鳳一毛  
文章爭左袒禮樂盛東曹五世傳經術推公甲第高

右世科

一時求舊德千載憶皇都北斗高元氣南山永帝圖  
青雲餘几杖白首自江湖此日乘驄客閭門意不孤

右達尊坊

小子元吾黨前賢亦故鄉春秋存俎豆日月望宮墻  
血食堪千載精靈自一堂唯應楊伯起秦晉鬱相望

右從祀鄉賢

再過子與



浮名難自託佳會豈相圖日月高詩社河山壯酒壚  
歲星時一出白雲調元孤繾綣非爲佞風流不可無  
七言律詩

送趙戶部出守淮陽

仙郎起草漢明光幾載軍儲事朔方五馬新爲淮海  
郡三臺舊署度支章行車麥秀隨春雨卧閣花深對  
夕陽時憶上林詞賦客鴻書遙下楚雲長

崔駙馬山池燕集得無字

主家池館帝城隅上客相如漢大夫十里芙蓉迎劍  
舄一樽風雨對江湖橋邊取石鯨飛動臺上吹簫鳳  
有無向夕不堪車馬散朱門空鎖月明孤

送彰德陳使君迎侍浙中

帝里初分郡檄回便迎青鳥建章臺東方千騎風雲  
下南國雙帆河嶽來公子西園池上讌使君秋憲府  
中才鄴天露冕行春日更許何人托乘陪

送郭子坤下第還濟南

華省栖遲白髮新因憐失意轉憐春樽前病起逢寒  
食客裏花開別故人賦就自堪生顧眄才高豈合老  
風塵燕臺郭隗君家事不擬驂騑不致身

送王郎守安慶



花滿胡姬春酒樓使君五馬五驂騶明光起草推高  
第三十專城領上游天柱西懸江漢影海門東控帝  
王州到來紆畫思同舍萬里風煙白鴈秋

送豐城杜少府謫滇南

共惜投荒萬里天當朝起草事空傳主恩綠鬢神仙  
尉客夢青雲侍從年盤水秋帆開瘴癘黔陽春樹隔  
風煙孤臣自有豐城劍遙夜思家向斗邊

酬谷明府見寄

清時詞客滿公車獨向漂零嘆不如老去已拚常縱  
酒秋來何意爲裁書薄遊更自淹華省多病惟堪返

漱廬共道子雲長筆札知君近日五侯踈

秋前一日同元美茂秦吳峻伯徐汝思集城

南樓

萬里銀河接御溝千門夜色映南樓城頭客醉燕山  
月笛裏寒生薊北秋胡地帛書鴻鴈動漢宮紈扇捷  
好愁西風明日吹雙鬢且逐飛蓬賦遠遊

送孫郎中守承天

鬱蔥佳氣漢江邊

今上龍飛北極年過幸沛宮三日欽裁留郢曲大風  
篇仙郎珂散蓬萊月太守帷開橘柚天明到爲存湯



沐邑須知父老借才賢

劉員外家宸翰樓

君家司寇此樓吾突葉承恩片帖餘

帝自經筵傳翰墨人從冊府見圖書雲烟繞檻生春色牛斗開函散楚墟弦誦只今諸第滿韋賢相業好誰如

送劉員外使黔中

牂牁萬里越王臺北眺中原秋色來江嶂忽分三楚斷海天不盡百蠻開白雲使者乘輅過金馬祠官擁節迴爲泛昆明誇上苑令知漢主自雄才

送大司寇之金陵

聞道銅標護百蠻當朝共擬伏波還來持滇海中丞節入領西曹法從班戔履春雲高北斗迴車秋色照鍾山顧期門客江城滿草奏時時達漢關

送皇甫別駕往開州

銜杯昨日夏雲過愁向燕山送玉珂吳下詩名諸第少天涯宦跡左遷多人家夜雨黎陽樹客渡秋風瓠子河自有呂虔刀可贈開州別駕豈蹉跎

送瑞安劉明府

劉楨詞賦不群才百里新承漢寵迴吳地青山飛鳥



下大江秋雨掛帆來白雲堪贈神明宰海色遙臨睥  
睨開到日自逢花滿縣更憐春樹接天台

送許元復還始蘇

薊門鴻鴈滿高秋張翰思家罷遠遊入洛故人名下  
士度江寒夢雨邊舟客來白髮誰相憶賦就黃花不  
可留興發鱸魚堪自釣吳楓搖落未須愁

署中有憶江南梅花者因以爲賦

欲問梅花上苑遲座中南客重相思開簾署有青山  
色對酒人如白雪枝驛使書來春不見仙郎夢斷月  
應知偏驚直北多烽火昨夜關山笛裏吹

與茂秦金山寺亭上望西湖

孤亭遙上翠微重檻外空林何處鐘秋到諸天閉蒼  
荀湖連雙闕散芙蓉雲光忽落鼉鼉窟雨色飛來鸞  
鷲峯自信登臨能作賦肯令陶謝不相從

送汪伯陽出守慶陽

中原萬騎卻胡兵客領銅符塞上行大漠清秋迷隴  
樹黃河落日見秦城邠人自美西羗俗漢守誰高北  
地名郡吏可能無薦達還令介子乞長纓

送黃侍御按滇中

去矣乘風瘴癘開西南萬里壯遊哉登臺越雋山形



合攬巒昆明秋色來周禮職方天外盡漢臣封事  
邊迴征蠻幕府今凋落安得樓船下瀨才

送包大中長蘆知事

九河水流何濺濺君去春花車馬前入幕官僚清宴  
夕揮毫渤海白雲天相將牛酒勞從事未少魚鹽給  
俸錢此去陸沉無不可于今薊北靜烽烟

除夕

幾年仙省白雲間此夕歸心醉裏閒九塞烽烟連北  
極千門雪色照西山還知傲吏能違俗未擬浮名好  
駐顏長孺淮陽今不薄春花或恐滯燕關

元日早朝

禁城春色引朝天接跡夔龍近法筵雲裏金莖通御  
氣宮中玉樹隱祈年西山亭障遙臨薊朔漠旌旗滿  
護燕聞道至尊歌白雪小臣還獻郢人篇

早春得汝思蜀中書

萬里誰傳錦字迴楚天搖落正堪哀揚舸巫峽江聲  
合立馬岷峩雪色來西極使星遙入部中原人日好  
登臺莫言羽獵誇胡後不數揚雄作賦才

送惲員外按察郢中

醉擁驪駒不可留送君花發鳳凰樓青春開府西陵



色到日登臺北鴈愁寒雨遠分荆楚望白雲無盡漢  
江流共知人世悲難合儻得隋珠莫暗投

初春元美席上贈茂秦得關字

鳳城楊柳又堪攀謝眺西園未擬還客久高吟生白  
髮春來歸夢滿青山明時抱病風塵下短褐論交天  
地間聞道鹿門妻子在祇今詞賦且燕關

送大中丞王文赴山東

天下軍儲飛輓來中原胡虜戰爭回漢柱舊題驄馬  
使名家接武佩刀才按章時拂風塵入憲府秋臨海  
岱開主恩偏憶嚴城日什二東秦保障哉

答宗考功齋居見贈

金莖夜擢建章高漢主祈年祀事勞仙吏詩投青玉  
案故人秋卧白雲曹此生湖海供多病何物風塵抵  
濁醪中散近來疎嬾甚更無書札到山濤

呈大司寇何公

漢臣韋氏有玄成舊德中朝曳履聲督部曾持滄海  
節總戎親破綠林兵重瞻執法臨天座自失流言荷  
帝情千載雲蒸龍變日更期文劔署高名

再呈何公

幾年開府漢中丞去後功名何武稱荆楚軍儲遮海



過潢池兵氣向秋澄尚書北斗天喉舌司寇西曹帝  
股肱耆舊即今推濟美清朝劍履坐相仍

春夜同元美子與子相過公實

西山落日照金莖北闕春陰覆禁城湖海百年今夜  
酒風塵五子異時情和來白雪俱高唱自附青雲起  
大名不獨諸郎關象緯真人應更爲東行

送萬言卿明府之長興

逐虜將軍度漠回黃金猶自滿燕臺請纓慙我爲齊  
客製錦多君更楚材城上春雲天日出簾前秋色太  
湖來弦歌暇日能相憶花裏新詩過鴈裁

送范敬甫之閩中

共看驄馬使君賢開府東南日月偏海嶠秋陰分越  
樹人家雨色散閩天 朝廷記憶江城久詞賦知名  
水部前還擬主恩頭白裏時危相贈祖生鞭

五日同子與子相過公實持公實在告

空堂隱映石榴殷花裏幽期白晝閒染翰風雲隨上  
客開樽雷雨過西山賦成敢避能驚座酒罷何妨善  
閉關况值懷沙千古怨那堪騎馬獨醒還

韋氏池亭同元美子與子相賦 四首

貫酒新豐解佩刀相逢意氣君豪孤亭晝敞杉松色



亂石青含薜荔高自向風塵偏勝蹟豈令湖海傲吾  
曹從他桂樹山中發招隱何勞更反騷

其二

華髮文章愧不工獨憐諸子調相同西京矯矯多奇  
氣東海泱泱自大風三署仙郎攜酒後一時詞客此  
亭中白雲寥廓迷幽薊騶衍談天碣石宮

其三

幽亭斜日亂松聲下有滄浪可濯纓求友花間黃鳥  
出垂天城上夏雲生梁園作賦千年事河朔銜杯萬  
古情莫恨風流吾輩晚鄒陽袁紹漢時名

其四

韋曲高臨漢苑開城南連騎紫宸回閉門流水花間  
過倚檻青山席上來客難似矜能避世子虛誰見不  
憐才若論承寵無先後安得吾曹共酒杯

送張元諭虞部謫常州別駕

賦就黃花別季鷹還從遷謫問飛騰懸知漢柱名當  
藉况復虔刀事可憑寒雨大江臨楚望千家秋色暗  
毘陵闔閭城外逢搖落何限吳山客裏登

送吳人陸之箕

客有登臺賦遠遊薊門金盡坐高秋總憐岐路無知



已不向風塵爲白頭木落毘陵看過鴈月明張翰倚  
扁舟未將簪紱論多病草色姑蘇到自愁

送李司封謫廣陵

明光起草羨青春服藥求仙笑此身白首雲霄空薦  
士黃金湖海未逢人廣陵鴻鴈來秋色寒雨江楓度  
逐臣見說故園湘水土嬾將詞賦弔靈均

滄溟先生集卷之七

滄溟先生集卷之八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律詩

送王侍御

看君繡斧秣陵迴烏府遙應接鳳臺寒雨鍾山千水  
下白雲秋色大江來時危攬轡中原出日近封章此  
極開當道狐狸何足問邊城今有郅都才

同元美與子相公實分賦懷太山得鍾字東

順甫

域內名山有岱宗側身東望一相從河流曉挂天門



樹海色秋高日觀峰金篋何人探漢策白雲千載護  
秦封向來信宿藤蘿外杖底西風萬壑鍾

同子與登湖上臺

大漠蒼蒼鴻鴈迴中原極目思悠哉白雲雙闕湖邊  
出落日西山樹杪來詞客百年相對酒秋陰萬里共  
登臺側身戎馬過逢地城柝朝聞角暮哀

十五夜子與明卿見過

日落青梧白露生倦遊詞客鳳凰城千門過鴈來秋  
色萬里銜杯對月明上苑寒高金狄掌西山影靜羽  
林兵解顏今夕無烽火二妙何當罷請纓

同徐吳二子弘法寺臺眺望

搖落偏驚祗樹林白雲鴻鴈亦蕭森何知潘鬢淹郎  
署但許燕山壯客心欲雨諸陵來朔氣西風千里動  
秋陰悲哉聯壁登高賦徒倚荒臺見古今

送大司寇應公歸台州

搖落黃金駿馬臺都門供帳亦賢哉炎荒想見乘輶  
出北斗旋聽曳履回秋色白雲生海嶠主恩華髮  
卧天台西曹官屬銜知遇東閣清時好再開

送殷正甫

并引

正甫檢討有河洛之役蓋濟南諸君子出



餞焉是行也問誰治祖則廷尉史張嵐氏  
問誰相禮則大司農官屬洪遇伯時問誰  
贊事則許殿卿邦才將試於太宗伯至也  
正甫則稱使臣哉齊魯於文學其天性卽  
今日里黨可謂多賢司馬長卿自漢庭遊  
梁鄒陽枚叔間相得驩甚也乃比部李生  
以贈言

中州一望氣雄哉北極風塵使節開卜洛自存宗子  
計遊梁更見長卿才春晴嵩少雲邊出雪盡黃河天  
上來在昔孝王誇授簡何當置酒向平臺

徐子與席懷梁公實

共指金莖雪色間鳴珂當日滿朝班即看徐孺能懸  
榻豈謂梁鴻更出關薄宦天涯成白首故人江上買  
青山嶺南梅樹今堪折贈我寧無驛使還

懷子相

薊門秋杪送仙槎此日開樽感歲華卧病山中生桂  
樹懷人江上落梅花春來鴻鴈書千里夜色樓臺雪  
萬家南粵東吳還獨往應憐薄宦滯天涯

朝退同子與望西霽雪懷南海梁公實廣陵

宗子相



海濱集 卷之八  
騎省秋來歎二毛還將白雪向君操千峯曙色開金  
掌並馬寒光照錦袍空翠欲浮仙闕動晴雲猶傍帝  
城高初疑大庾梅花發忽憶揚州八月濤

歲晚贈子與

南國鴻書杳不聞相看梅發尚離群天涯薄宦堪知  
我世上虛名好誤君杪歲西山逢雨雪懷人漢苑見  
春雲往時載酒揚雄宅諸子談經坐夜分

人日與伯承集子與宅得胡字

新知握手鳳城隅莫嘆春來滯宦途萬里風煙人日  
過十年江海客星孤漢宮戴勝傳王母薊北登高愧  
大夫曾是舊游行樂處解貂同醉酒家胡

張駕部宅梅花

仙郎雪後建章迴清夜西堂擁上才笛裏春秋燕塞  
滿梁間月色漢宮來即看芳樹催顏鬢莫厭寒花對  
酒杯共憶故人江北望因君罷賦倚徘徊

宣武門眺望

白雲千里接胡天雙闕遙臨碣石懸漢苑春生多雨  
雪薊門晴色滿寒烟五陵佳氣蓬萊外大漠青山睥  
睨前夙昔黃金收駿馬高臺空在有誰憐

送范大澈



十載風塵道路難天涯金盡俗相看自憐華髮馮唐  
老誰問綈袍范叔寒病起清樽開雨雪歸來春草徧  
長安故人海上悲搖落擬共秋濤把釣竿

葛丈山房

少宰山房北海隈千林窈窕白雲開倚窓河勢鉤盤  
出拂檻秋陰碣石來魯國諸生紛受易漢庭多士滿  
題才臨流重憶乘槎客濯足還登萬里臺

寄子與

薊門春散紫宸班千里檐帷動客顏秋到白雲生漢  
署雨來寒色滿燕山仙郎書札遙相憶傲吏風塵且  
未還天上卽今看舊好誰憐曼倩謫人間

寄吳舍人兼呈徐子與

薊門春酒別同袍念我風塵解佩刀楚客久無鸚鵡  
賦舍人殊有鳳凰毛書來月色漳河滿北望秋陰漢  
闕高行矣舊遊還自愛偉長今在白雲曹

寄正叔

十年裘馬向飄零一郡風塵出漢庭塞北嵐煙春浩  
浩薊門山色樹冥冥懷人西署秋雲白對酒疎燈夜  
雨青莫道楊雄長寂寞桓譚已見太玄經

趙州贈許使君



山雨蕭蕭曙色過，異鄉攜手問蹉跎。豈緣知己朝廷少，自是詞臣岳牧多。宋子城高臨大陸，漢王臺迥出滹沱。風塵行役君須見，能得花前不醉歌。

送譙比部還順慶

歸去嘉陵江上春，檐帷不復厭風塵。巴山漸出雲連楚，劍閣迴看雪照秦。歲晚江湖多病疏，時危裘馬倦游人。明光起草君無薄，漢主恩深侍從臣。

送申職方還魏縣

山中春色慙漂零，澤畔行吟見獨醒。縱使馮唐淹省署，還如汲黯在朝廷。漳河雨雪檐帷黑，大漠風塵燧火青。憶爾時危曾抗疏，至今諸將說龍庭。

同張滑縣登清風樓

層樓落日倚蹉跎，明府高軒載酒過。檻外秋陰開大陸，簾前樹色散漳河。關門紫氣臨燕浦，風雨青山入晉多。我醉欲裁王粲賦，故園戎馬近如何。

郡閣懷王徐二比部

曉漏鳴珂謁建章，春風載酒出長楊。詞華並數西臺妙，握草同稱大國香。玉樹月明堪自倚，金莖秋色坐相望。故人爲郡逢搖落日，夕看雲憶帝鄉。

郡齋與舍人賦



漢臣春散建章宮此地相逢歎轉蓬落日開樽漳水  
上清秋擁節太行東微官愧我潘生拙作賦多君楚  
調工朋好即今三署滿故人猶滯右扶風

送顧天臣還姑蘇

落魄看君旅食年風塵裘馬竟誰憐歸吳擬著潛夫  
論入洛還攜贈婦篇少室夏雲憑檻外太河秋色挂  
帆前故人爲客遙相念垂老浮名薊北天

郡城樓送明卿二首

西來山色滿城頭東望漳河入檻流傲吏歲時頻卧  
閣故人風雨一登樓亂離王粲逢多病著作虞卿老

自愁君到長安相問訊誰憐五月有披裘

其二

徙倚高樓問索居故人湖海意何如樽中十日平原  
酒袖裏三年薊北書大麓夏雲當檻出石門寒雨過  
城疎明朝遠道空相憶那得仍停使者車

於郡樓送茂秦之京

把酒高樓眺暮春孤城落照濁漳濱自憐白髮常爲  
客誰道青山不負人西署詩名千氣象中原宦跡任  
風塵元龍未下當時傲湖海看君意轉親

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四首



太行山色倚巔峴絕頂清秋萬里看地拆黃河趨碣石天迴紫塞抱長安悲風大壑飛流折白日千崖落木寒向夕振衣來朔雨關門蕭瑟罷憑欄

其二

西嶺秋高大陸前馬陵寒影踏遙天群峯不斷浮雲色絕嶂長留落日懸地險關門銜急峽山竒削壁挂飛泉何人更遇青泥飯有客空歌白石篇

其三

西來山色照邢襄北走并州擁大荒巨麓秋陰沙渺渺石門寒氣雨蒼蒼天邊睥睨懸句注樹杪飛流挂

濁漳搖落故人堪極目朔風千里白雲翔

其四

千峰郡閣望嵯峨此日褰帷按塞過落木悲風鴻鴈下白雲秋色太行多山連大陸蟠三晉水劃中原散九河回首薊門高殺氣羽林諸將在橫戈

答元美病中見寄并示吳舍人

短髮青春照濁醪因君忽憶廣陵濤露華遙對金莖渴秋色驚看玉樹高伏枕風塵雙白眼緘書湖海一綈袍何人更爲憐回病楚客參差長鳳毛

早春寄元美



薊門霜雪意何如回首風塵覓索君病後五陵春草  
色愁中三輔使君書時名轉益潘生拙世事能令阮  
籍疎最好拂衣江海上故園戎馬重躊躇

登邢臺

郡齋西北有邢臺落日登臨醉眼開春樹萬家漳水  
上白雲千載太行來孤城自老風塵色傲吏終慙岳  
牧才便覺舊遊非浪迹至今鴻鴈薊門回

趙州道中憶殿卿

憶爾檐帷出牧年風塵誰識使君賢政成神雀猶堪  
下興盡冥鴻遂杳然樹色遠浮疎雨外人家忽斷夕  
陽前重來此地逢寒食何處看春不可憐

真定邸中重憶殿卿

客舍題詩日已曛當時此地重離群青樽夜倒滹沱  
月紫馬秋嘶大陸雲春色那堪愁裏望緘書何意病  
中聞依然趨府諸年少不見風流許使君

郡城西樓

使君杯酒郡城樓倚檻高臨落日愁河朔浮雲連巨  
麓太行春雪照邢州自憐叔夜常多傲無那相如故  
倦遊畫省少年人所羨風塵豈亦念淹留

郡齋



金虎署中誰大名我今出守邢州城折腰差自強人  
意白眼那堪無宦情世路悠悠幾知己風塵落落一  
狂生春來病起少吏事擬草玄經還未成

春興

東南殺氣日相纏重憶先朝海晏年使者自歸沈璧  
馬將軍誰起護樓船旌旗愁動昆明色大鉞高懸薊  
北天坐使越裳來白雉更追驕虜過燕然

寄劉子成

書札清秋問解攜郡齋吟眺楚雲低大夫持憲臨諸  
粵使者徵兵出五溪白日自流荒徼外青山不盡夜

郎西于今萬里看銅柱何意中原厭鼓鼙

懷元美

白雲何處一開尊山色看君滿薊門落日蕭條迴朔  
氣清秋偃蹇向中原舊知太守齊狂士不佞扶風漢  
大藩病渴自銜金掌露將因著賦乞文園

懷明卿

清秋羽檄薊門城楚客登臨短髮生已厭風塵多病  
色何妨侍從有詩名憐才欲薦雲中守抗疏先論海  
上兵此日主恩深顧問還如方朔在西京

懷子相



薊門秋氣動鳴珂蕭瑟東南海賊過亂後人才掄欲  
盡留中啓事草如何裁詩漢署青天色伏枕燕山落  
日多豈亦念余經術淺明年投劾罷京河

懷子與

登高作賦大夫哉搖落江南重可哀染翰白雲天目  
出振衣秋色太湖來吳中父老紛相難海上樓船戰  
不回再入承明君莫厭薊門猶有故人杯

懷順甫

西曹群少舊相求載酒燕山幾壯遊綵筆憑陵迴落  
日白雲蕭瑟坐高秋風塵混合中原色江漢長懸萬  
里流自是歲星人不識于今蹭蹬守邢州

懷公寶

明光起草自高名復羨梁鴻出漢京白日顧瞻雙鳳  
闕青春卧病五羊城人間已見新詩滿海上還聞大  
藥成應笑舊時同舍客風塵請郡愧平生

送張肖甫出計閩廣

二首

聞道天書出漢宮君才博望遠相同少年章奏郎官  
裏大海樓船使者中度嶺春陰生白瘴及閩秋色暗  
青楓懸知諸將平胡日聖主先論轉餉功

其二



司農飛輓七閩開芻粟如山百粵來落日中原看倚  
劍清秋大海傍登臺三城羽檄單于過十道軍儲使  
者迴郎署即今多顧問誰憐魏尚有邊才

真定道中遇伯承戶曹

滹沱冰合大風鳴馬上寒雲護北征我自朝天稱四  
嶽君還謁帝入承明黃金結客樽前盡白髮先春雪  
裏生握手不須悲物役梅花搖落故園情

真定大悲閣

高閣峻嶒倚素秋西山寒影掛城頭坐來大陸當窓  
盡不斷滹沱入檻流下界蒼茫元氣合諸天縹緲白

雲愁使君趨省無多暇斬爾登臨作壯遊

初至京與元美明卿子與分韻二首

邢州計吏入長安春色西山雪裏看天地容吾常落  
魄風塵對爾一加餐重來省署青雲隔不散關門紫  
氣寒握手依然無長客可知千載和歌難

其二

北風吹折九河水五馬如龍度李膺把袂中原來氣  
色開樽碣石倚憑陵明堂大集周方岳列郡深慙漢  
股肱詞賦祗今吾黨在將因顧眄一先登

除夕元美宅



蓬萊佳氣舊霏微  
把酒千門朔雪飛  
繾綣袍回夜色縱  
橫綵筆動春暉  
何來天地愁相向  
自信風塵意不違  
漢主明朝還受計  
君看五馬賜金歸

送陳比部使蜀中

西曹詞賦有陳琳  
南去其如草檄心  
百粵大雲搖海色  
九峯寒雨壯秋陰  
將軍盪寇功名薄  
使者銜恩日月深  
華髮總淹三輔吏  
風塵何處不蕭森

留別元美輩四子

華髮西來謁帝遊  
風塵莫問使人愁  
但看詞賦青雲色  
不盡江河白日流  
杯酒千山迴大漠  
春花五馬入邢州  
黃金愧我無經術  
歸去冥鴻未可求

送明卿謫江西

海上風塵未罷兵  
如何嚴助厭承明  
故人慘淡浮雲色  
逐客蕭條白雪情  
落日掛帆彭蠡澤  
清秋伏枕豫章城  
詩篇已側當時目  
不必兼傳抗疏名

將歸郡屬元美出使畿內作此爲別

西方千騎至朝宗  
使者銜恩下九重  
握手白雲生鉅鹿  
離心落日滿盧龍  
青春上苑還堪醉  
我輩中原未可逢  
雄劔有神君自愛  
莫令風雨暗芙蓉

郡齋同元美賦得河字



孤城高枕日蹉跎使者乘槎自九河亂後故人京洛  
少秋來山色郡齋多詩名更向風塵起傲吏還能意  
氣過我亦平生難盡興開樽無奈子猷何

與元美登郡樓二首其一得秋字

開軒萬里坐高秋把酒漳河正北流自愛青山供使  
者誰堪華髮滯邢州浮雲不盡蕭條色落日遙臨睥  
睨愁上國風塵還倚劍中原我輩更登樓

其二得雲字

搖落高樓此對君天涯不復有離群銜杯大麓來秋  
色倚檻邢臺過白雲樹杪人家漳水出城頭風雨太  
行分極知今日同王粲賦就還應鄴下聞

與盧次楨登大伾山

河朔風塵萬里看空亭天外一憑欄夕陽忽送孤城  
色高雪遙臨白馬寒何處浮雲吞大澤千時紫氣滿  
長安我來欲著浮丘賦此地因君老鶻冠

於黎陽送次楨之金陵謁故陸令

蕭條杯酒對銷魂河朔諸生爾獨存書上梁王還寢  
獄賦成楊子不過門大江雨雪千帆出建業風流六  
代論雄劔自憐爲客意左驂寧負主人恩

懷慶道中雪



飛雪長驅使者車太行愁色滿天涯虛傳梁苑平  
賦真作河陽一縣花流影風前迎劍氣寒光樹杪澹  
人家問津明日知何處千里西來有漢槎

崆峒三首

風塵問道欲如何二月崆峒覽勝過返照自懸疏隴  
樹浮雲忽斷出涇河長城雪色當峯盡大漠春陰入  
塞多已負清尊尋窈窕還將孤劍倚嵯峨

其二

誰道崆峒不壯遊香鑪春雪照涼州浮雲半插孤峯  
色落日長窺大壑秋萬乘東還靈氣歇諸天西盡濁  
涇流蕭關祇在藤蘿外客子風塵自白頭

平涼

春色蕭條白日斜平涼西北見天涯唯餘青草王孫  
路不屬朱門帝子家宛馬如雲開漢苑秦兵二月走  
胡沙欲投萬里封侯筆愧我談經鬢有華

寄元美四首

風塵萬里一蕭然病起相思到各天忽見南山青草  
色還成北海白雲篇登樓何處逢多暇開府于今實  
少年不是漢庭容汲黯如君意氣好誰憐

其二



聞君雨雪到青州春盡鴻書未可求莫問彈冠千載  
事徒令把袂故人愁浮雲萬里中原色落日孤城大  
海流自昔風塵驅傲吏還能伏枕向清秋

其三

紫塞春風散羽書使君高枕見離居人間不識胡名  
馬門下猶傳海人魚開府少陽還氣色登臺東嶽復  
何如遙知醉後吳歌發落日蕭條薄望諸

其四

不盡青山帶落暉美人何處送將歸城邊澗水寒如  
酒馬首浮雲曳作衣春到他鄉還健食時危薄宦豈  
雄飛自從二子中原別回首風塵萬事違

上郡二首

高城窈窕四山開西北浮雲睥睨迴鼓角疑從天上  
落輶車真自日邊來防胡尚借秦人策射石猶傳漢  
吏才聞道 朝廷思猛士羽書飛過赫連臺

其二

叱馭何來絕塞遊獨看山色向新秋人家漸出層崖  
樹客路高盤斷壑流朔氣忽隨風雨至孤城長傍夕  
陽愁五原子第輕烽火馬上談經半白頭

元美望海見寄



白雲東望十洲開，苦憶玄虛作賦才。  
大壑秋陰生蜃氣，扶桑日色照樓臺。  
波濤漢使乘槎過，風雨秦王策石來。  
縱有三山何可到，不如相見且銜杯。

酬順甫見寄

仙郎春思滿漳河，天上雙魚寄楚歌。  
自隔青雲知己盡，誰言白雪和人多。  
山城薄曙輶車發，幕府先秋羽檄過。  
磬折路傍君不見，漆園為吏傲如何。

人日答汝思

濁酒初開柏葉新，醉來高枕任風塵。  
十年關塞愁中客，此日江湖病裏人。  
青鏡欲催潘鬢改，綵花空翦翦殘。

宮春卽今萬事抽簪外，唯有浮雲傍角巾。

再寄元美 二首

黃金臺館鬱蒼蒼，遊子高秋總斷腸。  
萬里浮雲生渤海，千山朔氣壓漁陽。  
風塵不老江湖色，宮闕新懸日月光。  
安得與君燕市裏，和歌長在酒人傍。

其二

中丞遼海罷登壇，公子紅顏復掛冠。  
自有綈袍憐范叔，誰從長鋏見馮驩。  
上書北闕風雲壯，灑淚西山雨雪寒。  
憔悴儘堪知國士，相逢應作少年看。

寄汝思



高秋諸將欲橫行，薊北先開細柳營。  
萬里旌旗連殺氣，下山鼓角動邊聲。  
指揮士馬中原合，談笑風塵瀚海清。  
此日漢軍俱望幸，滿朝應重亞夫名。

送歷城李明府入計

春生仙令鷓鴣袍，風雪褰帷擁佩刀。  
忽憶鳴珂雙闕迥，翻然飛鳥五雲高。  
朝堂不改燕山色，計吏寧分漢主勞。  
爲政只今多異蹟，須知帝力到秋毫。

題少方伯徐公明月軒三首

傲吏高齋海岱開，長留明月照池臺。  
白雲湖上秋何處，鴻鴈樽前客自來。  
寒色玉壺堪徙倚，流光華髮與

徘徊西園諸子俱能賦，獨讓應徐鄴下才。

其二

應憐明月滿長安，永夜憑軒萬里看。  
秋水乍疑湖外合，白雲猶似署中寒。  
繞枝烏鵲星霜色，一曲關山道路難。  
此興庾公曾不淺，南樓參佐幾人歡。

其三

湖上風流畫省新，堪多明月少紅塵。  
長懸素魄銜金鏡，不減清光抱玉人。  
當戶雲生屏自倚，拂牀星動劍相親。  
看君如在揚雄宅，擲管玄經合有神。

送俞按察之湖廣二首



檐帷十載使君東，開府還當楚地雄。  
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敞大王風。  
重瞻執法臨台象，自許論文見國工。  
有客儻能鸚鵡賦，莫令才子嘆漂蓬。

其二

攬轡江湖萬里清，使君三楚舊知名。  
陽春不是尋常調，明月堪償十五城。  
行省重臣推掌憲，中原多事盛談兵。  
遙憐佐吏耽秋色，不淺南樓庾亮情。

送張直卿再遷三楚叅政

誰言才子竟漂零，十載功名滿漢庭。  
前後兩曹推起草，風流百粵讓談經。  
重來方岳分荆楚，此去江湖識

歲星

明主賜環今日事，武昌楊柳幾回青。

元美以吳紗見惠作此謝之

西施浣紗江水中，下機便入吳王宮。  
憶昔紅顏銷白雪，凄然素手弄秋風。  
新裁薜荔忽無色，更集芙蓉應未工。  
知君贈我視縞帶，願言不忘披裘翁。

答寄華從龍戶曹

起草當年漢署才，毗陵尺素爲誰來。  
山中鴻鴈三秋色，江上浮雲萬里臺。  
總是風塵淹伏枕，空將日月老銜杯。  
清時仲蔚非無意，謝客蓬蒿更不開。

贈符臺卿李伯承出使東藩二首



漢宮春色照蘭臺符節分曹右掖開司馬長卿詞客  
幸東方曼倩侍臣才海濱城闕浮槎下天上風雲擁  
傳來無那故人常伏枕論詩還爲一銜杯

其二

春風紫禁日朝天 帝寵東藩奉使年直省月臨三  
殿出輶車星度九河懸綈袍忽動青雲色華髮逾驚  
白雪篇莫道故人霄漢少如君侍從總堪憐

除夕

夜色蕭條雪滿庭唯應濁酒見漂零關門忽散真人  
氣滄海還高處士星一自倦游拚謝客遂因移疾罷

傳經春風明日長安道依舊王孫草又青

杪秋登太華山絕頂

四首

華頂蒼蕙四望開正逢蕭瑟氣悲哉黃河忽墮三峰  
下秋色遙從萬里來北極風塵還郡國中原日月自  
樓臺 君王儻問仙人掌願上芙蓉露一杯

其二

縹緲真探白帝宮三峰此日爲誰雄蒼龍半掛秦川  
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地敞中原秋色盡天開萬里夕  
陽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爾深知造化功

其三



太華高臨萬里看中原秋色更漫漫振衣瀑布青雲  
濕倚劍明星白日寒東走峰陰搖砥柱西來紫氣屬  
長安自憐綵筆驚人在只尺天門謁帝難

其四

徙倚三峰峰上頭蕭條萬里見高秋蓮花直撲青天  
色玉女常含白雪愁樹杪雲霾沙漠氣岩前日暈漢  
江流停杯一嘯千年事不擬人間說壯遊

滄溟先生集卷之八

滄溟先生集

二十七卷書  
二十八卷書

滄溟先生集

九卷七言律詩  
十卷七言律詩

滄溟先生集

十五卷賦頌序  
十六卷序

滄溟先生集

十七卷序  
十八卷序



滄溟先生集卷之九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律詩

殷太史正甫至自太山爲贈

明堂天子昔登壇  
御道風流擁漢官  
海色迥臨三觀動  
春陰不散五松寒  
白雲忽向封中出  
玉牒誰從篋裏看  
此日滿朝求禪草  
相如早晚入長安

又作此問正甫

上宮春色自何年  
阿閣神房幾洞天  
囊裏定攜三秀草  
懷中曾擬四愁篇  
射牛漢蹟今猶在  
繫馬吳門似



杳然七十二家論祀典還朝可奏 聖人前

送吳峻伯之楚

才子風流滿禁林傳經海岱 主恩深諸生自紀銜  
魚事千里誰知相馬心王氣日隨江漢轉方城春壓  
洞庭陰憐君宦跡偏形勝四十叅藩豈滯淫

送朱大中丞召拜少司空還 朝二首

執憲登臺海岱東銜 恩入拜少司空長安近指迴  
車日閶闔遙分曳履風北斗秋高玄武署五雲春滿  
建章宮懸知魚藻歡無極漢主從容問畫熊

其二

八月仙槎海上行司空謁帝鳳凰城漢庭經術還高  
第畫省風流自列卿視草星辰堪動色按章朝野盡  
知名况逢麟閣多賢日非復當年折檻情

送崔中甫入對

才子乘春集帝京燕山宮闕五雲生按圖自動千金  
色射策還高片玉名清問從容天下事朝廷經畧海  
方兵一時得意諸年少莫學終軍浪請纓

寄贈漢陽楊明府

方城仙今日爲群各把銅章百里分江漢至今稱楚  
望風流何必減諸君東臨黃鶴飛雙鳥西接蘭臺見



五雲早晚 主恩誇羽獵滿朝誰不薦雄文

贈李明府暫詣廣川奉送 景王之國

帝寵親王出牧年逢迎東道借才賢郎官舊列星辰  
上朱邸新開日月邊千乘旌旂分羽衛九河春色護  
樓船知君不廢鳴琴興應教還操桂樹篇

和李明府春日馳戀庭闈之作

百里弦歌大岱東美人為政復誰同河陽縣裏花常  
滿北海樽中酒不空製錦還看成麗句裁斑忽憶舞  
春風何妨問寢憑雙鳥擬送王喬入漢宮

酬朝城張明府和御史中丞蘇丈秋興見寄

聞君為縣武城傍花裏絃歌不下堂佳政日來多薦  
疏羨名年少滿詞場揮毫色動郎官宿拓簡光搖御  
史霜千載並傳秋興賦可知潘令在河陽

送劉侍御歸臺 四首

使者乘秋入建章曉排闥闔侍君王繡衣忽動雲霄  
色白簡猶含海岱光自許風霜知列栢還將諷諫托  
長楊大東杼袖看如此况復徵兵事朔方

其一

才子高名八使中登車千里競稱雄西臺八奏聞天  
語東海陳詩見國風伏柱久推三楚駿還朝爭識五



花驄極知未盡澄清意獻納猶堪寵漢宮

其三

蘭臺使者出長安風俗三齊攬轡看今日殿中玄武  
仗須君柱後惠文冠彈章氣借山河壯執法秋臨節  
鉞寒儻值東封陪扈從舊游備奉六龍歡

其四

繡斧東來按部年一時風裁萬人傳烏臺高傍黃圖  
起青橐遙依紫極懸三殿直聲推許國九河秋色送  
朝天正逢宣室齋居日羨爾持書捧御筵

送謝中丞還蜀二首

微垣法象切三台御史中丞憲府開參執廟堂刀筆  
吏兼提郡國羽林材煙塵部索臨東夏節鉞朝恩壓  
外臺直擬賊平答明詔誰知投杼自天來

其二

元戎幕府檄書成袍鼓春風遂不鳴東觀齊名推李  
杜西臺獨坐見澄清君王更寢中山篋談笑堪銷渤  
海兵暫去恐非高卧日佇看安石起蒼生

送馮汝言學憲之浙江二首

使者清秋擁漢槎五雲回首望京華傳經南國推高  
第執憲中朝屬世家紫氣欲臨滄海日綵毫先動赤



城霞還披絳帳延諸少為報西施剩浣紗

其二

儒臣奉詔外臺居况復揚波海晏如門下羨才收竹  
箭卧中高士羨桐廬山川半入吳都賦風俗兼傳越  
絕書始信工文官自達主恩垂老不曾疎

羅山甫自晉徂齊見困鹽官暫詣京師攜  
家南還遂有此贈

十載青雲跡漸疎風塵作客意何如服車垂老偏知  
驥彈鋏從工不為魚游子千金堪買賦佳人五色漫  
裁書江南薊北俱搖落那得樽前憶故廬

重送山甫

短髮蕭蕭日影孤清秋行色又皇都百錢杖底猶  
懸否片刺懷中好在無老去它鄉惟藥物愁來佳句  
滿江湖只言倒屣尋常事不是燕山舊酒徒

送何戶曹之金陵

江上層臺繞鳳凰石城秋色正蒼蒼黃金不厭東南  
氣紫闕猶懸日月光帝謂何郎終傅粉人傳荀令  
本含香即今起草從容處轉餉風流海一方

春夜許使君集送江生過謁李伯華太常江  
善鼓琴因句及之



君家綵筆美名齊。客裏瑤琴重解攜。抱膝自高梁甫  
調絕絃空老雍門。啼冰開華館。三魚集。月出春城五  
馬嘶。近報太常深作事。相逢應共醉如泥。

送方山人

紅顏裘馬客京華。十載春風上苑花。忽爾壯懷生海  
嶽。條然清興滿烟霞。已拚白髮投詞社。肯惜黃金盡  
酒家。最是雲笥寂寞也。因奇字識侯芭。

送許右史之

京二首

春林鞞鞞鳥嚶嚶。花裏開樽送友生。華髮我堪雙別  
淚。綈袍君自一交情。白雲欲贈湖中色。紫氣遙臨海

上城。明日已拚車馬絕。不妨書札報柴荆。

其二

少年車馬日紛紛。老去誰應更識君。酒態美如嵇叔  
夜。詩才清似沈休文。曳裾忽動梁園雪。飛蓋兼亭鄴  
下雲。試向樽前看過鴈。春風那不念離群。

夏日龔生過鮑山樓

長白山人本種田。談經半住嵒湖邊。携來滿甕春城  
酒。乞得諸生月俸錢。倚檻四高滄海氣。銜杯一望縉  
雲天。尋常鷄黍休嫌薄。不淺交情二十年。

神通寺



相傳精舍朗公開千載金牛去不迴初地花間藏洞壑諸天樹杪出樓臺月高清楚西峯落霜淨疎鐘下界來豈謂投簪能避俗將因卧病白雲隈

過吳子玉函山草堂

玉函山色草堂偏恰有幽人擁膝眠樹杪徑迴千澗合窓中天盡四峯連綠陰欲滿桑蠶月白首重論竹馬年就此一樽無不可因君已辦阮家錢

酬張轉運龍澗山之作

春山遙上翠微連忽出藤蘿一徑懸削壁雲霞開五色中峰日月隱諸天浮漚並結金籠麗飛竇雙銜石

甕圓莫怪驪珠君已得寒湫元自有龍眠

與轉運諸公登華不注絕頂

中天紫氣抱香鑪復道金輿落帝都二水遙分清渚下一峰深注白雲孤岱宗風雨通來往海色樓臺入有無不是登高能賦客誰堪灑酒向平蕪

魏使君過宿鮑山山樓分賦

層樓風雨一登臨把酒重論十載心楚客豈須疑白壁鮑山堪自見黃金褰帷上國風雲滿伏枕中原日月深忽憶明光曾共被那知萍梗到于今

使君重過山樓分賦得空字



使君千騎入從東此日登臨作賦雄樹杪平湖元在  
地簷前疊嶂半浮空煙霞色借雙轡動牛斗光搖一  
劍通自入鹿門常謝客誰能濁酒過龐公

和魏使君扶持游太山

中天詖蕩敞天門上帝樓臺拱帝孫五馬並臨吳觀  
重諸峰獨讓丈人尊秦松忽借蒼顏駐海日遙銜紫  
氣屯可道黃河看似帶須知西北是崑崙

李伯承謫亳州

十載風流寵漢庭一時才子見漂零便從天上來真  
氣縱落人間亦客星肯惜陽春迴綠綺自愁明月按

青萍江湖我輩看猶在差可扁舟問獨醒

得元美兄弟書

愛弟何因與太豪逾令四海羨吾曹金莖並擢青雲  
秀玉樹雙銜白雪高江上錦翰排藻疏吳門練影散  
綿袍知君難作池塘夢春色看人引濁醪

答元美

闔閭城上有高臺海色蕭條對酒杯千里驂騑堪自  
老孤飛鴻鵠一何哀秋風忽傍扁舟起明月遙含尺  
素來白雪驚人操不得因君此曲暫徘徊

答王敬美進士



江左風流迥自分中間小陸更能文  
五花欲就龍爲友千里高飛鶴不群  
亂去東南無王氣愁來西北有浮雲  
只今年少稱才子屈指詞林已到君

謝魏使君題白雪樓

白雪新題照畫闌鮑山堪此對盤桓  
楚宮一送江天色郢曲長飛海氣寒  
繞夜朱絃清自語凌雲綵筆老相看  
使君不是元同調千載陽春和者難

寄右史

聞君天上聽吹噓薊北春風滿素書  
東壁儻難分未照何門不可曳長裾  
即看投散官逾穩莫笑憐才術太踈  
諸子當時堪自見于今意氣有誰如

寄汝南徐使君

美人爲政有輝光太守能名讓汝陽  
此日單車俄罷郡青春五馬暫還鄉  
君才堪自風波老上意元從雨露長  
篋裏謗書休苦問恐今年少識行藏

吳使君自建寧移邵武

十載徘徊侍從群銅符更向七閩分  
且疑落魄終遷客也自風流一使君  
五馬忽驚龍渚氣雙轡猶畫幔亭雲  
已知才子官難起無那吳郎雅好文

南樓



南樓暇日坐崢嶸白髮從他望裏生海近雲霞常繞  
戶山迴風雨動連城綵毫一散中原色濁酒偏含我  
輩情千載陽春須此調少年休說是虛名

白雪樓

伏枕空林積雨開旋因起色一登臺大清河抱孤城  
轉長白山邀返照迴無那嵇生成懶慢可知陶令賦  
歸來何人定解浮雲意片影漂搖落酒杯

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

二首

青樽何處不蹉跎白髮相看一醉歌坐久鏡中懸片  
華望來城上出雙河杉松半壁浮雲滿砧杵千家落  
照多縱使平臺秋更好故人猶恐未同過

其二

回首飛鴻碣石標清霜處處錦林凋層巖倒映平湖  
淨積翠斜連粉堞遙四海交游空老大一時賓客更  
蕭條病來苦愛觀濤賦不分梁園此見招

爲周明府太霞洞天卷題

太霞高館洞天遙東接蘭津十二橋巖壑盡銜滄海  
氣樓臺常對赤城標雲烟五色春相麗金碧諸山夜  
自朝仙令怪來工製錦真陽人喜得王喬

贈周真陽明府



仙令風流百里才談經新自蜀中  
圓彩毫忽動梁園色丹竈還鄰  
葉縣開琴裏春生桐栢水月明  
人在景夷臺只今汝穎高賢聚  
為有郎官一宿來

送魏使君入朝

青春五馬入朝 天稍似明光  
草奏年方岳只今雄海岱山河  
原自壯幽燕風雲忽傍檐帷起  
日月猶臨省署懸况復政成聞  
問好黃金不是 上恩偏

送魏使君入朝 觀兼呈吳邵武

如雲計吏集 神京此日江湖  
見友生自是古今雙五馬居然  
南北兩專城漢廷交映黃金詔  
楚客同蜚

白雪聲治行不知誰第一獨應  
巖穴愧高名

為問明卿即承

聖天子垂問巖穴隱逸豈復有狂如李生者於邵武邵武因自多賢矣

寄贈襄史周象賢

春色高齋萬里生曳裾常日罷  
逢迎雲霄未報中丞疏江漢先  
傳外史名缺客銅鞮多駿馬佳  
人花豔動傾城王門自昔接遲  
地何限龐公避世情

明溪篇二首贈周都閫

明溪斜帶越臺高遠送清光照  
錦袍勢奪潮聲雄鼓角波分海  
色壯旌旄浮雲深控嫖姚騎秋  
水常函別



駕刀翻恨普天無戰鬪臨觴不得更投醪

其二

越臺山下小江干一曲遙開漢將壇  
槎動星河天上陣成魚鳥鏡中看  
戈鋌忽溢澄潭色組練偏縈素渚寒  
此日非熊應入夢心隨渭水到長安

錫山尊賢祠

長史祠堂海一隅諸君精爽夜常俱  
懸知震澤珠來徃莫問東峰錫有無  
前輩風流開俎豆南朝伏臘見粉榆  
何人不羨秦公子血食賢哉二大夫

秦丈爲武昌公建開利寺觀鵝亭

江上新亭接梵臺風流重憶右軍才  
相攜愛馬高僧過自許籠鵝道士來  
池水如披霜練出煙霞猶傍彩毫開  
使君暇日多延眺可但南樓興已哉

除夕魏使君攜長君及黃山人見過同賦

三徑蕭條雨雪前使君除夕報周旋  
檐帷自御元方出賓客兼攜叔度賢  
太史定疑滄海氣陽春先動楚宮篇  
諸生光寵霑行酒不獨荀家事可傳

與魏使君宿龍洞山寺同賦

四首

迴壑深林繞梵宮春來吟眺使君同  
空潭忽散三峯雨暗穴常吹半夜風  
人擬二龍精自合詩看五馬步



逾工諸天坐失懸橙色明月先投入掌中

其二

使君春興滿縞袍綵筆青山對濁醪望去天回雙闕  
過坐來雲盡一峯高蛟龍出入常風雨鴻鵠持飛自  
羽毛愧我淹留逢楚客攀援桂樹咏離騷

其三

削成東壁五雲屏下有龍宮夜不扃斗柄故臨雙甕  
轉月明常對一珠亭春回竹葉杯光白天逼蓮花劍  
氣青坐久空山仙籟寂新詩獨爲故人聽

其四

秀色中峰獨不群藤蘿二月已紛紛諸天近海金銀  
氣雙峽長春錦繡文塔影半空懸落照溪流一曲灑  
浮雲縱令洞口龍吟發郢調還須讓使君

寄殿卿

春滿梁園興不孤平臺一望盡平蕪干時授簡酬知  
已何處銜杯憶老夫浪跡已應爲客就浮名猶自傍  
人無只今忼慨夷門道肯讓蕭條在五湖

答殿卿

莫問春第幾場纔兼風雨更茫茫能無對酒思公  
子亦有登樓望故鄉敢謂馬卿元在漢何如枚叔正



游梁病來已廢凌雲筆為愛觀濤擬報章

送翟使君奏最

三臺年少雅相聞五馬邊州老使君更擁星輅趨北  
斗還依露冕拜南薰政成黃鵠誰云匹佩有青萍自  
不群海內重名推佐郡那知詞賦並凌雲

送張轉運之南康 一首

此去專城又楚都遙臨五嶺壓三吳坐來齋閣沔聲  
合忽傍襜帷嶽色孤白晝落星寒劍氣清秋石鏡滿  
冰壺美人欲報瓊瑤賦彭蠡春深鴈有無

其二 轉運舊為太僕丞南刑部

轉運風流動海方僕臣司駕早稱良齊鹽萬斛乘艘  
下冀馬千群入塞長廬岳使君新領郡金陵仙吏舊  
含香須知共理勞 明主不但西京數趙張

柬張問甫使君

裘馬當時滿漢關故人誰不羨紅顏只今湖海窮相  
傍可道風塵老自閑伏枕此身惟濁酒拂衣何處不  
青山與君俱作漂零客容易經年斷徃還

賈明府待太公

郎官承寵建章迴海岱春深百里開經術家傳新息  
長風流人羨洛陽才心同鄴令雙鳧舞身御于公駟



馬來怪得五雲高列宿即看南極近三台

贈蓬萊王少府

漢宮清切右曹開染翰當年屬妙才天上鳳毛猶五色斗間龍氣劃雙迴雲霞春滿千家邑山海秋高萬里臺自是仙郎偏雨露總爲遷客亦蓬萊

送耿蠡縣之官

百里初分上谷城傍臨易水接燕京地偏俠客風猶在天近郎官宿轉明北闕青雲懸鳥影西山白雪入琴聲看君三異尋常事何限當年卓魯情

酬右史題扇見贈

紈扇新題寄遠篇纔開篋笥已堪憐清風忽自蘭臺至明月還從鄴下懸佳客滿堂疎翰墨美人千里共嬋娟何因懷袖含香署再使君恩出入偏

苦熱因憶右史覽揆之辰作此爲寄

河朔風流避暑年平臺此日更翩翩客惟枚叔元稱叟主自梁王雅好賢兔苑近含嵩少雪鴈池遙動廣陵天故人苦熱心同渴安得金漿共爾傳

答殿卿書

故人書札到寒溫病起蓬蒿正滿門彭澤妻孥相對老淮南賓客自言尊頌成濁酒深知德投罷明珠始



見恩莫爲尋常招隱士山中轉復念王孫

酬黃山人郡中見懷之作兼呈魏使君

千山佳色郡齋前楚客相思秀句傳白雪調成堪自  
老青雲名在好誰憐胡牀夜傍南樓月濁酒春開北  
海天羨爾風流陪坐嘯轉令人見使君賢

慰魏使君悼子

郡閣春深種合歡將雛一曲動雙彈褰帷此日驚騎  
竹灑淚何人說夢蘭楚璧自含明月墮隋珠空抱夜  
光寒况逢羸博分符地片石蕉莢不忍看

陶明府自羅山移東安

仙令風流自汝陽三臺薦疏滿明光不緣馴雉聞當  
宁那得飛鳧入帝鄉地近五雲窺製錦天迴列宿  
映垂裳折腰未是君家事珍重彈琴單父堂

送汪仲安之長沙藩理官

三楚風流總帝鄉蘭臺池館漢諸王官貧舞袖旋應  
拙老去長裾曳不妨授簡春陰生岳麓開樽秋色動  
瀟湘從來此地多才子吊屈還看有和章

九日

九日陶家菊自黃更聞飛鴈搗衣裳誰人對酒能無  
賦何處登高不望鄉一水寒光搖落照孤城秋色動



清霜那知極目中原苦數子江湖未盡狂

和余德甫江上雜詠

城下春江繞戶斜誰開三徑俯龍沙客携彭澤先生  
酒人指南州孺子家一劍寒光搖北斗西山秋色送  
雲霞只今海內無同調高枕從君老物華

題仙人騎白鹿圖贈魏使君

少室仙人玉不如飄搖來自太林墟已然白鹿雲中  
駕復把青羊洞裏書二女三花相綺麗霜毛短髮共  
蕭疎使君何讓臨淮守夾轂雙隨五馬車

答子與病起見寄

青門遙向汝陽分伏枕傳書到白雲已道風波能失  
所更逢搖落不堪聞九歌自我思公子七發何人起  
使君一日齊名千載事驚心豈獨久離群

寄題子與使君薜荔園 二首

太守爲園自一丘遙看薜荔接滄洲醉來忽下湘君  
淚賦罷深知楚客愁黯淡欲飛天目雨蕭條猶帶洞  
庭秋惟應日共蓬蒿長安得聊從仲蔚遊

其二

老蔓成帷網四隣紛紛落葉雪溪濱嬋媛初服能無  
客窈窕空山若有人楊柳摧殘彭澤隱桃花俗殺武



陵春獨憐遠道難爲理欲采何由寄所親

青蘿館二首

十畝青蘿別館開使君延眺意悠哉風搖北渚清陰  
合煙雜南山黛色來臺敞高秋深染翰庭虛斜日淨  
銜杯西隣榮叟常還徃帶索應同薜荔裁

其二

湖上高齋此一時垂蘿四面繞茅茨欲令何處紅塵  
入可道窺人片月疑色借古松成遠勢意含幽石有  
餘姿空傳蔣詡開三徑不遇裴羊那得知

寄子與

何言雨雪薊門深明日褰帷是上林湖海弟兄餘灑  
淚雲霄詞賦足知音猶堪一起中原色莫使長懸萬  
里心不爲故人勞問訊十年書札總浮沈

冬日登樓

佳節高樓酒復清鮑山斜日入杯平天涯誰借窮交  
淚海內空傳拙宦名四野浮雲垂雪色千林朔氣擁  
寒聲醉來極目中原盡獨抱風流萬古情

子與病起移書二羨吳下群賢爰脩襖事踊  
躍勝遊遙爲屬寄

伏枕經春憶舊遊永和三日命扁舟一時藝苑人亡



恙千載蘭亭事可求吳下山川何緼藉王家兄弟本  
風流獨憐搦管傳觴處有客中原自白頭

魏使君以太公登太山

何言紫氣滿崑崙須信中原五嶽尊南極一星朝日  
觀東方千騎擁天門舞衣重染雲霞色探篋深銜雨  
露息試向丈人峯上望徂徠新甫拱兒孫

病甦憶王徐二子

伏枕高樓白日徂夢回春色杳相扶風流轉覺中原  
盡海嶽驚看我輩孤寒雪千山雙鬢老浮雲萬里尺  
書無也知俱壯觀濤興只是漂零不可呼

答贈廬陵劉山人

西來獻策薊門深栖泊王家玉樹林說劍夜高湖海  
氣鳴琴秋入薜蘿心別時春色長相似歸去浮雲不  
可尋萍梗愧君能記憶十年遙寄白駒音

答寄余德甫

當年草奏栢梁臺此日漂零濁酒杯伏枕春陰三楚  
合拂衣秋色大江迴含冤夜識雙龍氣作賦時推二  
馬才極目中原諸子盡豫章城裏一書來

薛氏瑤室自衡州使君以來不惟火事者二  
度君子美之但爲題止宜記頌然不可無律



體乃先難以屬和者一首

赤堇山火照城東郭外巋然太守宮  
舊畧龍蛇元白厭比隣燕雀竟相蒙  
獨飛蜀郡尚書雨再反江陵大尹風  
四壁遺經亡恙在諸孫徃徃見文雄

寄憶余德甫

綵筆花生尺素寒西山飛雪正漫漫  
何來章貢雙江合並倚雌雄兩劍看  
無那中原長伏枕可知千載一彈冠  
即今寥落陽春曲滿眼巴人和客難

滄溟先生集卷之九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律詩

答寄聶儀部子安

司馬雄才動帝京當時群從獨高名  
奏成華省青雲氣賦就仙郎白雪聲  
春色迥分南北望江流不盡古今情  
應憐此意同巖穴千里傳書歷下生

薛子熙以青州使君聘脩郡誌見枉林園尋  
示贈章作此答寄

越客風流問字年登臺把酒白雲天一毛實自河東



下雙鯉兼從海上傳彩筆乍含星野動明珠長對雪  
宮懸已看霸氣前朝盡猶說當時鮑叔賢

病間答許殿卿

病客高齋黯澹生何來一札大梁城夢回滄海風雲  
色春落黃河雨雪聲伏枕自須疑慢世曳裾兼亦似  
逃名可知枚馬元同調誰見千秋出處情

南海歐生自京師遺書于大梁屬許右史為  
致答此

中原才子動相聞誰復高名得似君南海一珠懸北  
斗黃河雙鯉墮青雲城邊五色羊何在臺上千金馬  
不群獻賦幾年猶未遇羅浮春思坐氤氳

送魏按察之路

壺關上黨切雲霄憲府中天插漢標山勢西臨三晉  
險地形東控兩河遙名從出守高郎署策本和戎寵  
聖朝盡道疆場懸節鉞猶能書札滿漁樵

送崔明府之宿遷

山陽列郡接青徐宿子中開百里居自是燕臺求駿  
馬飄然淮海駕蜚魚邑因美政花相似令有文名錦  
不如共理即今明主意憐君指日捧徵書

題李水部恩榮卷



自奉天書出建章 明時誰不羨仙郎  
五雲偏借斑衣色 列宿遙含畫省光  
水部盛名懸楚望 南山佳氣入高堂  
鹿門咫尺龐公宅 那見恩波繞漢陽

送賈明府以徵書入遷

茂宰能名海岱聞 更推經術起河汾  
卽論展驥無千里 果爾飛鳧便五雲  
烏府風霜秋正急 黃門供奉日爲群  
徵書十道求高第 治行誰人不讓君

送郭子坤別駕之廬州

諸生垂白困談經 何似雄飛出漢庭  
客自燕臺知驥足 人從金斗識屏星  
耆闕海外來峰色 大蜀淮西擁地形  
匣裏佩刀誰所贈 龍鳴風雨未堪聽

其二

吳楚西南郡 閣重廬江小吏日從容  
濡須不是天河水 霍嶽爭齊紫蓋峰  
京洛仙舟飛似鷁 并州竹馬健如龍  
已知家世多名士 難道明時可易逢

許殿卿擢左史

萬里襟帷逗主恩 長裾一再歷寒溫  
諸侯賓客梁園盛 帝子官僚相國尊  
誰爲從旁驂駟馬 自應虛左過夷門  
况兼詞賦凌雲氣 漢署風流可更論

九日登樓



白鴈黃花處處秋  
鮑山風雨獨登樓  
忽驚返照湖中出  
轉見孤城水上浮  
多病恰堪成卧隱  
濁醪真是抵窮愁  
先生懶作東籬會  
可但交情老自休

青州志成薛生重枉報別將詣元美作此爲

贈

於越諸生稷下來  
梧宮重起讀書臺  
薛君世業推經學  
齊客家傳讓史才  
北海風流天上座  
雲門秋色鏡中開  
菰蘆更有人相問  
爲道登龍御李迴

青州志成贈杜使君

使君經術有餘師  
元凱家傳左氏辭  
東海大風回駟

翰少陽寒色動  
塞帷按圖冠帶還  
千里問俗春秋自  
一時况是郡城常  
下鳳文章兼似羽毛奇

題南海栢臺甘露贈潘侍御二首

繡斧光清瘴海雲  
行臺甘露栢紛紛  
九天驄馬人爭避  
五色神羊氣不群  
白簡風生偏起粟  
皂囊秋淨總垂文  
侍臣豈讓東方朔  
千載芙蓉奉聖君

其二

蘭臺使者恨長安  
萬里雲霄攬轡看  
忽報三危開玉樹  
誰分雙掌注銅盤  
霜凝合浦明珠出  
風動增城瀑布寒  
清節滿朝君不信  
流光偏綴惠文冠



題潘廷尉留餘堂

前朝知政四留餘，廷尉爲堂取自書。  
潘令官銜猶散騎，于公門第早容車。  
法星傍斗懸高座，佳氣如雲護直廬。  
海內稱平逢此日，主恩先已未應虛。

子與自蘆臺量移瑞州二首

題坐高名漢署來，魚鹽小吏混蘆臺。  
誰憐汝海分符客，自是南皮作賦才。  
老驥霜蹄千里動，佩刀寒色九河開。  
量移休道非知遇，難得君恩一日回。

其二

遙傳雨露一時新，不負漂零戀主身。  
高卧中原堪

有客雄飛爾輩可，無人屏星色動雙龍曙。  
錦水光分五馬春，詩興宦情看並羨南州孺子。  
况爲隣

得元美馮叅政書知王沂州先已失寄

搖落中原伏枕時，故人千里一相思。  
雙魚不減加餐字，五馬虛傳遣吏辭。  
我在河山終未邈，書來雨雪自堪遲。  
從今把酒登樓處，數子江湖會有期。

答寄敬羨

君家鴻鴈滿江干，歲杪逢人一字難。  
白雪似應工伏枕，青山好在重加餐。  
卷中雙玉清相倚，掌上千金笑獨看。  
兩地起居俱不惡，風塵回首任漫漫。



寄題元美藏經閣

岩堯飛閣大湖傍有客繙經日蒲牀白馬尚留霜練  
影彩毫應帶雨花香當年張掾生秋興何處支公坐  
道場君自風流兼二子吳門極目正茫茫

送歐文學之江都

雨雪寒燈對濁醪蕭然似是一儒曹下帷國士堪華  
髮草檄門生自彩毫雙峽迥分滄海氣孤城秋壯廣  
陵濤文星雖小人爭識南斗常臨劍影高

寄張幼于

吳門風雨洞庭陰上客常開子墨林劍閣自題名更  
起鱸魚一憶興何深古今不改中原色南北相看萬  
里心愧我驚人無俊句勞君寫入二龍吟

白雪樓寄懷徐使君兼呈元美

木落清河入檻流平陵月出照牀頭開樽自動青雲  
色掩卷俱含白雪愁南國佳人能命駕中原病客此  
登樓從他不淺山陰興遠道無因報子猷

秋日寄懷元美兼呈吳徐二使君

十載江湖白露寒因君萬里憶長安故人相向中原  
老秋色何如畫省看邵武功名非不佞汝陽經術雅  
能官即今垂作漂零客可道音書日轉難



寄題况吉甫藥湖別業在荷山下

湖上高齋萬木齊，白雲長在楚天西。  
落霞一散燒丹火，秋水遙通濯錦溪。  
伏枕自來詩不廢，扁舟誰爲酒同攜。  
南峰盡作蓮花色，曾是王喬隱遁棲。

答寄余德甫

二月鴻書發豫章，到來春興日能長。  
宦情轉借中山篋，詩句猶含石省香。  
海內故人元落落，江南秋色正蒼蒼。  
遙知相憶登高處，更過陶家醉不妨。

寄謝俞仲蔚寫華山圖

雲臺隱者一茅龍，曾道神仙自可逢。  
忽爾畫圖開萬里，居然秋色在三峰。  
貪看塞外黃河下，坐失關門紫氣重。  
况復題詩如謝眺，當年却恨不相從。

奉贈杜使君寄上太翁八十壽

越徼春生戲綵天，風流耆舊楚先賢。  
青州五馬分符日，渭水非熊入夢年。  
一自趨庭經術就，還應託乘帝恩懸。  
卽今南極長朝斗，並照明珠北海邊。

秋夜白雪樓贈周公瑕

日落風清竹樹林，一樽飛閣敞秋陰。  
纔逢狗監人先老，能到龍門客自深。  
海上共懸明月夢，山中堪贈白雲心。  
陽春寡和休言誤，此夕因君作楚吟。



登華不注山送公瑕

鴻鴈高飛木葉丹  
逍遙臺上一憑闌  
浮雲不動孤峯起  
落日長臨二水寒  
多病故人書未達  
中原秋色醉相看  
預愁匹練江南道  
極目吳門駐馬難

題周天球小象

落魄吳門五十春  
嬾從高閣畫麒麟  
此中墨客爭知妙  
何處詞人更有真  
白眼自宜置丘壑  
紅顏元不染風塵  
東墻休掛喬家女  
夜恐周郎作後身

贈吳人梁辰魚

迢遙岱嶽海漫漫  
秋興如君未易闌  
三觀雲霞天上  
逢萊宮闕掌中看  
纔探綠綺陽春動  
一說干將紫  
寒詞客吳門誰不羨  
王家兄弟雅盤桓

寄謝許左史刊倡和集

堂左史寄相思  
開卷風流見往時  
已自游梁詞賦  
翻因御李姓名疑  
玄經竟爲何人出  
郢調除非和客知  
君有明珠堪照乘  
更煩清影及茅茨

舜祠哭臨大雪

雨雪號天慘曙暉  
君王千載一垂衣  
廷中左鉞將軍  
出海上樓船使者歸  
紫氣不隨江漢轉  
白雲還傍薊  
門飛孤臣賸有蒼梧淚  
逐客瀟湘在亦稀



答寄子與時自蘆臺移瑞州按察山東

北風飛雪擁南奔苦向綈袍掩淚痕  
病客世疑中散傲故人官起外臺尊  
尺書萬里存交誼一歲三遷見主恩  
月出登樓如匹練每依吳觀望吳門

於白雪樓送襲生入貢

樓上春陰動曉寒  
薊門千里入憑闌  
別來白雪還誰和  
老去青雲好自看  
天子今逢新禹貢  
諸生不改舊周官  
臨軒若問羊裘客  
莫道江湖有釣竿

杜青州按察楚中

東方千騎古諸侯  
憲府新開大楚秋  
北海清風猶滿座  
武昌明月更登樓  
五雲過郢朝佳氣  
三峽吞江擁上游  
此地功名誰得似  
君家元凱自荊州

寄別元美

誰憐伏闕上書還  
國士銜冤動帝顏  
殺氣始應高碣石  
飛霜猶自滿燕山  
風塵雙淚縹袍盡  
湖海扁舟白髮閑  
却念十年携手地  
不知春色在吳關

答元美山東道中見寄

飛來尺素九河陰  
報道春光滿上林  
游子自矜年少好  
故人無恙歲寒心  
即今病借青雲起  
何用詩傳白雪音  
處士一星依帝座  
兩朝誰似主恩深



答元美廣川道中見寄

檄書遙借薊門看，咫尺平原一笑難。  
便道何妨留作客，他家惟願起爲官。  
雙龍夜敞星文動，匹馬秋深嶽影寒。  
杯酒可知公子意，空懸十日布衣歡。

答王敬美廣川道中見懷

薊門秋色夢中偏，二子乘舟下廣川。  
食客未應常在趙，酒人誰復並遊燕。  
心知老驥元千里，目送歸鴻自一天。  
已分蓬蒿能興盡，壚頭春酒却堪憐。

答寄俞仲蔚兼呈元美時不果枉因有末句

濁酒新開綠綺鳴，白雲湖上掩柴荆。  
興來陶令還辭社，老去龐公不入城。  
一疏中原高病色，千秋五岳覓詩名。  
故人徑作書相別，握手看君負此生。

寄懷子與

白雲秋色滿秋天，海上離心鴈影傳。  
那堪對酒書相憶，况復登樓月正圓。  
自爾一攜龍劍合，何人更問鷓冠篇。  
莫言十日平原飲，不是王孫得意年。

殷洗馬謏子值今上登極日

詞臣三命侍經筵，聖主龍飛薊北天。  
珠借星辰堪並出，弧隨日月更新懸。  
一毛深照銜圖夜，千里長懷托乘年。  
共訝玉堂分氣色，兼城重喜得藍田。



寄賀天官殷少宰

十載詞林供奉中史才經術並稱雄  
茶承三命銅龍署兼典諸儒白虎通  
要地持衡當北斗清聲曳履入南宮  
猶言紫極氤氳處非復文昌八座同

答寄劉子威侍御二首

吳客棧書問轉蓬姑蘇臺上起秋風  
七星已佩千將劍五色還乘鮑氏驄  
江海雙懸精自合陽春一曲步逾工  
只今曾照西施月多少娥眉畫不同

其二

憶昔風雲滿帝鄉同時射策向明光  
一毛宛在中書日匹練遙飛御史霜  
北海清尊開岱色西京綵筆照河梁  
非君尺素三江下爭得秋聲入鴈行

顧中翰祭告德衡二藩兼有事沂山東海

聖主新恩北極開侍臣銜命出燕臺  
三齊茅土七星潢近二國松楸雨露回  
百丈自天垂瀑布五雲佳氣接蓬萊  
俱言海嶽遊偏壯為有王褒作頌才

送郭使君解郡暫還豫章詩有序

公之難去郡百姓郡百姓之難去公猶之  
免赤子於懷也斯古遺愛焉不獲乎上民  
不得而治矣不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哉惟是

帝命維新舜有天下選臯陶於衆危言危行是以論其世也重選而厚望之相與以成其後者乎

春風解郡豫章還已報徵車起漢關儘怪雙龍高紫氣何妨五馬照朱顏門人榻自南州下座客樽應比海閑似是朝廷知借寇先開書篋慰中山

送都轉運劉使君還萬安有序二首

使君之在西省與僕甚驩久不聞問轉運山東時某杜門十載矣哀宗梁之悠悠

王徐之常勤抵掌於同舍之役也使君司寇世家仲氏入拜九卿季子出二大郡是稱難兄再領國課厥聲卓然尋以舊守常德誤中掇拾當路惜焉顧使君之在西省不少假一冢宰掾卽風采可知矣

使君漕輓三東回天子全齊外府開海王至今餘伯氣大風千古見雄才魚梁忽落雙江水白石遙分萬里臺更廣絕交成妙論可無人識孝標來

其二

十年西署結交驩別後雲霄尺素難郡接荆衡分岳



牧場開海岱領鹽官五溪誤見明珠拾千里誰將老  
驥看莫道賜環非近事新懸白日照長安

答元美吳門邂逅干鱗有贈

四首

姑蘇城上倚高臺却望中原酒一杯彼自有人浮海  
去我今爲客渡江來飛龍忽報干將合老驥還驚匹  
練開共向風雲論二子誰知天地此徘徊

其二

徵君巖穴雅能深出處人間總陸沉流水乍含鍾子  
調浮雲不繫邴生心關門紫氣長來往海上青山更  
古今世事彈冠難自料風塵容易是抽簪

其三

萬里風雲北極生中原二子舊齊名居然霄漢雙封  
事自是江湖一宦情天借客星高物色歌回春雪壯  
潮聲何妨邂逅成佳會正復相思命駕行

其四

雪滿江城醉色寒蕭條春興入彈冠自憐滄海雙珠  
合誰作青雲一鶚看日月祗銷高伏枕風塵何事老  
投竿豈宜梅福吳門在共說先朝吏隱難

過嚴陵

嚴陵物色動新年解纜春田七里船繡領更宜殘雪



映釣臺高並客星懸灘聲乍合三江壯山勢遙臨百  
越偏此日青陽瞻帝座羊裘深愧昔人賢

題候濤山觀音寺寺徙自落迦

落迦山上古祇林白馬西來峽口深月出爾時樓閣  
影風還如是海潮音若非鸚鵡元能語誰解蓮花不  
染心五十三員知識盡可勞踪跡問浮沈

大閱兵海上 四首

使者乘輶大閱兵千艘並集甬甸城騰裝殺氣三江  
合吹角長風萬里生帳擁樓臺天上坐陣回魚鳥鏡  
中行不知誰校昆池戰橫海空傳漢將名

其二

戈船諸校錦征袍水戰當場命客豪萬櫓軍聲開島  
嶼千檣陣影壓波濤赤城深泛旌旗動射的遙銜竹  
箭高東海便應銅柱起何妨馬援是五曹

其三

列艦如城積水前援枹擁棹出行邊桔槔氣迸流烏  
火組練光搖太白天鵝鶴一呼風雨集鼉鼉雙駕斗  
牛懸即今萬國梯航日並識 君恩浩蕩年

其四

新開帷幄控朝宗萬里波臣老折衝海氣抱吳遙似



馬陣雲含越總如龍中流鼓應潮聲疊下瀨戈迴日  
影重自有長纓堪報 主誰言白雉竟難逢

元美起家按察河南寄促之官

莫道漁樵計已安 主恩堪爲一彈冠足知上國群  
公疏猶作中原二子看虎觀迥連嵩少起龍門高倚  
大江寒與君聊玩人間世明日抽簪未是難

答贈王給事

漢帝風流盛栢梁一時才子羨爲郎歸來東海桃三  
熟諫罷金門草數行謫籍祇今人欲盡除書何意客  
相忘黃公雖道商巖起家本鄞山是故鄉

二山人孤山吟杜得菲字

西陵樹色混斜暉一片仙舟拂練飛三竺漸從天上  
落二峯高入雨中微人今湖海開詩社客自雲霄奉  
禁闈綵筆如花誰不羨敢將春興闕芳菲

靈隱寺同具馬二公作

武林臺殿敞諸天建自咸和第幾年纔到上方雙澗  
合飛來何處一峰懸梵音動雜江潮轉燈影長含海  
日傳所以龍宮稱絕勝驪珠交映使君前

和馬侍御賦得飛來雙白鶴

三花珠樹五雲開海上雙飛白鶴來借問分行棲玉



署何如對舞映霜臺月明華表聯翩起雪滿縱山並  
駕回萬里只今誰比翼仙禽原自不群才

和馬文見送巡海之作

樓船遙指越王城萬里波濤按部行門下有人惟說  
劍江南何處不談兵長纓我媿山東妙銅柱君懸海  
外名忽訝天台霞色起開槭彩筆更縱橫

煙霞嶺

煙霞不隔洞天遙佛影千巖散寂寥絕壁倒銜滄海  
照一峯高映赤城標白雲家在時堪駐紫氣山深夜  
自朝莫被藤蘿迷出入相逢終日少漁樵

董生寫四子圖

客星遙犯洛陽宮帝座雲臺路已通君自一毛求駿  
馬我將雙眼送歸鴻青萍交映千秋色玉樹長含萬  
里風不是弟兄江海上海誰堪綵筆與爭雄

九里松圖爲馬侍御作二首

三天嘉樹儼成行下接枌榆即故鄉遠勢不隨雙澗  
盡層陰並落二峯長葉棲金掌仙人露幹挺烏臺御  
史霜孔雀東飛煩再顧欲從威鳳託清光

其二

武林佳氣日蕭蕭夾道長松入望遙黛色總疑天目



雨寒聲不辨浙江潮含淒風自枯鱗起倒影雲隨偃  
蓋飄非值有心同竹箭懸蘿爭敢附高標

按察李公誕子公蜀人先以中書舍人爲御  
史

高才染翰五雲中復道登車攬轡同雛有一毛殊是  
鳳駒無千里不爲驄名烏業已承家學字犬文堪命  
國工君自蜀人揚馬在同鄉奕葉播清風

贈李封君兼訊長君進士

五陵鞋少各賢豪客有能詩調獨高受業不隨秦博  
士爲文無害漢功曹十年我輩慚龍卧萬里君家起  
鳳毛江左衣冠堪此地羨名如昨照同袍

高光州孤山精舍

白雲不散一山孤地主入稱楚大夫老作西陵詩社  
長可携南部酒家胡囊餘太古雙龍劍壁有行春五  
馬圖汝穎過逢遺事在高陽似此聚星無

答龔茂才

中原相望兩漫漫傲吏重彈柱後冠不盡青雲東嶽  
起飛來白雪大江寒人今雨別千年事君自風流二  
仲看若問嚴陵灘上月小清河北照漁干

毛封君



公家安在薊門城出入漁陽結客行經學並驅韓太  
傅辭華脫穎趙先生丈人不作雄邊老令子還高乘  
憲名此日衣冠看甚偉也知黃綺負餘情

和吳太常南樓烟雨之作

南樓迢遞俯丹梯烟雨蕭條拂檻低越徼層陰千里  
合吳門春樹萬家迷江流欲動帆檣外山色纔分睥  
睨西一自不齋多暇日新詩誰與醉同題

送周給事還朝二首

才子先朝侍從年東山一卧主恩偏彈冠使借風  
雲起補衮新看日月懸疏動龍鱗成五色名聯騎省  
耿群賢當時諫獵還誰在聞道長楊賦已傳

其二

纔疑仙吏在人間萬里乘風復漢關三殿不綠春色  
滿五雲罕識歲星還朝陽更王清華氣金馬依然供  
奉班未許陸沈如昔日須君持論答天顏

送勞少叅提學蜀中

分藩吳越氣雄哉人自南宮出上台一抱連城明月  
滿還看三峽使星來錦江波動詞場色劍閣高臨憲  
府開聖主賢臣今日事王褒門下本奇才

汪中承臺火救者獨以劍出彈鋏而歌和以



相弔

中丞臺火照閩方客有千金劍一裝賴是龍蛇先自  
起忽然風雨為深藏逃形疑入延津水厭影猶含比  
斗光報國片心還獨在逾看鱗甲動冰霜

為南海鍾侍御題金臺遙祝卷二首

游子承恩出禁闈高堂華髮照春暉潘輿自不隨  
馬菜絲何妨舞繡衣江鯉一從天上寄臺烏長繞日  
南飛即今婺女遙相望柱史星光近太微

其二

冰霜不厭北堂清冠指神羊海上城戀闕未須將毋  
疏倚門元自望君情家傳五字推承學朝擁三臺起  
令名驄馬更便千里駿還鄉實切斷機聲

送張閩使黔中

虎臣推轂滿長安吳越當朝閩外難君自雅歌稱坐  
鎮人疑漢將不登壇江湖常借軍聲壯海氣遙臨陣  
影寒滇水一珠堪照夜誰憐蕙苒竟同看

贈海憲蔡公開府

橫海今時領外臺書生謾說請纓來霜威瘴癘三山  
盡殺氣波濤萬里開攬轡本朝元楚望談兵當代一  
邊才朝廷近有留中疏柱史星光切上台



送陸從事赴遼陽

御苑東風吹客過，共看芳草有離珂。  
西山晴雪鴻邊盡，北海春雲馬上多。  
地險時窺玄菟郡，天驕夜遁白狼河。  
知君幕下參高畫，諸將何時議止戈。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一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律詩

送王侍御按貴陽

中原遙入楚天長，道出盤江古夜郎。  
自許鐵冠衝瘴癘，兼攜白筆掃風霜。  
百蠻擁節開雄鎮，萬里登車擊大荒。  
莫說壯遊非妙選，同時八彥避鶴行。

郭吏部請急歸吳稱壽封君太宜人

水鏡清光滿薊門，庭闈雙映一寒溫。  
角巾入洛名元重，裘褐依梁道並尊。  
白首更偕吳市隱，青雲再奉漢



宮恩還朝益妙題才術湖海微言可具論

武太常貞母太常是遺腹子

令子清標領太常持衡東省舊爲郎才因藻鏡知秋  
水胎本明珠產夜光天上旌旂懸日月人間竹帛映  
冰霜雖然燕趙多奇士已讓高風在北堂

戲擬王安人稱壽郭相國相國嘗見爲盧江別  
駕

南山高唱入新題曲罷蛾眉玉盃齊秦史自偕嬴氏  
女廬江誰憶仲卿妻雙飛青鳥披雲下並蒂蟠桃帶  
雪携何必千金稱上壽嫣然一笑醉如泥

秋前夜過崑山寄仲蔚時元美兄弟俱就徵  
車

有客中原回白頭懷人千里命扁舟吳門山色元非  
雨婁子江聲似是秋二友鴈行堪入洛惟君龍卧不  
依劉也知傾蓋須臾事一日檄書即舊游

上朱大司空二首

重華冀北再開天益佐山林涉大川四岳受成方貢  
日三邊仰給縣官年黃金不及隄形壯白馬長隨練  
影懸轉自流言能悟主老臣知遇兩朝偏

其二



河隄使者大司空兼領中丞節制同轉餉十年軍國  
壯朝宗萬里 帝圖雄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  
瓠子宮太史但裁 毒血志丈人何減漢臣風

送徐子與之武昌 二首

使君安在武昌城江漢雙懸憲府清共許登高能作  
賦不妨乘暇一論兵條然白雪千人和颯爾雄風萬  
里生更憶南樓明月好欲携佳興與縱橫

其二

刺史樓臺望裏重是時門客羨登龍白雲三署還堪  
起黃鵠千秋更可逢象人昌星辰雙執法心隨江漢一

朝宗二天尊寵諸侯上出處何論邴曼容

和子與過訪平原道中值雪二首時按察楚  
中

九河風色報褰帷道入平原雨雪遲天欲並傳梁苑  
賦君今試和郢中詞憑陵尺素光猶動縹緲扁舟興  
可知况值如澠春酒熟好來投轄未須疑

其二

平原日映北風斜飛雪偏隨刺史車明月更投公子  
邑金門何處侍臣家綈袍忽自生春色彩翰紛然擁  
落花爲報袁安高卧起齊宮上客有田巴



皇太子冊立入賀

燕臺依舊鬱相望玉樹金莖是  
帝鄉鳳闕雙懸雲  
五色龍樓交映日重光九天氣王旌旗動三殿風清  
劍佩長伏謁不違顏只尺十年西省愧爲郎

江上贈郭第歐大任

元年飛雪度維揚此日秋風復故鄉總爲郭君紆綵  
纜况逢歐冶說干將回看京口孤城轉坐擁江流萬  
里長以爾相從諸子後新知得似丈人狂

吳使君自邵武之高州二首

先朝五子結交情一日青雲滿鳳城漢主憐才金作

署楚臣能賦玉爲名已應龍自延津起那更珠還合  
浦生直置壯游消不得纔兼遷客重縱橫

其二

中原五馬日駢駢嶺外翻傳俗吏稀逐客也須常作  
好使君安見遠游非庶無疾病堪乘興况有登臨可  
當歸漂泊秋風同一葉幾時還向洛城飛

早春元美自大名見枉齊河

時元美代  
余浙中

如此春醪醉莫辭中原携手卽佳期何人命駕能千  
里與爾彈冠又一時嶽雪故應回疋練江潮今復借  
褰帷比來慷慨悲歌地河朔風流更有誰



與子與游保叔塔同賦

山有落星石二拳

古塔松臺對寂寥高齋斜日傍漁樵金牛忽見湖中影鐵騎初回海上朝更倚連城明月動並携雙劍落星搖若非賦有凌雲氣筆底天花可自飄

和梁憲使過密咏天仙宮白松

是皇帝葬三女處

孤根一託蕊珠宮不與苔華粉黛同夜暗龍鱗銜自照天清鶴影望來空條封姑射千秋雪蓋擁蘭臺萬里風非爲子雲能作賦誰知王樹本青蔥

其二

軒轅宮裏試新妝縹緲連枝入帝鄉玉骨不緣能化石冰肌那得便生香只愁明月銷爲水更恐清陰凝作霜巫峽瑤姬元素質却令雲雨污衣裳

其三

玉女窓前手自栽遙分海色向蓬萊唯應七聖襄城過曾見三花少室開地迴流光通粉署天寒老幹倚霜臺懸知的有千年露欲獻須君作賦才

答寄用晦王孫

二首

江上傳書錦字斜于時飛雪映瑤華誰攜雄劍非豐獄但出名駒即漢家春色自憐彭澤柳美人相怨武陵花三年未報平安使長日心懸萬里槎



其二

豫章城上有高樓樓下長江二水流君更紅顏雄製  
作誰同清夜羨遨遊陽春若許千人和明月何須萬  
里投不信祇今求自試詞場可但少應劉

答寄元美

飛書蒼水報王孫杯底黃河似酒渾已讓五湖相代  
長敢臨中嶽自言尊人無西子堪同載客有如姬不  
負恩蕭索三餘回王氣風塵非復古夷門

寄懷蒲圻魏使君

三首

赤壁黃磯錦不如故人家傍武昌居蒲生太守裁鞭

後竹擁郎官賜管餘遣興幾篇司馬賦銜冤一紙樂  
羊書楚材堪已推三晉那得長懸刺史車

其二

歸來高卧叔牙山恰爾分符出漢關一顧青雲生海  
上千秋白雪在人間非時按劍投珠起無意償城抱  
玉還所以離騷長苦怨楚臣容易老紅顏

其三

搖落誰憐作賦才高秋無處不悲哉大王自嘯雄風  
起神女長攜暮雨來非有上林吞夢澤至今江漢遶  
蘭臺武昌月滿南樓夜安得青樽共我開



東坡同許殿卿陸道函灌甫兄弟賦

散髮東坡月滿庭  
王孫春草鴈池青  
平臺吹合風先起  
竹苑樽開酒旋醒  
自媿長卿工作賦  
誰憐子政老傳經  
明朝莫報高陽會  
不定江湖是客星

勤中尉園亭

分竹穿苔暑自平  
披襟小閣坐來清  
使君河上浮槎興  
公子夷門結轡情  
自有明珠堪照乘  
豈無佳色解傾城  
時人若問游梁客  
司馬相如字長卿

聞肖甫已代元美大名有寄

褰帷蜀道望吳天  
二子瓜期迴自憐  
五馬過逢曾此

地雙鳧飛去復何年  
誰言官舍談兵起  
爾已名從作賦傳  
父老未須窺露冕  
何人不識使君賢

贈劉將軍

憶醉卿家春草芳  
征輶信宿向漁陽  
行間舊識千夫長  
轂下新推六郡良  
白馬從軍明月塞  
黃金結客少年場  
何時更出追騎虜  
策爾持纓請建章

送羅大叅之任山西 二首

鴈門句注九關通  
地接燕山帝業雄  
使者汎舟從絳水  
將軍轉餉入雲中  
分藩忽壯朝廷色  
開府深懸保障功  
晉國莫強兵馬地  
股肱何但數河東



其二

吏部風流入奏年諸郎誰不讓朝天五雲忽映檐帷  
動雙轄重臨水鏡懸色借綈袍堪病起詩更藻筆已  
名傳故人剩有河山在二子相逢海岱前

五言排律

送固始申明府還縣

百里絃歌邑春風獨在茲旋歸瞻日遠留借見天私  
復送仙鳧去言趨竹馬期渡河蠶月早行縣來秋遲  
楚國先賢傳梁園上客詞知君才不忝遙以慰相思

送李太守之東昌

諸侯辭北極千騎向東方十二稱天府風煙接帝鄉  
地形來海岱漕輓自徐揚春滿弦歌邑花明太守章  
射書延上客照乘得高唐冠息解刀劍人和下鳳凰  
軒帷霽雨雪郡閣掛星霜治行兼經術諸曹借寵光  
送宋宇少府之蒲城

別離有楊柳折贈擬琅玕古道千人失時才一尉難  
清秋開少府紫氣指長安梅福稱仙任蒲城得吏歡  
河聲公檄靜嶽色訟庭寒鴻鴈雲中出芙蓉月下看  
三秦至豪傑兩漢數衣冠馮翊今遺邑何輕佐幕官

答謝生盤山詩



愛爾躋攀處音踪滿報章山盤元氣出寺抱翠微截  
拂石搖天影披花帶雨香千峯回白首萬壑步清霜  
鼓角關榆墮旌旗塞草長陰風來大漠秋日下漁陽  
海巴秦城外邊聲漢苑旁欲因臨望代遂得紀金湯

送楊給事河南召募

醜虜休南牧朝廷議北征幄中新授律天下大徵兵  
使者持符出君推抗疏名黃金秋突兀白羽日縱橫  
嶽雪三花秀河水萬馬行將軍邀劇孟公子得侯嬴  
屠販多豪傑風塵鬱戰爭有呼皆左袒無役不先鳴  
寧久燕山戍終期瀚海清過梁投賦筆更爲請長纓

送林章之郎中讞獄南海

舊識于公傳新知陸賈才漢章雙鳳下越郡五羊開  
旌節看山駐樓船截海來長安天北望使者日南回  
訟府蒲堪掛刑書竹可裁明珠滿合浦應照不然灰  
送祠部莫郎中貴州提學

薊門一相送楊柳未堪攀亦是文章地寧虛供奉班  
西南天欲盡羌笳日多艱鼓棹過三楚傳經到百蠻  
春雲蒸赤水秋雨瘴青山早就中和頌諸生憶漢關  
題歐職方鵝山泉高齋

聞若讀書處乃在薊山阿水色開窓檻泉聲散薜蘿



濯纓秋雨至把釣夕陽多白璧澆田出寒流沒羽過  
風塵無燕息賓客有羊何一自從王事空爲勞者歌  
集元美宅送汝思吳峻伯袁履善三比部

別賦吾能作還銷客子魂上林又黃鳥何處此青樽  
帝念徵兵日人銜祝網恩星榆散使者春草待王孫  
于役分江徼相思共薊門風塵異南北莫向鴈書論  
賦得邊馬有歸心

飛將驅天廐乘秋踏大荒三軍呼驃騎一戰蹶名王  
急難才堪老橫行勢可當嘶聲悲漢月顧影淨胡霜  
總轡陰山上鳴鑣瀚海旁何如春草色蹀躞向長楊

得殿卿書兼寄張簡秀才

久客疎歸計吾徒足醉眠風塵猶逆旅服食豈神仙  
老母須徵祿郎官亦冗員時名非我意詩句衆人傳  
雞肋堪誰棄蛾眉幸自全羈情驚歲晚法署向秋懸  
竊笑吹竽濫深慙抱甕賢青雲浮世外白眼貴游前  
流俗終違性佯狂始入玄所甘才太拙敢望病相憐  
寄字存加飯興言問着鞭支離如昨日飛動異當年  
直覲亡胡虜殷憂切御筵逐臣收佩玦大將與兵權  
報主謀安出和戎議已偏乘輿空汗血錦繡被腥羶  
帷幄今何事京師未晏然乾坤多壘後仕宦畏途邊



海岱生瑤草朋從拾紫烟伊余方物役回首薊門天  
七夕集元美宅送茂秦

祖席陳瓜果征衣理薜蘿雲邊看露掌花裏出星河  
仙吏揮金腕佳人罷錦梭新知天上少秀句鄴中多  
疎拙時名棄歡娛虜騎過秋風吹鬢髮落日渡滹沱  
七首荆卿贈刀頭桂客歌明年見牛女能不憶羊何

碧雲寺

飛塔標龍藏長橋挂虎溪五王開壯麗二梵樹菩提  
淨土黃金布香臺碧漢齊經過初地變徙倚上方迷  
杖底籠清磬崖間散御題屢疑窮紺宇復道出丹梯  
天樂蓬萊近祇林日月低水流僧舍下雲起佛堂西  
深愧雕蟲技難同怖鴿棲慈燈懸廣劫處處得摩尼

香山寺

往時占紫氣馬上看香鑪不是尋幽到其如發興孤  
迴標臨北極秀色攬西湖樹杪諸天出堦前衆壑趨  
花臺騫地起風鐸蔽簷呼月抱蟾蜍石星搖舍利珠  
玉毫侵瀑水金相湧浮屠妙偈傳從竺高僧至自胡  
法輪皆帝力下界復神都行幸當年事人王握大符  
經華嚴廢寺爲虜火所燒

醜虜殊猖獗諸僧坐播遷無方超寐滅有地入烽烟



境壞秋原上門空暮雨邊虛聞金作粟真見火生蓮  
星影疑纓綴雲光學蓋懸焚身香象泣照鉢燭龍然  
莫辨沉灰劫猶傳巽酒天至今餘淨土不復一燈傳

人日同元美子與公實集子相宅得寒字

年華開此宴春色又長安得日人相勞披雲客共歡  
貼屏皆綵勝佐酒尚辛盤北鴈先花發西山過雪看  
文章投壁盡心事斷金寒不但蕭朱輩論文自古難

初春

四首

物色看如昨愁時獨不醒春陰含雨白日氣宿靈青  
國士紆三表王師壓二庭獻俘當祖社制勝本朝廷

使者行飛輓將軍議勒銘誰憐劉子駿心事有傳經

其二

橫海樓船下平胡羽檄飛五雲高王氣三殿敞春暉  
卜相敷文命徵兵出武威風塵終混合日月此瞻依  
薄宦無工拙浮名有是非陸沈吾豈敢疎懶世人違

其三

使者歸朝疏將軍捕虜才乾坤百越震烽燧九邊來  
國步艱難過天顏駘蕩開紫宮春窈窕華省日徘徊  
白石飯牛客黃金圖駿臺終看成遇合未可怨無媒

其四



剡北看春色羈情坐鬱然官猶膠柱在名豈濫竽傳  
汨沒終何事文章自有權薄遊多難後知己衆人前  
疎拙容高枕風雲讓着鞭客嘲安用解執戟至今憐  
五日同子相遊天寧寺

四海攜名士彌天得上方綵絲還令節白馬自開皇  
揮拂靈花裏攤經祇樹傍燈輪侵日出塔影入雲藏  
淨土殊幽事清齋復妙香幻知看綬冕靜欲厭詞章  
薜荔來風雨杉松接渺茫人間空競渡未解問慈航  
立春日示子與

舊游離別盡病客尚文園此地看春色唯君大雅存  
揮毫當北斗握手向中原夙昔爲郎意平生知己恩  
紫氣臨燕塞青山擁薊門豫愁分袂日花裏倒芳樽

燕京篇

燕京豪俠地杯酒爲君陳雙闕西山下諸陵北海濱  
薊門行雨雪黍谷變陽春騶衍初臨碣荆軻故入秦  
黃金來駿馬白璧售佳人定鼎還先帝千年正紫  
宸

哭陶侍御

伏柱稱仙吏彈冠即諍臣逢時隨八彥攬轡屬東巡  
抗疏惟安漢危言屢借秦寵光回造化正色上星辰



夢已摧高翼，災非批逆鱗。孤臺遙向夜，五柳黯傷春。  
白鶴還來客，青驄豈避人。朝廷存折檻，道路指埋輪。  
擊隼才何健，神羊氣不馴。分陰空自惜，浮世轉難陳。  
風裁登車罷，霜華掛劍新。群烏哀就老，列栢采爲薪。  
鬱鬱匡君意，飄飄出使身。廬山彭澤外，落日九江濱。

哭公實六首

逝矣梁公實，清時隱漢關。扁舟浮大海，健筆誌名山。  
豈悟風流盡，猶言洗沐還。文章憎白髮，服食誤紅顏。  
禪草來天上，玄經出世間。縱爲華表鶴，羽翮已難攀。

其二

客有燕山至，傳君喪海隅。含香情不厭，碎轂事還迂。  
詞翰家長技，經綸國大儒。天心曾爾輩，靈灑自吾徒。  
精氣乘朱鳥，浮生過白駒。所悲無舊物，此道失前驅。

其三

實沈其爾崇，闕乃爲災偃。蹇非闕病文，章未盡才  
他人紛項領，之子渺塵埃。白日中原墮，高秋大海迴。  
自逢雙鶴至，誰叱五羊來。欲掛延陵劍，風雷不可開。

其四

一虛郎署問，竟負帝鄉期。此日名堪定，千秋事可知。  
賦寧爲異物，人已不同時。垂白君應妬，還丹我自疑。



橐裝高卧盡推結舊遊悲坐識藏舟理行令荷鍾隨  
其五

從此微言絕何當大夢醒人間矜意氣地下闢精靈  
虛室還生白遺編竟殺青浮名流景過夫子望秋零  
同舍悲離索投詩哭杳冥山陽風雨夜隣笛未堪聽

其六

嶺南秋慘淡海上日蕭森不王衣冠氣云亡雅頌音  
操斤臣質少題柱主恩深此物何陵替斯人乃陸  
沈衆方疲道路爾欲久山林所以生芻贈終難託素  
心

郡齋同元美賦得高字

風塵如昨日千里得同袍秋色隨佳句浮名避濁  
故人滄海遠使者白雲高小郡常懸榻君家自佩刀  
飛揚鞭弭約慘淡簿書勞別後看多士元龍未似豪

宿華頂王井樓二首

玉井通溟海朱樓冠削成波傳湖汐到檻接斗牛平  
虎魄侵燈出蓮花傍枕生拂盆雲髮暗映掌月珠明  
犯座人間象浮槎世上情不愁更漏絕石鼓自能鳴

其二

不寐芙蓉冷幽棲薜荔驚靈胡秋見顛鬚毛女夜妖精



暗穴龍蛇走深林虎豹耕星連碁石布雨共洗盆傾  
霜絕千尋鎖風邀五舌笙豈因臨帝座呼吸變陰晴  
冬日王給事出示許中丞苦熱詩卷

最秀中丞句尤奇苦熱篇開函迴白雪展卷失寒天  
硯石猶堪礫壺冰豈自堅蠹魚冬不蟄螢火夜應然  
才是洪鑪縱名將汗簡傳歌來採綵扇寫罷撒青氈  
藻筆還生色雲箋更雜烟五言如挾纊一字解纏綿  
病暍南風後魂銷大雅前霜臺三十載就日片心懸  
和歎卿咏梅篇  
忽報探梅句深知水部賢空梁流漢月寒色動江天

鷄肋才華薄羊裘物色輕人應疑畫餅君但入調羹  
北斗如相照南山亦至情少微雖冗宿同向掖垣明  
天官殷少宰翟淑人輓歌

弱歲徵箕帚童年託舅姑餘光東壁駐慈色北堂敷  
裘褐雲霄度蘋蘩日月徂國香堪是夢閨秀豈爲芻  
零露晞金掌清冰涸玉壺珠沈知旁斗絃斷憶將雛  
鳳逝泥書暗鸞銷水鏡孤繪帷含藻落彤管帶花枯  
侔楫君能事藏舟妾敢誣網蟲遺挂在羅雀外家無  
雜佩傳淒響殘機激壯圖乳糜疑白愛琴瑟訝相扶  
兩鵠云當復三魚兆已符客悲來白鶴帝寵會青烏



河漢深難越天門近可呼精靈成婺彩千古照皇都  
重送張閩使

將才君自有儒術衆誰如廷對諸生策家傳孺子書  
百蠻麾下出兩浙閩中居故事單醪在流言二卯虛  
名應銅柱上身是玉關餘拊髀方今日君恩未可  
疏

夏日張茂才見枉林園 二首

殘書開積雨高枕對重林非爾棄幽興無人惠好音  
分寧鷄黍薄交自布衣深不改青松色堪知白雪心  
諸生貧嗜酒多病老抽簪何必論丘壑金門總陸沈

其二

當時河朔飲未必勝陶家古井層陰合虛亭落景斜  
敲碁來凍雨散帙映明霞樹轉雙文鳥盤浮五色瓜  
清談開暑氣白髮瑩冰華更有忘憂草能回隱士車  
答潘仲子和贈張茂才見枉林園之作

似解滄洲趣因傳白雪聲時才方上下秋興獨縱橫  
車馬分交態林園斷世情名寧花萼重句自薜蘿清  
弱冠推高第雄飛失後生二毛知老筆三抱見連城  
業已深移疾間仍事耦耕有君堪倒屣一爲款柴荆  
夏日襲生過白泉精舍索贈



本自巖扉客承家事耦耕中年歸卒業壯歲託論兵  
身覺儒流貴心疑俠氣輕垂成看一第良久遜諸生  
狗曲群爲詬毛詩獨著名貧終諳世味老益見交情  
伏臘書相勞寒溫酒數行白泉鍾乳色黃鳥竊脂聲  
彩電投壺出疎星對局明即知河朔會夙昔已縱橫

答報顧中翰

政本趨陪地身隨宰相行兩房深侍從三殿雅知名  
染翰宮雲濕兼銜掌露清與聞鍾五字同病沈雙聲  
何意乘槎客能憐伏枕生投詩迴俗態把酒說交情  
敢謂龍門峻難霑鳳沼榮華陽今夜月醉眼爲君明

初抵浙中感遇一首呈馬丈

冀北登車日淮陽卧閣年簷帷非不撒舞袖竟難旋  
一顧堪千里群疑託二天門生高自出屬吏拙相憐  
紫氣臨關動文星傍斗懸樵漁歸計穩犬馬受知偏  
物色中原起封章上國傳江湖餘壯觀風俗美多賢  
下榻時名盡分庭客禮全隋珠如片月長在報恩前

贈陸膳部

清覽三臺上名家四姓前累朝霖雨望群從聚星賢  
北斗尚書府南宮視草年秩宗周典禮膳部漢常員  
官屬青雲氏才高白雪篇微言黃絹在美節素絲傳



筆綵生春署蘭薰握近天明光寧再入空此羨神仙  
貞石篇爲吳比部賦

砥柱高王室磐宗壯帝京支機河漢迥浮磬泗濱清  
孺子兵書號郎官水鏡名一鞭皆至海三獻即連城  
絕學驅羊起群疑伏虎生梧臺深自饗司寇雅稱平  
磊落披雲氣馮陵轉壑聲雄藩隆岳佐華省映星精  
文陛含香入巖廊草奏行綵毫常五色何限補天情

與子與游靈隱寺吳馬諸公同賦

片雨挂龍吟清風嘯虎林海浮西域至江插洞天深  
小嶺將遙集名山豈陸沈地靈聞水樂岫隱見雲心  
金粟寒應結香爐迴自陰藤蘿褰窈窕臺殿倚蕭森  
石笋高搖筆蓮花淨盍簪何須懷謝客俱解越中吟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二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排律

郡齋同元美賦得明字

落日千山短髮明，蕭條轉見故人情。  
時危小郡徵求少，秋到高齋卧理清。  
豈謂文章妨遇合，深知偃蹇負平生。  
論心對我杯中物，握手看他世上名。  
遂使浮雲愁大陸，何來二子任孤城。  
風塵如此仍爲守，愧爾新詩滿帝京。

送歷城李明府入計



五陵佳氣薊門東此地車書四海同  
葉令遠爲朝會使漢家新起建章宮  
君王受計當天下列月朔垂衣出禁中  
基吏莫疑鳧屢至都人已識馬能工  
三齊郡國惟高第百里絃歌播大風  
清問即求封禪草好因文似薦揚雄

題徐子與門生汪惟一竹丘圖

靈丘隱者一逃名萬竹臨江見底清  
徙倚七賢相寄傲便娟二女重含情  
葛陂詎信雙龍影嶰谷空傳五鳳聲  
風雨長教秋色駐冰霜兼與歲寒盟  
投干渭水才堪老受簡梁園賦已行  
願得此君開蔣徑不妨佳客醉宜城  
浮雲西北來何莫今日東南美自并  
截作武陵溪上笛方知馬援有門生

留子與署中

杭城落月早潮生憲府松杉風亂鳴  
伏枕待三從効免移文滿百不留行  
何人更許彈冠會唯爾還堪倒屣迎  
十載寒溫無長物一時出處有餘情  
酒斟白玉吳姬色賦擲黃金楚客聲  
大抵冥鴻心自遠曾來老驥氣難平  
浮雲在昔懸秦望北斗依然捧漢京  
吏挾江湖纔是傲交論冰雪未爲清  
官聯西省聞題柱家本同鄉見請纓  
誰似兩朝銜寵遇它如群少失縱橫



樽前且抗持螯手世上空傳染翰名須聽松杉風再起晚潮乘月到杭城

與劉憲使過子與大佛寺

西湖斜日淨風烟北嶺岿然出半天磴道乍從空外轉樓臺已入鏡中懸塔分西域銅餅勢石紀秦官錦纜年白社但須彭澤酒青山不用華家錢波搖玉樹堪雙映月上珠林好獨眠我輩自狂君莫訝平生未敢謬周旋

五言絕句

寄殿卿

一作山中客蓬蒿自滿廬舊遊誰獨往新著復何書

別意

朝來送歸客復此長河湄立馬折楊柳已無前日枝

山中

君去何時歸山中春草夕莫將白雲廬不及紅塵陌

贈元美

共擬懷人作先成幼婦篇微音知者少佳句法誰傳

寄登宗秀才茂登池亭二首

笑此杯中物從他世上名黃金結客盡誰識濟南生

其二



窓中采蓮舟落日菱歌起坐見浣沙人紅顏照秋水  
渡易水贈伯承

七首腰間鳴蕭蕭北風起平生壯士心可以照寒水  
郡齋同元美賦得傍字

三載邢州客看人道路傍風塵君自見誰愛接輿狂  
酬郭子坤感懷四首

懷璧如明月連城未肯開君王終見賞且爲守蘭臺

其二

若問浮生事風塵病裏過開樽看漸少伏枕似還多

其三

何來雙鬢雪五月鏡中寒便欲煩君鑷蕭蕭不可看

其四

不須婚嫁畢始作尚平遊五嶽年年在浮雲處處愁

戲呈子坤三首

聞君携愛妾辛苦事求仙自繡浮丘鶴長齋子晉前  
其二

家有秦臺女青雲路不遙但愁明月夜天上喚吹簫

其三

丹竈幾時開妝成倚鏡臺不須嗔竊藥本自月中來

病中贈殿卿二首



年來殊不病那得似維摩女度談名理支公柰爾何  
其二

玉兔操金杵誰知擣藥年豈應天上住不有病神仙  
冬日四首

憔悴江湖上行吟雨雪寒不逢漁父問誰作楚臣看  
其二

日澹平陵城寒高華不注北風湖上來雪片大如鷺  
其三

客來堪自見酒盡且須酤不是南山色貧家一事無  
其四

風雪不出門苦吟何時已沽酒城中還先生擁褐起  
立春二首

綵花可憐色為報漢宮春今日文園客依然四壁貧  
其二

駘蕩還春色蕭條亦世情不然三徑裏豈愛蔣元卿  
漫成二首

有酒但須飲無世不可避方其潦倒時何與傍人事  
其二

翟公既罷官人棄理亦賤殷勤莫署門交情不必見

桃花嶺



一度桃花嶺煙霞處處新  
縱迷源上路猶似武陵人  
丁香灣

平潭澹不流寒影群峯集  
斜陽一以照彩翠忽堪拾  
春日自戲

自從移疾後誰謂主恩疎  
每及山林士天顏滿薦書  
殿卿示樂府序小詩報

知音千載事君適賞心同  
從此三都賦人傳左太冲

羽林郎

從軍少年場富貴歸故鄉  
一拜羽林騎鞍馬自生光

羅敷曲

春日照城隅羅敷陌上趨  
自能停五馬不是使君愚

山房書壁二首

夏日山房清田作稍就次  
銜杯自有真高枕元吾事

其二

隣翁幸相勞斗酒不須滿  
且持伏雌還視君牀下卯  
歲杪再得殿卿書却寄

連札鴈池來春風錦字開  
似看嵩少雪把酒上平臺  
答寄襲懋卿

白首知經術青袍見主恩  
爲尋揚子宅不到五侯

門



和題郭山人五嶽游囊雜錄六首

五嶽圖

遠遊何所佩五嶽真形圖  
怪爾煙霞裏精光互有無  
杖

十載相携處白雲知幾重  
莫經葛陂道風雨去爲龍

衲

夜投東林寺北風雪大作捫蝨對山僧  
衲衣不堪着

瓢

山中無供養時復飯胡麻  
不是桃源水何人漱落花

鋤

百草各華芳蘭生詎能那  
謁來深谷中我鋤還自荷

觚

醉來市上眠我觚不離手  
本自高陽徒逢人時乞酒

和子與留別二首

別酒故人同留詩古寺中  
唯應湖上竹一爲起清風  
其二

結客五陵東相邀入漢宮  
但攜龍劍往不必問雌雄  
七言絕句

寄龔勗

白雲湖上白雲飛長白山中去不歸  
君在幾峰秋色



遍何人共結薜蘿衣

惆悵詞

休將翡翠縮金針不折芙蓉綴玉簪誰見雲中雙比翼空傳月下兩同心

送殿卿

莫辭杯酒薊門春匹馬明朝客路新陌上少年君自見相逢誰是眼中人

送劉戶部督餉湖廣

五首

洲邊處士題鸚鵡陂上公孫擁驪驕到日夏雲生七澤愁時秋色滿三湘

其二

馬上春風白接羅花開應醉習家池鹿門耆舊何人在今日襄陽異昔時

其三

漢江春水竟陵東江樹蒼蒼繞沛宮父老只今猶望幸君王按劍顧雲中

其四

洞庭仙使日相乘君自扁舟似李膺江雨茫茫江草徧不知何處是巴陵

其五



錦帆南入楚雲重江上遙看衡嶽峯落日蒼茫秋不  
斷青天七十二芙蓉

與元美集李郎中賦示謝生

仙郎歌動白雲秋酒滿金樽月滿樓借問西園飛蓋  
客座中誰不似應劉

送吳郎中讞獄江西 三首

春風躍馬出長安送別江南路渺漫共說豐城龍劍  
氣到時還向獄中看

其二

廬山北望楚天分君去揚帆入綵雲草色秋迷彭蠡

澤不知何處弔番君

其三

三十三峯淦水陰中藏玉笥白雲深自從歸去神仙  
尉秋草茫茫不可尋

席上鼓飲歌送元美 五首

翩翩白馬度秋風共醉胡姬酒肆中舞劍吹笳歌出  
塞送君朝發薊門東

其二

落日銜杯薊北秋片心堪贈有吳鉤青山明月長相  
憶白草寒雲迥自愁



其三  
風色蕭蕭易水寒  
荆卿七首入長安  
憐君更向江南去  
此地何人意氣看

其四

青楓搖落氣悲哉  
客有將歸張翰才  
東望三吳秋色裏  
掛天帆影大江來

其五

碧天無盡白雲孤  
到日扁舟落五湖  
不見薊門秋草色  
愁心明月滿姑蘇

雪後憶元美

雪後千門月色開  
故人遙憶子猷回  
饒他已盡山陰興  
半夜還須載酒來

送子相歸廣陵 七首

茂陵消渴卧詞臣  
搖落秋風白髮新  
漢主豈無金掌露  
馬卿元是倦遊人

其二

相逢杯酒薊門關  
腰下并刀明月環  
匣贈君當落日能  
令秋色滿燕山

其三

少年裘馬結交場  
壯歲功名竹帛光  
海內黃金看意



氣人間白雪見文章

其四

薊北青山照別巵請君聽我秋風辭揚州十月梅花發江上春光好贈誰

其五

白雲無盡楚天寒鴻鴈蕭蕭楓樹丹揚子月明愁裏度蕪城雨色夢中看

其六

廣陵秋色雨中開繫馬青楓江上臺落日千帆低不度驚濤一片雪山來

其七

廣陵城上秋瀟瀟濤聲欲來風色驕聞道蹴天三百里不知何似浙江潮

再別子與四首

徐卿寵送酒如河半醉當筵楚調歌握手燕山春草色緘書西省白雲多

其二

馬上垂楊縮別愁樽前斜日爲相留明朝何處風塵吏回首青雲是舊遊

其三



薊門山色雨中開三月漁陽春水來  
愁殺故人看錦字白雲秋樹滿燕臺

其四

知君起草建章宮每見徵書問畫熊  
在昔漢臣多領郡黃金先賜右扶風

留別吳舍人 三首

舍人書札五雲開應笑風塵減吏才  
池上鳳凰今不見何因得下郡城來

其二

檐帷明日寵朝天擬向風塵避少年  
君自楚人諳故

事于今白雪有誰傳

其三

薊門春色送歸愁楚客思家屬倦遊  
借問何人賦搖落白雲依舊洞庭秋

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燕山寒影落高秋北折榆關大海流  
馬上白雲隨漢使不知何處不堪愁

其二

漢兵圍合左賢王吹角千山夜有霜  
君試狐奴城上聽豈堪秋色滿漁陽



其三

西出居庸大漠開胡塵遙暗白登臺愁看塞上蕭條  
色落日秋風萬里來

其四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西山  
月多少征人馬上看

留別子與子相明卿元美

四首

青雲如舊滿燕闕病客風塵且自還到日 齋春酒  
熟城頭何限太行山

其二

月何處還投按劍人

寄順甫

江漢秋風萬里生浮雲不見鄂王城于今楚調無人  
和憶爾還高白雪情

寄余德甫

使者銜息入楚天秋風吹動豫章船孤帆遙掛浮雲  
色西望長江落日邊

答殿卿

扁舟歸去五湖春秋見紅顏掌上新明月自閑歌舞  
地秋風憔悴捧心人



答元美

蕭條鸚鵡賦初成，偃蹇當年一禰生。  
屈指中原餘子盡，非君誰見孔融名。

汝思見過林亭二首

五柳陰陰逼酒清，一杯須見故人情。  
明朝馬上聽黃鳥，不似樽前喚友聲。

其二

自買南山種秫田，幾回留客甕頭眠。  
與君今日拚沈醉，莫笑陶家乏酒錢。

五日與殿卿遊北渚二首

青樽畫舫惜湖濱，風俗遙傳楚逐臣。  
潦倒只今君自見，那能長作獨醒人。

其二

五月五日榴花杯，故園故人北渚來。  
君今不飲紅顏去，那有長絲繫得回。

酬殿卿長史夏日過飲四首

蕭蕭風雨北堂寒，客似高陽復罷官。  
君但能來長夜飲，不妨人作酒徒看。

其二

故人深愧子雲才，風雨茅廬晝不開。  
寂寞已甘車馬



絕君今載酒爲誰來

其三

白雲湖上華陽山那得相看不醉還明日蓬蒿二徑  
沒誰憐長史在人間

其四

美酒新開琥珀光還堪潦倒故人傍已拚十日平原  
飲怪爾能飛五月霜

九日同殿卿登南山

四首

滿天鴻鴈雨紛紛濁酒黃花把向君莫道龍山高會  
後風流今少孟參軍

其二

茱萸美酒玉壺殷此日逢君一醉還愁見孤城秋色  
裏不知風雨遍空山

其三

處處登高白髮新年年陶令罷官貧蕭條豈少東籬  
菊不見當時送酒人

其四

黃花蕭瑟雨中寒搖落東林木葉丹不是故人能載  
酒祇今秋色好誰看

秋日東村偶題

二首



西風蕭瑟病相如高枕從他世上疎莫道浮雲多變  
態還將秋色到茅廬

其二

五柳青青醉裏春那能長作折腰人情知縱酒非生  
事昨日罷官今日貧

九月八日東村送无美

濁酒枯魚自不貧黃花况復席邊新明朝縱及龍山  
會那得長逢落帽人

和答殿卿冬日招飲田間

二首

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城中年少空相

慕說着高陽總不知

其二

白雲湖上北風寒茅屋蕭條兩鵝冠我自能憐華不  
注推窓君試雪中看

寄慰无美二首

幕府千山薊北青朗陵賓客夜充庭卽今無恙苟文  
若着膝猶堪當一星

其二

少婦紅妝玉筍寒清秋銀燭對闌干無情最是它鄉  
月不就仙郎掌上看



春日聞明卿之京爲寄

十載浮雲傍逐臣歸來不改漢宮春  
摩挲金馬宮門外誰識當時諫獵人

寄懷元美

塞北江南萬里長各天兄弟正相望  
誰將匹練吳門色哭作燕山五月霜

仲鳴蒲桃

萬顆蒲桃照玉盤西施乳滴露華寒  
故人更比相如渴不向金莖夜夜看

王中丞破胡遼陽凱歌四章

匈奴十萬寇遼陽漢將飛來入戰場  
直取單于解闕下論功那更數名王

其二

萬里橫行大破胡沙場西北漢軍孤  
不因驃騎能深入知有陰山瀚海無

其三

再領樓船護海濱三持節鉞掃胡塵  
怪來長得君王寵自是麒麟閣上人

其四

中丞萬馬下榆關拂海旌旗破虜還  
幕府秋陰連殺



氣散爲風雨暗燕山

爲劉伯東題王母圖壽太夫人

翩翩五鳳五雲開  
客自金門侍從才  
六月海東挑又  
孰親隨阿母漢宮來

勞別子與二首

武林山對海門開  
不枉登臨酒一杯  
十載故人零落  
盡有誰還爲度江來

其二

馬卿元自漢詞宗  
天子同時歎不逢  
總爲故人邀  
貴客故將車馬過臨邛

張明府見惠榴柿二首

牀頭春酒百花香  
醉裏誰知柿子黃  
想道故人消渴  
久秋來爲摘滿林霜

其二

誰遣明珠掌上來  
秋風吹籠石榴開  
若非金谷園中  
樹定是河陽縣裏栽

答右史問山中與誰把苦

依然濁酒竹林傍  
那道窮途便不狂  
白眼生平君自  
見可能容易入山陽

見火齊鐙問是右史持入梁



火齊春鎿七采裝誰投明月向梁王也知照乘珠猶  
在不是先容不敢張

山中簡許郭二首

山中酒熟住山中早晚羊何請謝公莫道白雲終日  
在及看秋色向丹楓

其二

金牛谷裏樹蒼蒼一入千峯但夕陽浪跡莫愁難問  
訊題詩多在朗公房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二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三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絕句

遊仙曲

一聽黃竹寫歌鐘  
人醉秦臺十二重  
琪樹花開巢孔雀  
瑤池水煖出芙蓉

過劉薄山齋

萬壑千山入戶重  
秋來三徑少人蹤  
不知君在蓮花府  
得似芙蓉第幾峰

宿林泉觀



盥漱焚香坐翠微，煙霞猶在芰荷衣。  
怪來不作人間夢，一夜寒泉拂牖飛。

寄謝茂秦

老去長裾滿淚痕，秋風又曳向何門。  
可知十載龍陽恨，不道前魚亦主恩。

東村同殿卿送子坤赴選 三首

青雲明日羨翻飛，應念陶家獨掩扉。  
君最往還知五柳，何曾送客解依依。

其二

短褐憐君又遠遊，如今白壁好誰酬。  
座中楚客曾三

獻，纔說連城淚已流。

其三

老去看花上苑春，憐君不厭草堂貧。  
預知猿鶴愁無主，更屬南隣卧病人。

寄元美 七首

薊門城上月婆娑，玉笛誰爲出塞歌。  
君自客中聽不得，秋風吹落小黃河。

其二

白雲何處不漫漫，欲寄緜袍薊北寒。  
依舊西山秋色裏，知君此日轉愁看。



其三

匣裏龍泉北斗文，攜來燕趙客如雲。  
自言此劍千金買，不是窮交不借君。

其四

聞道紅顏鏡裏新，還堪客子鬪青春。  
來縱帶風塵色，猶似行吟澤畔人。

其五

江南風雨夢扁舟，薊北燕花傍酒樓。  
無那故人搖落盡，教君何處不悲秋。

其六

落魄初看逐客情，風流又似棄繻生。  
路傍年少從他闕，不必停車說姓名。

其七

漁陽烽火暗西山，一片征鴻海上還。  
多少胡笳吹不轉，秋風先入薊門關。

重寄元美三首

十載交遊滿帝都，五陵年少避呼盧。  
只今惟有張公子，匹馬時時過酒徒。

其二

南冠君子繫京華，秋色傷心廣柳車。  
此地由來多俠



客不知誰是魯朱家

其三

北斗闌干南斗低啼鳥三匝鳳城樓  
萬年枝上秋風起飛入中丞署裏啼

哭子相 四首

故園秋色廣陵間閩海悠悠自不還  
縱使蕪城愁易老那能長客武夷山

其二

清秋不盡客依依夢裏闌天掛劍歸  
莫向延平津口度愁鴛風雨二龍飛

其三

楊子江寒月影孤秋風吹落射陽湖  
故人欲灑臨江淚湖上明珠竟有無

其四

大江千里日滔滔秋色遙看入夢勞  
莫道故人枚叔少悲君已厭廣陵濤

答潘潤夫病中見贈 二首

高秋伏枕嵒湖濱憔悴誰憐似楚臣  
怪爾紅顏青鏡裏潘郎本自玉爲人

其二



湖上青山對濁醪故人遙望白雲高愁中那得無秋  
興賦就看君已二毛

湧泉菴

錦陽川上女僧家紅樹蕭蕭白日斜弟子如雲人不  
見可憐秋老玉蓮花

輓王中丞八首

主恩三遣護三邊驃騎功名滅虜年不謂漢軍能失  
利猶堪起冢象祁連

其二

司馬臺前列栢高風雲猶自夾旌旄屬鏤不是君王

意莫作胥山萬里濤

其三

旌旂海上似雲屯大將登壇國士恩白馬只今成過  
隙千秋匹練曳吳門

其四

鐵馬蕭蕭日色黃邊聲殺氣滿漁陽誰知一夜旌竿  
折搖落中丞栢上霜

其五

三月漁陽大出師君王按劍捷書遲鼓聲不爲將軍  
起豈獨封侯是數奇



其六

莫道江南夢裏遙  
白楊明日便蕭蕭  
門人盡愛傷春句  
不擬招魂與大招

其七

昨夜烽烟海上青  
猶聞麾下取龍庭  
一時雄劍無精彩  
遙指燕山落將星

其八

幕府高臨碣石開  
薊門丹旆重裴徊  
沙場入夜多風雨  
人見親提鐵騎來

別元美 二首

北風吹鴈鴈群呼  
泗水西流白日徂  
不見浮雲千里色  
知它何處是姑蘇

其二

白雲愁色滿吳門  
疋馬孤舟不可論  
一自河梁攜手後  
至今猶有未銷魂

戲贈張茂才 二首

自愛花枝掌上紅  
蛾眉如月縮春風  
須知粉黛隨時變  
多恐張郎畫未工

其一

張郎新製合歡衾  
醉擁紅顏燭影深  
別有洞房雙玉



妾吹簫自和白頭吟

送徐汝思 四首

天涯明日故人疎  
莫向樽前歎謫居  
最是孤臣偏雨露  
君王不問篋中書

其二

漁陽幾載傍胡塵  
此日驪歌濟水濱  
白首談兵君自見  
何須更問請纓人

其三

青樽華髮對銷魂  
匹馬孤城日色昏  
愛客更爲長鋏引  
一時回首孟嘗門

其四

主恩千騎入防秋  
幕府遙臨上谷愁  
今日故園遷客淚  
誰知不是爲封侯

和許右史秋日王函觀觀伎 二首

瑤臺十二玉闌干  
月出名花映掌寒  
自是仙人君不信  
只今誰得醉中看

其二

青鳥翩翩錦字通  
玉簫秋冷玉函宮  
情知洞裏如花女  
共指風流許侍中

秋日許郭殷見枉鮑山山莊



王壺春酒石榴殷此日中林見往還堪是樽前幾知  
已那能不愛叔牙山

與三君登樓

誰憐王粲嬾登樓病起漳南對客秋自喜賦成多麗  
句因知座上有曹劉

和許右史初度村興之作

一瓢春酒望青天誰識箕山武仲賢我亦潁陽飲牛  
客猶堪擊壤共堯年

九日示殿卿

牀頭濁酒浸黃花門外蕭蕭五柳斜此日登高人盡

醉誰知秋色在陶家

龔生緋桃栽

白雲湖上酒家春那更桃花照眼新今日爲栽三徑  
裏憐君也自武陵人

送子與五首

北風吹雪雪漫漫雪裏題詩淚不乾豈意故人搖落  
後逢君五馬入長安

其二

十年高卧白雲寒嬾借新知錦字看不是眼中人漸  
少那能相憶使君灘



其三  
檐帷何處傍風塵握手江湖白髮新此去更沽燕市  
酒不知誰作和歌人

其四

中原北望九河分太守揚帆入五雲莫接腰間鹿盧  
劍明珠今日便投君

其五

玉帛徵賢謁建章潁川軒蓋有輝光君恩儻許留  
京兆不必重來下鳳凰

殿卿別業二首

負郭田荒勸客耕隣家酒熟任逢迎只今何異吳門  
卒枉殺梁鴻變姓名

其二

牀頭詩草日生塵架上長裾懶着身自訝閉門無一  
事春來擬作緯蕭人

觀獵二首

胡鷹掣鏃北風迴草盡平原使馬開臂上角弓如却  
月當場意氣射生來

其二

十月霜清紫兔肥浮雲不競鐵驄飛半酣驅逐諸年



少盼子城東看打圍

酬許右史九日小山見贈

四首

南山秋色照東籬又是陶家載酒期  
彭澤罷來無俗客何妨不許白衣知

其二

我愛淮王上客賢小山那在鵲湖邊  
開尊共泛金花酒散帙同吟桂樹篇

其三

十載銜杯望白雲天涯此日歎離群  
重來秋色生雙鬢更折茱萸插向君

其四

湖上青山遶郭斜翠微深處半人家  
誰知不解登臨苦醉殺猶堪藉菊花

寄元美

四首

楚客龍泉照雪霜曾攜上國獻君王  
柰何一閉豐城後紫氣空干北斗長

其二

憑將白雪寫朱絲總是人間此調悲  
縱使霓裳君莫管古來能得幾鍾期

其三



自握明珠掌上愁夜來寒色動隋侯可知按劍人相  
視任是銜息未可投

其四

櫪下長風萬里生誰憐汗血老無成若教一奉瑤池  
御八駿如雲不敢鳴

得徐使君所貽王敬美見贈答寄

四首

山中伏枕白雲天江上新詩錦字傳轉向故人三致  
意君家兄弟有誰憐

其二

博物張華不易逢十年京洛少從容當時未得豐城

劍已識雲間陸士龍

其三

十載論文畫省開君家二妙日趨陪那因見和池塘  
句始羨風流小謝才

其四

弱冠文章滿帝城偶因家難負平生中原莫恨論交  
少海內今無驃騎名

汝寧徐使君

十首

汝海清秋四望開白雲長在景夷臺已知千載無枚  
叔誰愛風流漢署才



其二  
使君爲政雜風騷  
遠郡青山照彩毫  
不是賦成相倡  
和那須更署范功曹

其三

天子分符漢省郎  
風烟汝潁更相均  
府中但得平輿  
吏他郡從教下鳳凰

其四

鴻陂東注汝陽城  
太守乘春出勸耕  
童子但須騎竹  
馬夾車休唱羊羝羹

其五

水如垂瓠抱城流  
西望千山入楚秋  
帝謂使君終  
長者褰帷不必更閩州

其六

高齋卧理簿書閑  
掾吏裁詩日往還  
片月不離桐栢  
水白雲偏傍弋陽山

其七

高蓋峻嶒駕楚雲  
驂驪五馬五花文  
漢庭此日推經  
術可是尋常作使君

其八

千騎如雲汝水濱  
銅符黻冕一時新  
身爲漢主分憂



吏何必龔黃好讓人

其九

三河名郡鬱如林  
治行看君結主深  
但使便宜長得  
請守臣無意賜黃金

其十

解道文章老自知  
中原病客重相思  
故人寥落看如此  
再領專城豈後時

寄吳明卿十首

平臺秋氣鬱蒼蒼  
落日登臨一斷腸  
若道子虛今未  
就當年誰遣客遊梁

其二

梁園高宴日紛紛  
帝子風流雅好文  
若使平臺賓客  
在已知詞賦不如君

其三

高齋咫尺小蒙城  
三載逍遙傲吏情  
不是春風常入  
夢誰知蝴蝶等功名

其四

秋色蕭條傍謫居  
體中今日定何如  
從他幾載風塵  
吏不作平津相府書

其五



長吏應憐道路傍三年叅佐有輝光縱書下考關何  
事不必詩名入薦章

其六

楚娃雙侍玉爲顏勸酒能歌雉子斑醉殺休論官不  
調古來遷客幾人還

其七

睢陽小吏困逢迎醉後參差故態生莫倚甘泉曾獻  
賦君今久已罷承明

其八

來自廬山五老峯梁園賓客更相從已知無意二千

石出處何如邴曼容

其九

短髮風塵老更繁青雲何日見飛翻由來逐客人迴  
避遮莫詞垣與諫垣

其十

梁苑無人秋氣悲吳門回首淚堪垂知君不盡平生  
意海內窮交更有誰

送殷正甫內翰之京十首

咸池一奏合宮成帝自垂裳拱玉京多少侍臣調  
六館須君共作鳳凰鳴



其二  
春風忽送漢臣還再入承明供奉班  
怪得文章成五色朝朝染翰近龍顏

其三

君王賜宴栢梁臺七字新詩漢體開  
首倡自天酬不得曲終還賴歲星才

其四

漢家詞客滿金門誰解凌雲感至尊  
一出子虛名便起長卿無日不承恩

其五

詔遣詞臣集漢都明年羽獵大誇胡  
共憐執戟人猶在莫問長楊賦有無

其六

十載風流侍從臣歸來依舊帝城春  
金華殿裏談經客半是同時獻賦人

其七

帝寵詞臣弄彩毫蓬萊宮殿五雲高  
自憐一日成三賦不分傍人賜錦袍

其八

紫禁清秋五夜閑金莖玉樹少人攀  
不知帝遣神仙



吏更直蓬萊第幾山

其九

依舊春風滿建章重來擢管對君王即看應制偏承寵何處新詩不擅場

其十

東觀風流著作郎滿朝誰不羨恩光賦成清思如秋水一片霜毫灑玉堂

促殿卿之官

四首

春色平臺散客愁淮南桂樹小山秋身為二郡風塵吏借問何如此溥遊

其二

聞道相知滿帝京時來不得避功名縱令再補王門客恰好逍遙遣宦情

其三

白雲湖上酒家春坐愛青山誤此身詩句近來多遠興那能不作宦游人

其四

夙昔分符結主歡今來相國豈微官也知合有抽簪日且向山陰雪夜看

酬許使君讀鄙詩見贈二首



江湖幾載避風塵病裏詩成白髮新不是使君相唱  
和一時同調更無人

其二

莫道西施寵最深  
舘娃宮女正如林  
何人不解矜顏色  
敢向君王更捧心

少年行二首

胡姬十五堪當壚  
美酒青絲白玉壺  
君但攜來成一醉  
知他誰是霍家奴

其二

裘馬翩翩出建章  
青樓日日擁紅妝  
纔開春酒茶蘼

色說甚金盞露未嘗

早夏示殿卿二首

長夏園林黃鳥來  
百花春酒復新開  
主人把酒聽黃鳥  
黃鳥一聲酒一杯

其二

湖上青山遶屋斜  
蕭條重枉使君車  
到來縱遣柴門閉  
只在東隣賣酒家

許使君見過林亭二首

解衣沽酒豈辭貧  
散髮狂歌也自真  
林下似君看亦得  
誰言嵇阮便無人



其二

濁酒自沽還自把先生寄傲南窓下門前五柳漸看  
長使君時時來繫馬

謝中丞枉駕見過兼惠營草堂貲

四首

夾戶春風五柳斜  
遶籬秋色醉黃花  
南山只在茅茨  
外人道柴桑處士家

其二

車馬紛紛滿四隣  
中丞不厭草堂貧  
自從一爲蒼生  
起高卧如君更幾人

其三

結屋臨湖八九椽  
白雲秋色共蕭然  
若言長者無車  
轍何得中丞乞俸錢

其四

牀頭一卷太玄經  
湖上千山閉戶青  
儻憶故園能載  
酒貧家不讓千雲亭

送潘令之邯鄲

四首

春滿邯鄲十萬家  
若爲潘令鬪繁華  
請看如王叢臺  
女豈讓河陽縣裏花

其二

爲政風流不下堂  
漳河春色動宮墻  
遙知茂宰鳴琴



曲彈作羅敷陌上桑

其三

趙家和璧舊知名千載秦人說蘭生莫道君才非百  
里須將高價抵連城

其四

邯鄲出宰氣何雄佇日徵書奉漢宮製錦但令成五  
色如花豈羨鮑家驄

山齋牡丹

三首

醉把名花掌上新空山開處幾迴春西施自愛傾城  
色一出吳宮不嫁人

其二

西山風雨錦溪寒春色沈沈醉牡丹不是故人裁麗  
句那能蕭瑟病中看

其三

青山繚繞樹橫斜中有柴桑令尹家白髮幾迴能載  
酒春風何處不看花

過殿卿山房詠牡丹

二首

相國園亭種牡丹枝枝風雨怨春寒主人車馬城中  
慣知傍誰家錦障看

其二



國色宮妝倚檻新一樽堪自對殘春即令解語應相  
笑何必看花定主人

訪劉山人不值 二首

主人三徑草堂斜稚子開門勸吃茶自有白雲看好  
客不妨紅葉滿貧家

其二

南窓狼籍半牀書階下蒼苔罷掃除似是隣翁邀作  
社不然應釣錦川魚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三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四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七言絕句

贈鄭將軍之銅江 四首

漢將承恩意氣多樓船十道下牂牁  
憐君本自山東妙更許何人繫尉佗

其二

銅柱遙臨幕府高武陵溪水日滔滔  
桃花不及驂騑色併與春光照錦袍

其三



白羽如林漢主分萬山遙護長官軍大銅江上門生  
笛不是南征不可聞

其四

射策當年捕虜才提兵又度百蠻來秋霜已避橫戈  
氣春鴈應同結陣迴

答殿卿問疾

斜陽殘雪照樓中忽枉新詩字字工無那主人便伏  
枕年年不肯讓春風

戲問殿卿止酒狀

昨夜春風吹酒香牀頭甕甕菊脂黃當壚笑殺如花

妾底事垂垂若箇長

林林何樓上

白雲湖上白雲還濁酒新詩日日閒無那滿樓春雪  
色教人常對玉函山

不長聞鴈得元羨兄弟書却寄

春風忽送鴈行迴病客新銜白雪杯一度三江聲自  
苦君家兄弟寄書來

止酒

五柳先生漉酒巾蕭然東壁掛青春遠公此日應相  
笑也學蓮花社裏人



答張秀才簡病中見寄二首

一瓢春酒一漁磯  
羨爾江湖老布衣  
此日故人誰問  
疾柴門深閉雪霏霏

其二

裘馬翩翩自昔時  
誰憐華髮卧茅茨  
世情一薄如春  
雪不是窮交那得知

送金台鄭參戎二首

征南幕府百蠻遙  
擬勒功名寵  
聖朝此日漢家銅  
柱在何如海上赤城標

其二

帝遣樓船護海鄉  
旌旗十萬下東陽  
何來劔氣轅門  
上夜夜遙看婺女光

答殿卿過飲南樓見贈二首

二月城頭柳半黃  
金枝嫋嫋掛斜陽  
已知不及春醪  
色自起開尊喚客嘗

其二

南樓雪後憶離群  
湖上銜杯弄白雲  
也道酒如春水  
薄樽前無日好無君

和許長史玉函宮攜妓二首

玉函宮裏列紅顏  
美酒清樽醉不還  
春色自應天上



好那嗔長史出人間

其二

清都花發彩雲深  
片月高懸玉樹林  
此夕應逢秦女  
醉新詩偷得鳳簫吟

送右史之京 十二首

漢家高宴栢梁臺  
千載風雲擁上才  
誰得似君珠履  
貴親承咳唾九天來

其二

曾遊上國和陽春  
華髮重來一曲新  
身自楚臣誰不  
識蘭臺賓客更無人

其二

一片燕山紫氣中  
漢家城闕薊門東  
即今天子招賢地  
非復當年碣石宮

其四

五雲西北望京華  
玉帛年年出漢家  
此去但承明  
主問不妨才子更長沙

其五

乞得梁園出漢關  
那將春色動離顏  
惟愁不見鄒枚  
苦賦就無人解往還

其六



萬國稱藩拱至尊一時詞客出王門但教日奉西園  
宴莫道應劉不是恩

其七

金輿山下小清河河上朱樓疊素波此日爲君西北  
望浮雲不似客愁多

其八

桃花美酒鳳凰樓公子乘春作宦游寒食不知何處  
過總無風雨亦堪愁

其九

胡姬十五漢宮妝夾道楊花撲酒香處處紅樓堪繫

馬莫教春色斷君腸

其十

春風忽斷鴈行疎染翰青雲照錦裾知爾已傳招隱  
賦相思更寄枕中書

其十一

秦女窓前桂葉垂那堪春色闌雙眉君家自種淮南  
樹處處淹留好爲誰

其十二

春光明日是長安楊柳青青傍酒寒也自道君爲客  
好那應猶作故園看



宿開元寺示諸子

三十年前住此峯白雲流水見相從那知此日東林  
會更聽開元寺裏鐘

重寄伯承

桃花不似玉顏紅顧影揚蛾入漢宮纔說長門人便  
老黃金無賦買春風

答殿卿潞河旅次見憶之作

十載蕭條作逐臣長安明日更逢春那能不醉新豐  
酒且自江湖憶故人

錦陽川途中醉歸答劉山人

錦溪人醉接羅斜邀客看花右史家右史未歸休下  
馬長安城裏正看花

答右史於

都城見賣牡丹者因憶故園之

作二首

上苑繁華此一時牡丹偏媚漢宮姿故園春色無人  
賞零落空山只自知

其二

長安何處買花還玉女窓前兩度攀可惜漢宮都不  
管一枝春色借人閒

周象賢明府明卿門人屬感明卿放逐因贈



明府

金馬風流漢主恩一時冠蓋盡王孫不知澤畔行吟  
日那得周郎却在門

贈周象賢明府

漢家當日渡蘭津銅柱西南盡外臣才子似君難便  
得始知元不爲巴人

爲周真陽題芭蕉仕女圖戲呈吳明卿使君  
春盡芭蕉未著花玉蘭雙倚麗人斜何如南郡從游  
日一面紅妝出絳紗

爲周真陽詣徐使君得報使有感作此贈首

使君清怨滿江臯汝海秋深尺素勞當日往還門下  
吏那知猶有范功曹

其二

使君南國有詩名屬吏風流思亦清今日新林還罷  
郡幾人猶似在宣城

早春寄吳使君

四首

十載風流動 帝都只今漂泊滿江湖那能萬里褰  
帷處不憶中原一病夫

其二

從它白髮病中生濁酒寧知世上情纔到蓬蒿人自



轉非干仲蔚欲逃名

其三

越王臺上草萋萋楚客褰帷五馬嘶那意故人將錦  
字春風吹到七閩西

其四

五馬遙臨百粵春漢家遷客虎符新同時諫獵堪誰  
在得領專城更幾人

殿卿乞酒作此寄報 二首

遙傳錦札鴈池來問我看春醉幾回消渴未能常傍  
酒乞君携客上平臺

其二

新開金掌露華香贈爾梁園喚客嘗酒賦若還遺此  
品可須浮白勞鄒陽

寄劉子方斗酒

每到花開憶錦溪春醪今日為君攜山中儻值看花  
伴醉裏新詩好共題

戲柬張茂才

羅姑春酒百花香潦倒張郎自不妨為問君家三婦  
豔今朝若箇畫眉長

為許右史悼伎 二首



翩翩春色夢中微  
淚盡紅顏濕舞衣  
似愛主人能作賦  
化爲流雪兔園飛

其二

梁園脩竹孝王栽  
散入秋風繞吹臺  
此夜斷腸聽不得  
月明池上鴈還來

招張少坤

蕭蕭落木下河干  
秋老東林白露寒  
爲報陶家新酒熟  
黃花三徑待君看

挽耿蠡縣一首

百里風雲接帝闈  
故園春色重芳菲  
知君自是神仙令

此日雙鳥何處飛

其二

春色孤城病裏看  
誰憐白髮漢郎官  
蠡吾城下秋風起  
千載蕭蕭易水寒

挽楊生二首

翠羽明珠映掌新  
君家長是武陵春  
一時紅淚千行下  
腸斷君家有幾人

其二

平生裘馬最翩翩  
不惜黃金結少年  
今日蕭條君不見  
白楊秋色有誰憐



感逝示克懋

春風吹動故人情昨夜山陽玉笛聲若使紅顏偏紱  
冕誰將白髮老諸生

龔克懋託疾不肯入試賦贈

白髮蕭蕭一布衣秋風搖落鴈南飛如何自聽朱絃  
絕此調人間識者稀

十日陶令過東村

樽前無恙滿籬花柳亦蕭蕭映日斜正好故人成一  
醉風流那不似君家

予與以服散卧病因賦姬人怨服散三章戲

贈

洞房春滿百花明月底紅顏把玉笙道是神仙君不  
信人間那得鳳凰鳴

其二

桃花流水赤城山當日劉郎去復還若道不如天上  
好何緣二女憶人間

其三

吳姬搗藥楚姬丸獨夜深聞玉兔寒更倚庭前雙桂  
樹何人不作月中看

簡許殿卿



王函山色倚嵯峨北渚清秋已自波我欲與君攜酒  
去不知何處白雲多

和許右史寄懷魯水部之作二首

右史懷人弄彩毫華陽秋送白雲高遙知水部開楫  
處不獨鍾山照錦袍

其二

鴻書搖落度江來爲憶風流許掾才曾是支公門下  
客秋光徧在雨花臺

病中答寄殿卿

大梁車騎日如雲客散夷門酒半醺更向古人論意

氣不知誰似信陵君

和聶儀部明妃曲 四首

青海長雲萬里秋琵琶一曲淚先流六宮多少良家  
子不到沙場不解愁

其二

玉門關外起秋風雙鬢蕭條傍轉蓬恠得紅顏零落  
盡春光只在合歡宮

其三

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  
月徘徊猶作漢宮看



其四

燕支山下幾回春，坐使蛾眉誤此身。  
二八漢宮今已矣，入一時紅粉更無人。

重別魏使君 四首

楚客褰帷不可留，陽春一曲更難酬。  
併將別後蕭條色，寫向君家白雪樓。

其二

謝客園林已十春，門前車馬任紅塵。  
使君不爲憐同調，何處蓬蒿得故人。

其三

君家明月楚江干，價動連城海色寒。  
不是片心還得似，三年那借故人看。

其四

海郡爭傳下鳳群，美人爲政有如君。  
翛然更逐檐帷去，西望蘭臺入五雲。

寄謝茂秦 二首

美人春望望陵臺，臺下漳河去不回。  
惟有舊時歌舞地，至今風雨自西來。

其二

裘馬翩翩四十秋，當時雙壁暫相留。  
于今客散平原



館說着還鄉已白頭

和右史悼兒篇 三首

賦罷人傳絕妙辭爭如細柳亂輕絲那知此日千行  
淚並拂秋風灑鴈池

其二

月出梁園授簡遲賦成賓客更相疑如何照乘珠無  
恙却得精光異往時

其三

颯颯秋風木葉飛丹陽長史一霑衣自憐猶在人間  
住玉斧蓬萊去不歸

答右史秋懷見寄 二首

河上秋風鴈影開樽前明月夜還來兔園一望渾如  
雪人在梁王古吹臺

其二

老去王門混酒徒陳留賓客避呼盧不知今日狂何  
似曾入高陽會裏無

答殿卿九日見懷 二首

黃花獨傍酒邊開過鴈秋風繞吹臺直置霑裳聽不  
得何須更自故鄉來

其二



白髮蕭蕭映酒垂他鄉秋色更堪悲不知此日登高處折得茱萸插向誰

寄許殿卿二首

夾道楊花撲玉鞍隋隄三月正漫漫知君日向平臺醉猶作梁園雪裏看

其二

虛傳車騎故園來侍宴無非繞吹臺雪賦幾篇纔脫稿諸王已報牡丹開

盧城送子與

盧城吹角月輪高夜色侵燈擁二毛明發使君從此去吳門飛雪見綿袍

答元美問余近事二首

山中還往酒家知纔到蓬蒿客便疑縱有少年能問字也應難見子雲奇

其二

賦罷凌雲氣不降長揚羽獵妙無雙老來却解人間事攤得玄經覆酒缸

和周公瑕猗蘭篇兼呈元美

玉指紅顏擁上春勞君一顧落梁塵當時解贈同心句漢省風流在幾人



寄余仲蔚

吳門月落洞庭孤何處扁舟釣五湖我夢三峰秋色  
裏不知曾掃華山圖

聞子與欲詣問詩以代柬 二首

謝客江湖已十秋浮雲華髮共悠悠聞君忽憶陽春  
調濁酒還開白雪樓

其二

吳觀峯高練影長使君千騎下東方故人不惜中原  
色借爾登臨望故鄉

白雪樓贈子與

綿袍十載北風寒又說陽春和者難直置樓西華不  
注使君能得幾回看

遣侍兒

孔雀雙飛織素年蛾眉宛轉使君前桃花流水人間  
去何處春光不可憐

贈梁伯龍 二首

白雪樓高海氣重吳門詞客遠相從可知不帶紅塵  
色至自清秋日觀峯

其二

太華峰頭玉女壇別時明月滿長安不知秋色今多



少君到仙人掌上看

蕭蕭篇哭孫三首

年年病裏度秋風  
雙鬢蕭蕭對轉蓬  
今日隣家聞玉笛  
不堪吹入思悲翁

其二

西北浮雲白日微  
蕭蕭木葉傍人飛  
那知十載窮途淚  
并向秋風濕我衣

其三

西風玉樹一枝殘  
猶自蕭蕭月影寒  
白髮只堪供伏枕  
那教雙淚更漫漫

謝俞仲蔚寄簾

五柳先生漉酒巾  
門無車馬斷紅塵  
勞將楚簾遙相問  
高卧中原更幾人

九日

黃花白髮病中新  
壁上常懸漉酒巾  
九日空齋似寒食  
更無風雨亦愁人

歲杪得元美兄弟書却寄二首

北風吹雪雪毵毵  
雪裏開緘酒半酣  
但說王家兄弟好  
自應春色滿江南

其二



病起逢春上酒卮江南江北正相思中原謾說先朝  
事五子風流自一時

答寄殿卿

平臺春興日堪乘公子相邀賽信陵那得更逢寒食  
下高齋獨供伏牛僧

答殿卿代寄正甫

凌雲賦出罷朝天今日息深漢帝年寄語故人揚得  
意白頭堪作病相憐

春興

自瀉金波滿玉盤使君沈醉不爲難新馱二七如花

女又向春風一笑看

酬殿卿寄惠達磨渡江圖

西來遺影少林傳萬里風波一葦前今日更因阿堵  
妙知君已解祖師禪

贈左史

蘭陵美酒日長攜趙女秦箏玉柱低爲問游梁何所  
作平臺左史醉如泥

伏日左史初度寄懷

二首

當年曼倩負仙才此日金門割肉回自罷文園長病  
渴偷桃好寄故人來



其二

帝子華筵上客開千金爲壽在平臺如何此日偏相  
憶幾度同銜避暑杯

寄贈梁伯龍

彩筆含花賦別離玉壺春酒調吳姬金陵子弟知名  
姓樂府爭傳絕妙辭

寄送方山人歸歙州 二首

河水悠悠鴈影長長安回首淚成行可憐三十年前  
客明日扁舟是故鄉

其二

白髮珍珍對雪垂北風吹入鴈聲悲已知客裏黃金  
盡杯酒相看好是誰

柬徐子與

吳姬半醉月當盧握手王郎問酒徒聞道君家雙玉  
妾一時同唱鳳將雛

立春日

樽前華髮影毵毵病客思鄉總不堪一自倦游三十  
載那知春色在江南

寄贈元美 四首

寒巖摘耳石峻嶒下有波濤氣鬱蒸知汝清齋常自



愛不常持供五湖僧

右石耳

美人持贈虎丘茶起汲吳江煮露華龍井近來還此種也堪清賞屬詩家

右龍井茶

九疊風生障子深蘭臺上客賦披襟休疑古蔓龍蛇走猶帶松杉十里陰

右藤障子

鸚鵡雙飛白玉盤金漿一瀉萬珠寒故人自有相如渴明月煩君掌上看

右螺杯

李柱史蜀扇

明月團圓掌上開清風猶白灑西臺誰將一片峨眉雪濯錦江寒萬里來

答贈沈孟學四首

浙江潮落海門高王氣千年照綵毫有客已成枚叔賦無人更羨廣陵濤

其二

海門中斷出吳關北望江流九折還一日故人携酒處白雲千載鳳凰山



其三

西湖一片白雲秋影落孤山水上浮君自神仙誰不見月明同在李膺舟

其四

江城春盡盡飛花花拂青樽日影斜寂寞更無奇字問可知曾到子雲家

寄憶殿卿

江南行色照青春白髮相看夢裏新憶爾故鄉歸未得梁園風雪正愁人

將至梁園寄殿卿

誰擅梁園作賦才只今枚叔在平臺春風好爲傳消息恰是相如漢署來

六言律詩

郡齋同元美賦得遺字

城上西山黯黯齋中秋草離離風塵微祿相誤踈拙除書自遺落日故人對酒白雲仙吏裁詩蕭條回首何處徙倚論心此時

初度日子與過署中同賦

東海鍾靈此日西方誕聖彌旬玉清老子同姓金粟如來後身佳客稱觴上壽新詩落筆有神度江我白



知己下榻誰爲故人

六言絕句

同元美賦得寒字

秋風華髮相看落日青山自寒薄宦何如濁酒故人  
誰在長安

醉示元美

拂衣不免違俗縱酒還堪達生偶爾故人握手看他  
監子成名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四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五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賦

錦帶賦

彼都人士上谷少年翩翩逸麗原嘗是賢連交紱冕  
英俊之域締好貂璫景繆之家三輔豪舉五陵紛華  
莫不肺肝共瀝意氣相加爾其冠蓋如雲騎從如水  
持觴竢盡投袂鵠起浮遊近縣邁言千里思美孟姜  
在濟之湄神招魂挑匪我愆期怨青春兮桃李衰况  
白日兮西南馳握君手兮淚愈滋悵軒車兮來何遲



忽媿日兮調笑容復易中兮思怨移絢洞房羅幃張  
藝蘭盞酌瑤漿桑間詩兮藥章酌朱顏發娛光始容  
與以微動兮體陂陁而精蕩頰薄怒以相難兮旋靡  
迤而態暢爾乃下裝金恣歡情沉酒日夜極欲所營  
乍百草兮豔陽又群芳兮素秋胡鴈鳴兮憶故鄉逝  
將返兮動離憂幾抗軻而北發重媯然而且留若乃  
聊城控急邨鄆被圍射書則紛難立解竊符則趙魏  
焉依回驢迅赴媚子頓違羈棲就道繾綣去闈送復  
送兮遠山曲行復行兮大河隈飛雪掩野悲風北來  
拔血相對洒涕銜恩妾居齊右君家薊門慘子祛兮

蒼玉玦捐余佩兮贈王孫於是願假須臾似行素辭  
何以報之錦帶幡而方其織下秦川之機垂諸燕市  
之俠颺纓繡於輕颿繫陸離之長鋏容兮遂兮鞞鞞  
獵獵於是引如霜兮并刀剖五色兮紛攄摻乍若彩  
霞初斷倚若木又如虹霓中絕垂碧濤瀉鸞兮鳳凰  
羽翼兮垂傷令黃河兮如此帶置懷袖兮天地長女  
如束素郎亦青衿雖縷思之乍分廢離緒之可尋恙  
良會兮終合將永結兮同心於是紆領徘徊引踵遷  
延痛一逝而異鄉恐芳華之坐捐驅征輪兮不顧望  
行塵兮霑巾塵漠漠而無見別脉脉以方新居人閨



掩遊子馬嘶夢遙遙以空逐形怳怳以長睽撫此物  
兮準疇昔欲徃從之誰爲攜

頌

天中書院碑頌

重修天中書院成太守吳興徐君以其圖屬余曰此  
先太守盧龍廖君自顯所建也在郡城北汝水上天  
中山之陽三十年來業已廢矣余至郡蓋郡長老摺  
紳先生復爲請曰安得中國而授弟子室乎頃之乃  
購得院後地二畝許爲舍處諸生高第者凡百間其  
前爲天中閣三間講堂五間漆雕氏祠五間著臺一

表堂一因署爲天中書院云據高陵呂君構所記先  
諸生高第者舍纔十有五間藏書閣三間在講堂後  
即以祀漆雕開其中無今祠茲於廖君舊臺置堂什  
九哉余惟中和應乎天地神明麗乎著龜聖澤衍乎  
大儒文王以幽贊演易周公以測景經野孔子以定  
禮達材三才之業具是矣先尚書橐城張公守汝寧  
時卽嘗檄諸生集上蔡雖一時科目號得二十餘人  
然郡太守安能時時出行縣視諸生豈若集郡治便  
矣卽郡治又不得時時視諸生何然則使有以誦法  
無窮時者師素立耳蓋仲尼遷于蔡者三歲而於是



邦也才得弟子三人亦六藝微辭道統大業其人如此之難也乃漆雕氏卒以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至今稱焉至家語序列曹卹秦開之徒亦聞于世乃獨使開也仕何哉苟斯未信又何說乎余悲孔子之意去魯十有四年旣不得一仕世主得漆雕氏効大業無窮時何不說乎由此觀之漆雕氏所信在此不在彼明矣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自進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雖世主以爲廉即所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於世主矣則有傳禮爲道哉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使郡諸生安於習是著

於常尊日相告曰是大聖所說先大儒也是郡太守之教也凡言學而期於仕者無以處不必仕而困於其必仕者也不信孰大焉明興起家諸生間信陽固始二子其顯矣即不仕何以自見乎何以爲善學漆雕氏也余嘉徐君之意如此余惟太史公獨蔡有世家言江黃沈息之屬微甚不數矣及觀吳公治行桓次公經術與孔融遺陳長文書汝南何多君子也至世俗所號八使三君八俊五處士汝南君子必與焉况所稱郡六孝廉決曹掾家五子與四世五公者乎豈皆所謂得夫子而名益彰如漆雕氏者何後之君



子湮沒而不稱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徐君名中行字子與先守汀州時治行天下第一能爲漢魏文辭不具列云乃爲頌頌曰

皇帝御宇爰理人倫求錫厥極攬觀萬邦方伯分職祇承功德攝提之野其維豫州九土攸式倬彼守臣乃莅汝南庶士咸飭旣修泮宮宣達上意漸于淮服屬邑嚮風蹒蹒濟濟譽髦允殖我斯用集以校六藝莫不如畫爰始授室十郡一隅百堵是辟天作高山實維地中樹之表儀我侯至止望形景附朋友攸宜教之誨之載色載笑是瞻是依有臺矗矗是生神物

斷筳以推素甲縞身浮游雲氣幽贊匪違豈弟君子赫赫治行爲著爲龜八儒旣立本支仲尼迄用有成於漆雕氏其先蔡產祀事孔明肇維道統克開厥後不愆厥程維此庶士尚其夙夜保厥令名信而後仕釋斯在斯爲國之楨敢告守臣有造無斃佐王寵靈於嗟樂石永矢弗刊以著紀經

序

青州府誌序

夫志也者志也方志是事而已欲善之以有所取義作者之志也青州爲郡其事則詩書周禮春秋國語



史記管晏諸書君子得以識其大者其取義則所謂  
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爽  
鳩氏邈矣先王疆理天下尚父方就國而萊人爭營  
丘罷侯置守分領併隸不常所治何以按籍如指諸  
掌作二十有二圖與沿革表爰始賜履自天子命田  
和請立挾濁澤之遇漢諸王子廢絕半之迄今親賢  
隱惟藩屏有司庶長更至迭謝與高國世卿異矣鄉  
舉里選明經射策之制興焉作封建職官選舉表燧  
惑守虛釋寃振老龍鬪馬山之陽乃詭天是使比論  
行事不遠明威作星野災祥志海岱維青州鎮曰沂

山淄澗流惡安得決瓊洛之水汁肥自穢而放于瑯  
琊比先王觀太公報政禮從其俗寬緩闊達絲之平  
易中具五民而地重難動搖六十牧豕固陋性成方  
顛罷西南夷不置滄海郡安得布被爲而曰齊人多  
詐也今自見采金煮海之徒不可動搖不知我無以  
制其命乃惟其俗之罪作山川風俗志雞鳴犬吠穀  
擊肩摩然陰雍長城暨池龍夏二分之一非穀所生  
克服其政亦旣富強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南多山谷  
登降之萌上斷輪軸下采杼栗其餘鹽絺海物維錯  
戶登則田治賦平則產息三者相成以官山海卽升



葵丘壯冠裳之會入石室探文字之原賢者亦有此  
樂矣作戶口田賦物產古蹟志著定而官君子所由  
以基命寧一而出政治之位中國授室羣萃州處以  
就閒燕言必敬義有社稷焉祝史薦信堯之五吏安  
用鯢脯靈山河伯無所爲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昔  
稱節制技擊爲之不教而戰安謂怯於衆鬪卻流賊  
數萬騎亦由人自爲戰議者謂顏神可城而不可規  
爲縣蓋以官員則民匱而險不爲用穆陵之勝是稱  
四塞閔以稱兵足備它盜桓爲游士奉之車馬 國  
家一統承流載道察民疾苦使者相望疲於奔命置

郵如綫作兵防城池關梁驛傳志掩齒寒塗振草懷  
里愴焉示睦龍夏以北至于海莊門山之祠奚用牢  
筴爲哉觀孟嘗君之泫然於雍門周斯逼城而葬者  
未爲矢之逢於何邰心路寢五丈夫見夢梧丘蓋已  
慘于堙微發掘之患矣齊魏之季實崇佛老有屹其  
棲伺我失道作鄉社陵墓寺觀志嬰之知景公不能  
用仲尼猶仲尼之知嬰不能使景公用已尼谿天沮  
不遇弄人維諸侯享國從治以長大哉制辭龍靈篤  
叙九合一匡不可繼矣自餘取節槩于吏體士生其  
間卓稱達林左司馬伯公中大夫王邑富強之佐蓋



姑置焉而况宗第蔣弟丁惠之功作聖賢封建名臣  
宦績人物傳相勸以趨義忠臣所難有激而累親孝  
子之過自公治長受業身通田轅伏鄭代為大儒源  
本六經家傳人授終始大聖之篇號為閎大主父嚴  
安上書言事感動人主穰苴孫武至今言兵法者宗  
焉鍾離業陽助王息養程本寄食海濱泯子午載書  
三百作忠義孝友儒林文學武功隱逸僑寓傳俠無  
義則豪輕季次故齊人而後之言俠者置之狐咍子  
狄氣足鼓衆士有私伍同袍之役乃過謂之隱憂務  
摧剪其豪卒然按籍無怪其恫疑引避也作卓行傳

沽不越閩有脫珥之后亦有鷄鳴之夫人北宮嬰曰  
何為不朝大國問焉守數精明倉公可謂近之矣郎  
生望氣能亦各有所長氣同跡異各以其極聖哲之  
變仙釋間出作列女方技仙釋傳均之進德勸一德  
二城陽大夫自取杜滅梁丘栢騫過而能悛是從末  
滅崔慶之惡失之履霜作外傳倉頡篇起自上世金  
匱藏於王府惜韶樂無章不得其亂羽翼經術具列  
傳義君子有道懸之間食魚乘馬紀有丹書無棟於  
亡文學天性後之作者彬彬乎幽以明為形怪以常  
為體精氣相挾假合為物情則然耳君子存之作藝



文遣文雜志凡一十有八卷爲目四十有三備矣善是之具於人事蓋獨詳焉若曰非徒以存文獻而已屬之其人取義具在後之覽者神而明之此秦杜二公之志郡諸君子賢士大夫之相與以有成者也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爲序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

公既移鎮薊遼者三年所奏議

先帝時疏凡五十有一章蔡龍受而讀之曰大臣身制四夷從閫外請便宜報成事機權相生利害旋踵兼聽獨斷務出萬全而使凡厥爲功若自口出下從中議如凡所見以稱

上意而論道之臣無覆詰之沮有將順之美義所必至辭足達之非是曷繇哉

先帝神武雅塵疆場之政屬鎮以來虜數入寇輒下明詔切責違玩風火示恩輒以邊大臣徒往來文書問鎮十路而齊二三其悉意以實狀唯是孔邇京

師主將舉事朝發夕聞誰敢哉徼寵靈益持重以假須臾無它變與其幸不可知之勝挑然嘗禍不可也卽圖戰守戒屬夷悞率常媮近效與其易而置焉之



駭衆不可也莫尊於中國莫嚴於畿輔

天子命我而虜數入寇主憂臣辱是周公所膺義不至懲艾不得已矣疏蓋曰必翦滅此而後朝食者臣之心也公一經略輒及搗巢而使虜常備我其罷不減於中國則自憚入寇因以爲令先聲致之又使首鼠顧望結聚瓦解是謂伐謀且曰殘傷之餘次第就緒卒期底績以慰永懷蓋

先帝前已壯之遼之役一月三捷爲拊髀稱詩焉而公復條所自與創舉者三事感動

上意延論道之臣以終前疏自今觀之置裹糧待敵之士不以食版築自衛之力則坐費而其防必不工中屬夷挾賞之詐不以廣各邊分探之情則仰寄而其備必不豫欲唯勢是乘戰守相爲非先立於自強之地則失恃而其應必不給也信乎發日新於熟計身倡始於前聞也調集兵馬疏更拳拳戰守竒正帝爲采納其說非常視公矣請斥四海治壹使邊無遺險論道之臣見以爲得策公猶曰設守之兵于深于堅可據以形即未出鋒鏑之下終不敢自詭必勝是豈一日忘戰也不然無翦滅虜而後朝食之心猥以幸不可知之勝於殘傷之餘施無次第挑怨嘗禍



若怵於易置不著超然遠望之見嫌以創舉自與而  
忤率常以塞命

上且按疏切責此何義乎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論道  
之臣覆詰相難安得采納其說 明詔相勞群推得  
策也是編也疏所謂今之急務臣之所言即臣之所  
行者也公起進士贊畫雲中蕩平倭患三十年於此  
籌策比虜明矣非不知 朝廷之大議臣如流嘉謀  
日聞於 上無非奏議顧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  
身閱利害豈嫌創舉以要 明主哉昔人蓋嘗憂之  
曰 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分自

報罷重得讓誰復言之者不知其所條奏無以使其  
事若凡所見耳魏相諫止趙充國伐匈奴右地而先  
零之役獨身任其計可必用也豈凡所見乎儻傑之  
士指世陳政言成文章昔人所難若是者無幾人即  
能從中將順身任其計非凡所見較如指掌者幾人  
哉又不然從閫外請便宜計定而後發竣可而後舉  
得之千慮失之一詰豈其才之罪也然則是編也公  
蓋上以紀

先帝知遇總安攘之畧下以明論道之臣任大計如  
已出質有其文武云



廣陵十先生傳序

人才之生雖地氣使然哉曷嘗不繇應運而興者乎應運而興則地氣與會人才相感以勸其成相感以勸其成然後闕之不為沮挫之不為變也我

世宗肅皇帝以聖文神武治天下者且五十年乃廣陵有先生十人洪水之際於斯為盛矣諸公之黜如臯令與王公之訊蕭敬景伯時趙叔鳴之忤逆瑾也朱升之之採顧開封與蔣子雲之諫南狩也曾公之啣啣於遼左與桑子木之傾於骸骨之疏宗宰相之祭楊太僕也所不懼者朱子价一人而已奈何十人而九闕之九挫之乎

肅皇帝懲宦者煽亂而制奸臣之命斯運之所由起也余往見歐君矯矯自史才而致意乎作者有鑒裁矣善乎傳所謂廣陵在漢時吳王好文辭而大山小山之作奮自淮南彬彬哉 明興二百年廣陵多文學之士乃今始有宗臣云今勿論其所得即自諸公已力圖復古推轂獻吉景明輩而伯時子雲叔鳴升之亦各以聲藝翺翔李何間矣子相後出相勸而成者乎翩翩孔璋之流也世方病文學之士無吏事登陴而守福州者誰與永安之捷與海防二三策豈一



語不相合也而况馬政軍餉綏夷道河如儲王以下諸公所至有績者乎故闕之不為沮挫之不為變進則謀 國家退則著文辭自董生而授經術之業有如十先生廣陵得以稱文獻之邦矣河應運而興而河套之議卒撓於讒而不得以復 國家二百年之疆圉設令子木之奏行而嚴氏者與三尚書並罷豈有侔主之禍也豈廣陵地氣微不能與運會而適至是乎傳言儲受知尹恭簡朱納交邊庭實二公皆余里人叔鳴按察副使曾公都御史又皆在山東子价余同年進士而子相則傳所謂昔者吾友也十人而得其六是傳也以徵文獻則是矣其斯實錄云

### 三韻類押序

辟之車韻者歌詩之輪也失之一語遂玷成篇有所不行職此其故蓋古者字少寧假借必諧聲韻無弗雅者書不同文俚始亂雅不知古字既已足用患不博古耳博則吾能徵之矣今之作者限於其學之所不精苟而之俚焉屈於其才之所不健掉而之險焉而雅道遂病然險可使安而俚常累雅則用之者有善不善也聊用布親串孰與風物自淒緊雲霞肅川漲孰與金壺啓夕淪據薛君所為累押字不見經傳



者屬俚見經傳而僻若不可單舉者屬險凡以復雅道而陰裁俚字復古之一事此其志也未可以在諸生門而易之矣

### 選唐詩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徃徃疆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二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憤焉自放矣作者自若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 比玉集序

夫詩言志也士有不得其志而言之者俟知已於後也卞和氏奚泣哉悲夫楚如是其大三獻如是其數而舉天下之噐題之以石也又何難焉魏之田父始疑之而卒怪之棄之惟恐其不遠乎是猶已置之廡下怖其明照一室耳宋人何見而襲磔於篋五都自饗及笑於周客藏之益固瞽奚別焉即有明照一室



畜之弗利其家矣乃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寧抵於擯申詩之爲教言之者無罪而匹夫以賈害則焉用此君子服之烏在其禦不祥也何子威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有季朗於席上乎詘然抱不遇之感三復喜起之章響中鳴球有卷者阿矢音特達扼腕小雅孟子之論離騷纍臣之誼交含互映異采同符無倡不酬有投必報以相爲知己以快於當年是集之所由作也豈其無因而至前治德結好而冒不屬之患以俟夫怪而棄之者必不然矣是集也其瑟若者其理勝也其煥若者其孚勝也二君子固在焉談者爲價側而視之有厚倍者則精氣之致壯云爾是相詩之道乎

蒲圻黃生詩集序

余觀黃生所爲詩其困於賢良文學自傷不遇而不得其說而將以逸民遺老自解於斯世而非其所安而遂取裁於宗工鉅匠以有事其間而欲之者乎何辭之屢遷而氣變也拙或合之工或離之微不容髮其失豈埃其著哉故里巷之謠非緣經術招隱之篇無涉玄旨義各於其所至是詩之爲教也魏順甫曰生嘗以所爲詩者屬余歸而求之則旣已削所爲諸



生時藁矣乃十餘年又以屬余歸而求之又削其藁以就今所為詩也然則順甫使之有所不得有所不安也有所不得有所不安而後有以欲之是為詩之教也故經術所以立雅而動不能不趨於風玄旨所以養恬而發不能不趨於俊斯生之辭屢遷而氣變者邪君子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即令生百不得百不安而非其所欲於順甫而有今所為詩乎哉蓋自屈宋之相師友而楚人為詩由來遠矣獨異夫栖栖不遇而徘徊以自解以求所欲焉是為可以怨而猶之楚人之聲而已

按察李公恩榮永慕錄序

公生十一年而太孺人卒踰二年而贈中書君卒卒後若干年而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監察御史擢今官矣猶日僂焉如贈君太孺人者之有所欲之而未能即命也贈君太孺人者已矣何以猶君有所欲而未能即命也人情十三故父母則猶若始免于懷雖猶若始免于懷而視成人為已近精氣鼓舞不可適以變著於愛斯愛著于悲斯悲矣襁褓而狎膝下曰父母是常一旦自顧直如顧其父母宰如顧其椽棟几筵宴如也顧之終鮮兄弟無以圖先德而語世



美顧之今不可爲而前不可知也其事異矣喘息之所不至而瞻依至焉瞻依之所不至而感通至焉以喘息則響絕以瞻依則形絕以感通則勢絕其類異矣非復襁褓而狎膝下曰父母是常者此精氣鼓舞而適變之始公所由一著于悲而情不能以時遷者也是故終日言不遺已之憂以憂父母終日行不遺已之患以患父母則顧而言則顧而行矣公往按山東河南時僂然如父母見乎其位者思得賢也朝而必有薦䟽愾然如聞父母之聲者思得寃也朝而必有白狀所罷監司太守某以下若干人所奏逮論殺

某若干人無不跣躄躄若即命於父母者顧之諦於生也顧之諦於生致顧之斯生矣是無是形而託儼然於堂上者是不需菽水而朝夕承歡者也夫精氣善應一著于悲斯悲是求慕之義矣人情幼不及見父母可欺以非其父母此無他僂得之也老而喪父母不可奈何廢而任之於父母此無他僂失之也襁褓而狎膝下生十三年曰父母是常安所不得安所不失哉霜露旣降悽愴履之非其寒之謂也身被國恩而與有榮施乃自顧猶首如顧其父母猶宰如顧其椽棟几筵猶宴如也由是乃有董被國恩而



若無與於榮施者是曾參所不願於推生季路有枯  
魚之歎也公再秉憲異臺同風余遠而望之湫然清  
靜知其為七尺之孤切而私之言行無罹于憂患知  
其著於悲而顧之致生也其在于公則言行成而容  
不知而錄之所由以名末慕者乎是為序

送右都御史周公出掌南院序

在漢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九卿高第者拜之典正法  
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至貴倨也 國家建官分職  
以六卿治相事而左右都御史之設視漢御史大夫  
無改焉無論其大者六卿共理天下吾得以紀綱其

間使斟酌元氣不至災沴陰陽愆伏之變不躬自六  
卿所治而實與其成功意攝於朝堂之上而郡縣吏  
莫能欺罔其次者即所為侍御之率也其為侍御國  
皆養抗直於憤激出論議於諫諍以耽視百寮序逐  
官邪而指其佞諤諤焉權勢之所摧靡若難乎為其  
上此有素重臣厭其心而後不可為重者也豈猶以  
謂刀筆之吏臣執之如曩時易與哉其在 南都為  
猶外也日夜思入就列以近

天子耿光而安其位則有不傷其左右之慮而諸侍  
御又以情跡疏逖寡所接附輕其優惡之心據職言



事無人乎王側不觀望人主則忘其忌諱或太銳意  
不無有害忠厚之風和平之體此又可率以意而不  
可以辭者也今夫王伯安之賢於

祖宗以來可不謂功臣哉其在濠廣人之亂與所前  
後掎制諸蠻夷至今威行楚廣間而

社稷有其利得賜爵為新建伯天下所謂稱於施報  
之務也大難方折而削奪隨之使抱不賞之懼何以  
勸人臣見危授命乎當是時也敦陳力大義以救之  
用兵科給事中犯

上怒謫判太倉州者非先生乎余猶及聞朝士大夫

之言先生之名得伯安而益高至今直聲動天下也  
已復入為少司寇又自言廣中事與伯安所以即工  
有苗時異矣象刑惟明先生蓋深念焉先生今以都  
御史居南都何如哉踰河而恃舟楫不若聞震而喪  
七鬯何則聲所及者大而有形者可玩也

聖天子方明肅紀綱而 朝廷多法家拂士即有恇  
淫匪彝之臣欲為不善雖能欺謾飭避幸眾人既不  
識已於此然不能不畏吾議具後於彼而歛手屏氣  
顧忌不為也於此不愈重邪先生蓋歷蹈閩廣治人  
有效其法律在司寇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



國論所謂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稱公實之臣者也是行也聲所及者爲大哉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越在四境非北事胡即南絀越其不事胡絀於越者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橫不可治不則盜賊亡賴依阻山澤弄兵自喜不則挾持左道動搖衆心不知所爲此視之胡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北四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則

天子璧馬寔式靈之瀕河吏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興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數千里漕具如故江南數十郡之芻粟日銜鱸而至也不北事胡而南絀越無宗人大藩仰給之擾盜賊弄兵之憂左道動搖不知所爲之慮歲滿且拱手遷去矣無已而欲有所爲則有餘以浸漑上潰其防令百姓引水饗其利不可也使數千里多就渠用注填闕之水漑澤鹵之地自疏水力雖使爲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使民芟牧其棄地而聽其所爲自弛其禁瀦而不洩則曲障川以逆水勢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三者以利民然且不可公雖不拱手遷去不能矣余入關中蓋聞公嘗分泉



潼水上備宅盜得商洛山巨寇黃守矩者數十人格  
殺之及見公坐計陝以西緣邊四大中丞幕府軍士  
事胡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虜大入上郡以軍  
士食給亡所掠去又及見公與右史大梁李君計宗  
人在朝那占種民田不為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  
上以其所不輸租筭如祿使自入因著為籍得田萬  
頃云此以事胡越而填撫宗藩虞盜賊不知所為者  
之變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為自臺中出開  
府者猶之有人哉唯是

圖天下之事蓋執玉帛者萬國焉掄材使者乘傳出  
西南夷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

天子德意使下所伐材木杉枿豫章鬱結輪困長者  
竟數軹大者蔽兜象其液如凝膏其理如戛石椹椹  
疆疆由瞿唐而望荆門蕩若垂天之雲被江流而下  
也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

天子日夜思味斯干之雅誠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  
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  
有所休息於汙澤令可導為漕者乎游波有皓肝而  
離常流者乎隄防有潰寫不厚蓄者乎何以令水力



相積負大而膠使杉柎豫章猶之枕葦者乎四部  
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職行水以爲非公不可爾公豈  
能爲先尚書禮奉使馬湖時杉柎自行公所能爲者  
有河可行杉柎而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送大叅羅公虞臣之山西序

蓋余旣補順德太守至則公爲大名理官矣邢魏諸  
郡交轍比肩有事二臺不啻兄弟蓋三年公率受署  
徃視順德太守治狀未嘗不如大名太守治狀也蓋  
曰與其發擿中員程傷大體寧使伏於長者之誼取  
自致耳是時也真定大名廣平皆得公以先後之而  
薦書歲下某亦卒用遷去則趙子都所歎誠令廣漢  
兼治二輔直差易耳不然視治順德狀如治大名哉  
公由是亦以卓異聞

世宗皇帝召爲大宗伯諸郎尋改諸郎大家宰余方  
病免歸自三秦也又三年今大司空朱公以山東都  
御史遷去謂余竊在四境乃度父老而辱薦書焉其  
後都御史若御史諸公在山東者薦書以爲常蓋數  
年

今上改元大舉士于廷也余遂起家按察浙中蓋猶  
尚以朱公朱公重臣也徃視朱公然後知公實託不



佞於朱公推轂自此始顧不佞治狀無聞業已自廢  
公在冢宰秉銓受計蓋又數年閱人徧天下凡老成  
之謀王斷國宿儒之昭曠遠孽循吏之竒節雅行陳  
力就列輩出門下方以媮媮余之治狀無聞公所習  
焉業已自廢得以爲解何拳拳乎舍彼取此而託以  
其所未效姑試爲之者乎是時也公自小宰上中大  
夫報績詣御史大夫府贊詣不名與御史大夫廷爭  
之疏從令甲之舊而卒得天下稱古遺直豈其然乎  
輩出門下者紛如其未已而不以自媮媮乃不佞硜  
硜自好引病以兔闔門高枕爲智者首乎勸一諷百

又豈謂贊謁不名與未嘗至偃之室類也而私之乎  
然而果哉末之難矣公弱冠以二戴氏禮舉進士高  
第爲郡理官即長者之誼自命顧冢宰諸郎須滿遷  
去於九卿猶掇之耳奈何御史大夫執憲轂下乃與  
抗而廷爭必欲得請以犯其所必怙而不復恤成寵  
凡有以自見焉不敢猗違自謾也由太常出按察旋  
復醞藉自養持臬如長者不數月山東都御史又輒  
以卓異聞唯變所適豈爲介藩內外哉逆順之際賢  
者難之余見公精神折衝其本疆矣發擿以理斯黜  
者飾避之矣即余觀之長者之誼取自致又終託焉



而私之凡不失其為故也既余以憂免公又以山西  
叅政輒遷去愍然若將旦夕懈嫚而負之者公之遇  
余功意俱美哉因為紀列以識不忘如此若乃山西  
三晉地董安于尹鐸之烈存焉公方督諸道轉餉吏  
實邊為

天子一方保障經術有之非二子所敢望者云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五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六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序

送右都御史太倉王公總督薊遼序

公既以御史按楚中先御史所為按楚中者猶是直  
履載路囹圄成市也則為聽在大辟當報之若未當  
者成將遣若未隸尺藉者徒未送者九千人一旦論  
出之委桎梏被地矣屬有司上計公實視諸生得江  
夏吳國倫諸生高第也已而按順天諸郡得候者言  
虜狀古北口塞下伏牛馬谿谷中者數所邊吏皆自



謂亡害公曰不然 京師視此猶宇下即一旦烏舉  
度障內如景不可復搏不可復搏寇且自深後事禦  
之則是以千里之師爲一日之任也不如聞

上乃疏請固 京師召集郡國入援兵徼於便地移  
檄順天諸郡先期以畜息入保而身獨馳之通州虜  
蓋昏而傳焉而公擗然授兵登陴矣

天子由是知公名乃擢爲僉都御史督治餉通州遂  
堞通州而巖邑之南以成路之聚焉以貳通州豈謂  
無它縣亦爲是足以扼虜津梁之上示有難急也

上凡再賜金幣大將軍鸞旣挾

上諸將皆以兵屬而制虜無狀恐 朝廷誅已乃時

時來恐獨公即餉不治不足肉矣而餉乃無不治大  
將軍亦自謂不意也亡論郡國兵日集 京師仰芻

粟如橐中即郡國若諸將兵嚮虜戰却無常處飛輓  
及之大將軍卒不能出一語爲蠶屋虜退尋移公山

東即虜至旦夕召公也而東南長吏事倭日嚴閩粵  
濱海數千里各以疆場一彼一此乃復移公督閩粵

公旣至則出行寇曰是其形不可使其相及也江南

之卒被甲冒胄比其什伍以會戰賊乃椎結徒程一

人奮戟以趨敵苟可薄我跣踣而至探前跌後足間



踰尋北地利也不如浮海扼之葦岸而塹賊方舟爲拒我軍大當援兵自負彼雖有衆無以措險即銜艦而守亦使瀕海無露國列檣如雉矣遂大具艦募處州卒鼓之數破賊斬首虜千餘級凡五獻捷

上皆賜金幣加於通州時已而又進公副都御史移治雲中者踰月復以功遷兵部右侍郎俄進左侍郎督薊遼諸軍虜又至古北口塞下即一馬不敢入矣是歲也進右都御史兼如故一朝廷得專奉東南云某曰始虜入時以走通州在公後即不得南下公之智應烽火而身獨馳之通州也其智若插羽也即不

守通州於京師何異取諸其懷而予之及公督薊遼諸軍虜又至乃一馬不敢入塞是稱一日之任矣今坐論之臣滿朝廷言治道可謂盡之然而天下方用兵北構於胡則以公南絰於越則以公者不獨人才有能不能也公三徙成名於天下豈爲苟去哉刑部君爲某言往過薊見家君治士捷於枹鼓身乘障虜所不至必斥之吏日上功幕府也則已翼亮大臣矣刑部君公長子也名世貞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應召還朝序

先是河塞新集而南流以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



徙矣運道無所出縣官仰東南粟歲數百萬不得從  
漕上蓋中外洶洶焉是時公方從少冢宰遷大司寇  
之南都也

先帝輒爲止之改守今官屬使治河矣公至行河則  
奏言新河事而明年新河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  
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粟數百萬  
更得從漕上亡何有爲

上言治二河口亡狀者疑不與公新河也以爲河所  
從來建瓴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秦溝一  
川兼受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則溢而東耳長隄一

潰運道沙淤不廢不止抵極而反西南泛沛與魚臺  
苦爲壑無已時幸故道滅未久可求又其處易浚不  
如從上原開支河於以分流殺水力助大河泄暴水  
備非常佐舊河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公旣得議以  
水之利害河誠欲暴泄之甚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  
將一聽沙淤所爲即出自徐州南而二洪又且生慶  
忌今幸出秦溝秦溝適直境山南五里則是 國家

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唯是爲務它可次第舉者秦  
溝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束隘之而益其疾也河流  
疾則能自刮除束隘之則後推前以致于二洪勢不



踰淮放海而不已暴泄何患焉夏秋水猥盛雖時潰而東北沙淤游落泛淺力微視其自索抵極而反亦在新河西隄外昭陽湖受之以休息若所謂勿與水爭者獨何言爲壑今所欲開支河在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凡二百五十餘里須創作深廣若干丈即有河形如郭晉樓至龍溝滅未久稱易浚又盡沙淤先臣有言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河之所舍寧能強之即求得故道又何以異未復之前而移魚沛之害還蕭碭也兩河皆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懷地出水上雖隆之天力可從施誰能築虛倡予和汝

而欲自託於水也無已則橫隄抵之使舍曠而就隘以迫隄其性不可矣且安得數十里成隄舉以置其間由華而東而入秦溝而河自道也以觀水勢跳出沙土欲居之久矣不如因之以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俾得併力下流以事秦溝而增卑倍薄兼事西隄重爲魚沛之防如是則上不傷

天子昏墊之懷而江南粟常得從新河漕土矣及上報可而西隄亦成是役也因高爲深黃流辟之汗渠交委而本水自足其著者在新河某曰 國家運



道業以與河相直矣河獨非水哉善用河者因而利之耳出秦溝直境山以致于二洪踰淮放海豈一日乎而忘東商秦溝既導濁河數倍下流已闊無復壅理即溢而東北湖休息之束以長隄新河自足是爲不治而已得其大計定焉而它可次第舉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其智焉匪天作之圖而必欲復國家二百年之運道業以與河相直而倖必爭之利以嘗不可並行之害貽非常憂必不然矣河入秦溝者什九而馬家橋西隄復成均之引水出小浮橋而秦溝去橋止三十餘里運道已便斯龐家屯所不必開先是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道又徑易漕度可省十日上介有河形土不疏惡勢又可因爲沙薛兩河力又可陂澤之而効節宣大臣之於國家見謂利害私竊念之猶曰天作之漕不然奉詔使行河費不訾作亡益而無尺寸功偷得不憚勞任事之名且爲新河中廢地以徼

人主見謂識微慮遠備非常者而苟無後咎餘責雖踵興大役復故道何不可者然而國家大命利害懸絕大臣舉事當爲後法善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引安流不盡排黃流之爲言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



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持議與衆破壞深論便宜相  
難極也苟得其大彊直自用安所恤哉今且入見  
上言水之利害與所以治河狀報 敬承之績以贊  
又安圖求賴勿但曰

先帝式靈之而已是役也拊綏貞作有若都御史姜  
公臨飭藝略有若監察御史羅公共濟底平而與議  
利害

天子所嘗報可者乃命某以備論之如此云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  
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蕃而南  
制湟中羗非若它中丞得一意備胡者矣今年春匈  
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羗掠申中  
豪二部人畜去尋復牧西江上與諸羗爭水草之利  
欲候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  
奴右臂令隔絕與羗通路今湟中羗羈縻內屬顧又  
且患苦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  
羗何以賴我而以爲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蕃數萬  
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 國家怒而追哈密  
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蕃名王貴人使前受



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爲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  
自在西曹時望見虜都城下扼腕朝廷無禽敵  
之士請

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旣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  
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  
域即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爲

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刺土魯番之三褻哈密者傳  
首詣北闕下而勒功昆山之仄豈爲難哉今天下厭  
亂朝廷方滅倭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  
公卿議留上郡朔方入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間

幕宅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  
邊狀與計對中丞即欲事萬里外吾恐國家與公  
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爲無故勤四  
郡兵生繫外國即詔書問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計  
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徵中丞誰  
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  
功沒齒不可復見矣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  
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躋哉宅中丞得一意備匈奴  
何如中丞今得以羗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羗合者非  
一世矣其計常卑羗有中國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



今觀望卑禾海上不即爲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  
中丞兵至而諸羗背之也中丞誠以爲羗小夷即小  
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問與匈  
奴解仇結約者冉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  
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羗而羗得以負匈奴之  
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虛其外廐豈不並制  
羗虜之道也羗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  
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  
以託於自疑不睦之匈奴棄妻子於它種中以與中  
丞爲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  
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卑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  
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  
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爲旃  
罽日操量課杞采山理石爲觥自罷其力而爲實効  
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羗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  
謀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謀洩自  
失而與國爲累則羗爲之障矣此謂以羗備匈奴者  
也

送王元美序

以余觀於文章 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即



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昆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為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衆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沈藝死真為相舍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群瞽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種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

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為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於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戶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日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莫途遠且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為元美道余



及元美見余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爲余  
稍益近之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  
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爲已且余結髮而屬  
辭比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  
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蓋五年於  
此少年多時時言余元美不問也口世貞奈何乃從  
諸賢大夫知李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余  
齊魯之間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  
即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竢諸王者故五百年  
一名世出猶爲多也吳越渺兵火詩書藏於闕闔卽  
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竿濫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  
爲難爾故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乎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諸郡序

元美所爲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貴人  
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  
竣事且入致命于

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 爾書治青州部兵事焉攀

龍曰青州故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竿鼓瑟

鬪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

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



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爲善於鄉也不  
如爲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翟衛  
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  
其民見以爲無不吹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相  
樂也然暴子弟亡賴少年爾不采金於山即者鹽于  
海矣輕扞厲禁恣睢睥徃徃內交亡命傾身爲無  
仇家不解白刃以視與其違於法也不如聽於豪是  
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爲有司者所知  
微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  
以下猶姑逋逃佯以示遜殺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

挾衆負固即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  
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  
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唯敵是求  
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搏秘如  
組亦如掉蝟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堵墻而進矢疾  
不得加劍鋸不得接不埃尺符捷於烽火三尋之矛  
若鄧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有摩連衽  
成幃舉袂成幕者豪爲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于興  
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賦即  
又狡憤而起坐索輜重裹糧于橐人歲不饜百緡高



秋徵戍攫市以行漁陽之野何多韎韐之跼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構傳以章幟寢處其間釋冰而游爰喪其馬不知獬豸受服

天子之鐘鼓寔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于人島夷僞遁委以禦貨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唯以汝爲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怯於公戰即有豪實應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願有問也語曰虧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乘金于山煮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

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爲善乎鄉也無以異爲善乎家以爲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辟倪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爲勞幾何而歲且緇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第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歎也其若徵戍以勤

天子何何以春秋高枕自媮快也夾谷之會魯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寇令也不然元美徂喜自用焉其安能知之其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問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送河南按察副使王公元美自大名之任浙

江左叅政序

始河南之按察大名者大名廣平二郡耳自某之爲  
順德猶往謁山西之按察真定者于獲鹿踰年蓋茅  
公始得并按察順德凡三郡云余後往謁茅公大名  
習知大名故重鎮又并順德順德西距太原諸鄙爲  
畿內地設守障吏于境上按察部之秋三月臨 勅  
順德以爲常矣嘉靖丙辰公既領治獄使者渡滹沱  
緣太行乃從某三日而讞順德又五日而讞廣平又  
十日而讞大名既告竣役余乃從公大名命盧楠攜  
謝榛交相勞也曰不佞世貞視治獄三郡掌上耳明  
年公出按察青州凡三年則城頽神而收大猾徐氏  
令采金煮海諸亡命不逞之徒由是解罷

先帝賜璽書焉余既歸自關中問公之所以按察青  
州者狀曰不佞世貞視按察青州猶治獄三郡耳青  
州於濟南雞犬相聞也至今誦之較如四境父老永  
懷紀載史乘蹟用不朽尋以家難乃自劾去屏居者  
且十年

今上大服搜天下失職之士乃南諫議諸君疏薦之  
公遂與介第敬美並起岑君既領紹興往謁余曰始



其之成爲疏薦者公與元美計所爲主者榮施也蓋是時下佞已爲諫議諸君疏薦之起補浙江轉叅政部浙以西矣實儀封張君所爲主余往謁張君張君又謂非不知元美欲遺南諸君榮施也公起補大名讓不就者再而不得請之大名又移欲中罷者再而不得請凡按察大名四月而余轉河南按察使公遂代余爲今官云明年公往謁余濟南余又問所以按察大名者狀曰不佞世貞視按察大名猶青州耳獨未知可以按察大名者治浙以西也不可乎余旣轉叅政以

皇太子冊立入 賀未之部而殷君從省中攝之即浙以西三郡如掌上凡爲中丞臺御史臺疏薦之者三而特疏薦之者二以按察大名治浙以西何不可也余未之部而聞諸省中浙以西三郡郡多豪俗怙而喜殖故不佞以嘗試吏顧其吏足以彈壓之則無敢輒動者元美在大名四月而州縣之以墨去者三之一其風裁忼慨數爲按察益鮮中丞臺御史臺疏薦之者三而特疏薦之者二語多與岑君合至推其文學經術不置而剖擊如長者以信乎上深矣治浙以西何不可也公弱冠以才雄搢紳間所莅稱秉憲



之臣又蔚然爲辭宗二十餘年于此衆方見憚乃起而輒信乎上以無掣肘言行事何不可也余以入賀未之部無以遺公者然其間父老之談文學者蓋數輩欲一相周旋未能也獨今之嚮意元美必舉不佞以爲藉願公與周旋焉使父老由元美知某以此遺公矣不佞所以徘徊願德者旣得於公而稱使可南猶及附如貫之誼卒假大名爲重其代浙以西也又將圖余所欲効而未逮者使於父老有餘狀斯又公所遺某者矣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心也即黃次翁爲潁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而寬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石猶難之每坐以爲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數耳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達於政雖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世務粗悟所居廢亂安在其以經術潤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爲一輩而幸我之敗以甘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爲矣往者元美以 璽書按察青州諸軍事所部亡命采山



煮海之徒長矛距踊之士翕然解散使有司無復沈  
命坐累之憂子相叅議閩中身在圍城談笑却虜因  
計偕博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不能置即  
有謁閩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明卿三  
黜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辱我二三兄弟豈  
爲不効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務盡卒抵  
以罔而務不相能即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臬諸  
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待以爲治而  
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  
便宜從事也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

附巧爲繫援使游聲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  
不則惛惛無辯吏緣爲姦之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  
稱上陵之不悛下嘗之不報有則迂闊聖化鹵莽勸  
課欲治之急還復廢亂危加之愀焉輕省之藐焉過  
聽偏昵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  
疑之度不則牽於猜忌馭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  
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  
恐昵之則彼因以賣重若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  
其疏似禮似倨使故舊自遺而坐之怨不知一人聽  
而萬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昵而始受其任義者



不爲也。扱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以得魴而長者遠矣。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之心於國人也。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止。因坐以二字爲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之，文辭豈可少乎？次翁爲吏自喜，即經術亡益安用。從獄中受書矣。子與今爲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當於今之君子然業已爲之。我二三兄弟所恃以厭人之幸我者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苦書策稠濁，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子與旣

無是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爲不効哉？余猶識在鉅鹿時，子與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曰：無以國人慮同舍也。子相謂余即上績書考功，乃鉅鹿太守以殿聞，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朝廷雜問上計吏，爾條對失

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中臨飭左右又何忍見爾於此鉅鹿畿輔也。余才出子與下甚遠，即無是二三兄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焉。余旣上計子與與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爲也。行治獄使者與明卿信宿我境上何爲也。元美繼至一日致讞三日致飲曰太守



何得囿囿如此此子與所知又何爲也凡以退而考察所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耳今豈敢言報子與亦謂子與有意於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 送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往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所有不爲也子相蓋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搏杙知言哉所論萬古一事者矣方吾

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旣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自己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而况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永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遇則屏息辟之耳旣以強人人愈厭旣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爲與其以不吾知者



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  
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  
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  
之下聞風而興起是且莫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  
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  
雖陸沈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  
不可竢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  
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即有求歌言  
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  
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

滋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爲乎向  
吳舍人亦爲余言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  
吏部何愛不即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即世俗之見以  
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  
不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  
稱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太過矯失不復區別真僞  
槩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  
詩之罪哉直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爲矣可以  
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天子既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當秋論報則職方逮詰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爲奏移章司寇吏將覆劾之時天下傷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謀國之臣即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焉履善蓋嘗仰屋嘆曰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爲陛下不取也而帝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虜虔劉我人民大司馬悖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提重兵自鎮來復堅壁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不駢首戮也職方則微二重臣已足對天下怨心即使又誅一職方是匈奴旣太爲賊虐偃蹇肆志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使相慶得計謂因疆場之政自屠執事之臣受爲匈奴報怨名

天子仁聖愛畿內百姓甚於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懷詐內侵甚於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憤憤無鄧公之見也即前職方訊章所麗大辟法又非我所輒取何不可以成案委顧人臣將順

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爲之不欲阿邑辟患爾余聞大司馬訑訑不受人言北虜寇城下時職方數爲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及時伺北



虜出沒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讞奏矣履善非  
不親見大司馬受鉞縣首藁街三司使議獄少緩行  
笞於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必無  
幸矣一朝覆劾從未減以冒

天子黨惡之怒而爲無益不批鱗者哉履善素少年  
是舉也即宰相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吐鋪出見焉  
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夫廣西不猶漢百粵地哉昔  
王然于風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  
肯聽今思田疆宗岑氏爲大詳爲內屬而羈縻自解  
斯同負固矣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桂林群

無害也今苗夷阻兵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馳義侯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黔鬱之間雖蒼梧  
秦王助逆呂嘉何至大藤峽蠻剽戾如近時其在海  
濱西南夷譯者稱貢來往往禦人于貨使沈沙栖陸  
之珍繁貝翠羽之玩不得呈表瓌麗以雕被宮幄而  
賓帳火毳馴禽封獸之賦不較積於內府有司者治  
之按劔相眄則依憑深峭中原兵往援復以下潦上  
霧毒氣蒸浥輜重阻絕弓浚鋌澁不可久居故聲教  
或難之也即縣道官督大奸猾過嚴以爲起釁生事  
往往中罷長其不逞之心檄召酋豪使出爲戰則枕



藉城野又皆中國遷民流移亡命驅之鋒刃而不甚  
惜彼雖侏離蠢獷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  
貨而譯者赭衣我日尋干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  
見髡鉗載道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私相撫掌揶揄笑  
中國愚也當使者五歲讞獄期彼豈亦不惴惴恐冤  
者得直而吾禦人于貨日尋干戈將論報反逮也乃  
使者怠於爰書不折片言否則又以夷狄國重事不  
欲輕變遂令繫者由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  
大畏荒裔之志而制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  
猾小章何以稱淑問哉履善論囚畿中時爲越石父  
於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蓋余已異之又  
爲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七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序

送萬郎中章甫讞獄湖廣

在大司寇官屬余與章甫爲同舍郎旦夕從事舍中  
也今歲天下大讞獄乃章甫得報之楚中則謂余曰  
子以吾聽訟猶人哉卽數年於舍中君所知也一切  
造對按簿責之見法輒取奏成於手中視其人與情  
不甚相遠也楚俗良獄赭不載道而犴拳盈犴章大  
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鞫者非一吏繫者非



一日衆人所謂無罪者牽於文致不可得反所謂有罪者則其辭又不與罪蒙不徒受昧吏撓法舞文人  
有智愚即文有害辭微意遂隱雖咎絲聽之上觀下  
獲有不可信者矣縣道官重成案不欲覆劾且數伐  
去人情寃久不得直則不復樂生自號呼其寃則上  
以爲犯已而又被近刑彼知無益於生而且被近刑  
也後有心知其寃指道以明之者且以身無見膚庭  
有尺箠亦彷徨瞿顧不出一語自救也此豈不髡鉗  
戮囚甚危也豈自愛傷生乎其心以爲是固亦將謂  
一成而不可變當無異於官吏者云爾此猶百不有

一然已足以損吾照覆之明傷吾見牛之仁而况大  
猾元熟一朝殺人則亡命莫索株連蔓及坐罪無辜  
然後從旁圖之莫不以禦人之貨售府幸功百金易  
字千金易辭而或怨家積憤靡於歲月有司姑息久  
繫憚於論報使其終年造佞一夕訊焉則出言而投  
抵獄文之隙兩造不備肆爲單辭欺玩厚貌其示人  
辭色且懼且疑詳爲錯愕何可復得恃其五聽之術  
如初捕時哉若使各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  
一刀筆吏足矣烏在其爲奉

天子德意何能長我王國也夫獄之疑者吏或不政



決縣道官猶得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  
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猶得移中丞臺治獄御史  
當報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猶得奏傳所當  
比律令以聞而奉宣

上惑人命至重也司寇使者既出則縣道官二千石  
官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者舉皆往移焉而一  
切復案當報之奏傳律令得可事於

天子桎梏坐解圜狴立出民以不寃中愛獲致辟雷  
雨作解元氣鼓盪百物甲圻不亦已媮快勝任乎然  
有一報不當無論網漏吞舟之魚即無罪者今不得

釋則其獄愈益亡解時後之人愈益自嫌不肯變縣  
官不復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不復讞中丞臺治獄  
御史矣寃者繫囹圄苟可以有生孰不引頸從桎縲  
中日夜望司寇使者至也我乃各責如舊章又以笞  
掠定之使無有從出之塗哉且楚自辰沅而南徭峒  
之亂頻年用兵嵒窟偷生而無積聚民散久矣殷王  
中興奮伐荆楚恒以下僭不濫大監于民今之臣子  
奉惟

天子威靈何可不敬由獄也余唯都下橫不可問者  
莫若親禁軍其在衛尉稱貴重臣即互相援庇而豪



猾少年多所縱舍弗法章甫與余得就舍中按之也  
有父不能字厥子而遽條不殄者乃疾厥子而訟欲  
殺之會逮則其子自引罪獄且具猶苦不敢深發之  
章甫自爰書覆劾其父禽獸行論誅也其衛尉蓋若  
有讓焉章甫曰刑弼教自正父子始也及諸中常侍  
陰託相屬無不危言恐動章甫曰惟官惟來其罪均  
也可謂不畏疆禦矣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  
不信乎

送浙江按察使郭公轉右布政使序

不佞既起家補浙江按察副使時則公方以按察使  
入覲矣中道而有今命則猶以按察使圖事于大  
冢宰也屬左方伯及郡蔡公稱病公獨以按察使蒞  
之

聖天子既秉新政始大會諸侯受朝于明堂之位公  
得列四岳羣牧之首以玉帛率萬國而大巡功焉憲  
禮正刑以尊

天子以聽于大冢宰黜陟郡國差次吏功乃浙江自  
太守以下若丞尉邑之令長若丞尉諸掾文學不職  
狀凡七百有奇人輒罷去公條其對與簿合無不名  
實相應者廩廩乎廉貪貞淫之行以勸四岳群牧令



各上觀下獲而報成

天子告竣役焉然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以達  
聖天子德意而無梗於貪淫不職之吏則凡公以按  
察使圖事于家宰也不然貪淫不職之吏不以罷去  
斯益肆於無懲加甚於匪望重民之疾苦何以言陳  
臬使者而按察爲乎先是公至自叅政則以謂由舊  
之有佚德而不職之吏輒幸免

聖天子方秉新政求共理余曷敢比匪彝蹈積愆也  
蓋廉貪貞淫之行躬自有之矣然後簿省中諸吏而  
條其得失將以屬上計名實大較應矣又得以使者  
按察諸吏職不職狀以聽于家宰

聖天子集維新之命肇有始之治而以著典常是爲  
所效者大也先是公爲按察副使者蓋十五年凡在  
陝西者三年假河南副使以行劄遼諸鎮者一年實  
治河河南二年耳間以陝西待調者乃九年余聞公  
在陝西以莊浪諸衛撫治湟中諸羗則湟中諸羗用  
也無以異以諸郎屯田雲中時而餽餉飽士馬何所  
見失論以待調乎又何所見得而兩府之士給事中  
某若御史某同疏請

上假以行劄遼諸鎮乎而遂以治河河南劄遼諸鎮



方坐索大帑聲為犒募而中賂權貴令士馬有饑色  
虛糜不訾度無能支旦夕公誠計糧穀芟稟金錢之  
徵發出入簿責盡石束而無能欺者邊長老猶能言  
之也即以治河河南猶若無所治得失無所見安識  
其躬有之哉夙夜圖所得失而自以見調不獲其故  
謂維昔之諸中丞臺若部御史之劾奏舉刺與上計  
吏之條得失名實不相應以余八年待調圖至孰矣  
安能姑息以覆不職之吏使無徵自肆匪望自甚也  
是蓋公從叅政為按察使時度必入 覲條省中吏  
得失簿無不關其手名實人人相應者即枉焉而

自八年待調孰與縱焉而不懲之益肆匪望之加甚  
之害及郡國哉此公之所卒因以獲其故而所效者  
大也公既告埃役遂代蔡公左轄浙江稱大保釐未  
期月中丞臺若諸御史臺交章言公卓異于上大抵  
存大體奉揚新政達

上之德意非直守筦鑰謹東南外府而已以方有顯  
庸不具列乃今按察使漳州蔡公代公而於廉貪貞  
淫之行躬自有之也因慕公之於按察使所效者大  
焉遂授不佞以具列者如此

送魏使君入 朝序



昔者漢宣帝以渤海盜賊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也又懲沈命課累之弊意甚憂之選能爲渤海者得龔遂今觀遂之爲渤海自農桑外移書罷逐盜賊吏而盜賊解散民以畜積獄訟止息而已無它異政及入朝帝帝亦曰君何以治渤海令盜賊不起也蓋已深喜其得人而亦未嘗以他異政望之今

天子神靈威武群臣無小大遠邇無弗仰成以効共理日則東郡禦人千貨

天子赫然切責疆場諸長吏自二千石以下不能禽制盜賊者意蓋獨至即吾終歲南奉倭北奉胡豈少

諸執事而寧困於役乎是豈乘間竊發之時哉以順甫爲濟南郡濟南與東郡一彼一此境相接也亡何而陳氏者實倡亂於淄萊之間淄萊濟南嚴邑也順甫言於諸長吏曰某也戍卒窮來歸我不論輸行伍斯置之耳何至使挾廷臣以賣重恐愒中丞臺以介其權罔上以啗下爲也何乃懸不可知之功而坐使擁衆以要我輕薄少年業已佩牛帶犢廢其常產喜而無所用之則激爲非一爲非則分必法而務肆其不逞不底滅絕而不已萬一不弔使者督之勤大役興擊之吾恐沈命課累之弊亡時已矣即吾有所用



之方今疆場之臣徧天下不南奉倭北奉胡無以春  
秋耀吾甲士曾輕薄少年亡命之徒是恃邪何以示  
天子神靈威武而勸守臣乎諸長吏以爲然而屬順  
甫先是順甫奉行諸長吏所置伯格長法甚謹用是  
微知陳氏與淄萊輕薄少年亡命之徒通飲食借交  
爲姦狀一日召十餘豪勞之曰若等甚苦義不費縣  
官一錢身裹糧而赴國難吾爲若言於諸長吏盡隸  
若於尺籍倉卒傳檄將按若而數軍實吾恐愆期之  
誅不得以農時爲解矣若豈欲之乎豪相視稽首順  
甫曰廉之間多苟且就焉而視利害爲去留者有始

爲所啗而中怏怏移德之者有少年失計而卒以爲  
易與懼其敗連坐而佯附之者而猶覲食於縣官也  
及聞順甫義不費縣官一錢而又將隸之籍其情立  
窮而衆乃解散然後中丞臺得以尺箠相加遺不用  
一逐捕吏不移一字書而濟南以安濟南以安斯  
天子赫然切責東郡者而吾敵王之愾於此其以入  
朝於

天子亦將必曰何以治濟南令盜賊不起也甚稱朕  
意此不亦順甫得以神靈威武所變化而陳對於  
陛下而稱長者之時乎向使順甫武健自用即一日



逐捕閻氏宗人三百家而犁求其黨荷不可者無亦  
天子則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而勝之邪順甫何  
以爲解也居則曰今之君子無大小無不朝夕耿光  
思媚左右皆若不能一日于外者即使久留內無以  
效共理而稱

上意奈之何一日于外矣而無以制盜賊奉職無狀  
天子實心輕焉博士雜治不出一語侍中臨飭視人  
以極何以謂圖天下之事也子有四封而盜賊不詰  
何以使民農桑畜積而獄訟止息哉是時也一日不  
能于朝矣故所患無以稱

上意而效共理耳不然何郡之丞尹若尉歲入賀州縣  
吏歲上計凡以欲知君父無恙者無已時即所謂聞  
者闕焉不得聞間亦古之人主繾綣臣子之至情今  
勿論子與於汝南以罷去自阻即邵武孔棘明卿猶  
若所謂待罪於郡矣然則順甫之業獨在采菽之卒  
章矣乎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優哉游哉亦是矣矣然  
後乃今可以觀

聖天子神靈威武之大而郡國吏奉職之有人也盛  
矣哉

送濟南郡丞陳公上績序



公以六年考滿上績行矣郡長老曰公蓋兩佐大郡而於濟南者五年云所爲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以十數治行具是矣是將何道必獲乎上何道所居輒効也郡州縣三十即游徼吏更十數輩終歲不能徧陌落何以令皆如其身家至焉若盜起必覺捕必得乎渠展之田瀕于東北煮泔無窮時必以筴市無所積之販者豪歲以一二群輩非必主名逋逃泛爲引逮乃旁規賂免不則以爲捕者輩課捕者輩以其課自贖爲之贖尋受記出而販者相慶矣公罪一之私賄什之奈何以易之也亡伍之

士不常窟穴即里閭故舊寧轉送通飲食爲一夕之行終不肯身自爲詰質一坐株累抵遣而後已以妨本業非便計矣而幕府對簿務求滿品何以應焉父老皆言它省主輸縣官吏前發藏其家假道郡西偏諸邑故示封識唯謹者夜乃撲其所發篋作剽客狀桴鼓號衆以縣官利害脅諸令長償焉如委咎阱幸不於驛良家子不任患苦乃傾產授銜轡諸猾少年猶之羸敝載路行李往來疲于奔命恐諸令長得以口實也郡請籍于太山歲繼數十萬然役之以祈祥人自爲致耳不可得而賦可得而校乎君子重領之



唯利所在猶將潰之防誰敢哉尺董控之乎日漕河之役徐兗之間作者數十萬人大司空奉

天子明命出行河郡與卒操重受署如期而竣首事以爲它郡望而大工舉矣余曰凡此者公所由以爲治行者也公固以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不必問而必令淄萊阻山青幘白矛之徒伏不敢動爲急乎鹽官佐賦計不至虧國使在公者准大率倍蓰之耳必過禁販者斯大商蹠財不疏不行矣法不得而盡也亡任之士盡里閉亡賴飲食輩滿品上幕府孰與濮陳氏亡命戍卒至挾重臣恫疑諸郡豪少年者捕

必得之足以寢成禍彌亂形乎驛車馬不終塗縣車馬爲兼驅必令詭以羸敝取逸縣并廢矣善哉良家子人自當御挾銜轡習患苦寧出納無時不願爲諸猾少年牛酒費也以藉于大山辟之大官饗者朶頤爨者引指矣故唯無意可貳於神明漕河之役身獲群卒所署旅飲食以視糗糒露櫛沐以勸作息必及期而後竣也凡此者皆是也夫凡此者皆是也我不敢知其所爲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如是得具論之耳唯是詰盜鹽法戎政驛傳藉于泰山漕河之役無弗爲也諸中丞御史監司使



者無弗事也駢至迭出一彼一此無弗安也毋以是道必獲乎上是道所居必效邪不然欲諸薦疏與相勞者以十數如出一口難矣今日攝一州明日攝一縣五年於濟南無弗益也受成而已不欲持先後令長短長獨謹姦吏使勿得緣絕簿書如一日耳其它興徭治賦筦鑰之常不具論云漢郡都尉秩比二千石亦已貴倨乃循吏所稱獨龔黃諸君子其都尉之賢多以太守相掩無傳者自父老所睹記少卿次公之治行亦唯罷逐捕課收歛米鹽靡密吏出不敢舍郵亭何以異公又次公守京兆坐乏軍興公奚讓焉

余讀諸薦疏與書相勞也介者高其守幹者壯其才恬者羨其度達者鑒其識可以觀獲乎上有道而所居輒效自經術相成也漢都尉多任郎佐史察舉吏又武健自將不以經術相成故其賢無傳公於龔黃既無讓焉而得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經術相成以薦勞圖共理之治豈終相掩哉父老何自疑之也

送陳郎中守彰德序

始余與元卿為同舍郎嘗論漢都官所掌法至貴倨也中都官不法事得一切按之即他武健吏何敢任威操下也乃子與無所分署如諸緹騎士則多都中



豪往往自比於王之爪牙稱親禁兵恣睢視文法吏  
徼循京輔得自置符爲儀督大姦猾從執金吾分  
行收捕績五人用賜爵一級因是不惜享功或故吏  
善家子失計隨輕黠者即雜舉以文內之又群輩取  
受賕雖魁宿顧曲法私與出之賄賂唯罪罟是充得  
情喜焉獄則疑亦無不巧詆具之詣其長尉府對簿  
畏亡不俛首就繫者章大者必上告得可事然後傳  
爰書委成於司寇官屬使覆鞫亦文致不可得反可  
寇官屬重廢格沮事且不得數奏讞時一聽之何異  
彼府掾史於懷中取輕重劾唯奉牘觀嚮以次人意

哉凡繫求信於知己徒心寃之斯越石父求絕於晏  
子也旣已造司寇官屬矣終無以變是與不仁甚也  
問有是不復行論自我者乎余知元卿志念深矣功  
實君子也語不及之即危行愈於不得其言者哉乃  
按簿中要囚服念之謂人情不可使不樂生捶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飾辭以視則指道以明上奏畏卻銀  
鍊周內民安得不在鼎也元卿於法律家能橫佚言  
見法能輒取然亟痛於猜禍吏蒞彼長尉府所對簿  
一一摘見其寃狀舉之廷尉歲凡十數章廷尉正丞  
亭疑法者無不稱淑問焉彼長尉亦重有度尤稍稍



上輸乎矣又署法故得詘其緹騎士即捕逮者至反覆就簿詰責之示不可罔竟無敢引是非爭輩相戒無犯髯郎也蓋元卿與其兄駕部郎錫卿咸美且翬云後署所部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而守命且下矣彰德為畿輔南鄙自

趙簡王稱藩安陽議非素重臣不能任余觀元卿治署中何以異於守時極知元卿無害亡已則勿以越人治郡人乎又郡事責大指而已此其不與署中同者方今卿士大夫各因時廣

主思建立明制無不彬彬仲山甫將明之材乃莫敢別播敷相與條列就一代之法斯不已遜於為郡縣出政宜民者乎西門君引漳水為十二渠溉民田澤流於鄴其君祝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此非藉守令何以聞於人主哉何謂不得於朝廷謂為棄居郡也史稱漳河之間近梁魚微重而矜節足用為善矣余從元卿署中游居則謂良二千石與天子共理也豈亦慕黃次公朱仲卿為人哉仁厚出於精嚴始能立也余觀元卿之治署中無以異於守時矣

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



子魯第進士者五年不調君怏怏失志也傷錫類中  
匱而親不霑主息自謂於藩王無君子之澤賜生之  
義遠也三奏勿報焉遂往守潁州云余惟子魯論天  
下事無不彷彿若即成功也則安肯不欲施盡之且  
爾不聞其兄言易鄒齊間哉結髮稱田生有司以與  
計借上時即首六郡弟子弱冠第進士所守地凡三  
大郡各著異績南陽豫章諸卿大夫若父老各以其  
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風采而顧愈益畏子魯自  
惟難兄夫以經學治行甚盛顯於當世卿大夫若父  
老而子魯未就一業葭一邑衰然唯知己者之私與

而未以信衆人汗不阿第乃敬禮之若是可謂賢矣  
然栖栖五年求一諸郎不獲復俛首就簿書吏跡人  
以倖所不當得之嫌而自處於叔疑龍斷之誚卒無  
以自明而身比於斥抑卒爲之者何其下也子魯實  
自負其才故受此而不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不  
薄於其官子魯豈不謂吾何使危於所適哉穎三年  
而治人庶乎其謂我不肯違君之情爲欲致諸其大  
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江南敝於轉餽庶民將  
不安其田里而興歎息愁恨之心則淮穎之間揚淺  
可慮也昔在漢孝宣之世承奢侈師旅之後黃次公



爲潁州所務耕桑節用治之時參考陰伏使姦人去  
入它郡盜賊日少三老力田孝弟有行義而民皆鄉  
教化使天子得併力於邊圉亦甚行其志也即使次  
公爲相總紀綱號令亦無以自見爾豈得謂功名於  
治郡時損邪今省寺諸郎非不亦禮優而職逸無論  
一事之善微不足紀不獲乎上一事亦不得自裁郡  
國守臣便宜從事條教既定沛然惟吾法之尊苦無  
所沮此爲從吾所好也子魯大人以恭謹聞山東質  
行如石奮家今二子皆視古二千石何減奮哉兄弟  
彬彬九江長淮之上寄有專城不借寇而民各父母  
豈第君子千里比肩馮野王兄弟繼踵五原猶有讓  
焉茲不已榮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乎乃知賢者誠重  
其去就夫曲士小儒感慨而舍位一不當意即長往  
者非能潔身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向令子魯周廻  
諸郎不能棄而又不能幡然於潁州是無從事不失  
時之知不得於心斯多也何以稱篤行君子哉

送泉州袁推官序

蓋推官於一郡業鞠一郡獄也無論郡守若縣令奉  
職無訟也即縣令之所不能決移郡守郡守所不能  
決移我矣今豈無所得於欲言而不敢盡者之情以



矣論報郡守爰書斯未能信又其說可求也跡以行  
吾明據以施吾斷乎又其繫逮在庭衆方以郡守若  
令所不能決而唯恃此聽可無變也疑謂四視憚於  
期對雖良民何敢終有其孚心必其見直乃吾折自  
一人裁自一意一朝而脫彼於桎梏以而錯諸此使  
周内已成不可識察者卒然解散片言之下此不已  
媮快哉推官鞫一郡獄信媮快勝任也今不知推官  
於郡能以監司斯未能信者得如有求於郡守乎又  
能執如臯陶不依阿御史臺風旨而惟法是取乎監  
司得如所求於郡守矣御史臺惟法是取矣又能使

無疑我乎高明臨人者上惡之謏上而廢法者民亡  
之居下而身疑者患處之士幼而讀書一旦得郡爲  
鞫獄視其學與監司御史臺所責於我者一切與昔  
不合也懼然念所以適世之故而不可得矣推官於  
郡多少年又鞫獄其才易見又多入爲諫議貴臣豈  
獨有得失之患也監司恐其害已則伺之御史臺恐  
其翫已則嘗之事故劾有輕重唯其願授手有上下  
唯其氣使無因而甘辭其欲中我而先示以不猜之  
形少當於日攝即又若禍不可測退不自慊發容慚  
而薄言妻子無不俯畜是累指爲成弊進不得有不



所悅之以自安此無他監司有生敵之防御史臺有  
薦汲之權而郡百姓不與也子仁爲能不由於是乎  
送寧津縣訓導張伯壽序

余有識時嘗過高堂生高治毛萇詩濟南蓋海岱間  
士多從之游矣即所上客則許殿卿每相難天下事  
亟謂所善李生可語也余旣見高生爲余述濟南父  
老時事在憲宗朝則李給事中森張御史魯稱爲名  
臣哉給事持簡數萬貴妃上前左右懼然危之也亡  
何御史又疏僧繼曉御史章雖留中然用事者旣已  
銜之遂發難於尹恭簡黨治中遷御史郴州別駕循

尚以前過矣今去與高生言時又二十年所余每飯  
未嘗忘兩名臣事乃伯壽爲語大父賢過給事又遠  
御史自彬州來河南八年於外撻石行治河其法具  
治河三疏中遷御史中丞督部刺史遼水上三年移  
上谷乃單于不敢南牧馬入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  
又二年遷御史大夫當是時豎瑾煽虐士氣不絕如  
髮爾公且奈何歎以數稱病不見爲可免於難乎頃  
之果有構遼陽上谷事者無論詔獄榜繫即關三木  
徃來罰糶遼陽上谷間米千斛亦已不訾而人極于  
病公方謂固且愈於次起宦豎明卑疵而前娥趨而



言唯苞苴是先以偷諛於傍幸色少假恃以無患一  
中目攝躬不自措繭然無丈夫顏而日夏畦者哉吾  
寧爲此不爲彼矣且吾豈不知禍至此也余惟士誠  
難於瑾時乃今大者不敢赴會拓杜稷之業其次顧  
忌相視不爲進思最下不得守其挈鉞之智雖有俊  
臣亦皆寓言吏隱汨沒省署仿廼公養而已一值大  
政不過竊爲深念悲討畫無所施庶幾人主用我以  
是往耳茲豈皆以瑾也先生乃在寧津學舍中所與  
諸生者日前受業嚴事先生也一有異能之士即言  
悅助我又所論說詩書尚友古昔以槩省署諸顯人

計畫無所施不仰避戮辱而俯係妻子碎倪進退間  
幸人主庶幾用我以是往余不知諸顯人所駕即先  
生父齊豈不嘗再佐大郡何以勝爲涇王相時猶得  
職爲將順焉而明主之美也吾聞相卒時涇王以百  
金祠先生不受也非亦田仁所謂不以白金傷先人  
名者邪此其質行在濟南諸生自以爲不及矣先生  
子暉故竒士與余及許殿卿善嘗從高堂生游也

送蒲城宋簿字序

始宇給事藩省時蓋六郡吏各以其役隸焉六郡吏  
多海岱豪家有論具請報輒度一主進者來舉橐授



之無撓法又不患所陰脫歲且鉅萬則宇無取也久之蒲坂楊公始爲方岳嘗異宇所行徧見諸貴人皆以爲無害言於御史中丞府得檄書勞焉蓋昔未嘗有之入補制獄掾吏數與大奏讞即所錄皆重臣語勿敢輕泄示若已聞密告也其殆五載乃調今尉矣衆不知其賢豪人也關中素稱游俠又尉權小不能下大猾余往過平原嘗知宇一郡國吏條行砥名千里誦義比如趙公子藉於王者親屬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爲難矣又郭翁伯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爭相交驩此豈有一邑尉之權哉

又宇赴士阨困軌於正義不可與暴子弟豪少年同類而笑之也所嘗見諸大制獄重貴臣著即令疏即律不扞文罔且今爲邑者多便宜治之徃徃薄法律不稱古昔令民失守也徒使有一尉能書獄執不可變人方恐自中罪罟畏尉知矣不亦貴倨哉今之論人蓋已攝命百里之才則曰豈亦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不知季次原憲用行舍藏乃謂鄉曲之俠效功於當世者非也士何時而可有爲乎先臣大司馬徐孟暉氏江陰縣掾史也趣人之急甚已之私脫戍者而拒其報有魯男子之義焉向令終微賤何由自見



馬宇蓋將附青雲之士執鞭於斯人人貌榮名當知  
掾史多君子矣

送楊王伯序

據譜王伯蓋漢大尉震之後遷自蒲阪者九世矣至  
于涇陽同母姊適三原馬伯循時王伯嘗從游庶幾  
博雅君子也數歲以孤即廢居行賈贏得過當矣嘗  
謂周公九章法孫吳以施戰陣之間明於積蓄之理  
哉以掾史辟原州劉中丞幕府陝以西蓋八郡筭編  
戶市租一夕而推筭得之主計者按籍索軍實焉王  
伯雖吏給事人然賢操能有其身其在伎藝俛拾仰

取不羞為堯即所以責顯貴人行義過失亦有烈士  
風昔在張掖諸隊率微也以候人愆期失一憲臣心  
後憲臣即從臺中往按諸隊將以他事盡諸隊率髡  
鉗而戍焉以屬王伯始王伯法奏之則憲臣已意銜  
之矣又不欲卒變憲臣愈益怒且及王伯也王伯曰  
令今更重之罪豈遂在環哉即法至是止耳欲自棄  
去而諸隊率互相援止謂王伯曰公在猶可以無冤  
後人勿遽歸重吾輩禍也頃之復辟原州幕府中則  
時時為望氣用得北虜情大將軍以下嘗往授所奇  
門法嚮戰多以擊破胡也居六年入為制獄吏制獄



蓋多親禁臣主之御史爵方在繫時玉伯以謂上意  
且所欲釋矣及再就繫猶謂上意且所欲釋也久之  
乃復從爵以問玉伯則玉伯曰吾在制獄凡見上所  
欲釋者復多耳趙司業貞吉嘗從玉伯問風角書司  
業下獄時玉伯傾身爲之不避也今且及代其屬玉  
伯所治十餘大制獄未嘗深禍取訾焉余蓋徃徃過  
玉伯即嘗與治彭聃家言以爲篤行隱者也庚戌歲  
虜乃大入玉伯始扼腕向余言司馬法即借箸若可  
駸虜而笞之背者又褒然一賢豪俠矣余聞玉伯在  
金陵道中時嘗發裝遺一衛尉者使不至質其妻於  
負債家猶爲激於義玉伯有魯男子者二事不及亂  
從容有章過之余爽然自失云余觀士不喜誦人善  
即貴無一行稱實乃爲取名何以賢於玉伯哉

### 送趙處士還曹序

趙子爲獲鹿者垂三年矣則處士自曹來問爲獲鹿  
狀也曰爾爲獲鹿則良哉將下車視事而百姓煦煦  
自昵乎寧能悶悶俟去後思也維此多士從游甚驩  
而亦諤諤不可致乎欲焉而丞若簿以至它縣之令  
丞若簿不一其才而一其衷乎寧能傾奪不肖從事  
獨賢也欲焉而秋毫是析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寧百



里翕然示慈敷惠如我視爾於此也不知中丞臺若  
御史臺若監司陳臬若郡大夫共理所欲於爾發擿  
姦伏聚歛租賦孰與元元相安美俗相勸也不知豪  
貴人若中使者若諸長吏所欲於爾駿奔磬折出乎  
左右意未及色奉之如機孰與疆項正辭援禮交際  
臨以橫逆擱然相競也趙子對曰惟勤何以與斯數  
者也西門豹爲鄴發民治十二渠當其時民煩苦不  
願也豹曰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  
老子孫思我言即惟勤下車視事三年而未嘗忘於  
此也宓子賤治單父則多所致士然而無取於陽喬

魚矣即有丞若簿不肖者是惟勤不見憚衆豈徒丞  
若簿失德哉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宅縣之令不一其  
人而一其才不然犬瘳木敝獨安能身犯之焉大人  
視惟勤於此一堂之上毛相屬裏相離也惟勤視百  
姓於此百里之內毛不相屬裏不相離也安用秋毫  
是析察見淵中爲南走邯鄲北抵句注之塞將千里  
無不徧也宅縣之令丞若簿無不與言事也百姓疾  
苦無不聞也山川險易無不如石畫也以聽成獄以  
鳩大役以達隱慝以閱軍實無不爲也中丞臺檄如  
御史臺檄監司陳臬檄如郡大夫共理檄今日一薦



疏下獲鹿明日一薦疏下獲鹿元元信我如列眉矣  
異日者監司某君不安惟勤在側也則曰吾將寢處  
此悍令哉惟勤曰中山之狐貉羆豹其可盡乎其又  
以令爲藉也久之以餉戍戍則給以廬旅旅則並三  
軍之士意皆當惟勤一某君意終不能不當惟勤也  
惟勤爲獲鹿如此而已矣處士曰惟勤爲獲鹿如此  
即吾何憾焉無辭乎曹之父老也輒趨駕去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七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八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序

送羅處士還萬安序

處士少時嘗試補縣官弟子員不就也居數年則以  
大小戴氏屬虞臣肄業及之乃虞臣婉婉日抱經受  
膝下雖非然不出家塾中即已知名廬陵諸生間郡  
大夫若萬安令聞虞臣秀才召署門下與論所以爲  
文辭無不各如其口出虞臣之從郡大夫若萬安令  
游危行如長者處士心異虞臣之爲人而視虞臣學



則愈益勸不復事家人生產矣邑中少年竊相與非處士已則一切不事生產奈何託於不可知之子以釣奇乎一日不効遂失常業彼實有家而不知愛何有於我處士曰亦欲士之子恒爲士以是爲可知爾不知富貴也且爾不見邑中豪家少年不可以侍君子惟其學術少也而能走百役奉公法能不逋郡大夫若令之共稅而不以出諸門下非譽髦也明年虞臣與計吏偕詣京師癸丑射策甲科則處士之郡中視虞臣所以爲理狀日子子爾未嘗一語及行事浹旬趣歸虞臣固請所以爲理狀則處士曰稱法必

及朝廷議獄必及典章爲理則是也然而一人握之十人披之汝尚惡乎執乎虞臣曰百金示孩提之童而不得易其搏黍猶之和氏之璧示賢者而不得易其不受之名非以其知彌精其持彌固矣乎大人豈猶以此病良也蓋處士家居復不能容人過失即雖睨子弟有不直未嘗不面拆之亡間族疏近以宿罅若卒構怨必令處士居間是非曲聽處士始有不使處士者久之各厭其意曰即令詣吏對何以異此故萬安俗雖稱健訟而羅氏宗人鮮有自相逮於縣庭者處士所謂施于有政哉其斯有味乎虞臣之爲



理也

贈珍羞署正張君序

余嘗造會稽諸大績與言脉家學就理七劑稱良焉  
顧又察其非重糈食技術之人暇問之則曰君豈以  
大績於署府中日辦膳若羞諸物事眡羹飲皆若有  
所時適悟攝性之義君子恒放焉以達之石液遂多  
所濟於病者為有取爾哉顧吾所同署者張君則謂  
大績曰昔邦輔侍我中丞兄於淮泗間見其急國餉  
而食不重味嘗疑割烹之言非也向邦輔與君掌醢  
時雖不即膾炙衆意而不厭久要則君所三折肱於  
國中也大績曰周官膳夫掌王之膳羞以養王及后  
世子矣民窮而無告者君其能使各有常餼乎

天子欲有問焉君亦以珍從就其室乎羞用百有二  
十品珍用八物矣張君豈嘗聞五十異糧六十宿肉  
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今各得其齒乎是皆不在君也  
聖天子方致孝鬼神菲飲食日舉之典為羊存君雖  
日審珍而進未嘗得躬覩授祭品嘗食之盛以縱觀  
槃盂之銘天下一人之養也其所禋祀於宗廟咸秩  
乎百神鏞簋萬舞紛陳備奏佩玉簪組鏘鳴翳列於  
堂寢之上駿奔載路祝史在庭執鬯奉璋濟濟峩峩



以趣

天子之左右而矣。美定以詔於位時則君必將肅牲  
豆登魚腊致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使明德  
之馨誠信之衷藉以同升偕暢以居歆上帝而祈永  
命錫純嘏卒就禮樂之成贊感格幽玄之道也乎聘  
以萬國譯以四夷燕享以諸侯王公脯賜以郡工黎  
獻旅語以嘉賓君子以光邦家以寧胡考以樂王者  
得賢之心以合蓼蕭澤及四海之惠君又無一不司  
存於是署也無亦耻無以自盡而愈思其截之所不  
及爲邪亦求若大績者達之石液使多所濟於病者  
而未得其所欲託邪余然後知雖處下位而人人  
自棄猶盛世之教也

贈太學生葛景宜敘

景宜在濟南時蓋猶及與余同爲郡弟子員云景宜  
嘗言與余候部刺史時行躡履甚鮮也蓋人自上谷  
來遺之複底突出可以承鞠余目攝之則若不敢不  
踏旦日凡几几然易鳥行矣頃之以訾遊大學比卒  
業者五年余爲郎景宜又數過署中爲夙昔弟子員  
時相樂語不倦也則稱濟南士人所頌伏授書終棄  
繻李生不濫竿豈欺我哉即吾登喬上國求友博洽



君子非不多所宣翼然不至如向躡履時休懼其動以疏穢鎮浮今不忘也余謂景宜上谷之龍門人彼所節氣相尚不飭其行其所謂我猶之曰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恢恢自疎為急耳孔子所論直諒益者矣景宜仲父有勃貂建主之勲王子得以有其國景宜從旁以贊事豈匹夫而相者乎雖遇則然然宦微臣謀王危事也不已為難哉余往見其門蓋縣弧矢焉謂之曰湫舉云龜王金珠山林藪澤民並用之聖能制議百物也唯是有子而日伺其耳日出聰明手足蠕動孩提生色志意發神智號泣紆性慈生之膝下玩之股掌之間豈私心不在彼有之乎景宜乃稱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余為次其事云

送襲懋卿序

蓋懋卿三十始為郡諸生五十而貢云既為郡諸生則從余游余數稱毛詩大義難之無不如嚮也明年以諸生既廩與許殿卿郭子坤卒業館中藝相維長稱大師矣按察諸公開塾于署無不延生者慈谿馮公括蒼趙公蓋尤重之凡七大比無不在諸生高等無不謂成名無疑而竟待歲即猶若不得已而勿欲



變焉者屬之可以已可以變也初生豈自計至是哉  
生家陽丘近薛縣常稱公孫弘之爲人而不直汲黯  
也曰弘故遠跡羊豕之間年六十餘以文學徵七十  
而爲丞相服習裘褐即令紈綺驟御有肌躁膚癢耳  
布被奚詐焉顧生少時左挾書右杖箠牧羊山中年  
二十試爲郡功曹不報繇于陽丘尉庭笞之乃卒業  
鄉校三十而爲郡諸生弘少爲薛縣獄吏尋以旱免  
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弘年六十徵爲博士  
以不能罷歸後五年再以文學徵諸太常生今待歲  
應命實年五十有八九七大比無不在諸生高等又

馮公趙公諸按察轉相揚之終不得與計偕何以異  
弘以不能罷歸也及弘再徵讓謝國人國人則固推  
弘太常對策第又輒居下初弘亦豈自計年七十爲  
丞相然且封侯也史蓋皆稱曰公孫弘行義雖修非  
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時則武帝方鄉文學弘因得  
以儒術對策奏擢爲第一不然帝以雄才揚推俊又  
歎息嚴徐之徒報書諸侯王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豈其於弘非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輒自百餘人  
之下以爲舉首以示在昔不能罷歸爲不知弘必不  
然矣生以毛詩稱大師大義如嚮何以異弘辯論有



餘習文法吏事也獨以今

天子神聖雅好儒術維賢不次千載一時視弘邈矣  
即有召問有司發策必以新政先事求備必且豫憂  
胡也余嘗見生爲張中丞圖上山東要害恢竒多聞  
業已就緒濮陽戍卒陳氏蓄異生一諸生隱然敵國  
即便宜爲對何不可者乃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  
發十策謝不得一以弘辯論豈故不能得一於十即  
欲有所專奉有所願罷以此合上意耳然豈異於使  
匈奴還報時弘固亦謂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也  
生如能令所對

天子善焉千載一時而亦千載一遇若猶是太常所  
奏第居下其對則在我其時不在我也此生一遇彼  
弘一遇又何忤焉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而知不  
可爲也前以一人不合罷歸而後以百人之下爲舉  
首其斯生所常稱公孫弘之爲人者哉

李天鍾推官三御史臺嘉命序

余不佞所守郡則天鍾爲理焉天鍾爲理且一歲而  
御史臺勞書凡三下矣天鍾乃謂余視此勞書於僕  
何當哉御史臺能薦人於

天子又能以所欲薦若不欲薦者書相勞也今無論



其大者不能揚於王庭薦諸

天子即其次置之一切不問何不可者乃吾既蹇蹇奉職而稱爲理則以而處之欲薦不薦之間使有斯未能信之心曰是終未可知其聞於

天子而姑示若不得已者取之擯棄之餘而爲之辭爾吾又安能嘗其言以身舍曰易之而又負其施綴不急之譽以陰見其所未備若甚難之而因以深德我者則其有掩耳而走爾不忍讀此勞書語也無亦與屬邑簿尉最賤齋夫傳舍小吏同牘共命數列以勸何以異嗾而使之此豈天鍾所病哉即攀龍二年

於此未嘗奉御史臺一字薦書也假令天鍾因御史臺風指爲微諸郡吏陰事而萋菲成之使得以懸法中人而亟謂愛我豈爲之乎不然則無故而自穎出以求揜衆得之則將復進以繕然相結其有不得百倍人百欺人陽爲上意在此而實瞽之於前乃從旁因以爲解而深自納約使辭色在我豈爲之乎又不然口給相禦得情是喜今日効一語明日具一獄常使其跡在左右豈爲之乎是三者皆君所不爲也余蓋聞君即值御史臺微諸郡吏陰事未嘗不孫避入於人中出而及之亦猶上察下獲赧赧如暴已過者



何所得之何有不得而百倍人百欺人自令危疑如此即使辭色在我豈某之利哉天鍾長者語非擬議不効也獄非服念不具也是天鍾所爲也則已處乎若親若疏若去若就之間而欲人勿以處我於欲薦不薦之間又何可得也故薦所不及而書相勞焉猶以是爲不得已云爾人於我有所不得已則其賢愈益不可測視之薦書乃在上功此余所因以重勞之也

沈封君七十壽序

蓋自明興開郡國縣官弟子員設科射策士多自重者云祿利之路則然哉人情自愛父所不能得之於子也封君旣受業弟子旣廩郡國且察可與計偕而次君則舉進士矣人情自愛誠有所質於中莫謂之也有則曰是猶未可知二偶三合亦各言其自致爾子何能得此於我而輒以委焉不則曰用子自託跨三命以臨鄉里寧與一敝果解相殉卒業牖下自誤不恤矣故有白首呻佔僥焉發憤於其子者不知精華已竭乃欲與新進少年較技角藝萬一所司有知已碩宿自負以謂不悖所聞然而其時與文則已變而載義以遷出於所聞之外者有不必守也不然則



又不少自勉強一老文學終依依不忍去以爲亦自見其名成亦自見其志効然而旣已鞠如枯鰕猶日與諸生盤辟堂上脩禮容出從一乳兒馬謂郡國長吏朝朔望爲不素餐不知當其不及貢也屈指旣廩妄冀息澤待歲埃盡俛失俛復以至於今勞且險乎顧二隅三合有不必致自其身志効名成有不必託自其已足封君之自重也次君蓋謂余曰自某舉進士家大人以郡國弟子受封洛陽令尋改戶部主事再封山西按察司僉事二十年于此歲七十矣雅好奕碁未嘗與聞事也夫人情自愛亦各言其自致自

見其名成與其志効雖子不假焉是矣顧士結髮受章句即欲第乎亦當如兒輩少年舉進士何至白首郡國弟子中縻縻廩人豈不自致有不能得此於子者且弱冠旣廩勿悖所聞足以免俛失俛復之患一老文學如運之掌即諸生經術尊我郡國長吏師儒視我職自取耳待歲埃盡而來亦待歲埃盡而去奈何俾諸僚友之疑我自恃屬於其子也而竊議於後爲兒輩無妄之累乎爾類恒於斯不類恒於斯豈敢哉跨三命以臨鄉里惟是朝廷欲速見爲善者之報也誠謂其才可自致願以異日慢孰甚焉無亦謂爵



已崇而虛位已卑而實而鄙之乎奈何以一老文學  
自尊而令有所不行於朝廷士固以此言自致以此  
言自見耶不有奕碁者乎吾二十年於此此以自致  
此以自見矣君子曰三命以臨鄉里則長吏之所過  
問而式伏臘存問者也一與聞事將鄉里謹焉朝廷  
等威乃從長吏而市之權又因以爲利自令輕之何  
用勸天下之爲八父者我斯自爲弟子時已勝其耦  
尹文子所謂進退取與在我者也豈獨三尺之局中  
蓋脫然直竒焉而所爲自重者在此然又衆意所安  
常理所取廢而任之七十年如一日得養心寡慾之  
助於進退取與之間燕趙君子凡以慷慨自擣固無  
以得封君之大云封君名某生二子紹代長君也南  
陽別駕次君山西叅議守寧武關爲封疆重臣著政  
聲封君因有榮號矣乃隆慶改元十月二十一日覽  
揆之辰爲歲七十焉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隆慶己巳蓋大中丞孟公始舉子焉明年左史許殿  
卿至自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年旣已六十有二矣  
而始舉子岌岌乎其危得之也夫危得之者幾得之  
也幾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爲道厥初



生民覃族受姓以屬于今不絕如系一旦自我塔焉  
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稷之委裘即不堂不構不  
楮不穫以比於作俑而題之曰三不孝則誰不皇皇  
焉而幾得之也弓燭以禱祠求之熊羆以寤寐求之  
即未為失也雖不肖焉不告而娶以權求之寧脫徒  
爵祿以其餘易焉以倖求之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  
之也攀龍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得子者其法  
當自得子者也公之於人道蘊藉長者里中蓋視猶  
石相家即某與殿卿所習也三十而游京師其友親  
之曰亦既抱子矣即其厚必無不載也出宰縉雲其  
百姓父母之曰必有貴仲而季且賢矣即其仁必有  
後也四十而藩屏隴右秦人無異於越人也曰不筮  
而商瞿之膝下繩繩矣五十以大中丞督部河南北  
權豪歛手而百姓焉依莫不壯之曰公誠自愛是將  
退食獨立無奈趨庭者之肩摩踵接稱詩問禮之不  
暇何也即其威重而氣有必息也何以得此聲於梁  
楚間哉然固未有子也此自殿卿所及見而某所及  
聞於楚若越者至今相謂公無恙邪何為至今未舉  
子也無亦既已能御乎不則咳而有名者幾人乎又  
不則將就館者幾人乎里中旦夕覘其門有弧矢也



家持羊酒往賀焉而旋且已也是年六十而齒髮如平生也是自縉雲隴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其儀不忒也人亦誰不爲公幾得之也公乃今六十二年而始舉子余固以謂其法當自得子者也人之幾之益信其必至云尔終豈謂幾得之哉唯是幾之不得而怏怏然後幾而得之之爲怏也氣之所息必賢且貴是天之報公以答秦越河南北若里中之所以幾公者也然後公之敦仁處厚養威持重之德始成矣此可以持羊酒往賀時也遂爲殿卿具列之如此

殷母太孺人序

余年十五六時學毛氏詩於同郡張先生所與正夫同師聞母家在武定與正夫家自曾大父以來皆仕宦通家正夫先君子雖處士然其人好書習掌故郡中賢士大夫多從處士游也太孺人歸時蓋遭家中葉處士與兄伯居無家人生產宗族來濟南者皆謂母素貴家女豈厭爲處士新婦乎母心知處士非凡人家雖貧哉即所願裘褐之人豈以富貴爲是也則悉去綺縞椎布操作而前矣孺人蓋工女事即所未嘗試孺人見之能令自手指出宗黨有以所善嘗試孺人者又無不出孺人下孺人事嫂每雞鳴起視具



嫂不知也夜恒不敢先寢宗族乃相慶得新婦孺人  
至今視嫂于如已出也余猶及見正夫未就外傳時  
書尺牘皆孺人所作與之書正夫年七歲孺人教之  
數日也即問處士君曆家言甲子於天地何所起後  
余見正夫則在同舍諸生郭君所受二戴氏禮爲余  
言曾大父以來家世治二戴氏禮家君不欲忘前人  
所爲業也正夫是歲廬生尹生以及郭君之門蓋一  
年而五更師五師皆孺人爲處士君束行修閭里咸  
謂孟母三遷其子殷母爲子五更師云又三年所余  
與正夫偕計吏當如京師得見處士君及孺人又六  
年正夫舉進士爲今官迎孺人來京師余太安人及  
家人亟得見孺人太安人每從孺人家來必誦孺人  
家母儀數事示家人也嘗謂孺人六十有三猶尚健  
飲食爾母年五十餘即衰異平生且爾奉職比部何  
狀得似孺人子檢討君賢也余由有識見東平何治  
象畧似正夫正夫自與余相天下士未有失也所論  
人狀即如其人在余目前矣

邢母朱太恭人序

人勿論不得其父母即得其父母非久也無以子也  
太恭人之有以子也程番公以良二千石出守程番



長官咸用命稱共理之臣上以贊朝廷柔遠能邇下以和推結侏離之俗以息息綏社植本立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程番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子也且二十年也勿論不得於所爲舅姑即得於所舅姑非久也無以婦也太恭人之有以婦也鞏昌公爲郡理官治隴以西獄治也按部使者檄而治河以西之獄逖矣羗胡雜治之治也所嘗平反至生祠諸郡中比于馮野王之爲人肅肅在堂雍雍在閫作邦作對以迓程番公無違之命以正抱哺併倨之風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鞏昌公乎勿論不得於其君子即

得於其君子非久也無以爲家也太恭人之有以爲家也則贈中丞公者業已游諸國子中矣太恭人則曰君弱冠握手天下士非忼慨慕義以託於長者斯士必以齒易之士以齒易之斯三損目至三損目至終無成名矣既年公蓋儼然若出於世家公卿之胄也褒然又若在偕計中不得於宗伯之薦列也而士無敢以齒易之矣外有伐木和平之友斯內有雞鳴靜好之婦刑于寡妻庇其伉儷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贈中丞公乎大公人之有以婦與有以爲家也且二十年也可以無得於其父母若所爲舅姑與所



爲家也不可以無得於其子即得於其子非久無以  
毋也太恭人之有以毋也中丞公之爲諸生則謂之  
曰何以異爾父之爲國子慷慨慕義以託於長者士  
不得以齒易之也及以進士爲真定尹又謂之曰何  
以異爾外王父爲程番哉裁守就令裁夷就華以我  
自視以爾視民無不得也以真定尹爲御史又謂之  
曰父母之不得則師法之師法之不得則彈壓之過  
此攘臂而仍之不可知已公旣爲御史按部畿內庚  
戌之役即斥堠無不至芻粟無不具也以御史爲廷  
尉又謂之曰何以異爾王父爲鞏昌理時郡理官所  
爲當御史臺當也御史臺所爲當廷尉當也公在廷  
尉無論丞卿凡蒞二都文無害矣今之中丞以督部  
刺史在外爲臺主者不下數十人其內領御史受公  
卿章奏以貳大夫者纔一二人耳終不遺力而讓位  
矣公三年於此即

天子威重之臣也太恭人不知也所知者中丞公爲  
諸生無以異於贈君之游國子中爲真定無以異於  
外王父之爲程番守爲御史廷尉無以異於王父之  
爲鞏昌理官時耳士無廢業雖勞而善心生焉邑不  
以爲令毋得以爲子乎即使御史廷尉不當太恭人



意恐不能從中丞公畢正臘也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中丞公乎太恭人之得其子以母也又且四十年也二十年程番之子又二十年鞏昌之婦而贈中丞之妻又四十年中丞之母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其在鞏昌公家無以異程番公家其視中丞公無以異贈中丞公故其於八十猶掇之也然而不得於其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於今日也

聖天子四十年於此矣勿論太恭人免於葛藟此離之難即使中丞公值更張之運急絕無施又不則在忌諱之朝膏澤不下又不則處滋彰之世好生未洽何以一令長擢御史遷廷尉以及中丞無患也向使中丞公有一日之患以爲太恭人憂其以八十年於此者何可知哉

聖天子四十年於此即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堯舜在位民不夭札是余所謂不得於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於今日者也母家在昌邑邑令陳希南氏爲余言毋如此程番公名璉鞏昌公名璉贈中丞公名時舉中丞名尚簡因以見昌邑多君子矣

### 大方伯亢公太夫人序

公旣用山東右方伯遷筦蜀中左轄行矣則貽余書



海濱集 卷十八  
曰不佞奉太夫人叻役大邦踰年於此今奈何重以遺體爲萬里行度邛邲九折阪主陽所畏道也曩不佞在著作之庭幸得備侍從屬歲八月

聖天子景命每從交戟間伏見宰相以下百官及郡國吏鼓舞呼萬歲聲殷 朝廷未嘗不私心快焉太夫人生幸在景命之月即不佞亦每從庭致太官酒脯歸率諸弟妻子若諸孫稱觴爲壽數得以承

上餘歡以效太夫人前今且安知無階 朝廷隨牒在遠徒有意乎彼一時也蓋公旣在著作之庭數年矣家本平陽會族有以外戚在 藩王府者風公不  
宜備宿衛公欲自言於

上頃之乃奉璽書出按河南諸部學校事尋以叅政遷陝西按察使陞山東云余未習太夫人爲母狀聞以効於太夫人者曰知太夫人方公之奉璽書按察河南也以請諸太夫人曰不肖某雅意在本朝今且已矣襁褓奉太夫人訓而幸得備侍從從宰相後日優游文章稱近臣一旦出爲吏故當奏記上謁中丞臺若御史臺責苛禮或性難繆恭則見以爲有負不遜先下檄侮其辭以嘗之不報則又從旁督過諸掾史以摩切我今且已矣與其得罪以爲太夫人憂太



夫人曰置之何官不可爲自言無益也身自侍從而  
出不能吏安用文章爲今且已矣有如制詔河南按  
察副使其馱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問者闕焉久不  
聞問爾豈猶敢具以出君子鄭對邢春秋之義臣事  
君猶子事父母安得謂爲老婦憂吾旣已飭諸掾史  
以璽書行事臺中何自督過之也公遂之河南歷今  
官暫詣平陽又屬歲八月稱觴爲壽太夫人前公又  
將顧復不能去承間以請曰以今視著作時承

聖天子餘歡稱觴爲壽則太夫人七十有奇矣隨牒  
蜀中孰與河南孔邇父母方伯於外臣即位已極則  
人將易之即不易吾又安能久瀾於錢穀爲也不已  
將謂我何太夫人亦將必曰爾起家徒步積十餘年  
爲唐虞四岳之臣受國厚恩即往居部懷來徼外蠻  
夷使歸附 朝廷威信萬一報

上何不可者王尊爲忠臣何以異王陽爲孝子乘傳  
之官何畏九折阪而道惡爲解且吾侍粥食飲幸無  
衰方賴鍾釜之餘自持養即七十何憂焉方伯重臣  
視內三公誠不失職裨益稱是若乃纖介小嫌末節  
自予硜硜無通儒之見吾何知之哉吾聞有易人無  
易官溷之而愈辨者才也幸得不次復望帷幄何可



以在遠之故示有離寢門之心太夫人言未畢而公叱馭行矣即有為中和樂職宣布詩對揚

天子盛德事以効威信懷來蠻夷而蜀中安矣孰不謂太夫人流澤遠乎母之愛子在遠非弗思也然思為之計則祭祀必祝之曰必使長守位也然則公必勿曰今且已矣而顧復不行如出按察河南時以此効於太夫人前耳余惟公所論中丞臺書寄禮常見以為有負不遜嘗侮摩切非妄語也余往奉璽書按察陝以西諸部學校時躬邁此事矣然余固陋輒自投効去公以能奉太夫人訓所至見重終不累此徒臆及之又云方伯外臣已極無久溷錢穀為人情或有之至有易人無易官溷之而愈辦者才也母之教為得其大者云

許母張太孺人序

余弱冠時吾黨士蓋多從殿卿游矣則殿卿乃三顧余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殿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為狂生蓋殿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殿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生產落落羈身鄉校內佔畢業為之俊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博外家之語慕左氏



司馬子長文辭與世衲鑿不相入日月省試有司伎不能稱旣稟室家嗷嗷視一弟子員如匏瓜矣余復每過殿卿卽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鉤贖驂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仰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士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爲殿卿言向從兒游者無豪易高也此人亦孤貧泥淖中意若颺去才乃大常兒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爲知若也殿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躑躅之行邁會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爲生不及兒明精淵識矯矯逸氣巍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中歲寡居日夜埃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卽從游士數來殿卿又徃徃輟牘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太孺人始猶對客詳爲呵責殿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謝絕太孺人則扃鑰持門戶盛氣厲辭鞅鞅去諸子矣以故殿卿無擇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昵乃今何能不憊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己者對坐以目無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賄食田舍瑣尾鄙倍盈耳龜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卽忸怩作塵狀以恫衷疑我稍厭復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



以憂太孺人乎余往過殿卿則鞅鞅去者瞰余又相  
謂太孺人顧奈何內狂生也余尚記憶殿卿自肥子  
來持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數升遺  
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  
時又殿卿於我無論沫濕相响濡即上書張中丞府  
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殿卿豈自知後時乃  
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殿卿已著國士名大  
錫母矣即有憂生之嗟懼不先鼎食爾太孺人於余  
有知興之感在殿卿顧久下人哉時又何可爲也余  
猶及復兒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襁褓相藉太孺人  
撫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  
吉祥善事乎

劉母茹太孺人序

余觀茹太孺人之行既有母德亦有母材云方學正  
公歸自鄭州營故田廬而老也疆場淆亂筦鑰竊發  
則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前已舉而質之債家矣蓋  
孺人勸贖焉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稱貸  
以爲辭公乃傾橐中裝量多寡分給之而不以無爲  
解蓋孺人勸復焉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  
則由是忌郎中君而慮其後之反圖風以相恐公又



爲之折券如未嘗有施者蓋孺人勸置焉郎中君幼不知也父之郎中君登第旣爲理河南郡孺人更以田廬命郎中君計屬疏數爲分多寡以授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也曰是先君子之義也先君子雖長者然一儒吏束脩之餘嗛嗛橐中裝耳方歸自鄭州及故田廬耒耜不得加掃除不得致實自強意乃吾謂先君子于時寧能以田廬之鄭州耕且講邪不猶愈於汙萊然亦謂贖可以已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又稱貸以爲辭又誰不曰殆不可復者即吾念之是將曰吾徒爲伯也者守田廬力不足質之名爲惠也今誰

窺其橐中束脩之餘豈負之哉誠以若藐焉之孤將不利於小子苟挾是心而已吾蓋重勸先君子又顧與前失之卒復之者所以使彼輩謂若爲不可知安之勿輒有它腸故也若旣已有自立之形彼輩誠慮其後之反圖田廬長物何可以賈子孫憂而空文市禍以爲報怨左吾又勸先君子一切置之不欲一依一違使彼有不慨然之憾即意雖未厭而屈諸其厚矣今若且之郡先君子田廬使猶是儼然在也以著不侵而杼風憤何不可者即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必相謂曰昔伯也者以其藐焉之孤不愛其田廬稱貸



復之而又爲折券曲相啗我後之反圖無日乎則若  
何樂乎有此聲於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唯是更爲授  
之則彼必將曰均之官也田廬自遺宗族是常耳凡  
以示先君子不言自贖稱貸以復之義豈不美哉即  
吾命若葬從母路匍匐裡雖一婦人必相收之豈  
亦後有反圖凡以成先君子之志者不可有所不至  
也是孺人之行也君子曰今之所謂母得以義相勸  
因其子以成其夫大矣婦人之性視田廬橐中獨其  
子所有耳誰爲兄弟若兄弟之子乎孺人倚其田廬  
於懷中三勸大義族黨是常不間於言無得而迹焉  
一何衛子之周也在元理時河南太守柱爲玉所持  
郎中君身處危疑事卒以白不失其職孺人之教遠  
哉此余所謂材母云母旣封太孺人以改元七十歲  
余爲鄭君廉夫爲郎中君具列如此郎中君名宗岱  
宗伯東嘉靖己未進士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九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記

太華山記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宮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霤中霤中一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



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厓往往如覆  
敦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如仄輪牙也厓絕爲橋  
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峯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  
罅中躡銜上阪窮爲棧五步顧見罅中如一耦之眦  
新發諸耜矣罅中穿如峽中峽中銜如罅中峽中之  
縞垂罅中之縞倚皆自汲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  
於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  
茹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  
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厓剡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屬垣  
者二里剡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北  
來踐此厓上複高三丈自踐首南行厓如前剡中屬  
耳甌耳矣三里而近爲蒼龍領領廣尺有咫長五百  
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睨視是酈生所稱搦領  
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  
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  
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厓踐焉高  
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盡礫  
不可以穿縞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  
北冒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  
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



樹茨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困不知何來客於此  
橫道而處踰之爲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  
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  
二丈許掌形覆其拇北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  
掌卽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詣削成四方上  
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  
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鐔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  
成上四方顧其中汗也上官在汗中西北王井在上  
官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淫大坎中  
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

上竊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官東南上三里許  
得明星玉女祠舍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乃祠在  
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拆拆下有穴穴有石  
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澹  
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  
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爲埒不盡厓  
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縹纒纒也欲度者先握  
縹自懸厓中乃跂厓自汰令就縹不得縹還跂厓自  
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縹也此卽秦昭王使人施鉤梯  
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爲



棧而銅柱陜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  
旁出復西行爲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  
天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峯如食前  
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  
無景卽日中窈窈爾久之山出其末若鏃矢頃卽  
失之矣是爲南峯南峯前出南壁上東峰出東南隅  
壁上西峯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  
曰余旣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妻  
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峯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  
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德王冊國記

先是宦者某給事東平府中侍今王蓋 先懷世子  
幸之遂使爲家令焉以屬今王 懷王庶長晚爲世  
子且卒矣 懿王又薨房闈嬖臣各欲立所親倖以  
及時締主爲已力取富貴論議洶洶今王岌岌殆也  
時御史李將臨 懿王喪見今王宦者某乃爲 王  
曰李御史且至必且曰雖王儼然在憂服之中得國  
恒於斯矣 王其辭焉孤孺子以先王光靈得與於  
哭泣之哀以爲使者憂孤不得共承先世子之謂何  
或敢有他志以辱使者又一二叔父先王之所愛也



先世子之所友也無不大賢孤孺子何敢因以爲利其孰能說之某時屬召使擯亦言舍其孫而立其子非先王意也乃奏入是歲冊今王矣是舉也或有於御史處言王狀者及御史見王狀聽其言也又自失矣藩王子孫生長閨牖不習見民間事不習接賓客復幼冲氣識未及之安得不在左右也懷世子既卒所以爲懿王後者未佩玉兆也今王又無外家強宗其府中事一切受懿王宮監裁抑此藪如民家子養歲時不得朝懿王卽朝亦遽去不得言某蓋甚微且初來濟南貧無外黨思顧先世子舊

恩輒以私錢供給衣食教詩書相依倚護防他變傾身爲之昔者晉獻公屬奚齊於荀息里克將爲亂則謂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是有以要息也其所欲汾陽之田百萬易與爾使許而明焉誠得立然後謝不與汾陽邑而奪之權遂以徇於國中豈爲負先君言哉蒲城之事履鞮豈不念之深其曰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則謂文公猶公子矣然受於驪姬豈正哉欲以解前罪也爲非有似蒲翟之事者不可也脫文公於焚宮之難以犯呂卻之謀然事以危焉由是而論宦者某則是能有履鞮之智而行以苟



息之忠時與才不論焉有足稱者矣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伯剛先生既先後捐田二百畝郡邑諸生矣尋又捐田一百畝建介石書院以祀言公子游其中而宋著作佐郎王公蘋明處士顧公愚從焉以系師承勸風俗也則唯是其身自有之哉始先生在給事中時上疏

先帝廣曠蕩抑邪佞者五事忤旨謫居庸一日而直聲動天下家居論學師承所自在風俗所自起猶是未敢一日忘其黨也豈以今之爲文學者乃吳於六

藝視天下爲蔚然乎然文學於吳自文學子游始子游既學於中國歸而南北之學之前知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誰以易之唯是寧不贊春秋一辭弦歌武城必以所聞於孔子寧倦後焉行不由徑必以得之於澹臺滅明而懼夫其流異邪今之君子蓋傷之曰於六藝焉而吳視天下爲蔚然於理奚當也孰與譚性命則稱天著功令則語聖之爲快哉遂至如許長伯號其徒唐林輩以四科一堂之上避席危坐稱天語聖何顏閔之具也愈嚴爲頌愈近繇蕞之戲不然持說相難顛門耀之帖括自愛謂道在是所爲六藝



蔚然者舉以掩焉而吳乃猶是其爲文學微言以諷  
詩之爲教弦歌之意乎子羽度江吳多劍術之士未  
嘗無傳流斯異耳豈其微哉子游之爲茲厚於後世  
也豈其本之則無沾沾六藝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以附先君子之列乎必不然矣及觀信伯所爲薦於  
胡安國者學曰師承識曰世務然信伯說上則獨以  
心學心學奚當於世務徒所聞於二程氏者具是卽  
其主所不欲卒不以奪其所聞於師而迂闊自嫌也  
見無非道與學何必使自口出及易其所聞乃以其  
所欲此於文學奚當焉原魯義不仕元執在我而已  
卽質行如許衡吳沈有不必信者

高皇帝大徵大儒嘗一詣 京師歸而伏思穿几几  
數十年有可以得諸大儒信又不但在我則亦何常  
論學也吾黨諸生居以蔚然於六藝出以直聲動天  
下卽田三百畝若固有之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自孔  
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而子游與之矣何以稱嗜飲食  
偷儒燁事安得有君子固不用力之言而曰是子游  
氏之賤儒乎此介石書院所爲偃之室從以二君子  
者卒所捐田之志也是爲未敢一日忘其黨云爾信  
伯蘋字原魯愚字原魯於先生爲四世祖先先生名某



字伯剛嘉靖壬辰進士也

青州兵備副使王君城顏神碑記

君既以璽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縣治也則之部請城籠水曰是淄萊新益之間一都會哉天不弔百姓一二長吏怠於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揭竿如林而負固自喜以爲父老憂四方亡命嘯而過市有業纒於筐中覆之利劍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爲皆制挺又安可誰何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爲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成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廬舍憐不畏明至令一妖女子三勤我王師翦滅

此而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縣爲也余不佞蓋未嘗一日忘之桴鼓之鳴如出宇下即於璽書又得臨籠水上以春秋耀吾軍士豈其防民而暴之中野必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其若父老何我必不然不佞之業在蒸民之七章矣中丞傅公謂御史段君曰以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役百姓而義不可使衆爲政夫固謂一人慮始而榮施不可有也不然夫豈不知淄萊新益之間嗷嗷者以時詘爲解也大夫實云畏此璽書即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曰昔在庚戌少司馬城潞水上抗虜乃



天子有錫命此自大夫家政吾二人將有賴焉以于  
城王室備他盜無亦大夫按察青齊諸郡縣外城數  
十豈謂是而游津梁之上有難急也大夫實云勿更  
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君遂營焉曰是在不佞此一役  
耳何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  
可勝用矣豈猶不堅而覆蕘爲之其又令暴風雨潦  
以攻一日之費石城非不倍於委土而十年爲計一  
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父老終歲率子弟而  
城已君乃屬之有司某等者自三月至七月有司某  
等者乃以効於君筭纔官錢九百餘緡而城高丈有  
尋方廣若干丈各門焉二水出南北城下因壑爲  
池百姓忽自有之矣君以報成今中丞某也攀龍弱  
冠時已聞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顏文姜事且三  
十年此無它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則名不  
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邁謀  
與衆爲政耳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後可百數十年  
來冀氏姚氏凡九倡亂一妖女子三勤 王師亡論  
所蕩焚卽芻餉供億豈但可爲十城然遂以棄之乃  
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爲儲芻餉供億  
於某所令足待變矣豈爲計哉君名世貞字元美吳



郡人少司馬名悖君其子云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爲鴈平岢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叅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叅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叅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御史楊公羨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虜一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穿距踵襲而自相爲應何慮不及三關迤袤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爲堅報揣薄厚爲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惟是帝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鴈門一道岢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閫闔不知中疆者外益固之爲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爲不足加之守



巡冀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卽有五叅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爲用十羊九羶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曠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勤一圍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制槩也注鴈門以鴈平注岢嵐以備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備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卽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優游已難爲卒又况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鴈門岢嵐之間亦猶鴈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徼功非其約不聲援爲德碎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爲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



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爲虜必窺之道即中路參將直之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隈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鴈門翼擊而來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爲邊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歷城尹張公德政碑記

濟南郡隸省歷城以一縣附其地所供億轉置送迎舉以取集郡大夫以上暨有事境土者令咸賓下之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一值荒歲不有恒產公至比



災厲且邊圉嚴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就募道路使者相望疲命於簡書凡期月公循循各如績一若不欲有爲以是民亦安之雖小利不見也邑舊以律占租役必先以薄正常與他沃壤地偕田瘠稅腴屢不較邑墟亡不比屋焉公始第坵畝履原隰視土之媿惡以登下其賦勿一以收責俾參稽各無失職請額著地沃壤不得欺謾避課邑百姓始不惡磽瘠陂圩而汙萊爲子孫憂郡大夫以上蒞我待需有事境土之臣絡繹於邸宇晨趨出謁暮而不能更適庭供億轉置送迎異求同費舊一徵書留擢西臺邑長老屬余記之余惟君子之從政無樂乎悅人於始而終無以厭其意也民豈惟無思公屬災厲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知時務之要安以本俗使百姓培氣歸德恃以不偷則君子之政哉公名淑勵太原之孟人辛丑進士其詳具恤民錄云

歷邑岱畝絲枲則賦維灤沮洳汙萊廻錯昭茲海藩我庸景附凡百執事咸襄侯度租役薦繁凋瘵罔籲汙可以康無艱國步公始蒞上霓望方殷維時多罹百務孔勞疲夫載路壑有轉瘠矢解倒懸登之衽席



遊刃引割恢乎爲紀渾兮以容內諳臧否期彼允濟  
懲茲勵已雖貫則仍弗憚改爲雖遷善急慮動若疑  
襲弊未祛善將安施乃第坵畝熒惡是甄磽田沃稅  
比屋以薪欺謾避課靡郡匪民原隰以清井地用均  
澤及子孫世業莫湮一都之會旣詒我肄絡繹齊郊  
戟人節使供億送迎入境取遂束秸不修王章斯墜  
編戶轉給趨相告匱疾首赴役積倉爲累吏畏其威  
南陽朱季平筭列邦我獲受賜張公爲政樂不可支  
曰茲出納實存有司矜此赤子勿違農時什噐儲待  
來工肆成杪歲上計昔縮今贏亨有公牢覲無私幣  
用克有經供匪無藝百年蠹政一朝自替市野  
庶新多制晝日晉接夜分折獄民所疾苦必盡忠告  
四載宦邸窺園無跡兼照窮閭幽光潛晰寄命百里  
視諸一堂童發知名擬之龔黃謹庠申義父母爾師  
變彼七士鴻漸于逵九戩有歌公歸無所稱最銓階  
揚績當宁栢臺繡裳其忘東土蔽芾甘棠受天之祐  
不朽者仁以報召杜

歷城令賈君記

蓋聞之爲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爲用也  
民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即安之爲用也公旣治歷城



踰年而使者及於絳則其家大人就養焉居無何輒  
駕而返請留弗許請命之則謂公曰始吾之視爾于  
斯役相隸蒞相承也唯是百姓兆民焉是出而爲之  
令以賦諸其間俾各有藝極以務蓄其力無失其徵  
會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有司者豈有賴焉百姓兆民  
惟正是供而令無即於隳政足以取給王事而已豈  
敢爲是匪經以侈厥度亦唯是役亦唯是蒞功令典  
籍輕重布之爾敢何異之有即有豐歉不庭不虞之  
忠爾旣已錯而宜之使各有懷生之念而百姓兆民  
實欲焉百姓兆民欲焉而諸長吏孰不欲也若不佞

總總焉唯不獲乎上是恐而勤百姓兆民庶幾諸長  
吏以有德於我不則自恃其不欲而曰諸長吏實欲  
之以委之無可奈何其君子實應且憎以非我寧謝  
不敏敝邑豈敢有愛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子實生  
我而浚我以生乎而以德於上令實有民而委之諸  
長吏其謂令何其無乃撤其寧宇而翦爲逋逃以自  
棄其衆百姓兆民將望望然挺險而走其轉於溝壑  
何辭之與有若由是相爲臨長自顯庸也尚將惴焉  
有不敢輕用之心而使於我焉是息大衆其未可棄  
也人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安是即我旣已父母子弟



將自至我之不欲人孰不知猶之曰凡以安我也既以藝極則浸漁不行而貧者勸役蓋嚮然於我有各相爲用之心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不佞在此猶尚逋逃人不懷生又從而微之壘焉而使即事於鰥其若父老何何邑之爲也若不然我去而反其田里爾安能知之今吾之視爾于斯不困於役不匱於蒞也而邑由以舉 百姓兆民無能爲逋逃之故也豈爾與有榮施乃歸絳蓋公爲歷城者盡善政也而要則有所不欲矣而才足用民才足用民矣而惴焉不敢有輕焉之心其家大人見邑之無逋逃也而知其政君子哉邑諸進士郭子輩相與聞其言而賢焉各矢歌以詠其事而屬余以記者如此

劉公樂峴亭記

公旣在襄陽諸生間不樂也已乃謂御史君曰昔爾先大父之除新鄭雖介然一王官之大邑丞乎固周室之未成子也豈其事長而我伐伎以馮人豈其行意而人稱功以加我蓋二載人莫知之矣人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我始慨然慕羊叔子杜元凱之爲人今亡論其位卽其功懸諸所遇如此其難也不得乎丞將求乎身孰與不得乎身將求



乎子也獨如嚮之人哉吾所爲營峴者以若效爾大  
父於不窮而吾將老焉以是爲樂耳方叔子建平吳  
之議欲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逼江陵  
平南豫州直措夏口徐揚青兗徑詣秣陵巴漢竒兵  
出其不斥卒如所言何策之明也元凱旣激漁清諸  
水以浸南陽諸田萬餘頃遂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  
千餘里以瀉長江之險而通零桂之漕民至于今利  
之何計之遠也是皆踪跡之所往來精神之所暢悅  
山川之所動盪勲業之所肇造策之所爲明計之所  
爲遠以是得於峴而後世誦義不忘猶我視若於此

者若能無意二子於此乎今天下南絀於越北搆於  
胡芻粟膠滯飛輓繼絕此亦羊杜一時今何以明策  
遠計入告我后而無勤諸執政平即使持節監胡若  
粵諸軍事不者大興卒治河若以使者行水惟是南  
北交檄力百倍吳畫何所出何以係尉它伏中行而  
笞之背縣官之費歲且鉅萬乾溢不常仰給遂詘漁  
涓零桂不啻涓委今何以使芻粟相屬千里坐至以  
無爲諸執事憂吾非其峴之謂夫固謂二君子之嘗  
至於峴也不然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二君子  
得此於峴若得二君子於國家而吾以得峴於若吾



何爲不樂哉杖屨不具眺望不適談詠不揚飲酒不  
歡琴瑟不鳴俎豆不大吾之事也吾何以知若能爲  
羊叔子杜元凱與不能哉彼且曰百歲後魂魄猶登  
此山也未嘗不流涕於斯人陵谷功名相爲變遷彼  
且奚以二石爲矣此其辯在詹何之說子牟也不得  
乎丞求之乎身旣得乎身推之乎子公之所爲自勝  
者婉矣爲峴而樂庶乎縱之又何害乎心居魏闕之  
下也預嘗自謂武非其功祐蓋曰疏廣我帥也出處  
之間古人難之慕叔子元凱之功而猶不忘鴻鵠龜  
鼉之諭余於是知公不言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  
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然不於鹿門而於峴也則托  
龐公於二君子矣

重修肥城縣孝里舖記

按察使周公爲叅政時出督部過肥城縣孝里舖舖  
在縣西北七十里孝堂山下矣公慨然顧今縣令錢  
君曰此非漢孝子郭巨之所以葬其母者乎君子徘徊而不忍去也今且廢矣無乃先大夫若諸有司之  
爲盟主也崇大茲館以爲諸大夫有司之所憇而賓  
客使者之所假道乎今且廢矣何以崇大如公寢也  
屬在敝邑其若諸大夫有司若賓客使者之辱在不



佞何無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繕葺將肥之褊小  
介於長清平陰之間而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  
之有也而援以自解四十年于茲假道者暴露憇者  
舍於隸人驅之不顧何以徘徊孝子而觀采風俗疆  
場之邑在彼猶在此矣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乃錢  
君謝不敏已報上既得可自七月至于九月而舖成  
視先大夫請有司所崇大如公寢者益虔矣以憇諸  
大夫有司以假道賓客使者膳宰致餐候者爲導長  
清趨而南平陰徂而東交授互勞望孝里而歸之視  
遠如邇非先大夫諸有司之爲盟主業孰與之是役  
也門屬之門堂屬之堂其个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  
猶是舖也能無廢矣先王之教在焉而敢以爲功無  
亦曰二邑之蒿菝自愛魯不遣一釐者踈鏤又何執  
事之不閒矣錢君旣修縣城稱保障而并及是舖承  
蔽芾之休俾居者無警行者相勸以體周公廣施德  
於三邑者也周公蜀人名某錢君吳人名某

肥城縣修城碑記銘

漢書泰山郡有肥城縣應邵曰肥子國也城圍六里  
一百步高一丈五尺云蓋巖邑也五領盤其北陶山  
據其西視郡城爲外屏焉 國家分千戶所守禦其



間念至深矣然而覆土耳先是邑令萬君則行築分  
東南北隅延石而堞之守禦者率疲卒晝夜謹斥堠  
省樓櫓無遺力而西一隅竟以先勞中廢夫城盛也  
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此也在昔陶山之役動勤  
王師今安可使從高臨下而窺以不逞之心無論五  
領之爲踰備矣邑人大中丞李公蓋嘗憂之謂今令  
吳江錢君曰此焉不延石而堞之即三面雖金湯無  
益也又何必環而攻之屬按察使周公先以叅政行  
部過肥子亦以爲言而錢君則慮事授司徒量功命  
日畧基趾分財用具餼糧三月而集不愆于素堞凡  
若干所爲矩若干云攀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蓋猶  
及見之邑中丞自父母之邦守不爲小按察使周公  
慎其四境云爾而肥是城有味乎王公設險之義乎  
與其動勤工師也寧短垣是圖覆土而土堞之如塗  
塗附天之陰雨亟瀆亟填孰若延石之永逸也是攝  
守禦而徵餘自帑政則錢君欲發與民而已而  
肥是城則依物而偶於政肥之所以有成城也周公  
名某錢君名某中丞公名某云銘曰

天不可升地險丘陵維休維戚肇自中丞周公居東  
于宣于藩匪除于庭而力于原有令知發大物是憑



綢繆牖戶百堵斯興言售厥謀用在不疑匪良執事  
一簣之虧卓彼巖邑何幹何楨三人同心乃成此城

內丘縣學田記

邑何學以群士也學何田以群士於禮也士相觀以  
群而廢禮由群邪也今豈徒俎豆之義始諸飲食彼  
見室家之樂則戚於為曠彙裡不掩則其顛泚曰吾  
何有於為士也風俗之道士為政今尚何敢謂無恒  
產有恒心唯彼為能之即業已群使日眈眈焉佔畢  
亡他技又何可使不有於為士也余往按部內丘至  
民間所謂漢孝子郭巨里中里中即以所掘黃金事

名矣嗚呼曩令巨時能自託於上何至欲殺其子以  
食母為孝也今又何敢謂內丘之無能為巨者則是  
田也無常歲有常賦其士足計也匍匐有喪不與其  
易與其禮婚姻之故不與其富與其禮而又為之宴  
喜於飲食周旋於俎豆使相媿快於為士則虞芮所  
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是田也凡八區東南北壇  
地各十二畝邑屬壇地一畝南四里舖地七十畝南  
宋家舖地八十畝東四里舖地十八畝中丘驛地四  
畝凡二百五畝余始按圖得之既乃過郭巨里中思  
夫士不可一日廢禮也乃命以為學田而具諸籍中



張氏瑞芝堂記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草盛也漢在元封芝生甘泉宮帝作齊房之歌以薦郊廟則得人若董仲舒鄭當時輩儒雅推賢肩踵在列以奉天下實稱治洽所謂九莖連葉回復此都植才之應也秦人蔓瓜谷之禍綺夏之徒有伯夷之餓于商山之下與薇自療思唐虞不蒙甚大之憂則碩人之邁矣夫芝玄氣之精也因腐朽而暢靈華感則萌之矣奚愛甘泉商山哉張子其先中丞公嘗以言事忤逆瑾意三挫之不偃也奸蕪旣蕪風紀茂遂乃以指佞見知於朝皆

謂人中有屈軼焉豐本遠條世麗東土祖孫奕葉樸之英十人每兄弟味集詡詡之盛出則衣冠擘擘第道士林榮之冲和漸於家而以華國則人瑞者乎嘉靖丁未春芝產于舍之堂者五以示余而屬之記余見若卿禱矣若車蓋矣丹章而緝理其葩云以弓矣嗟乎是不可與岐麥玄黍龜祥鹿瑞蕃育靈囿以光騶虞之化乎即不欲宮童効異又何限崔巍逶迤之地則中丞公之後興乎子舍慕先人芳烈國香自與隱見之間矣

聖天子方肇玄種綏明賜天下日濡旱麓之教賢才



敷發芳躅盈庭芝則有哉中丞公於子舍會大父行也堂構衰矣澤欲翦矣藜藿登卿相遺蓬蓽一畝之宮子孫荒圯欲不守者屢矣子舍慨然以在我有豐芑之謀出私苴以肯世業煥然若見祖宗草茅之舊讀書其堂上以振簪紱之餘響人以知有中丞它而謂中丞之世將復也乃子舍之堂有芝是中丞之上未敝而我

聖天子至德及遠矣可無記哉

棗強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劉君雅棗強劉村人村東南去邑三十五里稱劉村

以族姓馬村東南五里龍泉寺劉東父某所建也劉君所建其北則某祠又北則某祠又西北則某祠劉君嘗游於田矣即民間疾苦察眉而藥餌起之葬者匍匐衾紼婚者拮据羔鴈也夏月孔曠行者道暘河朔諸郡卒戍徒役瓜期徃代得及其塲圃以蔭息其木下壺漿餼葷厨傳過使轉相誦慕視廬舍如歸矣以社以方穀臧農慶告成地利介言景福捍禦菑患載在秩典歲時伏臘我乃於三數祠集饗髦艾作敏主伯以輯鄉井以聯宗黨以固守望之好杜侮予之禍豈爲淫祀哉棗強當燕趙之郊諸郡之卒戍徒役



交雜於路悲歌少年忼慨相向即加饑饉必多暴子  
弟何可無寔烈之風也同舟而濟江海者覆於其各  
有一壺之心何者失衆之形也劉君爲一閭右家令  
諸郡卒徒視廬舍如歸矣即流移逋逃操戈不逞又  
何可後事而備乎是廟也劉君有以處其中也有處  
其中則棲託之跡重而流移逋逃欲爲不逞者沮於  
嫌忌之勢矣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九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傳

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  
王公忬者蘇州太倉人也其先始興文獻公道遷江  
東至宋左司諫縉徙分水至元夢聲爲崑山學正因  
家焉故崑山改太倉夢聲之孫琳生輅

武宗時王倬以進士顯名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即輅  
子也倬生忬舉進士選御史屬

皇太子當出閣疏上重師道檢宮僚戒淫戲者三事



世宗納焉又中貴人宋興行萬金求領東廠公論罷  
之出監河東鹽法歲餘以疾歸間復爲御史按湖廣  
至輒劾方岳郡守貪不職者一人不及代也時中貴  
人廖斌填承天公謂曰貴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  
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百姓者吾  
請爲百姓治之不以及貴人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  
人耳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萬犯古北口公具聞  
上請屯京城而身徃守通州已而虜果大入至通竟  
不能渡河而西

上謀諸輔通獨完乃超爲僉都御史經畧通州以東  
諸軍會虜退衆議欲補京軍公又獨請汰之歲可減  
漕粟數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及請築京城外郭設  
薊遼總督置通涿昌密爲四鎮奏 上各次第覆如  
指何公棟旣總督遼薊與大將軍仇鸞調諸邊兵數  
十萬衛 京師而公兼治餉鸞挾

上愒公以軍興法公若爲不悟而身歷諸要害爲伏  
芻粟即鸞所遣騎異道至咸取給焉乃上請得三千  
騎與臣因糧車爲戰守可以無乏軍興頃之歸治餉  
戶部 召還京鸞竟詘而公得無以賄免壬子巡撫  
山東凡三月巡視浙閩提督軍務亡何改巡視爲巡



撫請誅賞便宜行事南會二廣北會江左諸鎮犄角  
應援也屬倭賊王直徐學毛勳輩襲我公夜縱狼土  
兵括蒼少年以俞大猷湯克寬擊之鹵獲倭生口百  
四十三首百五十級焚而溺殺者數百人軍大振以  
尹鳳將閩兵徼於表頭北茭諸洋又鹵斬百餘級奪  
生口二百餘後先以捷 聞是時賊黨蕭顯率勁倭  
四百餘屠吳郡南沙還逼淞江淞江守告急公曰吾  
嚮所請犄角者非此乎以別將盧鏜掩擊大破之斬  
蕭顯餘衆潰入浙中大猷諸將徼殺無孑遺是役也  
越境而殲虜且陸勝賊矣因行部凡二十餘縣計倭  
所由道次第畢城之獨慈溪謝不可公去一歲而慈  
溪破始就城相謂不蚤聽王公言公在浙閩可二歲  
凡一十餘捷坊次三千餘所得沿海大猾爲倭內主  
者繫之覆其家數十人賊自是無與鄉導徃徃食盡  
遁矣甲寅移巡撫大同先是虜入大同沒大將覆其  
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

上諭相嵩中外臣誰真忠者嵩惶恐不知所對

上曰吾嚮所自拔者王忬耳遂手

手勅吏部朕念大同須得人其以忬徃故事唯置相

用



手勅蓋異數也比至鎮上書具言歲侵之軍興狀請  
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之活者萬計會虜復入寇與  
總督許公某合兵徼破之捕首虜百餘鹵馬牛羊稱  
是捷 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明年薊遼  
總督楊公博入爲兵部尚書議置代

上度次用公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既代而  
虜酋把都兒黃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  
峰冷口諸隘公悉發兵拒走之條上八事報可乃分  
遣諸大將趙卿輩以馬步兵十餘萬守諸隘游兵佐  
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

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  
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衝峪已又攻大石  
溝公各發兵拒走之捷 聞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  
侍郎如故奏減諸路防秋騎兵馬六千餘匹曰守利  
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筴也虜先後  
寇遼陽所發兵敗之首虜數百又招徠夷漢一千五  
百戶丙辰

上欲用爲兵部尚書輒不果時大舉討倭發兵五千  
人以裨帥尹秉衡往有功九月打來孫等又犯喜峯  
一片石諸處公督兵拒走之明年虜闌入灤河頗有



所殺掠復督兵力戰走之 詔切責奪一官爲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餘如故會兵部員外郎繼盛疏嵩父子爲所陷抵罪公寬之公子世貞又爲護繼盛喪嵩父子益銜之矣明年把都兒辛愛打來孫俺眼他皮各以十餘萬欲分犯馬蘭義院諸口謀有備不敢發詔復所奪官明年戊午虜犯遼左我師一歲凡三捷九月虜王文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鱗場以精騎七千犯界領箭捍領以大將歐陽安馬芳等拒走之數萬騎入黑谷領以標中軍張倫等破走之而練兵之議起矣是時兵歲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

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爲名羨而成率多選與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而已諸將計不敢任而調發如故公乃爲疏具列十三事請以三歲舉之明年虜又犯遼陽以楊照大破之獲首虜八百有奇鹵馬牛羊夷器以千計故事獲首虜至二百即以捷聞至四百以大捷 聞今至八百以嵩故顧無有爲上言之者故事春防所調發兵視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虜辛愛數萬騎挾朶顏酋影克哈孩爲嚮導謀入寇我我所遣謀多被殺公乃請援兵不聽虜竟入潘家口我以輕騎繞出賊前凡三



口引去尾擊之捕首虜者事聞

上乃知前所請援兵非謬第錄諸將歐陽安輩下獄而御史以嵩風旨且論殺安會御史方輅受草部御史鄆懋卿言公病悸不任事負

上恩當罷狀遂逮制獄論殺公隆慶改元世貞守

闕下白文寃狀以 詔復原職公好稱說經術而長於吏事凡三爲巡按一經畧一提督三巡撫 總督所推轂賢士大夫徧天下也

贊曰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庚戌虜犯 京師中外

洶洶公先策必至以 聞而身守通州使不得西渡

河巖邑翼翼輔以無恐

肅皇帝張皇備胡左顧右眎念無可與所立一總督一大將軍而公以督餉參間並見倚重尋視閩浙旋移大同虜邊已則奉而南倭邊已則奉而北非不欲任久之以聽厥成而

天子厲精方稱緩急圖輒効喜自拔士號爲大同得人異數寵之以逼帷幄之臣度次薊遼而公拒走大虜者六至有一歲三捷者奈何不免嵩父子文致之也自練兵之議起而間以生奈何比年治師不中調發自期三歲也所疏十二事具是矣



天子方喜自拔士號得人度次以薊遼乃有上言不任事負國恩當罷則誰為之者激極而反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余觀世貞上疏追訟父前功曰虜犯遼左臣父忬以總督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蒿父嗾削臣父功狀並薄照賞而壅

先帝拊髀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出塞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遼陽為肘掖之寇於我為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塞於虜為情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過當威寧者多而懲其深入者悛慮敗則潛師出塞劫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今當

先帝之世無以春秋耀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不知遼左之役見以為狎戰而嵩得持之威寧以汪直與俱出塞氣奮人主同功一體者乎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

### 王中丞廷小傳

中丞初以大司徒主事分曹太倉與宦者奉穉米相持也既聲聞朝廷改監察御史而領度支宦者奉尋罷亡何疏尚書鉉治大家宰不奉職狀忤旨謫



亳州稍徙崑山令崑山故相某視縣令家監爾即所欲令爲之不欲屬之雖屬之公弗與爲之故給事中某者公不與爲之矣雖欲屬焉不能也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失也相巨室大臣給事中雖廢然揣上意從私家祠有所祈不領於天子之祝官歲時聞

上覬復收我者爲之乃相與持一令短長何不至也而公即又來守吳郡則吳人欲之矣郡別駕某所治逋租者獄纔一牘爾坐在戍籍當遣者六十人捕夫得者又三百人公趨謂御史君曰異哉如以檄大司

馬府中豈無令主伍吏望見籍而走乎戍者一人主送至戍所者二人捕未得者妻子一人捕者一人是千人之獄也御史君勃然寢之矣徐某者旣以其貲爲太學生而復持其兄某陰事署而揭之途御史君又以其署按其兄使在遣中公廉知其爲署某陰事者某也曰兄不義而穢於家第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髡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然因以爲利大冠若箕日沾沾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緡市尚方物輸少府而司寇某者其子欲之公不與也往求毘陵郡錢六千緡與之已而給事中舉奏司



寇免之並奪毘陵郡與者官吳郡尚方物至今有司者市之遂爲令自公始也可謂不畏疆禦哉

### 霍長公傳

霍長公者西河人也旣少孤而母太淑人李年二十餘歲以故失不爲儒太淑人常恨之公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乎懸而不可知者祿乎昔在襁抱以有今日卽使不肖孤列鼎而祭先君子孰與竭力耕田之逮太淑人存也且爲儒不成必難中棄而妨遷業孤豈敢薄諸生獨以白首鄉校猶日呻佔如病嫗之就蓐使其父母匏瓜畜之而進退維谷坐自朽腐是爲從

吾所好耳公由是稍治產所致太淑人其毳之餘亡何施予徧族黨矣無何橋梁之役徧四境矣而產猶治也蓋公自計其力足以供其毳則推及施予不使有一日之積云公素坦率煦濡與群處然耻夸毘雖狎必以義無大小無敢忿爭卽忿爭曲直一聽公無後言者人以此益附公公旣貴有輿馬且年七十餘不以乘也每出入安步里閤中無異布衣時曰吾幸未億庶幾與里閤故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儻哉有司鄉飲酒公嘗一當大賓後輒謝不往曰吾始不圖得從父母



之邦見唐虞養老以燕饗甚盛典也一之爲冒而復  
抗禮邑長吏以煩官府僕僕起居乎公是時已封御  
史進中丞少司馬凡三命故自謂將無於車上儻云  
郭太淑人亦年七十以公之家而猶不輟麤糲之食  
曰吾與君子同事李太淑人糟糠不厭若將終身雖  
今暴貴七十餘矣何能異爲婦時也豈以吾兒爲不  
能事我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

贊曰史謂孔子數稱介山子然者豈之推之後邪晉  
之多賢由來遠矣子夏旣居西河之上序詩教授所  
與友田子方段干木其人也霍長公家食不輟粗糲

安步里閤不以輿馬非故讓也方其布衣時晨出夜  
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旦使之俟  
駕而後行式閤而後過苦矣品列而後御味備而後  
舉厭矣不然則一以抑損豈謂坦率乎西河之俗蓋  
猶有蟋蟀伐檀之風焉其論爲儒非獨疾夫不成也  
之推之母固曰身旣隱矣焉用文之然以有激將來  
使假儒之名以自好者非効於世不得藉口耳公之  
意蓋因以爲訓也旣已三命乃鄉飲酒則謝不往其  
出處大義迫斯可見雖曰未學謂之學矣其斯以謂  
質行君子哉得其子而益顯也



長興徐公敬之傳

公名柬始居約時游邑諸生聞莫能厚遇又之授第于室里中非其好也則曰嗟乎大丈夫生不能游大人以成名即當效魯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令千里誦義爾終安能嘔嘔爲章句師坐帷中日夜呻其佔畢從群兒取糈自食乎會邑富人許公女年二十不嫁欲求賢夫如公者公是時年三十矣乃脫身游女家女家素長者里中少年多侮之即妻公又皆來侮以嘗公公問許公豈負是屬而欲報之然此易高耳今我在也而彼皆籍吾家令我不維是子壻行皆魚

肉之矣亡何微知少年家陰事以令里中里中皆謂少年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少年家顧且因許翁奉百金願交驩公公乃以所奉百金益市牛酒更召外家宗人及里中父老曰高會數問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其具曰里中少年豈不多豪然無奈此牛酒共具我何公旣已脫遼陽大賈某氏之阨而某氏日操百金將進公及見公侍酒至暮口不忍獻百金邑有豪亭父朱某者好衆辱人公一日從旁數之曰朱君太橫哉朱乃瞋目視公曰客何爲者居邑屋至不見敬於若乎乃大挫公公佯不問一日袖四十



斤鐵椎謂朱曰不聞信陵客椎殺晉鄙事乎朱跪曰  
吾始以先生爲庸人乃今知之遂相舉飲謝而去時  
江南大饑斗米千錢而公門下多蒯緱之士然歲入  
實不足以奉賓客至鬻宅子錢家不令知也公始與  
諸兄同居及往許翁家諸兄皆聽公去不收十年之  
中公蓋再致千金即諸兄匍匐來稱貸公又未嘗以  
無爲解焉公嘗謂何知積著好行其德者爲享利吾  
予人若棄之假人若忘之即有償者是自實其義吾  
不忍爲也公蓋慕吳監門卒之爲人而游於酒哉朋  
友相覩歡然道故飲可五六斗而醉二三客前奏琴

未嘗不爲鼓一再行而據地歌矣即長興令召公公  
又謝病不能往公雖布衣然見邑中長老好問民所  
疾苦嘗謂長興西從方山來可百里所故不多爲陂  
誠得豬水高下更相受漑可令畝一鍾何憂曠哉城  
南諸田即患茗水暴至然以隄善潰爾築令廣一二  
丈所何慮不障又可樹桑千畝因掘土爲池可養千  
石魚即雖汗邪且不失芟牧其中獨奈何棄百世之  
利不爲乎公旣口畫縣中事縣長吏愈益重公門外  
時時以下旄來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今年  
公七十有九矣尚善飯遇客無所敢失卽有從季子



中行來者與許夫人爲夜灑掃早帳具至且不倦蓋  
中行未遊京師所交已多大父行知名之士矣余爲  
郎署中時中行嘗語余曰吾嘗諫家大人至篤行即  
所言邑長吏治渠事煩苦不爲也以大人之義與邑  
中長老共數百頃曰何不成也家大人謝曰吾聞興  
百世之利以親附百姓者邑長吏之事也且吾邑長  
老居閒者終不語今長吏幸而聽我我又奈何從邑  
中奪賢長吏權乎其爲長者如此

### 杜長公傳

杜長公常者鄞人也以文無害試補奉化縣功曹在  
家人時嘗稱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曰信斯言也予  
幸逮事王父母又以勤父母予奚賴焉其爲王父母  
供具一視父鎬供具曰王父母固安大人供具矣所  
執王父母喪父鎬無不如已自盡者而不知其所由  
辦也長公旣收第仲於維揚而爲李有室以託姊子  
然後嫁從女者三如其女葬不能喪者如其第仲筐  
篚賻賵至無暇日不爲厭焉長公出入邑屋少年輒  
自避過而輿之言則趨婦姑勃磈不出梱闔亦自曰  
將謂杜長公何同曹掾某患疫諸曹掾舉以其妾故  
引去且止長公長公曰廢朋友疾病相扶持大義而



借小嫌以自解何以稱同舍兄弟人孰無急難而坐  
棄之也每往必有所與俱執火竟夕身傅七劑其妾  
顧以此無閒處衆始服長公達節云再補蘭谿縣功  
曹蘭谿令謂奉化令曰大邑多君子今安得有杜掾  
其人哉奉化令曰其人故奉化功曹也其取重如此  
先是長公值橐中裝於蘭谿之塗舉以微亡者亡者  
至謂長公曰橐中裝都料也將輸縣而先門假寐道  
左屬縣官出辟客倉卒遺之蓋五十金舉者遠矣然  
此其地也長公曰此其地固在索之豈遠乎即舉以  
畀亡者亡者捐十金謝長公長公曰十金孰與五十  
金爾豈以我無所置之也遽辭而往章公居仁嘗謂  
長公雖在功曹中質行不可及矣尋授廣西龍江驛  
丞有以藤白毒殺者其家誣怨家殺之郡太守謂怨  
家實殺之也以具獄憲司則移長公長公覆而輒見  
其冤狀太守惡其反也而笞之長公曰憲司豈少廉  
武吏而移之驛而乃撓於成案重辱命也笞之不猶  
愈於殺人以免乎屬征蠻之役幕府檄從軍疾作而  
卒於邸後五十年而孫思舉進士遷青州太守方爲  
良二千石云

贊曰越之俗機賢者惑焉同曹掾疫長公不憚躬調



護之可與立哉及觀所畀亡者橐中語其調笑疏於叱詈舉五十金若亡者自取之望望然惟恐得我又何可啗以利也有是驛吏不難於不阿郡大守意有是憲臣不難以殺人大獄屬驛吏者今無矣夫今無矣夫

晉陽王次翁傳

次翁子使君名道行弱冠擢進士給事尚書大司寇省中余時爲郎亡何使君補鄧州余尋出爲鉅鹿郡明年使君遷魏郡比二千石往來二御史臺若部刺史必直使君與使君相勞也雅已聞次翁爲人翁名

尚智字哲夫陽曲人嘗補郡弟子員不就以貲假幹掾省中十餘年除薊之義豐驛焉驛於京師東北諸邊爲孔道次翁乃簿正廚傳筆使諸走約客至當御者往蓋三年所車馬捷於羽檄使者應乎烽火未嘗一日詣對幕府矣再遷北地之北峽關北漢障塞尉譏客出入明年棄官歸太原屬使君已舉于鄉視笥中俸纔二金笑曰腆矣一抱關吏何功於

上也尋從使君鄧州使君問政未嘗爲質焉旁引成事而已及使君遷大名乃輒不敢復問政曰吾何能從兒子輩數數操郡長吏事乎翁魁梧美髯長者少



不視產而長翁乃善賈乃翁撫長翁子則無不若已  
出語人曰兄子某病吾則終夜不能寐然有過又未  
嘗不譙讓之豈爲第五氏哉即晉陽長老亦言翁俶  
儻狀視仇家若不可解者卒如初不著於睚眦里中  
緩急翁輒與居閒然計畫之耳不必人人嘗施焉以  
故里中曲聽翁請言事不願金矣余猶記使君在鄧  
嘗使人於諸郡徵當候太嶽祠官者狀時祠官方貴  
幸余所爲候輒不與諸郡同人以報使君則使君從  
鉅鹿之所爲次翁屬在鄧也後使君從大名遷鳳翔  
太守移蘇州太守禦倭於城下寇竟失利去稱治行  
第一云次翁雖不視產即在驛塾諸驛在關塾諸關  
一日越人裘生者傳過之罷矣翁輒竒焉延使使君  
卒業爲之有室蓋三年以裝去次翁所爲使君亡慮  
十數師類如此以故弱冠舉進士不十年三爲大郡  
視曩俸筭中二金實腴矣廉吏何不可爲哉余惟世  
之君子重與人爲善也誠日莫途窮奪然後罷逐然  
後去斯笑之矣至無所爲而棄官則又從而極之曰  
是先奪而圖罷先逐而圖去計之狡者也是計畫無  
復用之而竊輕富貴爲名高者也是恐卒不可測姑  
以自避以緩人之跡我而將以復進者也不知計即



狡亦徒爲罷去耳身已隱矣安用名高愈避跡愈著  
夫又遑恤我後乎是三者故皆不出於患失何世之  
君子重與人爲善也余觀次翁棄官歸時年未五十  
一抱關吏耳此三者何以稱焉

### 何季公傳

何季公者名積字良慶故姓徐系偃王後子孫稍遷  
歙之傳谿元末有萬億者始易姓何再遷休寧凡五  
世爲兆義兆義生政

景皇帝時用鹽筴起應詔輸粟塞下值虜大入猝獲  
良馬以免顧橐中裝百金耳乃即歸而廢著以復是  
瓦解之術也何以稱少有關智即百金不猶當竒勝  
邪遂返塞下居數歲果再致萬金政生耀耀生季公  
公生逮壯而伯若仲長已各倍公乃兄弟與俱徧游  
江淮吳楚間所至雍容爲閭里宰相矜以賈咸謂季  
公有家約也先是公父舉明經授長河丞公勸之往  
蓋三年以循吏稱載在邑乘矣二兄之亡也公慨然  
曰曩吾以愛弟奉二兄江淮吳楚間舉橐中裝託我  
我今乃令諸孤無息業哉蓋終其身無私藏亡何御  
史君受寧遠令又勸之往曰無念爾祖使我得稱長  
河循吏子更能得稱寧遠循吏父乎自是寧遠君卒



以卓異聞 召拜南臺御史也公因就南臺覘御史君所爲治狀獨持大體矣乃趣還休寧營萬安里而老焉縣大夫舉賓射必迎公公彊爲出竟不再然閭里朞功待公舉火者十數家未嘗以居常謝客爲解也公以季子金孺人以季子婦得當父母驩公自折節伯仲間事如長河丞所何得孺人亦以身下二姒事如姑汪如孺人所也其夫婦孝友如此御史君上績書公與孺人同封年各八十有一歲已孫五人曾孫四人矣御史名其賢今爲南京某部郎中云于鱗氏曰季公之賢也身治生而父若子皆以仕顯長河丞官薄耳其邑紀列焉御史貴倨矣輒謝雖賓射不再出彼竊借寵靈以炫閭里者何限乃季公所以先後父若子以仕顯者有道哉豈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惟孝友于兄弟子孫修業而息之所謂施于有政者也

汪從龍傳

汪從龍者歙人也名雲其先汪華者隋末以豪起據六州稱號吳王唐興授總管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叔敖者始自績溪徙邑之潛川叔敖生若虛於江南經制使若海爲從兄



若虛十二世生道壽道壽生十有八歲而其父士誠卒于客計至輒往僦而輓以行盡僦乃焚櫬裸諸櫬錫相襲也橐而負渡江乃中流有光屬於舟龍輒夾繞舟舟且覆者數矣衆計無所出則徧索舟中諸非常物爲解有髮几澤可以鑿者十具以沈猶是也有丹沙煥如燦火者一斛以沈猶是也而衆愈益恐時道壽偃伏莫敢動即再索舟中念與櫬俱沈耳尋失光所在汔濟衆弗察其所負者枯骨矣道壽生庚應庚應生政和令賢賢生文曠文曠生從龍從龍家自道壽以來四世同居從龍嘗爲叔文晫行質子錢家

治其婚旣已責遂并舉其母所遺篋中裝授焉械識如故也蓋晫七歲而孤其父以篋中裝二千金屬文曠比授之日已十有八歲晫不知之也再從叔駟議且異產而疑文曠私焉乃索四世所遺者四千金於從龍從龍視其遺實無金而衆愈益譟乃徐發其橐中書數劑以示衆某之產若干所某所之值若干金凡八千五百餘金人人倍其遺也衆復恐從龍却取其倍者輒舉抵於從龍然惡又不能二千金從龍曰先君子業已領家政而產幸人人倍今舉抵以難我不爲先君子受此抵即公等何以明不私初道壽與



其兄同產而兄輒自鬻於程氏檀不與值吳孺人請則引甫而斷孺人鼻終不與值後程氏復以售諸其祖賢今所舉抵故斷鼻之情豈論其不能二千金乎乃受抵而衆遂異產蓋百有五十歲而後備四世之業以報斷鼻之怨成孝子慈孫之志云嘗於京口夜夢僧而只得鍾百金易之歸而置諸邑時爲郡諸生卽守若令無不長者遇之矣頃之以太學生爲山東布政司理問嘗摧稅奉山供客間太山館人各以其客自占至不敢匿一筭由是不踰月而稅萬金上官之役並計諸祠時以監者覆視計簿簿構具諸祠凡數十所計杉竹數千值萬金乃盡削之止計上官構其署纔數十金而已屬有司行祠事嚴諸工嘖嘖謂分作便也從龍固不許輒構上官而撤其構構諸祠凡數十所轉相爲用卽諸祠次第舉矣與其分作而觀望孰若合力之致期是役也有程材無淫物有稱事無謫工埏人爲火齊瓦而塗焉諸家所不習執齊上下漫無可稽從龍一日而得其技則相與謝不敢爲奸雖察察務得情然實無它腸歛俗儉視公費如出諸囊中耳凡四年徙爲益王府審理有五子各以一經爲諸生云李于鱗曰觀從龍自少與其父俱



見苦爲生雖家累萬金知財所從來及起爲吏權稅  
太山行諸祠監者重有所棄計其幹裁不下鉅萬誠  
有所不能忍者也以是得意耳雖欲學吾術豈告之  
哉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張隱君傳畧

隱君張冲者其先鍾離人徙金陵再徙吳門家世服  
賈云隱君即嘗挾莢里中學一先生之言然畧大體  
終不欲數數佔畢間弱冠往試視業則息錢恒什倍  
喜曰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然我則不暇頃之乃如  
京師與燕趙游閒公子爲富貴容從諸佳麗人鼓瑟

跼蹙踰鞠六博翩翩未厭也及觀宮闕之盛官儀之  
美與所交賢豪間長者之游私且慕之曰所謂隱居  
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非深謀廊廟論議  
朝廷何以稱焉而胡爲失當年之至樂不自肆於一  
時蓋暮年屬父元平公病則隱君心動趨歸家抵毘  
陵遇盜請橐中裝隱君懸橐覆諸地顧主記記諸故  
人所齎問遺其家者某若干并委之無吝色盜以君  
雍容俾倪故久立微察君君亦恐有它謂之曰吾旣  
已裝畢橐舉矣無已迹將在眉睫焉不腆千金由將  
不足以免之即逢蒙視訕要撓膺身質以謝追吏小



禮何所用而斫我爲客則一何暴乎賊乃引去君抵家元平公亦愈所記故人齋問遺者其家往視君被劊不敢問也君則自謂橐中亡恙矣然實已請去劊起視記償之爲損千金焉乃益治產折節爲儉與用事僮僕同苦樂不翅若自其手指出三十年間三致千金嘗曰不時散失無所藏之以故身所嘗施若所已責不可勝數然終不爲德而少年附之輒爭爲用屬有天幸鬪智智勝爭時時會繇是兄滂第津以儒術起而隱君用俠聞矣居間田池之樂歲時祭祀進醪飲食被服自通也起塾於家日洒掃治具度可供

十人者使三子侍酒於前庶幾賢豪長者適我哉晚尤好山水徃徃在虎丘石湖間爲廚傳廢一於舟廢一於車至即其方返即其期蓋繇是不窺市井矣李于鱗氏曰王生徃爲余談隱君家仲子獻翼兄弟故奇士也父之仲子以諸君所爲隱君者列傳言屬余余觀所論次隱君者梅子真臯伯通之倫與亡論割股薦母稱篤行君子即弱冠游京師自肆於一時斯亦誠理所取焉烏氏僕一鄙牧長今安得抗禮萬乘事及稱倭夷犯郡時隱君傾身佐縣官之急以比於任氏之義公事不畢不得飲酒食肉以爲閭里



率大體如此吾必謂之學矣日治具庶幾賢豪長者  
適我仲子故竒士其所由來遠哉

### 武母太恭人傳

武母井陘人姓畢氏處士宗伊季女也其先莒州學  
正忘其名以直言顯湖廣叅議鸞孝行表里門臨漳  
訓導居仁稱經師也母自以世家女通內則孝經大  
義歸邑處士用之遺腹三月而用之亡年纔二十有  
四旣彌月生子礪甫凡三十二年而礪夫舉進士除  
長清縣令入爲吏部主事凡十二年而母封太安人  
又三年遷郎中而母封太宜人又一年擢太常少卿

而母封太恭人是時母年七十有一五年而王用三  
錫蓋殊遇也先是礪甫在諸生中母年五十有司上  
言節婦狀

先帝命表母里門矣攀龍曰余觀程嬰杵臼之烈殺  
身相勸也託孤爲難焉一寡婦人而提六尺之孤義  
不辱則毀髮膚以杜求者無已感慨經瀟瀟自謂求  
訖計畫無復之耳無論形虧而行立之爲無以自全  
即身亡而孤存亦爲無以自免也受其孤而使有所  
不可知猶爲重遺之矣旣阻薦饑匍匐拮据更依父  
兄輒貽不淑天所不能奪也衆方用暴以孤爲辭是



非示之以有累之形而誨圖之哉將何所不至也乃武母故自有母才云礪甫又爲余言母家代自有節婦蓋其天性也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烏在其爲天性哉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復不能具餼粥共養如姑意罵詈日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

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惟產之睥睨而藐諸是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羨爲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今踰年廢歸寧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徃日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挺劫之至今頭搶地觸九案血流被衰絰而猶未置焉至今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情爲其子以婦爲其子之孤以婦自爲以婦而姑不然矣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



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  
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  
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  
家之無子舉產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  
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  
老可矣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  
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  
姑立立今

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轡而守建昌者孤邪  
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  
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段無子將爲一訖計乎勸之  
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  
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墓誌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江君配恭  
人郭氏合葬墓誌銘

君諱濬字子泉蓋梁散騎淹之裔有諱湖者自棗強  
徙濟南西門外負郭巷方水而居焉至今稱江氏之  
池云湖生秀復徙城東四十里許杏園因占籍歷城  
秀生太學生得辛得辛生洽洽生璘璘生燦燦娶任  
氏生君君生十八歲爲邑諸生正德己卯舉于鄉嘉



靖乙未授直隸真定縣知縣縣有黠少年裹石橐中而假宿館人旦發其裝佯驚謂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石乎獄且成館人誓掠無所得君至輒鞫其金所從來曰舉諸其子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伏罪而君稱神明矣凡四年以薦疏十有三徵爲四川道監察御史從 幸承天除道滹沱河檄有司造舟爲梁覆土其上列檻屬之而 大駕以渡蓋自知縣時腹畫如此明年巡按隆慶劾奏大同總兵江桓下吏虜再入寇遂皆以捷聞 賜俸一級衣四襲銀若干兩明年巡按應天奏罷府尹洪某及奏池州

知府柯某與撫臣異狀奪俸二月以南臺御史奏解遷太原府知府者三年以奏最贈父如其官母太恭人先是晉宗人其祿以萬數將軍中尉而下躬自簿計郡庭紛不可問君爲之約曰使我妾焉一宿有蘊藏詰朝相見也自後宗室干謁是懲而仰給自遂至今便焉有聘女而其子甲卒者欲以妻其子乙其女既已改適則誣以爲聘者乙也而訟之君微得其情命以後壻之聘三十金償前壻家協矣及逮按察使則奪以與乙其女而致令夜縊衆蓋益直君有其子不孝以屬君欲殺之則箠而示之病不一也乞原則



又謬爲不可者以數苦其慈而重貽之德父之乃釋其子卒爲善士又謂君有仁術類不可測如此云又三年遷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洮岷邊備凡一年歸濟南凡十有五年而卒蓋嘉靖甲子七月二十有四日也距生弘治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八歲恭人郭氏泗州同知夔之女年二十二歲歸君贈太恭人之年封恭人封恭人之明年卒於官實嘉靖戊申九月二十九日距生弘治辛亥八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九君常語人曰恭人歸我蓋三十八年盥櫛未嘗干日也子男邑諸生如錦一人孫女適郭維

藩者一人適鄭伸者一人先是恭人自太原葉縣郡城東七里舖南某年月日葬君於杏園祖兆東南五十步恭人就祔焉蓋用君所自卜兆云志曰今之君子患自視太淺矣君蓋起家縣令入拜御史再按畿內以軍功受賞上書言事唯所論罷仕宦至二千石出守大郡遮留踰代分臬西檄秉憲一方不可不稱得志焉嚮令實無所長徒芥蒂一第沮於白劾謂不可覲非常之遇於繩墨之外而槩人以不廣何以自見如是哉是爲銘銘曰

莫致之其孰寔之莫昇之其孰寔之是噐是容是幟



是從寧踏馬是託勿適馬是獲約不劑能格不制才  
庶有開於將來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范君暨配  
宜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按崔子元吉氏狀君諱瑟字孔和其先晉士會之後  
蓋武文宣獻以來子孫蕃衍於齊衛間矣元末有名  
思溫者自東平避亂於郡之天馬山因家焉是爲濟  
南始祖云思溫生常常生整整生勝勝生福贈君福  
娶馬氏實生君君生十餘歲讀書於芙蓉山嘗有二  
龍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者諸生成辟易走君不動

曰我獨何覲焉頃失二龍所在諸生繇是咸竒君亡  
何復聞天樂作雲中聲殷于庭諸生不聞也君乃竊  
喜益自負年二十二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選庶吉  
士明年以贈君喪歸乙未起家授翰林院 國史編  
修修宋史校

皇祖御製文進 經筵講官明年上昭聖慈皇太后  
尊號得贈贈君編修戊戌分校天下士明年謫開州  
判官身劓巨寇安自強之亂量移大名大名有改生  
者報笥發焉金也輒斥使去門下而郡中廩廩矣尋  
擢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乙巳入賀遷四川



布政使司叅議護上川南道治雅江上游並大度河古流沙之域先是都蠻之叛守臣檄兵討焉輒爲所抗君至乃罷討都蠻兵身以 朝廷威信徃諭之都蠻皆稽首謝請內屬如故庚戌再入賀遂拜陝西按察司副使分巡西寧道明年屬征羗兵旣出道遇暴風起於車東入於其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羗豈舍掌吉而就紅崖乎乃趨紅崖羗果至迎擊之大破其衆二月晦復戰于紅崖斬其酋長九人八月又與戰戮其酋長寫爾定數輩而羗平屬北虜旁塞君欲乘餘威驅之乃遣百戶李堂齎牛酒徃風其王俺答不

亥曰君移部乃直武威直武威厭人邪將遂欲與諸羗豪合也使者乘障出土卒候望寒苦久勞君無益天子神靈諸羗豪先後既授首幸不屯備南山即所請朔方騎士亡慮三萬人尚在此張掖武威驍卒萬人羗降兵萬人不合將焉置之量君所部不滿四萬耳孰與漢卒彊也即諸羗願合陜中豈得入豈得從枕席度虜乎虜無以應明日獻馬十匹謝頃之君輒出莊浪則虜在焉然業已疑君有伏兵則走黃羊抵黃羊則君在焉虜乃引去壬子虜更寇三川君將兵三千人徃禦之復破其衆於紅崖是役也斬首數十



級并斬肯騰狼台吉諸將益服君多筭云事聞尚書  
上其功未報明年以他奏報免其官家居十餘年而  
卒宜人者處士瓌之女贈贈君之歲封孺人君爲郎  
時贈宜人宜人生十九年歸君歸之日君舉於鄉已  
兩月矣自以不得裘褐事君子蓋終其身無間言君  
自爲宜人誌今不具列焉君卒嘉靖壬戌七月十二  
日生於弘治甲子十月一日宜人人生正德丁卯四月  
二十一日卒於嘉靖丙午二月十七日子一人時棟  
郡諸生先娶金氏蘇州知府城女繼娶王氏某州判  
官寵孫女女四人一適應州知州馬應奎子班亦郡

第子員與時棟俱宜人出其許聘舉人耿尚文子熠  
某縣學訓導袁霑子夢庚廣東道御史薛樟子燿者  
封宜人李出也孫女一人王氏出未聘十某年月日  
合葬于紫青山之陽余徃在關中聞邊長老言君所  
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稱累世功紅崖之役先利致敵  
再策羗虜一何雄也向令以一儒臣卒謫去何以自  
見乎猶復制於脣舌尚書報罷竟免官去是鞅鞅耳  
贈君善堪輿家言實荒芙蓉山徙焉豈法故當叶龍  
祥哉是爲銘銘曰

孰是倚而伏之孰是踦而復之與其絀於口也寧絀



於虜絀於虜猶可禦也絀於口不可詛也

明故奉政大夫涇王府左長史張公合葬墓

誌銘

是誌也公蓋已葬者四十五年于茲矣隆慶庚午太學生子含以父教授君卒屬誌于郡人殷大宗伯得請而謂余曰先大父之謂何而不肖何敢不以先父望暉者為先父望君幸追誌之也余若以為世德大誼遠而不置猶之難已誌焉誌曰公諱齊字宗魯其先定州人元末有高祖敬中者徙歷城敬中生獻舉求樂辛卯鄉試仕南京後府經歷獻生諒郡正術贈

僉都御史諒生龜舉成化乙未進士仕右都御史娶翟氏封恭人成化辛卯十月四日是生公云年十六為弘治丙午屬都御史謫從之郴州歸補郡第乎員舉乙卯鄉試己未卒業大學正德改元都御史為逆瑾所搆又從之獄橐籥愈益謹戊辰遂不就試大宗伯明年恭人卒又明年都御史卒癸酉乃謁選授金華府同知矣俗故健訟公先繩其枉者片言伏之株逮立遣苟得其情代贖頌繫虛圜實牘餘姚李江者與其叔虜殺父之妾而無毒迹公佯言曰聞此妾尚少安得白髮乎及檢鬢然視之髻也蓋掘它屍以命



所毒者衆遂稱神明凡再攝衢州嘗一日傳爰書十  
三事記委旁午舟車之跡交于兩浙嘗督兩浙會計  
即會計兩浙自當臺省愈益賢之丁丑上績進階奉  
政大夫巳卯攝行 覲事辛巳宸濠之叛公屯于境  
上草萍塞禦馬嘉靖改元滿九載且行過潛見築甬  
道長竟縣者公爲白臺省罷其役亡何遷涇府左長  
史涇府實始封王相以下尉卒數千人給廩無常時  
公至白臺省一旦爲給廩者三年尉卒乃復有固志  
乙酉十月二十二日公以脾泄卒邸署教授君奉柩  
歸葬于郡城西四里山祖兆云公娶贈宜人蘇氏陝

西按察僉事泰之女弘治庚申年三十二歲先公二  
十六年卒公誌其壙繼娶封宜人秦氏嘉靖乙巳年  
六十五歲後公二十年卒祔于公焉皆以公丁丑上  
績得稱宜人也公生三男子汝椿即教授君自泰安  
王府改寧海王府娶壽張郡主女沈氏汝桂太學生  
娶聽選官洪漢女汝楠郡諸生娶某州吏目周洪女  
二女子長適李時雍次適都指揮彭烈皆蘇宜人出  
曰曄即子含曰皖麟遊縣教諭曰普郡諸生曰曉曰  
著曰曾曰昱曰旦曰章孫男凡九人矣秦宜人無出  
曾孫多不次云乃系之銘銘曰



孰是子而父罹而不可採也孰是守而民罷而不可採也不宜其親胡宜其民三禩用彰于焉以藏

明開封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詔字孟宣其先棗強人洪武初五代祖士賢徙爲歷城人曾大父恕大父驥父福公生頎秀美顏辭正德庚午偕計遊京師凡八上嘉靖壬辰領牧定州州畿內都會地雜夷守無良去者公至更約法示誠信及旬而善者安釐弊幾盡及月而獷悍息蜀生卓某者道定遺百金之裝索之塗公曰第往當有守者至則守者一人至生謂曰百金雖微不可攜而去

乎曰人有葉子公嘗不忍爲泣活之我即忍爾草轉於公之境哉梁御史來按部猝入獄惟二囚繫焉登土考去先是州田多汙萊人不能市牛耕公乃爲孔明木牛法力得半牛在定三歲以狀公最者疏二十有二擢開封府同知會朱僊鎮盜起陷尉氏公即日徃擊賊設伏扶溝下約舉幟翼攻之賊果嚮扶溝冒伏中遂鼓而捕首虜執訊以還公蓋微知賊家在扶溝必重質妻子也戊戌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所石橋歸德間方蟬爲河二洪寘雍漕粟不得從河上議者謂自孫繼口至清河口有餘里大興卒塞



之非十四萬人不可使領吏且六百人雜作治河卒受平賈與伐買薪石之費期六月計十七萬餘緡是時公實注治河徃行河曰是在我即湛祭令水工表獨以徒四萬塞焚而自蹈橈理捷事徒四萬亦勸赴甬百餘里雲舉各自以爲常見公凡三月河隄成纔佐吏數十筭九千七百餘緡而已績上賜爵一級視從四品時行郡得金紫乘五馬輜焉而母夫人李且卒歸治喪比禫亦懸車日弦誦吟嘯檢古書文帖泊如若忘其嘗仕也公初工五言詩與劉選部天民名相及同郡邊公貢稱兩生俱俊傑其在京師而陽信何景明亦善公即雨雪逢人日江湖問客星搢紳至今傳誦之因知孟宣名也余惟吾郡非不代有顯仕乃推與後進薦寵下輩以是稱厚君子郡中士亦相與愛附公可謂與斯人徒者矣即使徒致卿相以尊大取棄絕卒老何足以易此哉銘曰孰與游者當世士牧則仁人儒君子六十樂天今已矣公安此丘貽後社

明封文林郎開封府推官汪公墓誌銘

公諱文顯字存道新安潛川人也其先曰汪華家績溪爲唐歙州刺史封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



叔敖者始徙潛川叔敖子若容若思從子若海皆舉  
進士若海即嘗爲江南經制使勸進康王者也十三  
世生彥仁彥仁生汝珍汝珍生公公家世世服賈往  
來吳越間即衰老復聽子孫修業而息之屬公早孤  
鮮兄弟彥仁公乃不復欲公行則請行歸視息什倍  
彥仁公又欲公行也則顧不爲行曰計不下席竒勝  
者不當如是乎及視其所使則無不人訾相得轉轂  
殆百數賈郡國無不各如其身往矣嘗貸故人胡輔  
三百金至試無所長欲其術不告也胡且卒公亟置  
酒故人子令彊飲食謝不收責且五年矣鬻地於汪

循宗人所汝錫宗人則心欲之若有怏怏移德於公  
者公謂汝錫今若是詐而與叔父地叔父猶無受也  
願以異日請治垣舍亡何汝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  
爲致前地也卒解免公齋用既饒耻溝壑有期功之  
親宗族貧來售田即使田售宅即使居飲食必自祝  
曰天苟有汪氏尚及無悔於予身公身自爲葬者凡  
四世嘗曰吾何能效邑屋中豪越緋從他縣爭地以  
訟令殯者纍纍在堂寢而我衰經就繫逮吾生平不  
讀相冢一字書也吳甲者嘗自鬻吳元家故冒姓吳  
氏後與其主埤富乎吳元將殺之不解千金客曰以



存道之義爾何不令居間公既脫吳之阨固奴畜之  
乃暮夜持金來卻之曰吾往即嘗爲商賈之事何至  
於爾哉此何異比部君在大梁爲理時所聽杜給事  
事杜給事殺人大梁中使裝玉帶明珠行公所公心  
知比部君廉吏問遺不得至前則謂客曰即吾兒受  
賕不當致之大梁邸中乎不去今且以爾往對簿論  
殺杜矣是時使公藉令揚比部君名何不可哉乃大  
梁人愈益稱說公初公年六十時會病以句曲山人  
楊君來居數月大愈體復堅彊如昔時然一切不關  
家事矣乃謂楊君治生者之於養生殊塗哉無論愚

者多財爲害即賢者稱明積著之理始亦莫不走利  
如驚乃所樂觀萬貨之情一人操息繼至輻輳此有  
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精神不愈敝血氣不  
愈衰乎吾幸於前人得脩業而息之即擇人任時至  
道家所忌未嘗敢一日處知言哉公以嘉靖戊申十  
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一歲配太孺人方氏如孺  
人者一人張氏三子一貫郡庠生先公卒一中即比  
部君余同年進士一誠國子生二人皆太孺人出也  
銘曰

彊于宗家彌蕃兮恬于生身彌存兮尚亦有利于子



孫考

明文林郎四川灌縣知縣周公叔夫墓碑銘

公諱奕字叔大本姓劉氏其先寧國人六世祖達一者生政卿始冒今姓政卿生德始以徙戍金齒家焉德生晟晟生玉是爲公父至老不識衡量嘗夢白象而詰旦生公公生少不弄長不謔也通五經尤長於春秋弱冠爲郡弟子員比有司大張樂送之學宮公獨乃先往郡太守異焉嘉靖戊子與計偕乙未以親老不赴大宗伯頃之而公父果卒戊戌除灌縣令縣瘠土又當威茂二邊餉道公攜二蒼頭之任曳革履

一兩耳食無兼味有餽之餌云可化爲黃金者公舉以投諸江灌大夫以公無家客甚久飾美女遺之不納也臺檄歲報贖金視多寡上下其考公曰是使我剝民以稱最何不至哉即有事它邑單騎從之見者以爲簿尉矣其天性儉素類如此灌既治改雲南府學教授蓋公以母唐老不能就養得請也歸之日有以十贏爲公裝者目之乃前所理大辟囚某也公遽曰申寃令職也以若所爲是市之矣改官改行邪且吾二蒼頭鼓篋自喜十贏安所用之然唐孺人猶未欲詣雲南公時時取急便省矣凡九年門下士嚴公



清郭公斗輩彬彬起矣屬當報績 京師公曰吾遠  
灌爲母也遠者歸矣歸者更出乎遂拂衣去先是學  
官使者太宰吳公簡諸生而授公公之子紹稷與焉  
屬以雋且既廩而吳公輒遷代者有欲於公而公意  
不與之紹稷辭既廩矣喬生既廩既用脩于公而生  
亡公則反之也諸生某延公而見其妻公怒罷酒皆  
謂公古師儒云余惟古語有之唯色毀廉公無家於  
灌而卻美女與拒諸生之見其妻也物莫有能動者  
矣今之師儒不稱腐而稱豎其事監司之臨學官者  
何不至也且人亦孰不欲其愛子之成功名至令不

得隨牒既廩也戚矣寧中廢業而意不爲少假以傷  
不阿之誼豈不謂古師儒哉母氏之故九年不衰屬  
當上績拂衣而去茲與其父老爲不赴大宗伯一也  
功名之會難語天性其然哉汝寧徐使君嘗爲余言  
周真陽賢余視海浙中見真陽在學官中得爲公具  
列之如此公生弘治己酉卒嘉靖丙辰配陳氏子一  
即紹稷故真陽令寧波府學教授娶王氏女二適張  
轅馬必昌郡諸生孫男二思兼娶潘氏思永娶胡氏  
孫女二適莊東王廓魯孫男一曰曆是爲銘銘曰  
懿厥弟子張樂學宮嗜音之戒養正于蒙爰及令灌



革履跣然孰其在御二奴比有投江之餌可爲黃金  
與彼美女無貳爾心徭無異邑匹馬是將行無改官  
始節是裝師儒之求匪脩乃承簪髦斯士接跡同升  
監司孔臨抗言用違維母之故已而適歸真陽世德  
求以爲儀克感厥家有繹其辭

明將仕郎趙君墓誌銘

君諱應奎字子徵其先棗強人 國初有十四者始  
徙歷城十四生七七生榮榮生通通生樂樂生強強  
生四子君其長云始君之以長史功曹掾除壩上倉  
大使也客有過而勞焉者君則謂客豈以倉令則已

卑邪吾猶爲之凡以可因分自致耳是役也實單車  
之壩會計惟謹束橐較於輿薪執概不爽釜鼓然奉  
已溥輒取給家廩用諸弟轉穀歲餉之矣居一歲改  
小真村巡檢屬有劇賊阻聚松徐間諸二千石不能  
禽制則檄君捕之君乃率卒往遇賊輒格鬪俘乃十  
數輩賊益悉衆拒我君卒不及賊三之一遂爲所獲  
坐君于中直兵在胷句兵在頸環而視之不動也已  
乃從容爲陳說利害曰固欲其安之也賊亦尋解事  
聞諸二千石無不壯君之爲人者績書交最不次遷  
矣亡何輒棄官歸濟南則長君世卿舉于鄉之歲也



君纔年四十八客有過而止之君又謂客吾已試爲  
吏無卑者去不爲吏無少者今何能亡除壩上倉時  
相勞語邪歸三歲隆慶改元四月九日終于正寢以  
生于正德丁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得年五十一歲配  
姚氏子一人曰世卿娶孟氏女二人一許聘王閔玄  
一許聘王侍講孫男一人曰勉學女一人未字卜某  
年月日葬郡城東祖兆次誌曰信乎吏之無卑也壩  
上之役束橐釜鼓皆 朝廷一倉令執槩軍國持平  
分可自致效卑成尊坐于賊中環視不動苟可安諸  
郡見危授命生而有所不用而後能用其生也孰與

陳說利害使之自解之爲從容君子曰解官之難於  
解寇也不能坐于賊中而能一朝長往邪奚自致有  
二也按狀君蓋既棄官歸之日宅不更隣田不更畔  
身與太公恬焉顧所爲諸第奔走徭賦者不以疲于  
棄官自諉可謂孝友爲政克明大誼者哉結髮諸掾  
積歲試爲吏一朝棄之無論其年可以爲難矣余聞  
之殷少宰從游之士以長君則吾門唐子高焉蓋稱  
舉德性今觀將仕君之爲人所繇來遠矣是爲銘銘  
曰

孰尊是須而卑可踰孰安是斲而危可懼行之旣舒



止斯有餘分不常在天自致則然曰君子之所

明太學生聶君以茹墓誌銘

君名鑑以茹字其先長子人也蓋魯大父士誠始遷  
曲周焉大父文以高年起民間賜爵一級父景若為  
郡功曹時則生君君為兒時嘗問母郭氏即兒年及  
母母奚若哉曰是時爾且以藥裡掩我地下矣君遂  
號泣終日不嬉戲弱冠以訾入為太學生蓋兄事唐  
山馬健第畜渭南李文進之屬相與抵掌言天下事  
夫識者以謂即以茹彊仕何國家不可為及被徵詣  
京師則又見今所謂賢者卑疵熾趨以得人情惴惴

焉猶日懼以冒於罪罟無不包藏機心狙伺事會此  
非夫色厲而內荏者邪吾即何異於鹿豕又安能效  
騏驥為伏轅下乎將伏尺莖以範我馳驅也是豈其  
意哉初豈願以其訾費患也輒歸不復語仕進矣君  
性好施予即母外孫趙氏者母襁褓之功也嘗以謂  
君君曰此其田二百畝趙氏何憂孤乎以余觀於以  
茹山君耕田而得食不賁羽儀矣起而為吏身諛佞  
者寵利行不恤鄙夫身雖汗辱哉用居上為右試官  
又恐比周賓正為姦觸大罪怨及朋友諛佞安可為  
也念為姦直奉法不阿動忤衆枉行危而毀成倖直



安可爲也是則以茹哉銘曰  
君子之屯以保其身有孚于哲人兮

明處士龔公墓誌銘

處士諱彪字仲威少時嘗爲縣官輸租廣川主計吏以輸者填委謬署處士牒以捐之遣令去矣處士竊念生平義不遁賦稅即一旦出門輸租縣官何可輒令有離上抵負名乃竟自請輸租也久之又爲縣官輸租詣京師見遺錢百緡於道中繼相屬也稍稍致之車中而逆旅人意且私之矣乃謂處士持錢百緡猶爲暴藏孰與易之金而橐中裝焉便也逆旅人

固進處士固謝乃馳及前遺錢百緡者視錢百緡亡其車中處士下自致之曰貫得無朽哉輒超乘不顧而去豪長者馮甲嘗假處士宗人粟三十斛矣處士不知也而宗人自馮所來言收債事處士曰吾即不能贍其族雖有粟降之天猶之露食也且馮君不難指困授爾何可使失要期乎乃爲具三十斛粟償之馮亦不知爲處士粟也嘗謂諸子非其命求無益於得即當饜糠覈奈何欲啖麥飯亦卒然喪喪著覆地上爾不然藜藿此此口約腹裁雖一錢們之汗出不能去手老至操財愈急其不才子亦已視產稱貸恣



純麗游飲詬笑乃翁織管作苦死其逝矣即倒囊入  
息於子錢家甚者卒失業市乞轉溝壑令里閭咄然  
相戒寧極慾於生前耳吾豈嘗不慮及是乎處士佞  
佞性尤不喜巫祝嘗謂不盡此輩焚之天終不雨已  
則情不力穡而徒以禳田哉不已疏乎是為偃姬跛  
媪疾廢之婦以馮身狐祥厲鬼而頻行爲祟者處安  
能以八尺軀磬折於前其令其恐喝數切不敢仰視  
已而操吾豚蹄斗酒以往哉由是普濟之東巫祝女  
子凡以其土偶若桃梗人遷者數十家矣處士其先  
棗強人六十祖諱全者始徙章丘焉而成而士達而  
彥祥而子整而昇昇即處士父也處士生於成化四  
年三月十二日歿於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妻五人子四人孫男九人蕭氏生曇一人曇之子光  
燦史氏生昆與勗二人昆之子光燿光熠光炤勗之  
子光炳光煥其冕一人生子曰光炫光煌則又一蕭  
氏出也其次魏氏賀氏及女二人曾孫男若女十二  
人不具其所自出焉勗實處士家季子哉所爲文章  
稱博辯君子余弱冠與游甚驩即猶與光炳光燿處  
諸生中也其年十月十二日葬處士於蟠虬澗之陽  
以許邦才所狀示攀龍爲之銘銘曰



不啗於人寧聽於神宜爾子孫振振兮

明故許處士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許氏其先棗強人也有諱伯成者始徙歷城云伯成  
生本本生敏敏生瑗是爲處士父處士既總角受大  
戴禮補郡諸生矣則寢疾者數歲瘳而母陳更寢疾  
則更受素問難經諸方書而母陳疾亦旋已處士雖  
好數然慕張子和之爲人自言時時以其三法者視  
人無失也每爲長史君稱黃老家言慈儉不敢爲天  
下先吾用之且四十年而匿迹自隱不敢以其伎成  
名矣初處士第鑑家有巫視病者處士實懷利錐往

會之至則屬其從弟子女數輩曰何纍纍者腓乎有  
錕在此蓋踰日竟無降者相與辟睨處士也處士乃  
出其錐謂曰神固當患苦此哉不腆魚菽在此其以  
歸矣不然徒敝鼓也蓋自是諸許氏無復謁巫者處  
士之力也張孺人宣之女也生十六年歸處士處士  
兄弟七人婦皆名家子人人無不自以爲視具工乃  
姑陳則數過處士食徒以爲所進必所欲也陳故時  
時寢疾即加一飯脫然愈即損一飯脫然愈孺人視  
處士之視母功常居半焉長史君既調求寧孺人謂  
曰男子之建功名周旋惟四方何可欲更得如趙州



者在爾宇下為善地又何得以我老為解即不行所  
為嘗爾者豈更憐爾而遂以一蹶已使甘心我乎及  
遷今官孺人即又謂長史君在求寧時孰與今官親  
者親責之故者故望之宗族鄉黨遠於萬里又安得  
以我之故稱便也蓋自是長史君益莊而官屬益畏  
矣至今諸許氏皆謂孺人相夫不於處士或以其母  
或以其子云余惟處士懷雖事大類西門豹故談笑  
足以移風俗雖長者為之又使當之求寧時非孺人  
數語引大體長史君安能慷慨萬里也處士字待時  
鉉印其名生於成化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以嘉靖七  
年六月十一日卒孺人少處士三歲六月二十三日  
生卒以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子一即長史  
君邦才也孫復郡諸生卜三十九年三月六日城南  
某村之祖塋改兆葬處士而孺人與合請余銘銘曰  
胡既以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又胡欲託於四方以周  
旋弗匿弗章弗顯弗行子孫振振有懷二人哉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墓誌

明處士李公宗滿配黎氏墓誌銘

公諱科宗滿其字其先南雄之保昌人宋建炎中有  
祖二十八宣義者始徙家番禺焉高祖諱明廣曾大  
父諱緣富大父諱秀紅嘗屬歲大饑盡輸其家粟數  
千石與番禺令以給貧民廣州上富人助貧民者欲  
爲請賜爵一級不聽曰奈何以溝壑之身從父母之  
邦奪長吏振民之權秀紅生父政娶唐氏實生公繼



室以梁氏生弟舉公生十九歲失父即事梁無異舉  
舉即事公不聞有唐第既壯則從公言田宅公即聽  
所欲爲田宅者而獨取其所不欲凡數年弟所爲田  
宅者輒稱不便公又未嘗不輒聽易之司勳君既舉  
進士邑長吏時時往存公公輒稱下堂之疾謂諸孫  
勿言若翁足不良行即平生未嘗至城府昔賢所以  
加故人腹者直此爾至城府義不可無趨走孰與下  
堂之傷邑長吏使使問公年七十爵一級公曰自垂  
髻至今日一塵之氓終不能束帶見長吏矣使又言  
邑長吏既重公豈欲言事乎曰一塵之氓何知事何  
所欲言其長者如此性尤不喜靡麗司勳君嘗爲市  
一褐自京師遺公不服也以示諸孫曰吾老乃見  
西土之人衣禽獸之毛以生若奈何休其蠶織矣公  
生成化丙申十二月初十日以嘉靖壬子十月十六  
日卒配黎氏先公生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後公二  
十六日卒男子四人長仕鸞封吏部考功司主事次  
仕鵬仕鴻仕碩俱廣州諸生女子一人適邑人龔怡  
孫十一人長曰价即司勳君先官如其父所封次曰  
棟柄樞楹機模楨杜植楷女四人曾孫男三人曰燿  
曰煒曰熾於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山之陽余惟人情



少而自見苦爲生難者必重棄財何公不擇與弟田  
宅又聽易之即令公之弟盡沃饒不能勞以嚮義微  
有廢著之刑兼并家逐逐日月取之則祖若父之產  
將在他人公何以稱孝友于兄弟以爲雖數易之亦  
猶是在吾兄弟爾聽之誠是也昔者梁公實嘗言司  
勲家如此因爲銘銘曰  
我履我即爲儀不忒是以有友德

明處士劉公暨配蕭孺人繼配陳孺人葬墓

誌銘

公諱傑字漢卿歷城人世居邑之西郭高祖諱子賢  
生二子並逸其名其長子實公曾祖生祖泰泰生源  
源生公公生失學即行舉天性而已然孝弟顧無異  
於儒者公以仲子而父養於其家至不能如約更過  
伯子養且月朔必治具往候伯子于庭以爲常嘗值  
其怒誤搗而什諸塗不加哀焉公喜飲酒一醉輒十  
餘日終其身不知欺人人欺之亦不知也初娶蕭孺  
人生欽欽生四歲而瞽五歲而蕭卒乃娶陳孺人孺  
人生十有八歲而歸公公時爲襁褓匿蕭遺瞽子於  
它所孺人輒索母之無以異已出自歸公未嘗施朱  
粉事翁若姑未嘗假湔浣而躬兼治產不憚皸瘃嘗



行園見葵楮於束薪孺人以葵辟蠶以楮苦絮也而  
傭保咸手指自効矣有鬻鉛於公質以其耜曰是首  
山之銅也計鉛過當則慨然足以白金孺人曰豈古  
所謂以鐵耕者妄乎以嘗諸礪鐵矣謂白金曰此獨  
得不贖邪以嘗諸火又鑠然錫也遂不售公一日亡  
其盥器求之弗得孺人曰此必某持去求之果得自  
其屋間某懼而謝孺人亦謝曰誤以薦鉛寧盜哉公  
問孺人曰彼每鬻鉛必早出昨獨後爾傭保某晨作  
而醉孺人曰是安從飲安所責乎對曰從某媪貰酒  
宿之責也孺人使之媪則已讐孺人以視其篋中錢

果半亡乃遣某遣之日遽謂公曰彼即遣豈能須臾  
忘我篋中戒之勿輒醉也無何遣者果與數少年夜  
縋垣而下以爲公醉無疑一婦人何能爲公時實太  
醉孺人遽起服公衣而冠操刃以出命二婢子抵關  
衛公諸傭保見以爲公出乃大呼曰家文人至矣遂  
鼓擒二少年餘賊悉遁去公猶未之覺也其精捷有  
才類如此公生於成化癸卯十二月十四日卒于嘉  
靖癸卯十二月十六日蕭孺人生卒皆逸不次陳孺  
人生于弘治丙辰六月十六日卒于嘉靖癸亥月日  
與公同公凡三子曰欽即蕭所遺娶王氏曰鈇辛酉



舉人娶賈氏曰鎔邑諸掾一女適錢世賞與鎔皆早卒則陳孺人出也孫男三人崇德邑諸生娶 德府奉祀胡士恕女崇禮崇志欽出皆未聘孫女三人一適訓導袁霑子夢斗邑諸生一許聘御史趙繼本孫克塾一許聘舉人陳九疇子夢芝與崇德皆欽出嘉靖甲子二月十有七日將以陳孺人合葬于公之壙五里溝之源而請余爲銘余聞孝第至行學所不能爲以是謂公行舉天性而已狀又謂公終其身不復知有人間機械之巧不復知人間有機械之巧矣雖有巧於機械安能用諸其所不知者哉孺人既慮遺者而倉卒圖其便即竊噐而往又以爲誤而謝非其盜是安得獨言學也撫蕭遺瞽子而復撫瞽子所遺爲激於匿諸襁褓時邪是爲銘銘曰  
不駭於機械其神乃全不躡於顛沛其知乃便以性行者合天以德慧者合權孰不近道而學無方孰不達變而應無常濬茲發祥永茲偕藏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睚眦父怒而不言公輒奮白梃詬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搆伏受杖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不及犬



馬父疾爲侍卧起浹旬輒瘳父乃大驩驩之日乃自  
燕代請鹽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  
因受賈從公公旣饒第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  
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視鹽筴必召公畫便宜有司  
乃藉公爲鹽策祭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中貴人  
景之守浙也欲賂於賈而誣之法賈皆亡至括則獨  
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  
公曰奈何以我殺季乃自請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歛  
賈豎汪玄儀也且夕且千金爲壽不忍須臾貴人耳  
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字也此中善視賈豎

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給之重其禍即持券貸  
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而景收公得完  
諸賈勞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赦果  
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焉曰  
安能白首刀錐爲二子虜也吾所爲脩業而息之在  
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黃巖令  
乃大喜曰孺子試爲吏矣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發軔  
鴈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  
歲云吳孺人者歛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予公而歸  
公而吳公故客歐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



行孺入為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  
家質於孺人孺人無弗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  
諸宗人皆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孺人矣  
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  
裁孺人而徃徃片言定也初孺人與媵黃氏俱未有  
子有為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  
乎吳公也其謂府君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畀吾孫  
既得請渡河而為執輿眇夫吳某所覆丈夫子仆輿  
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  
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祏矣又為

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畀吾孫使先一月舉之  
公所請者畀媵黃氏也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  
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良植初吳公予  
次公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  
又安用持歲蕤鑰如諸母為也蓋吳公見次公冠田  
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矣言鑰者示諸父之有深藏  
託扁鑄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于  
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徧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  
十有八年而卒為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  
道昆督部閩粵有平倭功仲曰道某邑諸生封君卜



下佛堂兆吉以其歲月日葬公而孺人祔中丞公請  
余志焉余曰新安俗矜賈即同列財力相君乃所至  
為鹽筴祭酒畫便宜至今中貴人疏名求之稱汪玄  
儀自詣吏玩孰甚焉太守掾之不恡于金有所試其  
長非苟而已也大哉脩業而息之賢人深謀於廊廟  
論議朝廷其在中丞乎是何能白首刀錐為二子虜  
也孺人不責子錢以規室南之產廉賈五之俗之相  
靡雖女子亦竒勝邪至其與家大政決筴片言亦其  
天性然也懸疣之祥其應二世來之以德矣是為銘

銘曰

莫燬於勢而身是嘗之莫美於利而身是颺之見取  
於予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偕其人孔懷  
言作之述以伉茲丘

明故任處士墓碑

嗚呼此明任處士之墓處士者家本平陰大父讓以  
上墓皆在平陰徙家濟南自大母趙氏始讓生鸞為  
處士父時方在襁抱長遂娶于歷城張氏生處士處  
士生毀齒而張卒事父與繼母翟氏躬自負薪米比  
弱冠父又卒予如也稍試為功曹掾而文無害然非  
其所好尋罷去隱于酒人人不可得而識已然時時



爲里中少年論事動厭其意少年率伏處士有大畧  
凡再葬父母繼母如初葬儀而賓客之會葬者視初  
葬什倍矣性嚴潔無所狎侮所服御未嘗受纖汙生  
四十又四年而卒嘉靖乙未十二月二十四日也配  
姜氏校尉琳次女隆慶己巳二月四日卒年七十又  
五歲姜孺人生有遠度一乳不育輒爲處士置丘氏  
丘氏一不乳更爲公置丘氏則竟乳二子曰登瀛登  
洲登瀛乙卯舉鄉進士翩翩美文辭亟從余誦處士  
也而請題其墓不佞則惟齊雅多處士伯夷居北海  
之濱不能以衣冠坐塗炭而顏觸曰清淨真正以自

虞任君雖隱于賣漿家即里中少年狎侮如匪澣衣  
功曹無害如將免焉不辱其身耳奚必人得而識之  
而率伏之也人莫大乎父母生則躬負薪米葬則賓  
客觀禮是爲國勸孝情者也姜孺人雖有遠度非  
公刑于安能一姬不乳又一姬進哉處士卒後二子  
乃竟以姜孺人立處士使之如在耳何乃謂豈其娶  
妻必齊之姜是又爲國勸慈情者也嗚呼身致大  
誼此明任處士之爲墓而西北走邯鄲道也鍾離業  
陽無恙邪趙使者必且致任君大誼而高其否業於  
齊愈益重矣處士諱爵字天祿二丘氏先姜孺人卒



隆慶庚午三月十七日舉祔焉登瀛娶張禮仲女卒  
聘薛天祐季女登洲娶齊承芳長女而孫男五人震  
亨謙亨萃亨豐亨節亨孫女二人一適邑諸生黃存  
性一未聘墓在郡城西五里溝之南公以再葬其父  
母與繼母者之兆云

軒轅大姓孰齒諸任昔在中葉越播平陰子嫠貌孤  
遵彼濟南既壯有室生民是覃卓茲處士匪夷所思  
功曹無害棄而違之隱于酒人無巨弗微狎侮辟世  
如匪澣衣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涅而不淄磨而不磷  
由也負粟參也鷄豚四方觀禮不逮親存求言勸孝

求言勸慈兼女是進二子惟期御于家邦刑于寡妻  
鍾離業陽專美於齊歸彼樂石植言孔安欲報之德  
託諸不刊翩翩長君克光厥前敬竢褒書藉用斯篇

明德王府承奉正張君碑

君諱喜字悅君保定之深澤人弘治某年籍在掖庭  
正德某年出給事於府中久之莊王使行守藏也至  
嘉靖己丑 懿王以積勞奏擢爲門官副癸巳遷典

服正丙申超遷承奉副辛丑改承奉正給事 今王

凡四年甲辰致仕凡十有三年丙辰四月朔日卒年

六十四 今王行守藏使者藁城田君鑾汝金自以



出君門下追惟君得與 今王錫命之典爲盛且悼  
君之中廢也刊石記焉銘曰

今王立國維初在昔嗣祚稱藩庶官率從永茲利建  
以翰元元君以髫齡籍在宦者觀禮掖庭王簡左右  
受 詔于東寺人之令給事 莊王乃領錢穀出納  
允明屬惟十載不沒於貨政是用成 懿王念舊乃  
上其績擢而于門再遷典服戔戔充冕則有司存進  
貳宮尹寔崇夾輔愈益和衷不愆不忘式于大憲蹇  
蹇匪躬 今王幼冲遭家不造流言以興君曰仁親  
得失匪計是翼是馮世及之義春秋所嚴維嫡是求  
帝曰冊止昭哉錫命以荷天休 王修前功以正宮  
尹惟君無它雖已著庸名位則極遠閔遂多翔而後  
集言從所好乃致爲臣偃息優游十有三載歸潔其  
身程騰遠矣君其小雅巷伯之倫

明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殷公配封大儒人

郭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汝麟字致瑞其先成湯子姓之裔後以國民焉  
其在武定者有廢碑於鄧莊之壠或稱將軍若干戶  
則金元以來已爲武定人也有曰從善者於公爲高  
祖矣嘗避亂蜀漢之間



高皇帝之興也歸而處于今之永利鎮云生六子長曰旺贈德府審理正配閻贈安人生五子少曰衡以永平訓導入爲德莊王教授既之國濟南參與藩體王上其績

天子璽書勞焉尋進審理正且四十載既致仕王自以師傅舊恩爲畫像製贊使就其家存問比卒而永平第子員已請祠之學宮矣配李封安人亦生六子第四子曰峻其所爲禮家世傳業既舉于鄉則靈寶許氏大司徒莊敏公誥大學士文簡公讚于大學則襄垣劉氏大司馬龍大中承夔兄弟出其門也生公

八歲而卒亡何母亦捐館舍公蓋不能就學而一聽伯兄所爲則脫身出獨取敝惡具數事財物盡與兄數年而兄盡破其產公輒復分與兄更造者數矣後兄在德州逆旅中病疫且革主人問即不諱孰收子者則曷不謂之也曰有弟愛我旦夕且至徒以素遇之少恩難於謂之耳會太孺人亦病疫且革或以止公公曰棠棣之二章奈何何可令伯兄赫然在原隰而以内爲解蓋舍而後裝及焉宿而後圍及焉且啄且訣以輿襯而返太孺人尋亦愈也初公與章在翟君洪者友雖已聘孺人然檢討君纔六歲耳屬翟君



客濟南病倉卒無所歸公即舁于家視粥藥四十餘日卒矣公更爲具以殯諸客位而受弔者如兄弟之喪以致諸其子已於葬而竣檢討君七歲遣就外傳必擇名士不憚一歲五更至今檢討君言學必及師友言事必及家世蓋誦公之教不衰公既博涉群書旁及老莊諸家言而尤精於易數徃徃奇中嘉靖庚子屬且省試先期謂檢討君始吾以兒幸得偕計吏中如大父成化庚子時足矣顧安得遂至如魯大父爲第五人也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矣援筆而識之壁已果如所言平居持論排難解紛量所能爲各厭人望諸所嘗施惟恐見之即至相負置而不校卒之日以書一帙屬檢討君曰此我所見聞諸陰德行事也爾惟勿負 朝廷而虐百姓以竊比於此哉凡七年檢討君第進士以庶吉士除今官尋推恩贈公封太孺人云太孺人者亦武定人父巽四川保寧府通判母曰郝氏初太孺人適公時咸謂貴家女豈任推布操作爲新婦乎乃孺人事嫂如嚴姑每鷄鳴起視具嫂不知也公既與孺人脫身出則愈益服勞節約以佐公更造即公意所欲問遺贈卹必從吏力贊務出其厚曰吾安得愛簪珥篋笥俾君子困於義也



檢討公出諸懷抱之中生不令持一錢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有識之後何以尺箠禁乎及就養京師則謂檢討君今祿孰與既廩學官時若更修小禮曲意貴人左右之助何以稱通經術不失家世也寧課僮僕拙野以蔬而滌廐以爨不願爾有此矣癸丑檢討君奉使河南孺人歸家暫詣武定既再如京師則孺人輒病丁巳檢討君復以假請奉孺人歸踰年又病則謂檢討君即吾不起勿徼福於釋氏謂翟孺人我所爲負牀之望無亦新婦綬帶之慮乎已乃卒蓋戊午二月十有四日也公生弘治庚戌十有

二月八日卒於識壁之日壽五十有一孺人生弘治辛亥五月十有六日壽六十有八子一人曰士儋即檢討君婦即翟孺人孫一人曰居聘舉人劉宗禹女太孺人既卒妾高所生也孫女三人長許聘陝西布政司叅議張嵐子志次許聘廣東道御史薛樟子炤次許聘舉人潘子雨子鳳翎則皆出翟孺人居與所許聘薛氏潘氏者二女不幸天所置宗人子爲後者一人曰聯爲娶婦趙氏亦武定人贈君以上皆葬武定不遠有廢碑於壟者審理公以下葬歷城東閔子騫塚傍而公在焉戊午葬孺人乃啓壙則更爲塗泥







明誥贈奉政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方  
公暨配贈太宜人姚氏合葬墓誌銘

方公既歿之八年爲隆慶己巳乃仲子子賓卜得塋  
墩上阜將以某年月日葬焉而太宜人耐之也則謂  
余曰邑之瑞林故祖兆也先是族人鬻之先君子贖  
之而率族人營葬其側以次當陵元故祖塚上爲非  
順也乃受塚前隙地而先太宜人之偏在焉且十餘  
年危受水患然旣以杜鬻者猶則先君子之志也乃  
今所請爲誌誌諸塋墩上阜者矣誌曰方公諱祥慶  
字德徵其先出漢大司馬長史絃至隋有惠誠者爲

歎令子叔澣因家焉歷宋居環山四傳曰十七者選  
忠堂又四傳則元大都路使慶孫也慶孫生全全生  
繼祖繼祖生仲榮仲榮生貴質貴質生永寧永寧生  
富清娶朱氏是生公公生恂恂長者於鄉黨出不具  
車馬所居纔蔽風雨布衣蔬食晏如也甫弱冠會父  
當送戍于邊則請行不許請之行徃役里中蓋二十  
餘年又不以任二第視二第生產不知其不及也里  
中而賦必先輸以代匱者畢計而匱者舉子錢辭曰  
以余在里中不能振諸君之急而因以爲利乎後有  
賦里中競勸惟恐公先輸之矣率爲置義倉里中召



父老以社伏臘有事焉常慕大父之爲人身布衣而  
邑令朱君使攝彈室命里中是稱平也豈予敢望哉  
然結林有訟者以公居間解之全其家矣而里中父  
老若子弟蓋由是無復身逮于有司公生八十年以  
子賓奏最封工部營繕司署員外郎主事明年辛酉  
正月九日卒父老奉主于社矣隆慶改元子賓遷刑  
部浙江司郎中

今上覃恩加贈公奉政大夫如子賓姚自太安人加  
贈太宜人云太宜人者諱壯真父曰道轉母謝氏二  
十而歸公逮事祖姑舅姑既有二子祖姑時已九十  
餘每飯必爲大宜人祝曰吾願而年若余而子若孫  
若余而子若孫之婦事而亦若而之事余也一浣衣  
經十餘年不易見里中紈綺子弟輒舉以誠諸子曰  
丈夫生不能自食竊父兄餘焰夸毗鄉黨此斷榴被  
文繡者耳吾不願汝曹有此行也今觀少保大學士  
江陵張公所爲誌賢母具是矣生成化戊戌以子賓  
舉進士之明年嘉靖甲寅卒爲七十有七歲公生二  
男子長良明娶汪氏次即子賓良曙也今爲河南按  
察司副使娶葉氏封宜人二女子適程鑰張元安孫  
男十人一鸞一鵬一鸞一麟一鶚良明出一元一德



一貫一樂一敬副使君出也女不次曾孫男十二人  
矣余惟歛俗什七服賈而葬者率治堪輿家言瑞林  
之偏贖諸旣鬻族舉德之即嫌於陵故祖塚上而嚙  
河受水不難數千里送戍于邊而難厝於抔土安在  
其爲堪輿家言哉斯足有子賓矣佐賦公家而里中  
勸輸結林之訟者私焉君子曰借令里中類如公長  
者邑令拱手受成不以重乎生自本業沒秩于社中  
太宜人自以祖姑之祝之也誠諸子自食可謂無德  
不報者哉余往奉太恭人亡狀卒于大梁署中子賓  
臨輒隕涕以不逮二親之求訣也少保公又云余往  
江陵過繕部時視權且滿不持一物去其清如此今  
觀子賓大梁署中何以異江陵視權時也求訣大矣  
是爲銘銘曰

社是饗而兆以食祝是昉而誠以息仲氏克諧以慰  
其求懷維篁之敦然猗上阜之丸然豈曰無瑞林之  
干兮不如於焉即安兮

翟淑人墓誌銘

按狀翟淑人者章丘西錦川里人翟公洪季女也母  
劉氏祖景華太學生山西太原府檢校始翟公游郡  
中諸長者與贈侍郎公交甚驩時淑人及侍郎公生



六齡耳乃翟公輒約以爲婚姻既三年翟公有歷城  
逮而疾作贈公果爲率父老十數輩謁縣請任出就  
醫遂昇家視粥藥四十餘日唯謹竟卒又爲含歛厝  
諸客位受弔若兄弟之喪召其子廷相已於葬而竣  
繇是諸長者皆謂翟公繫援贈公而自令白寃狀殯  
有所歸知人哉孰無緩急也居五年淑人來歸蓋贈  
公與太淑人女畜之而使兄事侍郎公又三年稱冢  
婦矣三年公舉于鄉與爲贈公喪三年五年公第進  
士選庶吉士隨侍太淑人京邸五年以公檢討考績  
封孺人明年公奉使 周藩隨侍太淑人歸濟南其

冬從入 京師又四年以公取急復隨侍太淑人歸  
濟南明年又與爲太淑人喪三年服闋又三年復從  
公入 京師事

今上裕邸超爲春坊右贊善三年擢洗馬踰月隆慶  
改元徙侍讀學士尋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計一歲而三遷焉

天子覃恩乃淑人有今封命下三日卒于 京邸三  
月四日也距生嘉靖改元壬午七月二十七日得年  
四十有六踰月公改今官兼如故云令甲三品妻喪  
無卹典公以積勞論帷幄



上特降文諭祭禮部移遣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致  
焉工部下有司營壙兆起祠堂各如儀式矣公方日  
在經筵又充副總裁纂修

世宗皇帝實錄

聖慈憫惻乃復聽暫解所署馳驛護淑人歸更賜金  
錢道路過喪兼期供職乃六月晦抵家厝于正寢卜  
是年八月十九日葬長清之鳳凰山太淑人墓側云  
余曰淑人之榮寵所得於

上何曲以備乎信乎濟南父老皆謂尹恭簡夫人以  
來未之有此也方淑人兄事公者三年而稱冢婦刑

于友于無相瀆焉而太淑人身女畜之念奉質其修  
之義恩結於心即不能輒為公置妾鬱鬱令矢志乃  
淑人勸日益力蓋自奉使歸濟南時年三十二而輒  
為公置妾矣既生子又輒為乳哺不知其非所出也  
人亦不知其所出嗚呼公自以太淑人遺孤所夙夜  
慮者後為大耳淑人既貴正不難於膠木之風斯公  
所繇委蛇於羔羊之節而精意啓沃無貳命也不然  
入則鄉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

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乃退食自  
公不忘夙夜所為慮於太淑人者以奪於昆勉自效



淑人與有譏矣狀安得謂內有益友焉惟是

上所降諭祭文固曰胡良臣眷懷方切而女士哀計  
忽聞君之於臣分其大哉惟是淑人國猶賴之豈爲  
幸乎而榮寵得諸

上者不一而足也淑人少食貧梁肉粗糲而綺縞疏  
布既貴安焉至周困窮見唯爲惠即傾篋笥無厭色  
必先宗人次太淑人外家次諸翟以爲差自稱冢婦  
至有母道一視太淑人家法動則曰吾聞之先姑蓋  
四十年相承唯一德太淑人片帛寸縷必組紉就業  
淑人躬秉刀尺稱御之量太淑人比歲寢疾蒸人夙  
夜祝北斗自代啖茹衣單三歷寒暑朝夕上執饋數  
進必鮮下至廁禴浣濯不以委諸婢

制有曰茂昭孝敬存于勤儉茲其槩已余既已爲贈  
公太淑人志銘不忘先役今重得以具列如此贈侍  
郎公諱某太淑人姓郭氏侍郎公名某淑人生四子  
八女今惟一女存適陝西布政司叅議張嵐次子郡  
學生志庶子二女三人今存者子一曰誥未聘女一  
許聘戶部郎中劉宗岱子某先是所立宗人子聯以  
其父母無別子求去厚遣之逾年而誥生公自以淑  
人若將不更置繼室者又所管壙兆本



上特典非

旨不得擅啓非封三品不得入也即百歲後葬其所出者異壙同兆矣是又何自榮寵淑人篤以遠也寧能知百歲而後誥輩所封其自出乎且何遽自三品之凡以淑人乎乃爲銘銘曰

于以其偶 夫則友于以其婦齊姑則母堂上兼女以觀人能產無常乳厥宗嗣興壹政孔從惟幄斯藉聖聽孔容啓沃斯迓特頒卹典躋禮充恩寧渝令甲大誼是存

帝眷良臣錫稱曰士以承 爾祭既多受祉司空致役有壙畢如

天子命我於焉令居

明封太安人潘母趙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趙公玉之女也旣聘于潘屬翁鐸疾革暫詣視鬻藥不起輒留事承德君時年十有五歲耳蓋諸嫂不敢以其少易之承德君尋報 府爲 王中

使收租東阿陽穀間出者率半歲太安人奉姑李卽無不如承德君在母前李遇之輒異於諸婦蓋三十年生三子子雨邯鄲令子震邑諸生子覓行人戶部員外郎承德君出者率半歲即三子又無不以事父



者併事太安人蓋五十年歲己未以戶部君封太安人壬辰邯鄲君迎養邑中明年戶部君左遷汝州走邯鄲道謁太安人而太安人某月日卒矣汝州君復走邯鄲道與邯鄲君執紼東也余惟太安人爲婦時十有五歲耳又暫詣留猝不及奉無違之訓承德君又季子乃使李無夙夜行役之感是爲倚其子於堂下豈不難哉蓋五十年三子者無不以事承德君者併事母是兼理夫道也人情嚴父而怙愛於母非其道承德君出者率半歲何以使三子有今日又不然豈其備百行集衆美而夫是不宜子是不令以爲大

安人願乎必不能矣據邯鄲君狀太安人性喜施好聞善言叱詈不出於裋正寢之夕大風仆屏匱先是安人見二紫衣女子侍焉意獨竒之矣嘗謁壠值負芻於道莽然芟也田者復用銚於巖間即蹙額稱曰語固有之墾田及青天斲薪及黃泉其好聞善言如此即漆室之憂國奚擇哉承德君名相封戶部主事先四年卒檢討殷君有誌太安人生於成化某年三月六日凡七十四歲癸亥八月二十有六日與承德君合葬平山之麓是爲銘銘曰

以其夫子於姑以其子父於夫維茲壠之永圖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墓誌

明故封太安人許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許公瓊之長女也其先鳳陽人徙長興四世而母方氏生太安人太安人生十歲受劉向列女傳觀古圖畫聞知大義遂善繪事其工無二見者謂吳興管夫人以來所未有也嘗曰刺繡制形圖畫制意形致欲實意致欲虛並伎相發若輟若起父益竒之年二十得承德君焉蓋贅壻也猶若不欲遂適之



承德君故儒俠好客日推解不視生產太安人又爲  
父言大人幸以兒承事徐君即里中豪不敢藉我家  
雖日推解好客即所授室弟子與里中豪獻牛酒爲  
旦夕費未嘗假許氏一錢徐君丈夫也久之承德君  
游日益盛生產日益微太安人乃日操作供具以爲  
常至鬻所圖畫佐緩急而承德君不知其所繇置矣  
汝寧君於承德君爲季子昵不令就外傳稍長猶自  
授章句即惰弗忍問也太安人顧譙讓不少貸汝寧  
君亦父事太安人每夜呻佔則太安人以機杼相劑  
膏稱寢汝寧君嘗言比呻佔時聲常若從機杼中出

者汝寧君既舉進士除刑部主事以甲寅封承德君  
及太安人尋行論淮上丙辰遷郎中充江南治獄使  
者出便道兩詣太安人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必論誦  
其爰書狀如目前俯聽仰思各務有一二語自當而  
後已以自快也汝寧君既再補郡太安人乃從長與  
來亡何謂曰我先不至汀州今至汝寧矣誠以郡太  
守古二千石祿甚厚自吾爲汝家婦魚菽纔自給恐  
居非命所當託即不任饗徒以疾爲爾憂若猶是齋  
廚蕭然在官與在家同也由是爲汝寧者數月而太  
安人必聞其政以莫不曰循吏云屬內考汝寧君有



所中當左遷解郡歸遂循不欲行者二年太安人乃  
曰吾老啖粥耳汝家故有田一壥茗水上何至使王  
長君兄弟遺百金裝署曰太安人甘麩之費乎受之  
何辭也凡以痛若輩落拓不偶忤俗蒙謗無以洒之  
若將浼焉傾身為之也范孟博何人哉方今

天子聖明正臣當國不乘時白見寃狀而勉圖功名  
以自効何以間執慝口令謂無所復之汝寧君乃行  
至京師六日改長蘆轉運判官居三月移瑞州府  
同知且以補郡而太安人計至矣嘉靖四十四年九  
月二十有一日也距生弘治元年十月五日年七十

有八歲某年月日汝寧君以耐承德君之壙顧渚山  
下承德君名東有大節能持論與其家世戚屬並見  
宗考功臣誌中汝寧君名中行考功誌稱汀州君誌  
曰古賢母性自有之乎抑因其子以立名迹矣汝寧  
君再出治獄多所平反然其大者已不得如雋曼倩  
之用春秋斷詔獄兩至二千石皆數月罷去其次者  
又不得非期自表效崔子真之在五原是可曰吾有  
經術家世儒者哉太安人誠以二母自規而計是乎  
范母教子屬方捕逮乃曰吾兒得與李杜齊名亦復  
何恨語雖怨而不怒然一何決也太安人所云乘時



自見寃狀勉圖功名若曰善惡在我何與於彼云爾  
又何辭氣繾綣不忘以望子者望之君父慈而知禮  
性自有之矣是爲銘銘曰

豈維夫是躬亦維予是相豈維予是荷亦維予是儀  
豈維勞斯厚生困斯令名亦維逸斯敗營捷斯蹟成  
何有何亡義乃服屢進屢退道乃復卑彼明淑於焉  
貽穀

明故封孺人賈母魏氏墓誌銘

余爲郎蓋與孺人仲子衡同舍故得聞孺人孺人生  
十歲處士君於御史君有貺命矣逾年而孺人不幸

瞽處士君且將篚采返焉御史君爲父封君言彼初  
固願有家也封君諱瓚孺人卒歸御史君日從容請  
御史君置妾御史君又固不可時戶部君爲御史君  
兄方置妾京師孺人則復力請御史君復固不可  
也御史君在

武皇帝時九江盜起身攬轡往破之 乾清宮災奉  
詔言退小人數事守北地又忤

武皇帝中貴人而車駕遂不幸北地語在呂太史榘  
誌中孺人一處士女又瞽卒使固不置妾是自孺人  
賢矣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俊孺人王舅也謂御史君



古人所難復歎魏家兒稱爲御史君婦也知言哉孺人雖自贖贖病乎御史君携家人宦游數千里外垂上十載非孺人安得無柵內顧也守準言孺人自鍾羨御史君使慮攝一家事諸僕若婢日獻功孺人前如孺人指嚮往無不當御史君意即僕若婢或不告孺人行不當御史君意孺人復爲譙責是非如見也御史君疾且革屬銜孺人曰是兒弱冠成名矣索筆卧中書進士字簡上授守準守準二十歲果偕計游京師凡五上卒爲進士除主事比部舍中先是孺人夢受金鑪置笥中也寤而生守準蓋夙昔私竒之矣

守準每下第來孺人爲曰即金鑪事不兆可忘而父所授簡上書平嘉靖丁未就養京師又謂守準今而後汝母可持而所授而父簡上書往地下無憾也日數爲守準道御史君進士時一蒼頭挾鹿盧牀前持騎過故人官長身出刺褰中俸錢嗷嗷不飲酒肉客來僦舍內共持一案飲食朝退即讀書終日坐何至如今出入列騶從大箠翳道來呵肱篋吏次且顯者門無歲時賀謁轉相主進爲姓名尺籍上使者持之無不如左券家索醵金高會無訕羸稱貸與之如攜取日交錯戶外爲闔者病也銘曰



鳴呼孺人匪德爾娛而家愉愉哉匪嗣爾須而宗訐  
訐哉

明孟宜人墓誌銘

余蓋自弱冠與許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宜人適殿  
卿七日而封君亡矣比殿卿在郡諸生中又數不第  
乃宜人力貧支僦甘茶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  
言也殿卿嘗卒業城南山中太宜人念之泣不能寐  
宜人勞之曰太宜人幸就寢矣夜如何其無乃孟母  
據機時邪彼方念子自苦也屬長君復啼於襁間索  
殿卿甚急宜人詒之曰而父且至爲而懷果飴啖汝

何啼也且勞且詒達旦矣一日大匱太宜人中曷不  
能飯宜人乃捐一空籠出易粟上食太宜人如常食  
問宜人嘗在蓐太宜人躬爲糜至蓐所哺之未竟而  
淚下出語人曰安有在蓐而日徒糜者宜人聞之愴  
然爲翦中襦結託市數卵以爲隣媪遺也其所曲事  
太宜人者類如此殿卿爲諸生不能具衿鞞率宜人  
染緝疏織成之不辯其非衣帛而曳革也殿卿守趙  
州有裝橐將寘而去者宜人問焉曰某家金用爲壽  
耳因叱之曰奴速負去斷頭矣其御僕從素謹嚴犯  
無不笞掠於庭者蓋憚於殿卿焉後裝橐家伏辜余



實在那州屬郡推官郝李君聽其獄廩廩於宜人矣  
無何殿卿調貴州之永寧萬里太宜人宜人爲若朝  
夕殿卿在側者殿卿得以遷德王府右長史歸凡三  
歲太宜人乃卒母子相存宜人力也殿卿長史德王  
府勘中官某氏子弟又有裝橐將  
直千金矣宜人遽曰安用此糞土加諸者豈以爲有  
廉吏未必有廉婦乎德王府雖里閭萬里矣後殿卿  
市一珥示宜人宜人曰此大類某氏物何從致之哉  
然治家人生產其稍入皆手自簿計緡筭衡量焉太  
宜人每取卮酒餉令立盡之矣癸亥殿卿補周王府

長史以宜人從明年宜人還濟南尚猶時時傳教諸  
婢妾不絕即諸婢妾無不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還  
濟南者三年封宜人封宜人若干月而卒隆慶戊辰  
七月三十日也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  
云子男一人即復郡諸生娶德府儀衛副薛來女女  
二人一適進士于鯨一適邑諸生李應聘孫男二人  
宗周娶保定府知府陳朝孫女朝周末聘女五人一  
適太學生史本子史某一適前進士宜興縣知縣谷  
繼宗孫谷某餘未聘殿卿名邦才周府左長史階朝列  
大夫宜人郡之德平人父名某母某氏卜某年月日



葬于某山祖兆云誌曰余蓋自弱冠與殿卿游狎知  
孟宜人賢矣奈何宜人之於里閭見謂自健也夫自  
健之譽實近於悍奈何里閭之於宜人見謂自健也  
夫力貧支憊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宜  
人信自健困于捐篋翦結而不變于裝橐千金即不  
變于裝橐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筴自不失一宜  
人信自健憚於殿卿諸婢妾人人如在其邸中者宜  
人信自健然而太宜人臨新婦亦已莊矣至哺糜蓐  
所而卮酒餉之殿卿禮宜人如賓及其館于甥於髡  
髦而脫然無疑於愛子又何可謂自健也大誼章章

而譽近於悍又奈何里閭何殿卿自狀宜人扼腕於蘇  
季子朱買臣之取絕於其妻也德宜人深矣然自二  
子之妻無似耳安有匍匐乞憐後車命載而能糞土  
千金叱裝橐唯恐其汚已哉何以有功於庶吏也不  
知其婦視其夫矣何里閭之未有以槩於殿卿哉語  
曰弓彊于彌衣韜于裏此殿卿之所由腹悲也是為  
銘銘曰

欲婦是圖視其夫欲妻是孚視其夫大誼用章此焉  
攸藏

墓表



徐給事中墓表

公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鄞縣令先是縣以饑饉餓莩載道公至輒大發賑起者萬計夏大旱用璧天井山龍見于雩雨踵公至邑遂以有秋乙巳復大旱乃再雩而雨邑每火公不憚鬱攸出必直風風以反其氣相感動類如此蓋治賦則具有參伍無產厚薄無不如手劑其橐中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潴洩唯時邑至今賴之嘗乘城見齧骼赫然在俾下輒屬吏某所樹所爲棺葬焉而後去詰朝冢纍纍數十出其地上矣不必盡見其齧骼赫然也繇是旁邑之民來歸者蓋數千戶居則募兵教水戰大儲餉以養其年或以淵藪逋逃諫阻之弗聽也亡何而海寇作矣人始服其前識云日聽獄常數十牒獄無留繫庭無暴卒歲厲疫則出囚尅期入逮若固在焉性敏捷一經目即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然亦不以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視敝政如匪澣衣之於體蓋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歲歉邑中豪家競相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事效公上乎郡報檄下則自取其償又若謂不敢以小民微勞之使神明令有宿



義公卒聽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調恤之美俗云久之徵爲戶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于官父某子克敬世廣信之永豐人鄞人薛晨時爲郡諸生嘗館於其署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家之邑精物亦大矣凡以令身自出之也雩而雨火而反風者天邪歲一歎家相勸効急公上而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開萬金湖貽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已時即後之君子不以其居常募兵教水戰爲迂而益爲斥守倭安能輒傳城下也鄞之政備矣以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于官美先盡矣乎然未有爲今臣而遺力讓賢者也才不持數者哉

### 劉處士墓表

處士名紹箕其先崇陽之南谷人五世祖曰榮四者始亡命宜春榮四生祖才復如崇陽居祖才生仲文仲文生宜黃主吉吉生鐸處士其第五子也處士諸兄皆用嘗爲縣功曹處士日趨縣諸兄裝齋之矣嘗爲伯護家宦游蜀中乃歸不持蜀中一錢而謂伯彼且謂紹箕廉吏弟誦義豈有窮時何更爲治裝中金令越境盡也即令不與伯俱而往他所緩急又誰恃乎處士嘗侍疾父鐸所父鐸所非處士侍不說也父



患苦噎不能喘息飲食下輒出不留其在診籍中諸醫藥試多不驗者處士則從人受禁方載玄媛啖之病旋已也崇陽故無後乃處士走索媛自禱三日不得媛到膚進矣即三日得媛南谷去縣中可十里所處士嘗夜為父往謁醫道遇雨河漲即馮河水且滅頂至乃大木從上流來處士卒用濟河矣母李且衰恃鬻耳一歲中往來諸子家率不再三過獨謂處士乃數見愈益鮮使母嗜食不為愛兒所不恤又恩兒為也處士為人在儒俠之間里中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其欲攘其隣善田即詳為隣人券而行錢

處士家願得季布一諾處士怫然曰汝不亦豪乃以我為即令我署名其間我遂直汝哉其先胼胝闢草萊且溉且糞沾沾曰甌窶拓之不餘稽力積勞至膏沃旅亞庠錢鏹計候出俶載如趨仕宦所翹首望納稼期不啻欲握苗起婦子時時行鑿田畔往來見土壤愉悅無不視若綺錦惜若肌膂俛有拾仰有取自讓世世勿離農畝也一旦挾偽券數其齒責收之當令彼負其耒耜安從適乎先是嫗某亦有田十畝所屬豪亦欲辟睨有之及知處士所急者此嫗也無取也乃嫗則持券來遺處士又謝不受矣處士夙昔好



堪輿家向從蜀中來唯一相冢書肘後爾蓋自食伎  
術行道間千里傳精實不持一錢處士取胡母生子  
縉女爲程伯驥妻縉子景韶與余同進士余爲郎復  
與同舍比部中自言已三男子矣余謂處士無論與  
里閭浮沈即能趣人之急而脫於阨若排難解紛各  
厭其意使邑中豪相高矣匹婦賂遺不忍以其身爲  
溝壑恐彼以我爲非人也得父母而事與不得於父  
母孰媿快哉

神道碑

明封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馬公神道碑

公諱瓏字聲甫其先真定人元有浙江行省平章政  
事者家錢唐今葛嶺相傳馬平章遺址者其故第也  
平章生庸守泉州路卒葬西湖即智果寺東墓也庸  
生林紹興路通判成浙江行省斷事 國初改理問  
始徙湖州之德清成生震震生禎禎生恒恒生六子  
最少景暹配姚氏生二子次即公公復徙仁和籍焉  
蓋馬氏中衰矣先是公在德清困於徭賦而千金殆  
盡乃鄉里少年益侮之公謂吾寧雄於都會自見耳  
德清豪易與也暨公兄以臬曹掾滿歸邑公則屬產  
於兄脫身徙仁和太孺人外家雖仁和然公自以太



丈夫能廢千金之產能致千金之產者也使籍先業而息之豈其雍容哉手足之謂何而又熾兄以爲利即依外家何必去德清無何通政君學乃大起公輒不復厚治生顧聘享經師內交諸友行修將幣一聽通政君所爲羔鴈玄纁無不腆焉其自奉苟無匱而已嘉靖丁未通政君舉進士選庶吉士則迎公太孺人京師己酉授御史出按山東則以公歸癸丑公封御史甲寅通政君復迎公太孺人京師戊午遷太僕少卿尋改今官庚申復迎公太孺人南都秋八月太孺人卒復以公歸公歸之日不復有心於世矣

謂通政君曰吾再詣京師望宮闕陵寢如在天上以爾韋布之微褻然于大夫後爲王吉士讀書玉堂之署著作館閣既而冠柱後立西臺持天下風裁攬轡海岱以臨真定得以案章言百姓疾苦激揚部刺史以下郡邑吏命曰正色抗疏之臣三輔之役譽髦如林俎豆邦畿稱文校藝以慰樂育之心思服自近始一何雄也以吾擁乎爾而再詣京師躬饗其盛何必自其身致之始爾爲我約四方諸長者朝夕與游及再詣京師其子各以出補若罷去一時諸長者視昔不能十之三又何論未若爾之有顯庸尋以



卿貳待年南都用儲大體 國家之寵靈爾者吾所  
欲豈但金陵之勝哉始吾為爾行脩將幣羔鴈玄纁  
唯腆里閨少年方姍笑我實謂爾於今日有不可知  
者耳自爾有今日吾豈忘之哉凡七年而公卒丁卯  
三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有八歲公配即張太孺人  
二子長即通政君三才娶賈氏封孺人次三綱太學  
生娶陳氏繼娶張氏女一早卒孫男三曰應華亦太  
學生娶禮部尚書高公儀女曰應策殤通政君出曰  
耆孫三綱出也孫女四通政君出者適諸生許三經  
官生高循學三綱出者適諸生沈渭徐守圭曾孫女

一曰鳳娥公事兄既謹女兄胡少恤公孤公尤德之  
及通政君貴命之曰願爾事伯猶父事姑猶母也初  
公之伯景昌者以進上為大理評事謂公曰是當後  
我評事公沒而族人訟焉公不為後也族人爭分其  
財公獨載其主而時祀之以為常公為次壻于張其  
長女贅者輒背去公代為養而卒葬之其厚倫理篤  
恩義出于天性類如此至其足不蹈公府口不譚貨  
利負悼俗之懷抱拯物之具而有不必施焉君子難  
之矣

表曰今之君子不階先業動發千金焦勞中興自奉



非劣腴于脩幣課子起家歷厥華要以守卿貳此方  
其三命而於車上侮時也不挾郡邑大夫謬恭以爲  
尊重而間執少年姍笑者即計田宅明積著作爲焦  
勞非劣得志而爲之何所不至矣又不然悼俗之懷  
與拯物之具爲郡邑大夫上便宜言行事如蓋公輩  
郡邑大夫將請燕閒而不可得躬致千金子孫息之  
孰大卿貳乘此不權坐失觀變之術今之君子吾見  
亦罕矣而是不蹈公府口不譚貨利乎三游兩都躬  
饗其盛爲名高耳今之君子其矯者以小嫌爲解而  
辭不就不謂可以肺腑相示卒令其子不得承驪顏

安其職於外如此又安能不復有心於世哉有子而  
有心於世有子而不復有心於世出處之大誼乎  
銘曰平章之胄聞人代與臬曹避役而公是膺脫身  
更造軌遷武林不階先業積著千金有子納言兆光  
潛德踐華據要激揚淑慝三游二京締延長者杖屨  
衣冠遙集闕下寵靈王國諸父攸同行脩將幣伊孰  
之功旋息里閨世相與忘疏曠自引曰恬是常過響  
賜命絕跡徑室路則倫理譚則經術悼俗斯深拯物  
孔備燕翼用成奚其躬致以貽有穀亦庶敦仁于焉  
起家卿貳之臣昔在屬吏忝茲大藩采風故老樹慈



行狀

亡妻徐恭人狀

亡妻恭人徐公宣之仲女徐公家本藩國列校微也  
嘉靖歲庚寅以適余衿縞不具明年余補郡諸生有  
宅一區太恭人逝遷而翦其餘以糊口者三盡則杯  
棬說合細靡錠柎鬻諸市朝售焉饔夕售焉餐無常  
飽矣恭人佐太恭人賃縫井白宴然箕帚不滿隅蔭  
一壁煬一竈歷寒暑者數年無躁容丁酉余旣廩諸  
生間恭人嗷嗷猶若不能適晦朔所授弟子束脩以  
上上太恭人雖徹必劑以復進始余與廬州別駕郭  
君爲諸生同筆研嘗過余而止之飯恭人坐簾以爨  
也前蕭惟謹郭君察之假擔薪庚子余舉于鄉明年  
置妾蔡甲辰第進士恭人隨侍太恭人京邸明年疾  
予告隨侍太恭人歸濟南丙午起家復隨侍太恭人  
京邸丁未授刑部主事三年封安人尋陞員外郎明  
年遷郎中明年復隨侍太恭人歸濟南癸丑出爲順  
德府知府恭人自濟南隨侍太恭人之郡余丙辰上  
績得封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戊午復疾  
投劾歸濟南則恭人再擁新婦侍太恭人矣越在田



間凡十年隆慶改元

聖天子覃恩遺佚諫議之臣文章大薦海內二十有二人與焉而余以一執臬吏自惟不佞方願與恭人終俱隱之誼乃七月二十四日卒于正寢嗚呼敢狀之長者哉恭人生五十四年乎人樸耳太恭人雖莊臨之然年已七十有二恭人猶尚蹶蹶若失太恭人意蕙蕙然自訟本辟之而反及之命邪性溺愛必躬視子之飯必飯子而後食即食必祝艾家姑舉火乎蓋白首啣哺不恤其子之近苦饜而益勸不知其不敢爲餐乃五十輒自老雖狎必闕門與余語妾輩言

事必直致其辭不敢以諷然後應一與之嫌終身督過不少假云嗚呼妻欲惠乎惠斯惠御之孰與置人樸於室之相忘也孟德曜綺縞粉墨嘗試梁鴻以觀其志七日不答乃出椎布於懷中何其惠也然作使伯鸞偃蹇已甚鴻何能相忘於此即舉案莫敢仰視猶之儀耳恭人豈獨爲勝邪無乃默默低頭就之乎蓋德曜有憂患之心矣恭人子二人曰駒郡諸生先娶曹氏女繼娶山西應州知州馬應奎氏女曰采女一人適歲貢生艾濟氏子芹又子一人曰馴妾盧氏出也駒生子二一曰鳳翔聘鄉進士于鯨氏女一曰



鹿齡未聘女一許邑諸生王見賓子衡外孫一人曰  
維高采與鳳翔先後殤下是年十月四日葬郡城西  
北馬鞍山之東陽祖兆南若干步

祭文

祭三原王公文

嗚呼不天下以仁而孰與爲大臣不天下以度而孰  
與爲大人方公之守維揚也饑饉薦臻溝壑斯民爰  
發廩庾不埃報章恫瘝者身蓋已汲長孺之倫以及  
拊循東南大水凶歲衆望翕然庶蠲賦稅公乃獨持  
其義而軍國是計陰以免者十數郡而不億其麗乃  
闢三塘勺陂與繼川不爲沴是乃仁術遵周之制矣  
又公之起襄陽也大盜未夷荆棘王師爰獲渠魁搗  
其巢穴脅從罔治實維龔渤海是儀以至開府滇中  
獯獠興亂闕豎作鎮誅求珍玩公乃匪敵是求而貪  
婪是按他莫敢問而持憲斯憚乃沒郭英王敬用竄  
奸不至蔓是稱肅僚維周之翰矣林俊下獄於永昌  
寺也則自以其身之去就而廷爭乎極言敢諫之士  
秦絃罷斥於安遠侯也則身以其國之是非而力挽  
其甄淑別慝之風社稷之士知無不言直聲動天下  
何未免於好名之議也君子之心爲而不有用舍隨



物化亦唯恃乎大道之爲公秉銓

孝宗之朝大注明良之眷志在拔竒舉而能先耿鉅鹿李襄城張莊簡彭惠安何盱江周太原清節弘猷維時之彥豐芑數世之所培植海內善類之所推薦同陞要地頽俗丕變庶元凱之可逢雖異官而同撰懼瓦石之相含精題才而不援

帝曰尚書元氣北斗寔維阿衡冢茲群后何必密勿陟降左右奏爾訐謨無不自牖其知遇以隆其業爲以久何二三執政而莠言自口豈不仁者之未遠而孤立之難乎後哉亦惟止競雖人主之近戚而思有

所不能私亦惟黨正雖宰相之仇讐而權有所不能施及至藩郡奉職無狀又未嘗不引咎以爲辭某邦士是式高山則仰詢諸故舊百蠻是長九九閱月而疏二十上鬱鬱重臣不可爲象祗役天官心折前修簿考中正管彼九流尚論天造而此其好速番番元老誰適與謀是故先臣李獻吉有言居則岳屹動則雷擊三原輩出忠良外植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侵幸請劍必殛斯其存亡禍福臨乎其前而已凜然有不可犯之色矣蔡介夫亦謂公本治易涉獵群籍學問益人垂老不寘侍講經筵體履特異先未有



事安生忿憶斯其性與天道觀乎其深而已淵然立  
時出之地矣而况歷侍五朝天下跂足而望元老燕  
翼八座後進扼腕而言世家羨周召於當代謂唐虞  
其未遐也

### 祭韓公邦奇

維公既持丰采亦崇經術大節屹然高名茂實蚤除  
銓曹讒殄是聖陟明于朝黜幽于室地震陳言極  
時得失乃謫平陽才浮于秩大獄既訊藩王迪吉擢  
僉大臬愈多異政鉏疆洗寃浙風用競奏罷四府宦  
豎斂手亡何詔繫不理者口顛浦必仁皇孚盈

缶既歸杜門彌興孝友大同之變畔者什九公參葉  
北叱馭而走談笑賊庭元凶授首反側以安驅此群  
醜是時冀北便宜可否萬夫一身彼其何有雖才應  
粹氣亦足徵

帝嘉武功再涉中丞總憲上谷戎狄是膺利用禦虜  
則莫不承改督三晉愈嚴備邊圖上要害于深于堅  
兩移亞卿執德罔愆惟允勅法惟明薦賢尋以高第  
召主南臺掌大司馬軍國是材屢建大議稱是良哉  
既乞骸骨著述益精胡天不弔失此老成某仰止匪  
今懿厥前修撫填西郊文獻是求徒論出處之大較



而景餘烈以爲休何斯人歿瘁逝者如流也

### 祭監察御史陶公

克承家學師友孔懷蚤以二戴徃與計借射策甲科  
官屬司寇乃遷臺中淑問愈茂出視牧政無邪者思  
君子之馬旣閑且馳有此冀方邦幾千里

帝曰都哉于按斯止大惠乃心違聰闢明耳目是寄  
國紀用清夫何惟躬用瘁歿厥王事匪諫靡行天奪  
之植豈湮蜚聲錫仲之光持憲于庭譽髦于鄉矣其  
在某等永惟不怵愈貞百度才養下吏伊教匪怒莫  
不俟其嘉猷入告膏澤薦臻也今能不於邑求言之

胡與望治者之人邪

### 祭王侍御文

維公法家自至憲體是宜識爰高朗度亦委蛇曷激  
曷揚具依具違誼之道著時之道微某昔領督學課  
藝慶陽公實爲理載錫之光施于陳臬式刑用成我  
躬不閱自貽令名 帝旣徵止入補西臺持重者德  
應粹者才于浙之役海邦孔懷西蕩巨寇三郡以偕  
猥予不敏起諸田間載託屬吏臨之則閑及期而代  
惠我好音乃埃來賀遂慰遐心前修豈匹大儒是參  
爲王誦之云胡則堪豈不篤舊庶新是圖凡霑疏列



敢蹈非夫日爲卓越誰適可居不恤有衆厥遇何如  
曷私于室而寘于朝宛其逝矣示民不怵大校于館  
大錄于曹食少事煩自罔告勞某言恭朝夕傾注良  
殷載色載語倏見倏聞其知不二其人則存庶膺遣  
奠國士之恩

與殷正夫祭張先生潭文

蓋先生斷斷自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曰古是常循  
循自推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吾黨與裁嗚呼世方昌  
披誰者章甫衆乃恣睢我焉執矩不知繪事後素赤  
子大人蒙正於聖功覺先於天民如有用者周官以

往惟可語也性命而上龍也少孤且貧未嘗無誨機  
憤自動困不復廢故今猶夢寐其側誦習敬業如楚  
在背儋也通家舊好道尊情愛毀齒就外洒掃應對  
故今猶務求厥初模範是因壯行未艾嗚呼先主遂  
使接跡 朝廷之間以縱觀百官之富而追思乎比  
肩函文之地歸然 宗廟之美獨存愈歎一時身親  
受業之人未嘗非齊魯之彥而顧瞻乎合志同方之  
士靡然江河之趨莫援龍惟憲之司儋惟詞之垣民  
生於三均茲爲義師勞功半益著其恩雖搢紳布列  
海內之才未量而逕庭自愛天下之事可論信乎問



爲邦焉入乎其室其名世者出乎其門矣嗚呼哲人  
既萎來者之悲又安能無喟然於君子不匱而逝者  
如斯哉

祭外兄郭大器文

於惟茂祖蚤譽孔彰舉橐中路千金者裝守以待客  
不取其償是用高誼作賓于鄉齒惟三十度老鴈行  
在昔先君締好不忘實爲館甥克開厥祥矯矯諸父  
駢迹宮牆大器迪訓亦旣升堂任俠耿介豪聞一方  
博奕是賢修業而息爭道滋恭旣饒用德中歲肯構  
恢復愈力比隣宦豎并兼蠶食雖速我訟百折莫抑

其徒造佞詭以爲期躬詣其庭輒抗其儀彼乃撓衆  
窘辱見持惡聲必反危坐不疑群小吐剛益穢其辭  
務挑厥怒甘心面夷乃嗾交梓體無完肌左右慮變  
相顧詢詢計罔所出或誘或恐覲我引謝釋愧實重  
罵詈益奮神色益聳思挫一毫等之弗勇曰爾遺孽  
禍不旋踵氣盡語絕昇尸而出其皆尚裂其身未屈  
名動 藩王治獄私室旣殛仇讐脇從罔逸我則不  
訾彼亦是暱可以不寃勿謂非質小懲大誡餘黨自  
失古齊烈士崇聲畧實維賓卑聚千載同匹嗚呼哀  
哉靈其與悉矣



祭尹商衡文

曰世之論人者無亦僻哉滅否何常顯晦徒跡眩華  
狃習有實匪覈爾其情隱可原事微足繹豈無恃良  
友之殊知而遂使遺德之蚤斲彼乃轂擊負入充棟  
券積佐賄使氣揮金廢籍損賢溺愚脫然若釋營一  
意而務就傾千緡以勿惜苟睚眦之與值雖多然而  
放獲締好閎闊聯姻郡伯邦族稱鉅邑豪避席交不  
和衷漠焉楚貊勢重臨而益厲驕微施而廣隙故諛  
衆以倨辭呶群俠而取憚獨義屈於國士而色動乎  
偉策雖褐博而抗言亦振衣而引謫此夫亦馭富玩  
貴取順辟逆才有所不挫性有所不迫者邪余見其  
奉身宴安鳩毒匪阨疾剝及膚蹙不至額置心冥曠  
瓠落自斥垂成遽棄中道女畫則已視紛俗如汚已  
以生寄爲旅客矣雖稟資之或偏已默合君子之至  
適則豈不與彼身爲物累心爲形役戚然若不終日  
惶然若不得所索者懸隔乎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祭文

祭西安洪太守伯時文

在僕弱冠受業諸生握手一堂譽髦用成始借計吏  
入對大庭及爾如貫我心載寧尹彼吳興才非百  
里已則神明民斯赤子孰銘厥功今之冢宰片石歸  
然德音未改既遷地官北虜侮予飛芻輓粟捷於羽  
書王師燕喜莫敢告勞歸主章奏紀綱列曹懿厥  
度支乃見經國轉餉朔方不稼不穡士愉馬閑疆場



以晏所謂伊人戎有良翰 皇嘉厥績名邦簡臨瞻  
帷疾止克覃其心震蕩之餘家無完堵揮涕下車問  
其疾苦省刑薄歛剖滯若流可安者公匪地是謀厚  
載維人坤儀靡常我室翹翹侯茲降祥杌隍之危孰  
不累卵政未及暮履道坦坦居有積倉亦以禦災倬  
彼雲漢百姓于摧躬自斷罰郡務遂繁旦夕熙明乃  
蹈斯言病不遑息愈殷卧理浹旬在告倏焉不起聞  
當屬續男啼女乳不及後事興而問雨嗚呼伯時何  
用爲哉而身不閱百姓恃將其誰哉某昔也分符且  
之鉅鹿祖席諄諄勿淪于黷素尚泊淡侈將自覆持  
憲關中于焉邂逅依依他鄉歡然道舊首倡士風以  
光俎豆誼正自尊師嚴不疚是其語猶盈耳不居者  
形苟爲衷未和而求之杳冥乎嗚呼伯時之靈

祭鄒明府文

順德逆命正乃裕如豐才畜施自得則餘若矢欣戚  
係於用舍是親世而身疏能取愜於適意可流動而  
不居矣維先生英資秀發幼齡崇志浩浩鬱鬱鳳翔  
虎視振俗障流宗盟士類并掘篲覆高山深泉周作  
孔述聖熄明德學以辭達奇能取忌即空言之徒競  
爰慨然於小試召杜新鄉卓魯陽城絲綸散於理絲



爨調寓於解爭暮月二邑風雷千里懸蒲在庭卧轍  
當執恫瘝爾民優游吾心既觴且咏言弦宓琴昔十  
俊參名三齊騫羽談詩避階乞文環堵及飭治於遐  
方覲功立而脫組卑官勿羞頽乎就愚事與義便躡  
以往趨執一於是守關萬夫樞要肆侮螺蛤斯藐依  
彼古常毒甘群小我違我歸匪祿伊貞故嫉諛者必  
忤衆雖阨困而能亨顧康濟之罔謀胡委說於尼止  
既韜已以密藏何美服之誨指進以冠紳退而韋布  
非軒冕之避榮耻衮職之未晤彼名辱而華躬顧簪  
裳以載路仰茲令操立懦廉頑奚其為政敦朴以還  
孰云矯異愈堅末節克家嗣徽迪訓承烈有翼垂雲  
伏林未起邦間卓稱喜難於子

祭良醞署丞馬君

在昔世家由禮爰彰貽穀士不化於豐邑國何賴於  
喬木也開業者艱承考者逸心危而得志損則失此  
夫武有不繩之憂統或作之無述君子欲為可繼而  
奚樂無疆之恤哉唯君有祖早振文囿翕然儒宗德  
音是茂聲聞四夷身朋三壽唯君則孫毓茲仁厚聿  
服清僚宗廟用酌既醇既裕如揖如授其在同朝  
之士見其容履之婉順勿問名氏而已皆知其為大



賢之曾矣孰不曰吾得以識青雲之良白眉之秀邪  
是雖鵠鷺之訓聿嚴而騏驥之驟不後昔遊太學無  
敢謂秦無其人而今在仕籍益以信殷實由舊也茲  
何可使不夕於代而嗟斯疾之不偶乎

祭張隱君文

公至性近道不困於學質直好義不掩於樸行華身  
斯文章德動物為禮樂視帝力所獨有揖天民於先  
覺矣方其幼而失怙靡依匪母一簞者粟百里則負  
鬻齡織儉然乳乳在疚不振于宗遑恤我後宜無忘於  
愈疏而不睦以有咎也暇日脩孝不宿不藏諸父昆  
弟思輯用光婚姻孔嘉匍匐有喪貨財可私本支末  
昌敦薄寬鄙微猷是襄此圯族所以為凶而公自獲  
者祥也又其少而治產適我御窮俛拾仰取力畜務  
豐若貨殖於受命謂奇勝之自躬能者輻輳不肖瓦  
解彼居息幣唯吾與通若宜無忘於嘗艱而放利以  
興戎也未衰戒得積而恩施館有遺裝借旅罔知緘  
誌以還歸慰其嫠非能讓財昔饒爭時激貪勸廉末  
俗以移此姦富所以為下而公自居者奇也又若外  
示怯而重為邪中賈勇而羞使氣里有少年謂我易  
與間之長者式復以畏獲金珥於隕擗而女泣不生



止以待夫求者取諸懷而予之以行隣婦就汲窺我  
篋竒慮貽之慙趨以引避晚即廢著羸經遷儒厥季  
蜚聲用賓王衢父飲於鄉子薦於藩 詔賜爵以優  
老齒及耄室而彌尊奚其爲政家惟化原何足以戒善  
斯類蕃其等視必達於此邦而與裁於吾黨又矣痛  
君子云亡豈私淑猶存邪公其尚鑒於斯言哉

祭璜山趙隱君文

先生代有厚產業乃鉅族幼安於倉箱之積而無遷  
技好壯修於忠信之義而無怠穢服下里則美處不  
愆仁于宗則和室不去祿廬城諸豪負勢任利父老  
有三害之耻一至其門靡弗左右相視逡巡言事璜  
山衆第雄才偉智間巷有二難之謠每親於身靡弗  
徐行肅侍協恭飭志旱乾水溢指困而授長吏卽郡  
庭徵辟亦跡所罕至歲時伏臘秩筵而聯群季逮妣  
祖祠祀尤躬於自致是孝友篤之天性而淳懿概乎  
人情聘魯貴公入境而問俗若獲麥丘之隱瞻岱高  
士及麓而仰風悼茲蘭谷之英日用之常則樂衣食  
之遂爲榮我田既臧千耦其耘言就爾居百堵皆作  
甬如雲興悅懌有獲築不日成墜茨是恪素封比湯  
沐黃髮詢廟堂庶祐用篤多男且良八慈爲龍今過



其歷九雛皆鳳世謂之祥俶載南畝侯旅克諧儂于  
東序寔殷孔懷厥仲承家紹儒衍澤昔從吾游崇心  
畧迹嚴君與依來朋莫逆觀直諒於分體溯洪深於  
濬源常慕斯無懷氏之民而誦其有道者之言今其  
逝矣何以謂大德必壽未之思也豈或有不忘者存  
邪

祭王給事中封君文

蓋公初効計然之策卽負向平之識有志四方廢著  
而息千金自衛連騎鼎食觀貨淮揚浮游南國不訾  
者身竒勝者德洗腆用歸輦牽車牛處士之義退而  
彌修以亢厥宗無急不周何有何亡黽勉是求獨切  
有穀之思而裕後以貽謀也依依給事實厥令子在  
昔朝鮮世崇臣紀曰明是常以享以祀

帝曰行人辭命是美往立之君錫我繁祉服以上公  
使者宴喜外夷望風高山仰止徼福 朝廷永言東  
鄙海爲不波自今以始四牡載旋報成我后 詔書  
相勞俾省章奏何以柔遠政惟由舊尋長六曹直聲  
益茂歲當述職諸侯率從黜陟幽明有來雍雍乃抗  
大疏爲國建策岳牧刺史臨下有赫誰其共理良二  
千石令尤近民無自立僻百里之宰父母是獲仁即



衽席暴亦肘掖考績無微官邪無卑甄別淑慝孰其  
可私巧文相謾法有不施臣于其時鷹鷂擊之  
帝曰俞哉納言惟允乃絀吞舟以厲庶尹小邑知創  
去惡斯盡矣天下莫不謂趨庭之訓惟肖克敏也某  
等謬以夙誼蒞陝以西邦有典刑俾政不迷何天不  
憇遺一老而物有所不可齊邪

祭王給事封君文

視業以息志於四方千金自衛觀貨淮揚浮游七策  
不訾是將處士之義退而彌彰何以亢宗燕貽則良  
式穀者才奇勝者子朝鮮稱藩往錫繁祉

帝曰行人辭命之美外夷望風徼福東鄙報成我后  
懷柔遠臣俾省章奏密勿經綸尋率六曹直聲愈振  
旣集岳牧幽明黜陟勿輕令長爲虐爲德旣已近民  
百里寄命遂乃抗疏一新大政績微必錄尤嚴苛競  
孰其敢欺具曰予聖臣當其時糾察官邪庶無遺茲  
以害國家

帝曰俞哉其惟共理郡邑旣熙父母孔邇俛俛給事  
論思以和有此黃髮庭訓則多其二秦爲憲移風向  
淳典刑云亡千何其臻

祭少司寇楊公封君文



唯公所謂隱君子而逸民者哉幽燕古稱多忼慨悲  
歌之士即少年使氣容有肆而凌人惟公其儀不忒  
是亦爲政悼哉司寇克紹其慶庭尉司空二茲民命  
三丞栢臺著聲諫諍休有烈光用基式敬屬毛雕衷  
繼善成性當其還所遺於嫠婦者盈貫至今漁陽誦  
不疑爲長者加之投所選於父老者一錢愈使山陰  
謂劉寵爲廉吏不言而教可承者志父子同心窮達  
一致九十四齡日閱諸編伏勝授書異代稱賢四子  
六孫星聚百里荀淑爲樂媿羨前史不獨浚明有家  
者仰先民而漸世澤亦使觀俗於野者嘆王畿之多  
耆舊皞皞以徵帝力煦煦而近天覆其等方覩維橋  
之向榮佇觀邦禁以有成乃與化俱逝詒斯令名則  
誰不撫燕翼未終而溯源自生以無堪於情哉

### 祭畢封君文

嘗聞陵陽而南浸江之邑其境清曠靡流尚輯作苦  
無凶歲服嗇無富人家稱隱君士稱逸民先生於其  
間也不位而以德尊不名而以義揚排難解紛慕魯  
仲連息爭化俗慕王彥方族相附如行葦之於本群  
相恃如候鳥之於長無論君子之至是邦善者之入  
吾黨莫不見閭而式執饋而饗將以觀淳朴於式微



得者舊於草莽也爰有譽髦實生膝下早承嚴訓聿  
追時雅謂余志在春秋用謀貽於弓冶乃登宗伯載  
離司寇其文則史藝成而上既明惟允法處其厚某  
等分曹而治麗澤以居每取斷於引經各獲益於啓  
書片言父教自出五聽帝心所屬鯉也過庭由也折  
獄道同者友家同者官或遡之源或漸之磐朝錫命  
而夕考終木欲靜而風不寧是徒遺後以不報之情  
而示物以不厭之形矣

祭 德王妃劉氏文同許右史

維靈淑姿聿茂厥祥不遲翩翩吏部於誕之奇赫赫  
以勸頽俗言復于幽胡此不淑殄瘁駢臻不朽者澤  
垂裕後人

祭殷太孺人文

孺人名族世家降淑自天別駕覃澤有開必先亦既  
既止思輯用光乃遭中葉伯嫂是將表褐在笥糟糠  
在堂鷄鳴視具鸞織曰常井白操作不徒爲養琴瑟  
靜好既翕友于人逸我勞孰終晏如人侈我儉孰終  
有餘蓋已自失其貴倨而不愆於厥初唯是君子夙  
夜敬忌未嘗片言以相加遺婚喪疾苦是問是饋何  
有何亡務成其事簪珥糞土可捐非義使不困於急



難以求錫乎爾顏變被檢討孩提自竒孺人自謂不  
肖恒斯豈其必盛于以轉衰弱不好弄而壯有爲德  
輜如毛一錢勿持既就外傳歲五更師在昔三遷異  
代同慈旣宦詞林愈嚴教思人以烜赫我以委蛇始  
誰先容寵至不疑順取逆守工拙半之祿即非羸瘠  
殮不遲買馬得薪買奴得蔬物將棄而適用事可已  
而競時蓋自乳哺勝衣通塞顯微仁人所見無非母  
儀靖共在位性分自定文章華國志意之榮坐而論  
道其則不遠必聞其政無忝所生氣所相屬誘以其  
衷愛之能誨正以其蒙不儼然爲大儒必隱然爲重  
臣尺筆不施孺人聖功攀龍之於檢討處則同門出  
則借計自公退食靡曰不詣交相定省如兄如弟手  
足一身壘麓六藝孺人蓋嘗視猶膝下而將不億其  
麗也大化一遷云胡不瘳桑梓殄瘁非夷所謀其在  
攀龍與此靡依世德是求逝者弗居德音是適無疆  
維恤無疆維休

祭何考功太孺人文

某等聞諸母儀訊之女史則有若漆室之於君臣緹  
縈之於父子而其雖值離亂稱義則身全雖在負汲  
稱考而貌祀與夫杞梁華周勇下五乘之賓鍾離宿



瘤治禪二王之羨又莫不嗣徽音於齊魯之墟比懿  
德於海岱之里蓋家傳而閭誦或異世而同軌也孰  
若孺人質之耳目可徵其實邇之子孫可識其始哉  
相夫於儒婦道乃成撫孤而仁卒貽令名考功之所  
以茂品藻之譽擅題才之術則誰與豫導其神發之  
智不失其孩提之明故清通簡要欲養於總角之物  
而立訓示慈愈深於屬毛之愛蓋士有披雲霧以覩  
之莫不即音容而如在也方其奉親入蜀悼茲王陽  
長坂九折白首是將於時孺人不以道惡爲解而以  
忠臣相期叱馭使前安顧身爲三年理官巴人去思  
所得賢智莫大於斯今其逝矣雖章服朝委而今聞  
天終使待銓衡者懷俎豆之教見經綸者思機杼之  
功復以讚孟母開聖之烈而益彰我鄒魯君子之風  
矣某等能不悼淑德之云亡而俟世類於無窮哉

祭梁武選太孺人文

以某等所觀於母者漢平陵孟氏爲得其槩哉始也  
女貞不字偃蹇擇對及得賢始梁伯鸞者奉之乃能  
更綺縞而推布操作以自代蓋見其償豕之義鷄豚  
不察是以賃春之賤而并曰匪熟彼所欲者裘褐之  
人吾何有於雜佩由是而夫爲大儒受業太學仕隱



一邑民稱遺愛是亦居於齊魯之間而風澤猶在也  
三子毓秀最良季者早擢進士官屬司馬又嘗觀所  
格共邦政慈訓攸從則不必侗諸臯伯通之庶下而  
可識其具食舉案肅穆之容矣起於緝績而加茲象  
服則益榮昌於後裔而名以德曜則稱情今其逝矣  
見君子於地下豈徒重要離之烈而成其高潔哉

祭郭子坤太孺人文

曰淑德近質苞實則蕃敬德若蕙令儀則敦允秀於  
閨式宜厥家勿愆爾婦毋用孔嘉誰願之室匪賤貨  
春三十始字梁鴻是從懿彼景純文絕地紀相茲肆  
術贈珮脫珥恭其諍夫愛而誨予謂彼致遠易轍正  
軌舍焉可遷徙業則是無泥舊學有律有禮季以鶚  
興卓哉脩士囊書在籬 經則珍遼矣俯察法邇在  
人豈伊慈闈趨庭有嚴虔所代終以依以瞻有睇其  
裔天祉方錫何以罔極報之貽戚某擇交齟齬睠焉  
諸嗣親以異膝友以同氣窺所與遊無棄童穉時已  
知興託息委噐長而績儒聯編俎林入受訓言出敷  
義箴澤麗有源與茲隱悲悼我良朋其胡有夷

代祭裴御史太孺人文

惟靈克嗣徽音有淑其慈裕我後昆是良母儀適而



宜家衍以克間御史迪訓穆如肅如梱範既嚴邦人  
錫嘏不踰戶庭澄清天下出貞庶度入憲一臺激之  
揚之秉心不回既擢陳臬視學干東齊魯任簡斐然  
嚮風載色載笑澤斯用溥為遷者三敬敷者五卓彼  
大儒式弘譽髦一經則傳孰哉劬勞既成厥績載藩  
中州叅佐旬宣泝彼承流夫何遽爾靡依天喪懿德  
殄于其闈瘁于其國某匪良奉職牧此冀方早辱汲  
薦錫我寵章其在望丰裁而擬所自始沐甄陶而本  
所為親則已百寮服義而多士懷仁矣矧知遇之殷  
而夙誼莫愆者又能不戚于爾類以歎息於開先也

### 祭何考功太夫人文

夫人少膺懿粹誕茲淑貞婦德既備母儀以成方作  
嬪於鴻碩遂媿羨乎滌室耻獨為君子而覬魯之多  
賢由是尚書授業生徒景從而典謨誥命學是有傳  
時則邑有大儒家無治產佐以機杼簪珥自捐可謂  
有相之道伉儷弗愆矣乃育考功屬矣所賓尺孤是  
託罔極於仁慈以養智穎發所因有經者筭有泮者  
隣及其對揚于大庭無非正始于內訓而平反之  
為孝子即其叱馭之為忠臣故三年於巴蜀稱其為  
理九流之銓管所賴以振也識者以考功清通如裴



措謂馴致於俎豆之教恬正如李毅爲不失其孩提之真則是帝所難於知人之哲而我玩之膝下壯所聖於養蒙之功者而我通乎一身矣是宜象服食報錫類無垠也逝者如斯得於披覩者益歔歔乎哀毀之色矧某等有兄弟之義又安能無痛於歿瘁薦臻哉乃虔楮柏載列明禋

祭胡評事繼母袁太孺人

於猗孺人三原令族昔在于歸遭家集蓼方封君失燕婉之好而徽音之嗣難也時則闕闕於邵公之黨衆即擬知其貞淑矣載及廟見克謹婦箴乃賓饋饋

如鼓瑟琴視美舊特異彤同心其於梱儀猶易室而相授遂使君子若未嘗或亡耦事咸定於委裘跡不駭於發笥是坤道所厚也以至嫁未學養卒貽之子愛非已出遽怙之母唯吾不愧於復生斯彼罔恤於厥後哀此四人孩提何知其季始育不絕如綦則令屬我毛裏離我裘齒躬澣襁裸身需攜隨哉非見夫戲嬉啼號之皆爲慕已而以長茂成立爲足以示慈者又烏能內外無間辭乎今旣以咸樂有室諸孫日蕃篤我世祜其澤愈敦矣獨異夫兆徵於廢興之端察先於童齠之智仲而英才卓彼國瑞開籟經以勸學



捐佩珥而修贄使就大儒推先士類庭中稱平天下  
受賜尚亦有利哉是爲孺人誥言所崇璽書則備宜  
錫祚於無疆忽造物者多忌豈粹德易匱而福善之  
語猶僞邪

祭饒侍御太夫人文

代作

蓋聞夫人令德惟貞淑慎爾止以憲梱內外傳伊始  
家以慈母國乃拂士襁褓之功諤哉君子設俎秩秩  
攬轡瀾瀾蓋屬之毛裏聰明自出寄之耳目謀哲其  
諧也信寒節不可謂非性而氣質之用孔皆矣其等  
論思一臺伯夔仲龍澄清四方協恭奮庸其將以知  
興之所從嗚呼已矣徒悲烏烏之私未遂而列柏之  
蔭無逢矣

祭恭人文

嗚呼恭人惟性之樸惟德之基方其御窮豈遠是期  
貴有今日寧爾所知援而止之不譟不疑中含辯慧  
自夫則狂無非無儀得以相忘嚴于寡姑俛焉下堂  
懿斯象服允矣糟糠見一鍾於乳哺殆匪子而靡親  
尸饗勸學孰百其身謂壺政莫大主器而承家實在  
後人中櫛委勝託息茲倫亦旣抱孫受福不那于以  
効我爲勞孔多代終有慶遑恤其他撫遺孤而對泣



奈蘊結之云何

自河南告太恭人文

隆慶三年閏六月十二日兒攀龍告母曰三十寡母九齡之孤既即外傳擢第王都京臺郡邸無弗與俱匪朝匪夕是敷是愉自西振鐸為孫孔旋起家于浙為婦告捐誰謂河廣力疾以遷誰謂天遠喘息判然十年自廢菽水庭游尺書斗祿胡適與謀豈母之溺狗孤則瘳未畢正伏溘焉首丘暴不及訣危不及持母豈自意孤常是期母今安往藐孤在茲出則不返返唯其輜亦云就養孤則不良詰旦東發視彼故

鄉我父迓之歸于其藏母也有孤是護是將謹告

辭太恭人

兒則無良曰母是怙自柩之東旅焉是主竟晷所依亦唯環堵既啓父壙叶吉載祖三孤具列永言為懽爰致大誼以孚振古厥初生民兒則孔辰實始立慈終焉允仁未存者子未亡者身扼我者天競我者人于時九齡母倍者再季誕逾月仲癸且廢左提右携乳哺自愛中外嘖嘖幸母之貸于時母危如旒欲潰母今在茲徃將安在成說維何躬之不逮乃奉祖母鬻宅以遷舍館未定祖母載捐展轉五就是粥是饘



非不拮据溝壑朶焉季乃間出十載不旋仲情以驚  
如寄食然兒雅好游搦筆自賢母豈知兒可策而前  
知匪所託大信以全藐焉諸生技僻而堅辟之行賜  
挹彼流泉母豈不知置之自便筮仕就養視歷艱難  
是甘菲惡奉有餘歡曰兒不第終饑且寒兒歸自西  
三邁竒疾母亦浸衰勞之即逸駒也喪母造駒之室  
百爾孫謀不如所質兒旣起家就養有日其不命車  
顧孫多恤顧已念兒間以有孫豈無二弟不及其門  
兒歸自浙亦閱涼溫寧加至性而老彌敦兒方自慶  
所樂與存家有我母 國則至尊亦旣入 賀陟靈

中州板輿載駕色不可留無幾見汝亦又何求自春  
徂暑朝夕北堂弄孫之暇語必故鄉母卽暴注恬以  
爲常兒愚匪意豈母所量相視一訣洞惟肺腸蓋云  
累汝千里是將詰且之役將者告襄母所未亡母今  
則亡



滄真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雜文

都御史朱公居東遺愛卷引

稱遺愛何爲也爲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者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公旣入爲大司空山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之居山東則濟南之搢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我未見按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旣而莫不曰我未見布政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旣而莫不曰



吾未見都御史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年是稱遺愛也周公之詩有之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周公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代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周公遺愛東人者也何言乎遺愛東人也書曰汝陳時臬勿庸以次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是周公所命也而必以丕惟考成而必以率由典常何也所以遺愛東人者之子不遘籩豆斯遠非周公之材之美已奈何佑乃辟巡侯甸撫萬邦求康惟無斁也無斁爲言遺愛也公爲按察務棊彛而不必於用訖公爲布政務正供而不必於用惠猶日存諸搢紳先生而進郡邑弟子與論焉曰得無失迪知之士然後舉郡邑而顯治之靡保匪蕃靡釐匪臬猶曰今爲得若在昔無斁乎是都御史朱公也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自勸以急公家之誼而後朝食也雖無者成尚有典常是爲習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乎不得久居此也不然於搢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邑弟子不可使不遜斯未能有先以爲百姓望者雖今貌祀亦於是有未致也豈獨以衮衣哉古之大臣官無間地澤無間時施無間人其爲遺愛備矣濟南搢紳



先生若郡邑弟子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周公  
跡公以詩書得稱居東也然不系之司空而系之都  
御史者以嘗不以未以違不以歸以習不以異勿諱  
乎其私之也不然咏歌之無從公奚取焉

青州杜公家邦迂慶卷引

蓋公爲青州四年于今矣所臨諸令長時時各舉所  
爲縣者狀人職相得也所移牒若條爲記惻然奉宣  
恩澤使百姓咸知有明詔諸令長亦旣傳相勸課惟  
恐詣曹對簿負太守共理効者而百姓耻逋租稅遜  
干徭役誼相屬分相親若家人父子一堂之上四年

如一日而治行稱長者四境之內鷄犬相聞鳴加和  
吠加應也而謂無以致家大人之教惴焉不欲以治  
行自引諸令長愈益勸課百姓愈益彊於租役監司  
御史中丞臺交相勞也而薦書擢至且以遷行猶之  
謂無以致家大人之教也是年太公年蓋八十二云公  
且計以遷行將便道謁太公稱壽一堂之上而無以  
致其教奈何爲治行矣然公不言也先是迎太公青  
州而太公問爲青州公亦不言也然太公已見公御  
無長物事無長時私自喜之謂公曰吾往見爾大父  
爲龍江驛至爲按察使覆大獄而不難於反郡太守



征蠻之役幕府交檄從軍自蘭谿功曹舉五十金裝  
畀諸亡者御豈欲有長物事豈欲有長時乎吾不謂  
乃得見爾大父於子也信斯言也公蓋四年不忘家  
大人之教於此諸令長勸課百姓勿失其租役太公  
不知也然而察廉諸令長其自潔以不取如將不啻  
亡者裝交錯就檄獨賢載路不遑暇食猶為守臣四  
年於此且以遷行更念諸為縣新故無常令長者人  
職或不相得吾所移牒若條為記法度具是相緣為  
姦動必廢格吾豈敢知之哉問閭丘先生有後乎何  
為至今不祀也閭丘先生者嘗見齊宣王而稱選良  
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者其人也賜無租役不謝焉租  
稅者所以自存其業徭役者所以自存其身而命縣  
於吏幸而賜之復以非法度不可為久也選良吏以  
平法度斯租稅正而徭役均百姓享數百年之利無  
窮時此不二千石所恃以為

聖天子圖共理而致家大人之教者哉始龍江公為  
太守覆獄而畀亡者金以貽太公而公更欲以良吏  
法度貽青州數百年之利以致家大人其計可以為  
久即紀以八十不與焉意在諸令長不言也乃諸令  
長以有言而余識之如此



答濟南父老報殷太史文

正夫既授檢討者八年矣歲丁巳乃疏以郭太孺人歸濟南濟南父老相與以弟子請曰檢討家自曾大父衡爲永平郡文學徵授德莊王經誼永平後進皆從文學德邸中及王之國蓋

天子賜璽書勞焉大父峻既省試則河南許襄毅公以莊敏文簡二公從其在太學又如劉大司馬龍大中丞夔兄弟徒衆尤盛知名者也至今諸齊言禮者無不自出殷氏矣檢討家世傳業稱山東大師今幸詣家願以相累豈無意乎吾黨小子哉正夫常稱學

廢推讓未遑乃不得已於父老而許之爲受徒數人屬太孺人捐館舍積至數十人攝衰臨窆是歲省試得中鵠繼宗禹者三人次年傑一謨者二人顧濟南諸生則業謂禮經多不受受宅經正夫各爲持論如其家家不能難然亦咸得以舉六誼如是者五年余晚以駒事正夫問詩數篇所受經即嘗聞之張先所者蓋正夫結髮與余事同郡張先數年以家世故即更宅受禮云明年正夫起家以其官人說經學裕王府中矣父老則相與請余曰二三弟子安從卒業乎即中廢何以報檢討也余曰父老安從知檢討之



相爲三三弟子者不愈益言已時 國家設科射策  
二三弟子視以爲祿利之路則然矣莫不以朝受學  
弟子員即夕効高第取右試官耳吾業旣與恬然爲  
此而又勸使勿亟其執信焉故使二三弟子受學身  
自致當世吾猶人也効高第取右試官予安能知之  
即因以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有寧中廢報我而  
已一以躁進使自致當世何不至也畔師孰甚焉吾  
所願其大者受經學如漢諸大師家次者即若許氏  
劉氏諸兄弟以不忝家世吾豈願此於二三弟子哉  
檢討且八年亦旦夕遷耳又方今文章之臣歛然在

輿突之間簞席之上不次當御以儒宗居宰相位一  
何醞藉此豈不夙夜在公之義而五年於家猶曰今  
朝廷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  
然勤衆心憂國如饑渴者何限吾幸得請歸與二三  
弟子相訓故說經誼以增益不能游息卒業庶有用  
我往以是矣此自父老所見二三弟子雖亟自致以  
効父老然有不可知則以檢討身爲揖遜猶未失爲  
是也身爲揖遜而後乃今嚴然總五經之眇論鄉唐  
虞之閔道以陳于 王前以爲

聖天子主噐者重以感動二三弟子若難而懸之而



實使自得之其相爲豈有已時用意至深父老安從知之也在昔有漢旣以玄成爲淮陽中尉而孔次孺尋以詹事遷霸世大儒忌爵太過懼德不堪又何推讓君子猶之可以受而致安之無得不得由是矣聖天子方日隆敬承之緒以有事燕貽天下自主噐所有宰相自儒臣所爲正夫奚敢見焉而可無用推讓卽 朝廷用檢討意初不出此然正夫幸已備侍從守師傅猶且推讓不敢自見二三弟子身將愈益勸豈爲中廢無報乎父老幸歸報二三弟子也

爲太恭人乞言文

不肖年九歲爲迪功君遺孤太恭人年二十有八歲襁抱二弱弟稱未亡人祖母楊暱於前子憂不肖暨二弱弟長則當薄其產數不予太恭人志也太恭人卽傾篋中一勿問之唯朝夕糊餽粥是命曰彼豈謂未亡人重捐生卽不忍此二三子賀賀食嗟來食相與僕董轉溝壑也地下有言此二三子安在哉未亡人其尚有辭矢靡慝唯二三子焉依祖母楊持太恭人愈益亟顧若新婦太恭人亦愈益肅祖母楊病癱且潰太夫人溽暑身自浣湔傳藥底革而豫宗黨無不難者蓋八年不肖知敬業事諸君子然恒以憂



羨失諸君子太恭人歎曰爾何與仲多哉即饜髡如  
何異也先是有誚不肖不能力穡服賈者兄嫂意難  
久居矣遂廢箸出各僦別舍太恭人所分貲僅支朝  
夕母子嫻嫻相哺也取濟西田自灤水用易岱畝元  
年三什租季年乃什租太恭人泣曰吾寡且不有秋  
何賴哉因貸息没入富農遷廬學宮傍屬不肖壹讀  
迪功君書伏臘行經師脩肱簪珥取給焉不肖竒蹇  
罔所掄錄又家徒四壁立太恭人困于女紅最辱泮  
泮勿恤為之指手至胝龜率日一鉢即再飧必鮮鮑  
二弱弟在窮閭與傭保雜作自賣奉菽水蓋七年不

肖乃下帷授毛氏詩稍稍致糈養比既稟有儋石儲  
太恭人已戒令從游士貧者覲勿用筐矣二弱弟固  
猶曠不有室里婦約結縈者竊隣窺之莫不中輟采  
謝絕謂何可棄女於是也庚子不肖始應郡舉甲辰  
詣對策以第次晚得補司寇諸郎時與二弱弟撫  
諸孫稱觴堂上大恭人言夙昔事未嘗不輒泣下罷  
酒也無以二三子不易至今日哉則唯大君子有賜  
言

戲為絕謝茂秦書

昔逮爾在趙王邸中王帷婦人而笑之爾猶能涉漳



河也則之長安在大長公主家又不負一蒯緤劍令  
主家主先亟斷席與爾別坐家監乃置惡醬馬爾邸  
中輒怒馬使蹠於庭踐溺沃爾冠亡何又遷爾於傳  
舍使與騎奴同食傳舍長三投爾履於戶外豈其愛  
士而執襪躐足以游居暮年傳舍長遷爾於僦舍舍  
人責爾償僦也若使爾在我之他境我何知焉告者  
曰有君子眇而躁視事左右必得志然吾憚其爲人  
也則爾既已謁我門下三日矣我躬授爾簡坐爾上  
客寵靈爾以薦紳先生出爾否心蕩爾穢疾元美偃  
蹇我實屬爾時爾實有豕心不詢于我非其族類未  
同而言延頸貴人傾蓋爲故自言多顯者交平生足  
矣二三兄弟將疏間之我用恐懼貽爾盧生游爾義  
問不以所惡廢鄉綏靜二三兄弟爾乃克還無害是  
我有大造于爾也不佞守臣以敝邑在爾之宇下不  
治執訊爾爲不弔跋履敝邑不入見長者我先匹夫  
爾實要我辱我臺人殄置我不腆之幣於塗張脉僨  
興皆翳俱裂曰昔在長安邸中旣已釋憾于我我以二三  
臣也爾何乃去趙王邸中旣已釋憾于我我以二三  
兄弟之故猶顧不忘舊勲于爾爾且以敝邑之頑民  
行而即長安貴人謀我天誘其衷元美弗二爾是以



不克逞志于我敵邑褊小我用疲於奔命屬且夜逸  
爾利吾失國徼福于二三兄弟曰若不得請猶有令  
名與其及也我其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我  
從事獨賢則是爾之詒我肄也我與元美狎主二三  
兄弟之盟久矣爾猶是橐鞬鞭弭在左右與吳生徐  
生周旋中原不能一失相加遺我是以大不列爾於  
二三兄弟爾亦悔過之延使以命我曰同好棄惡復  
修舊德我尚猶未懌是以不報爾又不祥惡聲滋至  
我祇役大行稱詩二三兄弟其在二三兄弟則同心  
之賦而亦爾所不能爲茹口者爾有二心於吳生曰

稱詩如此他何用糞土爲吳生固甚憎爾是用告我  
元美惡爾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眇君子不得志  
於稱詩女則使然今日之事我爲政吳天上帝虞九  
歌周二雅余雖與于鱗出入余惟利是視不佞惡其  
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二三兄弟備聞此言是  
用痛心疾首二憾往矣不腆敝賦一聽客之所爲唯  
好是求爾若惠顧二三兄弟無敢徼亂則我之願也  
爾若不施大惠于鱗不佞二三兄弟愛才久矣豈其  
使一眇君子肆于二三兄弟之上以從其淫而散離  
昵好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謀伐宋

秦昭王使人於齊湣王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蓋寡人使使者問宋所為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為祥乃為禍先是有雀生驪於城之陬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比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轍臺於宮中鴟夷血縣之自著甲冑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

其佞臣田不禋賀之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說既作千鍾之縣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屬寡人象且成曹商自敝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潰瘞也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瘞於面既成謂之曰既微且腫爾居徒幾何吾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顧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副如此於是展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曰爾赫之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臂志而汰於韓襄王之肘曰倉也何乃為人所搏不愛顰笑乎乃



移使去韓王咫尺曰此豈若等用肘足之時復展其臂  
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矣何得更挈狗馬西  
走王豈猶以秦為王交乃今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  
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攬之則廢此左手又展  
右臂曰左手攬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攬之乎所為趙  
武靈王之象黑龍面而鳥喙鬚麤髭頰大襟大胸冠  
術氏冠差池迤邐五采四重具帶翹翹黃金師比綬  
不著綬綴以絲襖命曰仇王惟肖揜鼻而過楚懷王  
曰此柱後惠文冠者始亦為從長至亟谷關然無奈  
其以淮地之地三百里効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

臭也昔者岐陽之遇爾為荆蠻置茅絕設望表與鮮  
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  
危欲為朱均者偃聞相人於師敦面而土色者忍醜  
爾其忘齊之虜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  
異鼂鼓一日倪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然  
亦泗上諸侯也即折鉤之喙足以為之何可不使備  
下執事乃復為魯平公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  
果解其冠令王可溺耳為衛嗣君命曰小侯何為遽  
降至今不殄也日者趙氏襲衛爾跣行求救於魏今  
其勿令加舄至中山君曰此其准類權衡麋角偃月



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爲西周武公東周惠公而金不足宋人夜拍東家出文公之鼎彝推而輸偃偃不短也亡何惠盜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顏之冠以示勇盡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鷓夷血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殷則笑曰吾聞博昌千乘之間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爲人也大王象僵於臺下偃曰粹之曰尚佯僵邪昔蘇代言齊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主父偃以鱗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

哉此孰與雀鷩美關毋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于泓之役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遂召倪侯命群臣以矢曰此十二諸侯者各令面夷矣群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人不中王自徃面樹之寡人象仆於臺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吾當復絕爾臍矣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即前所爲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搆我皆其臣擣里疾之謀臣已命工爲擣里疾血鷓夷加於其頸以象其癭鞅請以一矢踣之無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鷓夷血出如雷大宰



戴驩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即身屬橐鞬遇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主盟之可矣安用終日與挑梗備人鬪而曰我必勝之乎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睥其目瞞其腹者如爾於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關弓嚮之二子趣走唐鞅既自及偃淫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缺其脛矣而偃者至使人止偃者曰是其脛肩肩何爲者哉置之轍臺之下使以鼻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王速出令是于泓之事也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溫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分其地矣

乞歸公移

切照本職猥以草茅叨蒙

聖恩擢爲進士歷官郎中知府以及今職未嘗不誓以犬馬之勞答稱萬分之一即沒齒不敢自棄於明時者矣奈何瞻依盛世固臣子戀

主之至情而諱疾曠官尤臣子不忠之大罪本職不



幸賦膺羸弱調理失宜到任以來所歷西延平慶等處往還四千餘里考過府衛州縣生童六十餘處自夏徂秋忽成泄痢以致瘦瘠頓發肛門突腫坐卧俱防下血即多元氣日損醫生任其等投藥將至百帖迄無一效再念本職校閱微能非心力無以自效而頭目眩暈即臨卷必至失常况開科孔邇求賢大事一有謬誤人材所關命在旦夕實爲狼狽合無憐察本職迫切至情萬不得已乞爲轉 奏俯賜休致使本職得以殘喘生還仰承 聖恩之高厚即雖終無圖報而感激難忘矣

問西安三學諸生策

問九則安錯大氣焉舉幹維焉繫隅隈安處谿谷立陵山川多有何所刑德何所牝牡厥上左旋下焉取夫右轉清濁攸判夫何墳何衍何得以寧今孰發焉何致以位今孰搢焉何四極之相屬卒其異方雍何傾覆豫何逢長南北順隳孰知其里胡遵迹旣化而厥壤爰止廣厚何圻儵忽焉合重夫華嶽匪載匪沓陽伏不出厥出安居陰遁不烝厥烝何如穀洛何闢何神爭明梁山何朽何帝不饗子晉何諫后何庸伯宗何告侯何從氣何以復何所搖政胡臣事是修而



代終以慶

問華渭諸生策

問潼關於殺函其猶重捷也在昔彊秦建瓴山東注如決雷每一出兵割地効賂有若俯拾山東諸侯合從而來止於一夫成列而進道惡為解則俛仰之勢異也今天下為家

聖天子封域殺函不異宇下山以東何患焉獨以北虜憑陵數入寇上谷北地間而先零諸羌往往窺西河玉門塞一旦交困秦人之卒空國出乘障矣即有若徃時大盜嘯聚商洛者竊發其中鼓采金鑿鹽亡

命之徒以為有司者難扼潼關而據黃河之津則山東之援不至守武關以分掠漢中諸邑則鄖陽之師不入西北出藍田以犯長安而稱屯灞上雖欲不棄華渭不得也此非王公自失其險而制於人之道乎二三子華渭之間人也其明發念亂久矣何以告我

李淑人大節解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既贈太淑人掩于 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于 上乃中丞狀之曰勤瘁幽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屹屹乎大節也哉方其夫以永絕弱子在抱亟



低徊於一往而藐諸之謂何跂予望之中廢不可知  
若將置焉而旋復是顧業以鼠勉孰與効以大畢之  
為成仁也量力計期此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  
未之即安者匍匐拮据不與焉勒矣惟茲子遺孑孑  
在疚疾用勤怛為勞即庶幾將來瘡痍甚矣而  
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殘形相拒毀體自絕始為  
慘哉瘁矣壅闕閼血鼠憂不陽如在晦冥視聽玄黥  
雖猶託于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獨其所  
為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是重蓄也  
幽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不

得舍也難乎其為心矣預防以自困致慮以自危既  
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以微惠  
逝者拂亂煩冤甘此荼毒苦矣立孤難於殉葬善後  
優於捐軀二倫是經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非  
假於優以苟存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蓋亦其質  
固有之既自不飾亦自不渝不然捐軀殉葬本以為  
潔而益示其華猶可物采非素以為行也光昭有家  
泯於無迹猶曰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  
是常不以作色白矣據其所不得於舍生之心與其  
每窮焉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



不可移殉葬自竒立孤自正溝瀆之諒匹婦一朝舉  
之矣久不然非其性也勤瘁不將以損之幽苦不將  
以撓之乎貞矣激於始絕而衰於已事與操具而身  
亡均之失其半也此夫各成其信非以爲名而意自  
愜不解於慈非以爲功而理自全故至于今無間然  
矣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率之自是自致厥美不  
遺純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喘息相屬命脉以文神明  
之甯後世必復余猶及見中丞爲御史時主課天下  
郡國上計吏風裁卓然自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徧  
歷三臺大績益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  
白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題太恭人圖

攀龍家有太恭人四圖先後出示家人其一則相視  
謂曰豈爲太恭人其一則執謂曰當爲太恭人其一  
則不時謂曰是爲太恭人也其一則杜氏愷所爲圖  
杜初爲圖家人各言所以狀無不曰有所以太恭人  
者且而移之第二圖家人又言無不似太恭人者今  
稱杜氏第二圖而前三圖廢矣乃余以杜初圖似矣  
及第二圖成即初圖輒復若無所似者由是而知有  
所似不若無不似者之爲工然必相形而後真得焉



可以無似無不似而術神矣古賢母所具列列女傳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漢圖休屠王闕氏於甘泉  
宮其子金日磾每見之涕泣然後去史稱陀侯篤敬  
非其似必涕泣之無從非其似必漸衰於每見非其  
似必不難於去之何以潜然不能自己輒不得以禁  
中爲解乎余見太恭人初圖蓋儼如也見今圖蓋依  
如也太恭人稱未亡人四十年孰與陀侯侍闕氏爲  
羈虜痛哉乃逮今

天子賜命服稱太恭人二十年歲七十猶尚良食撫  
三世膝下其日且未艾彼即七葉之貴何以易余哉  
是故以余從其依如者而後知杜氏不可以一技論  
也

### 王氏存筭稿跋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  
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  
於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  
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  
子長所逡巡不爲者彼方且得意爲之若是其自異  
爾柰何欲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即  
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



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爲文章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楊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爲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爲文章而引於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且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章往徃紙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答董學士用均

某不佞始借計來京師即海內諸搢紳君子言文章必言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附青雲觀當代之盛也久之乃辱執事三顧某於逆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恨之未有以報此自執事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重執事誦義無窮時顧某何人又至尊所推與謂某



文章司馬子長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某志行俊偉也某何人而敢處一於此哉徒以在比部時多拓落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它實無以自見即不自量有所著述亦復下里自好者爲之終未敢齒諸作者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事之心且執事以文學親幸之臣而不忘郡縣共理之治是豈獨爲愛某也頃當淫潦爲沴自京畿千里葦鶻蔽野而禦人白日雖有溝壑子遺又無以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冠蓋相屬於敝邑率不能飭厨傳稱其意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在某上之既無莊助吾丘壽王嘗爲侍從之望次之順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即某摛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哉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狀矣莫不揀荒而某拮据爲甚官無蓋藏仰給隣國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之會大水之後壤土膏麗錫我來牟將受厥明此非所以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籍以喘息云爾某何人至辱執事也

再與董學士份

日某入計執事吐握延之則之邑執事屬且有校士



之命而重辱貶其一郡國吏奈何有此於執事焉大者不得一日私竊出門下次者又輒去不得謝無以明執事所禮遇某者然而猶且不亟奉候則某積愆自畏耳不佞誠自分一邑足矣乃月朔得除日則以其辱今命某何人而有此於阿衡大臣也既以私竊念之其唯執事夙昔薦寵某者無乎不至則伯樂一顧之力爾不然豈其不佞如其而天幸至是乎

報吳丈道卿

不佞日與諸生竊論執事命世無疑莫不私心若就見之而鬱鬱至此不理衆口俾有淪沮之嘆命邪不佞領郡趨役爲疲饑饉荐臻因之師旅何奉職無狀也盧廣平嘗扼腕爲某語使執事節鉞開府

天子何憂胡也知己哉敝邑雖所謂一州如斗大即令無貴客徃來猶可閉閣卧則又奈惰氣何哉此其計有以解綬去久矣不然夙夜用勤顧復碌碌不中所期豈成其爲報執事

答汪正叔虞部

契闊不奉嗣音今豈胼胝爲勞也改歲聞足下在桑乾河時幾不免魚腹之厄歸然以梁上獨存也審是將無令僕病悸乎風塵下走有人乎繆公之側明年



上計京師爲十日之飲與足下大攄肝膽解綬去矣  
其在骨相足下視其惰氣凌人豈爲暴貴者乎時者  
易失卽足下雖有同室之鬪不可三日不見元美也  
子相明卿亦諧夙好足下素稱折節何難於遊是酒  
人哉弟辱有兄弟之好敢重及之郡邸蕭條其於高  
枕唯日不足主息不可不知矣餘悠悠無可稱述足  
下前

與李比部伯承

某雖薄劣然念足下久要卽甚不忘日以元美輩衰  
然爲文章家稱首某則自不欲伯承出乎其後有以  
激故人爾苦無他也每與元美言何嘗不伯承在口  
今復慮伯承不安西署急將生議及又不欲伯承暗  
投以是爲切切惻惻其意也尚不以厚哉里閭狂士  
固不朽爲期所不合執事者如此不敢隱矣

與李考功价

某不佞蓋自與梁公實爲同舍郎卽聞南海有執事  
也日以入計宗子相又亟謂署中有君子愛某者  
某知其必執事也乃某僻夫雖郡國下吏乎其在執  
事矯矯一不麗於世固私竊慕焉幸以辱謁者而復  
儼然臨之乃某屬駿奔走不得旦夕出左右則安敢



不唯其意氣為恃也

答王寧波崇義

某不佞曩與執事分符而出者今且四載矣栖栖風塵中為五斗米罄折道傍孰與執事浩然而歸高卧淄澠之上也

與馬侍御

駑劣二載于茲奉職無狀即幸免紀列其罪已足矣不然置而勿論猶為不屑之誨今何至登之薦章而重以獎命使某慚不敢有終於自棄之心乎亡論為九邑爭承一疏貽于百年不報之利使自某以往坐紆拮据之勞為甚盛惠也即所與屬吏未嘗不以禮相假含弘而竢其改過豈為易及哉則某不為不遇矣則某不為不遇矣

報鈞陽馬侍御

某不佞為郡無狀而復以遷去則免於疏列亦已足矣乃執事顧追而獎之以寵於父母之邦其所采稱又皆某片長自信者何至辱知遇如此也亦惟我執事激揚百寮不佞有某亦在不遺則凡以剪拂稱佳士者不將以不出其門下為不幸哉

與樊侍御



某狂愚爲郡無狀值將 上計持者甚急執事數語  
群心沮服既已入 覲頑民後言執事大畏其志而  
反側宴然矣顧猶某所及知者也宅如舍弘埃其改  
過包荒勸其自成凡使某得以遷而不肖之迹得以  
掩者豈能萬一盡哉不然擯斥矣又不然不理衆口  
爲累多矣豈其不安其位於前而有今日也某固有  
不報之德於執事者如此犬馬私情蚤夜戀戀而執  
事埃役復以某疏之剡中何愛人無已時誰令某追  
懷徃咎抱不測之懼而惴惴幸免以善將來者非執  
事乎

報賈守準

風雪之夕孟津邸中綈袍戀戀故人者兄耶某數年  
辱同舍之好察守準者備矣雖德氣素甚高即一言  
不相應未嘗假顏色也不佞如某狂恣四出顧無異  
視骨肉此其知遇豈時俗見乎某有心即一值守準  
哉未嘗不縷縷所爲我聞有命者無隱也宦迹不居  
動輒如新守準寧能捫舌不念某乎以大庇入闕校  
士且三月惟地之杌隉亦惟某其尚有戒覃懷安堵  
亦惟某爲守準賴焉

報斬子愚



某不佞既已辱此役於大賢之後矣爲德不類以貽  
前人羞將奚賴焉然而執事畫一示我者昭然在也  
某豈敢謂終能躬行君子亦惟是識其小者以庶乎  
寡過爲幸爾旣蜡則二吏者以執事手書至某方且  
日夜東望晤言爲期以竊寵光百惟面命今豈其不  
屑而車駕出涇陽屬有宅不得歸候道左謹遣二舊  
豎往御于蜀以當下悃幸叱之矣

寄宋按察

某不佞辱惟夙誼心竊嚮焉以自淑艾久矣而執事  
者屬領周大識方于時胡越匪茹簡書可畏而不出  
帷幄之中談笑以禦外侮天下固想見執事爲人也  
卽不取卿貳廟堂之上使四夷惴惴汲長孺之在  
朝廷而造士蜀中爲壯遊邪不佞亦旣祇役三秦接  
壤大邦咫尺德音愈覺形穢矣不知鴛情何以自致  
惟執事者有以教焉

寄邦孝廉

某不佞卽雖栖栖不自止然窺於去就之間得足下  
焉可謂狷介不變塞之士世之君子居則曰吾有未  
遇耳彼何爲逐逐爲富貴容也非必臚仕卽旦與計  
偕見有富貴之形已先泊於拮据而執事獨自堅也



間有不自制則名爲求仙以澹其心如執事者豈不  
善學原思邪

答南宮楊侍御

曩過覃懷屬攬轡境上以存問腆渥寵光載道抵今  
懸謝爲感可知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矣乃見有  
以才取忌高足如公而沮於無妄之毀者生又安能  
自謂昔之拂衣非計也

與王中丞廷

某不佞再辱使者下存有致曆焉唯是 天道旣變  
日月遷矣而孤陋未已昔人云門一以杜其可開乎  
則某之謂哉藥餌自將舊業爲廢發春綜理當有以  
請不復敢以拙爲解也恭聞公子先生偕計北 上  
屬且大敷治安之畧以報 明主取甲第人將無不  
曰是中丞之子也以昭濟美而紀世家不已爲寵耶  
某乃有以陳踴躍之心者亦唯是矣

與俞大叅

不佞讀公所貽遼海集者今且三年矣每至登臨大  
閱諸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遼海與醫無閭越在塞  
上而公以守臣開幕府其間時時治軍吏張旗鼓耳  
目所習即安得無令神氣悲壯乎千峯當鏡出萬壑



入杯平斯已五言之佳境至如五路雲霞連海氣千家砧杵奪邊聲孤劍長懸萬里心陰風一望盡胡天今之作者安得多見此句哉即漢省春風知視草庾家明月想登樓其俊逸亦與韋柳非伯仲王允寧所論豈或於遼西曲巡方諸絕句有指邪若然固自有縹緲竹枝之響正無害乎總統之才龍蛇之德矣

報亢方伯

不佞之居是邦也大夫之賢者不勝可事也而失計杜門竄伏草莽妄附不入城府之義遂至使海內一人如我公者亦阻於道左而無以慰于旄之私不佞亦復不獲均見顏色受學清燕徒日就于孤陋奈何免自棄之誚於長者惟是必聞其政竊自淑艾以安堵餘澤而高枕田野此所爲賜不可使知之矣不佞日爲郎時嘗過殷正甫即相與誦足下以至今日幾二十年嚮往何如不佞業已廢惰輒辱不鄙重所委命不及面謝不敏率爾屬辭極無以揄揚大夫人萬一亦恃有嚮往我公者三數語其內可藉以起居而已然才已止此幸笑而置焉

與謝九式書

僕也惰夫何足與言詩而辱足下誼甚高即未能



一和已又亡一介之使稱至意而猶見屬不置重之  
錦篇經緯繁密直奪七襄之妙者絢然盈目何以得  
此於執事乎然不佞聞之襲君足下才力可以無遠  
不造而尤不棄芻蕘之見斯不佞之所有效於左右  
者也文有所必不可至語有所必不可強與其奇也  
寧拙漸近自然斯公輸當巧而不用者也此或有當  
於足下哉郵無正以輕車良馬上下九折坂無不極  
林盡技矣假令改轍乎康衢之間何有於一日千里  
也然後乃今芻蕘於足下雖謬不恤焉

報楊孝廉

曩不佞叨守貴郡奉職無狀屢構讒口幾于中傷極  
賴腹心幸獲無咎至有今役曷維其忘晝夜以思所  
為報稱我足下羨意者已成率爾悔何及焉徒有能  
知足下於形跡之外而不奪於衆論卒相與父要為  
無失人之誚以遺恨於今日此所不負足下者耳向  
令郡中無賢不肖皆謂某愛我而國士如足下者無  
以自見雖崇虛譽何益哉今日而觀足下不睠焉東顧  
儼然以臨敝廬未已也聞謗若自膚受而愬之恐不  
能家置一喙未已也有可以託不佞者無所不用其  
極未已也越在數千里之外遣使而問未已也厚矣



厚矣此某所愈自慶爲無失人之誚而因以益悔率爾無及者矣僕辱今役足下所察于時秉銓大夫甚不相能於宗子宗子不安其位之勢久矣豈暇爲我謀乎然某自省非劣殊爲負乘乃冒進不止延累舊好耳近信老母寢疾乃某復去膝下數千里之外乎而苟祿爲也

與楊二守

不佞待罪貴郡數得聞過足下相爲之力唯弘未能圖効至今銜焉十年自廢復再慢遊輒作故態深恐長者薄之姑信所自止耳入賀事竣東還視母計

當馳候而足下翰諭臨寵矣向令壻太學遣寄誥命時得起居五年于茲不知足下之懸車也幸無恙大才終自有竒遇如譚公者則足下用其所未盡有日矣此不佞且愕且喜所扼腕於譚公延攬俊傑之士不忌其多取者也此公神清性恬動符妙理傾朝注意仰止勲勞旁及玄旨用助精心禪補深矣足下念之不佞淺夫道聽合契此公足下因以迭相授受乃所大願不吝土苴以示舊好跂俟之至

報宋侍御

昔在不佞謬惟附驥兼始視事同舍之雅重辱高誼



輩鮮儷焉蓋猶及見冢宰許公所試足下奏疏扼腕  
時事俶倂骨骸之風以今觀之登臺攬轡澄清西蜀  
稱名御史惟其有之矣雖不佞自棄越在田間日爲  
壯之與有寵光何可極也

與青州杜使君書

孔邇大政殊切瞻依自棄以來日違長者頃惟干旌  
之寵儼然辱而臨焉所謂從天而下矣其惟鄙陋仰  
挹風裁竊幸何如聞公秉筆郡志不佞四境之民也  
方且庶幾望見制作之盛何乃過聽詢于芻蕘無亦  
以王公則嘗謬交某而屬非其任所不恤邪然公命  
之矣謹輯數語以示其雅所願以頌此公於不朽者  
無由而因以冒僭踰之罪苟堅制作君子之意笑而  
置之無恨矣若所謂序則亡論某不敢以不佞從它  
郡中奪諸賢大夫君子權即諸賢大夫君子所爲創  
議興脩者志將有在而世家相沿蓄之耳目亦復待  
此而後發又所謂其事體則然哉愛人以德是所懇  
於長者其憐察焉王公雄古所著述可收之藝文者  
似不但所寄一碑矣

報青州杜使君

再辱下存寵光巖穴伏讀郡志厥績卓然一方文獻



實公肇造可謂不朽之業千載一時每與聞大政仰止彌殷郡士大夫家傳人誦何以躬逢其盛也不佞如某苟以塞委命已矣而以廁之方冊重惟顏神城記廣齊謳行并蒙謬采以私所好卽累全書有所不恤旣已形穢然以附青雲之士喜愧交集矣徂於售醜更述爲序庶幾圖報雅意不知其笑而置之也

報顧給事

不佞某在諸生時已知大廷之上有以直言動天下如執事者一人也私竊壯之何爲至今不錄乎志睹疏草首言曠蕩以承天休何大賢愛君之度卒抑邪佞指斥王巧又何諤諤國士之風然不知執事論學狀知爲廬陵毘陵二君子所自友也出則王臣居則聖修大政方新昭茲求舊安得復謂無得而稱焉而願少須臾爲解乎不佞自棄越在田中念無以承大君子聲氣久矣安得諭及千里之外而寵以紀述以重不習豈謂言公比學所嘗與多齊魯之間之士邪不佞之於論學實不敢知然而論學美名肇禋盛典均之不可不具列而借以答貺命云媿以孤陋自請寧笑而置之矣執事幸憐察焉

報劉子威



曩於張仲子帖中睹所摹足下者之跋數語也文翰雖吳人固有乎而此獨不常矣重玩佳集則足下以才自雄潔而彌豐計且欲立埃壻之表坐覽千里不遇之勢有裕如焉其於不朽乃稱盛事然體裁各率所自至而風尚不可不一論蓋曰漢魏以逮六朝皆不可廢惟唐中葉不堪復入耳見誠是也於不佞奚疑哉佳集取材班馬氣骨卓然古樂府等書興寄不淺固誼一洒凡近動盈尺牘乃旁及章錄靈異自賞不能輒止豈由質之華易而由華之質難邪未聞罄控九折之坂而失馳康莊者也安之才患不自雄耳以余觀於佳集官知神欲亦在乎熟之而已季朗壯麗相敵唯帝作對必能懸解字爲句將句爲篇崇古詩樂府小而辨物唐之律絕瑜瑕較然務工所明無渝其似斯藝苑之致矣惟是大方以先固陋敢僭意焉庶因駁示得所適從不勝大願於足下也以第婦不淑匍匐竣役浹旬病憊殊稽報使不次所言序文殊穢佳集幸笑而置之矣

報襲懋卿

先別計已甘此寂寥獨奈何朝燕笑於一堂而夕塊若於各天一有欲言誰其爲郢人質邪勿謂夙昔之



驩呼罵局非數也入夏內屬備所爲疾呻吟發屋乂  
之乃定不佞不能一日于城又奈何今歲爲田強作  
鮮事顧有獲倍諸老農家黍畝七石酒本是足琴書  
靜好杯勺之餘攬持小豚犬於膝上唾籍溺簡不知  
其不可也克懋視余豈不 聖世一逸民之放達者  
乎八月聞 幸太學克懋觀光值茲曠典勉之必捷  
秋闈南海之羽出疆而後珍勿謂猶吾鄉舉里選也  
殷少宰亦謂克懋 廷試褻然爲不盡一等者之首  
以付天官藻鏡愈精矣

答顧天臣書

不佞得望見季狂而披所著述豈不一儼然吳中名  
家也而生平推重即惟元美一人如所云立言經世  
力挽文體不一而置未嘗不纏纏若自誦也即何至  
如茂秦生遇不佞不仁之甚也謝之見遇於不佞者  
季狂所覩不佞何負生而見譽於諸公乃至事已旣  
白而薄生者遂以不佞藉口不亦左哉幸而季狂承  
辱敝邑至今不佞得籍以居間而自明乃來諭輒恐  
不佞猶尚以前過終棄生季狂此其誼豈不甚高然  
奉使三秦時已許見諸新鄉從未減矣近復閱其老  
而愈悖三判其詩筆削不定何肯更念舊惡也獨以



既得茂秦之誇而不佞之厚益顯季狂居間之力益不可忘矣

答李伯承書

日聞解郡良久自失奈何伯承亦復坐及也以足下重名無終困理即杜門卒業効不朽一大事因緣又奈何乎伯承辱惠新集洋洋雅音是盈病耳暮春者維我二人握手天門日觀之上信宿道故東望吳門品目中原諸子沾沾自快無已南謁孔林振衣金奏可論昭曠之致伯承能無意哉昨謝叟報詩能邀令從游否

上朱大司空

公既保釐東土有甘棠遺蔭焉而尤急于愛養人才不佞如某自廢之餘人難倡始公蓋謬以葑菲疏之薦章爲群公望使某有終不敢自棄之心以有

今命一顧之力豈其微也不然一大中丞所臨豈少諸賢且達焉者而某乃褻然在列此其寵遇何能忘之某甚幸不徒今命而獲出我公門下以耀多士長鳴乎翦袂之德者蓋自歸誠於其所由來非誣矣晚謁復不能繼見重賜使導跬步鈞慈乃知公之愛養人才既已薦之而又勸之令樂於行以終前誼必



効之國豈但吐握之節哉亦惟平成丕績旣建百世  
之利胼胝自慰天下人才幸甚某不勝私願矣

報劉少司馬

某不佞汗不至阿所好惟是 朝廷大計其在于今  
獨倭與虜耳自公一人左顧右眄身掃平而填禦之  
南北倚重功蓋半天下焉豈其微哉寵光門下之士  
而某誦義無窮時也賜示諸疏扼腕狀之三復其文  
閎廓深遠老成謀 國務出萬全所以動輒取効報  
可相聞其力由是也創舉三章蓋慮或有異見則公  
之心可易言邪然已辭詳法具足服衆論加以夙望

巋然就盛則雖某愛莫助之而識者固豫卜公泰山  
之安與 國偕休矣不佞自廢越在田野孔邇干城  
幸蒙餘庇又奈何不忍一日擁篲之役吹噓及之不  
恤自累其明於公卿間何以仰蒼萬一於是也承命  
爲序拙陋無以奉大典籍候起居云爾唯左右笑而  
置焉邊政方殷多祉自慰

報姜中丞

某備員三秦時嘗校王大司成文集睹所致我公浙  
中書揄揚平倭之役颯颯如也旣已扼腕壯之以託  
于大誼自喜尋乃儼臨東土屬不佞越在田間守其



經經之好不亟請見長者自處鄙薄至今恨焉然業已自廢殊愧鴻儀之美仰唯不校邇者辱庇起家浙中則我公分臬之地也成法遺愛榮施後賢方具是矣父母之邦莫尊于大中丞而鄙薄如某敢望顏色然大臣之度浩蕩撫我不可不知也無亦託于大誼且三十載寥寥可念乎至若某之鄙薄斯置之而已

報羅侍御

某不佞十年自廢人斯置之猥以薦疏齒錄 清朝維時我公望重臺中秉持士論乃某獲與翦袂之末而有 今命出按東土儼然辱貺腆惠稠疊遂使不佞挹承風采用惻嚮往之私不勝大願竊以自出門下為幸矣

報鄒督學

不佞越在田間業以自廢十年于茲未嘗敢見長者以妻氏之變則執事儼然辱而臨焉乃某獲承顏色賻惠繼之愍念至矣尋以尊庇起家浙中猥賜燕閒祖席相命何以有一於執事乎不佞非劣徒益相形耳執事乃復誼超汎愛廣衆之中未嘗不過意私與雖公不言而眄睐可識也褒然文宗世傳道學不佞竊伏淑艾矣今何幸瞻言自致也



報龔克懋

許殿卿不可謂不知我至其知我而信我懋卿一人耳不佞十年田間如一日懋卿蓋嘗窺我豈有妄意於世也起而應運數之會輒不自量以犬馬未填溝壑欲復作秦中故態以報舊好倏去倏就三仕三已調世然不為造物所羈而行藏天游終焉高引以寄之即不佞不恤矣所即命駕之浙蓋為當路所以處我者之地小觀後命徵夢卜云尔除目如雨不佞乃在積薪則又不但尋常視之甚以為陽喬所謂無因至前且然且疑將收將棄又斯玩玩斯置矣而後不佞得以絕類離群<sub>離群</sub>矣諸來者又奈我何不佞難於處以是為豫待也此唯下悃非懋卿知我而信我者不使槩聞不佞乃今一以安焉興盡而返耳

報吳道卿先生

輩自以狂簡睹今之俗郡守不復致士而士亦不<sub>復</sub>附焉每歎在昔及門之寵曠古一遇矣間聞廣平盧公拊髀當朝又未嘗不稱述先生命世之才節鉞一方國家何憂胡也此自時輩所雅推重先生者不啻其常耳乃前以法家超異取忌群流不盡所長萬夫失望何也不佞某十年自廢業已削迹乃忽有



此小草渡江日不忘作秦中故態歸返田廬不自知其不可者獻歲走謁諸院且圖起居文下而使者儼然臨况矣惟是長者之請猶限于舍館之私而寵諭之頒顧早慰乎摠承之願為甚幸乎伏讀寃錄有如八日彼已飛塵笑而置之耳

報吳濟南

公不報之德未嘗不欲千里負擔一謁門下也顧以薄羈畏人兩過函丈而不敢入則官之為俗物可知矣雖翁愛我意已及此而示衆以謙劣之形不肖亦不能自逭其罪也然旋役復以疾作未堪摠承不獨薄羈之畏人者抵省百冗愈增惰氣視昔十載偷安不能奮飛矣向見三長兄英才雅質均之大器鳳之毛無弗五采桂林之幹動以干霄翁撫之膝下學相難異聞互發家庭之美堂構之樂快何如也卑留神推步餉以珍果使預含錫之慈加于骨肉敢忘焉

報孫金吾

不佞蓋猶及見尊翁伯仲之盛則私竊念之大賢壘與當自難乎其為後也乃足下高才復與群從兄弟嬰鳴聯翩益光來胄則三朝一世家矣直暇詠言



輒蒙不鄙洋洋大雅之音乎不佞何幸使聞之今安  
得其人焉而晤語一堂之上以是尚友焉未能也

上劉中丞

曩以天不誘衷深獲無禱之罪於大父母至今十年  
門然艾每一及之汗背無已旋臨東土用秉大憲  
印髡籍重遺腴惠不勝處厚領之赧然承乏于官  
豚之野始知鈞臺以大中丞入 覲遜館自避恐  
斧鉞之威徘徊未即伏謁然自視以薄受責不勇  
守亦悔之矣茲者革駕之便正其肉袒負荆之時而  
亦為公前驅之地復以海檄事嚴自失其會有終不  
得請之恨唯是不勝大願少垂夷齊不念之德相與  
日新而棄前過非敢曰附驥之私且三十載寥寥可  
也 也不校者安於釋然自訟者苦於不置即包荒之  
重愈著而不肖之謬迹常存矣無任惶悚馳戀之

與劉憲使

奉違浹旬不勝卻戀長者之甚不佞猥以同宗之誼  
託隣庇德用紆內顧所愧菲劣日出視牘動輒滿百  
安能免戾耘人之田殊畏鹵莽蔡公近報何似肯為  
守促之否



報王給事

足下出自著作之署諫議金馬門既已聲動 朝廷  
用是文雅高誼懷我同好斯天下願識其風裁矣攝  
海之役畀予方殷尋以及代下情不盡請益辱示佳  
冊把玩忘別輒有和章少見嚮徃幸卒教之元美起  
河南具疏力辭吳明卿今補高州五年一郡復尔  
流是爲兩公出處也

與胡大叅安

蓋足下旣以岳牧于衡之陽而不佞亦領郡畿輔以  
吾從計吏之後朝夕繼見也乃今十有三載矣攝海  
之役則長君柱史儼然辱而臨焉候諸道上持禮甚  
固通家承之殊爲異聞不佞奈何敢於外夙誼而愛  
付劣令無以著象賢之大也適按甬東耀我軍士行  
是求使者有命顧前已補其人矣尋當它請仰副  
意

報鄧令

蓋旣按餘姚夾江而城崇墉言言以爲壯哉縣也令  
非其人不可焉乃賢奉謁郵亭則不佞察其氣已足  
以勝之矣舟中數語更與所圖上方畧相脗合俊傑  
之識匪爽也八章條達老成謀國異日足下撫填一



臺以柔遐邇大體具是矣其優主將以重事權有非  
新進左武自尊之淺見而存召募以固士志尤當今  
預防未然之遠慮所以懸絕乎潛奪行伍以苟目前  
節用之微名者自知未叶群議而不以嫌為解諸子  
川不及也古人登常山而得符於代者則凡以躬閱  
而使大勢在我耳賢不由是哉錄致諸編畫列明  
裝輯整麗甚盛心矣外音韻六書數種仍希終惠  
小任望蜀之意云

與徐少府

凡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之能官比其矢志斯衰矣如  
之一旦棄養而即不祿又誰不愈甚其積憾之心此  
何也能官者之諱言詩亦愈甚矣唯公盛德不以  
君之言詩而疑其不能官以矢志棄養而即不  
為憾焉而顧為裝橐乞元美序列而更以聞諸  
奉奉將若寧不能官而此不可無傳者唯公盛  
迥異凡人之情而所樂有賢父兄者也不佞不任  
羨奉命唯公盛德益敦天性為孤孫嫠婦之庇是  
矣向過蘇州元美序列已具集首亦復奉奉孤孫  
婦之託而况唯公盛德乎

與郭方伯



後奉委趨役惟謹八月二十五日抵京九月三日  
臬司入見 帝十四日則章畢達十八日 陛辭  
於事而竣矣是役也日惟辱命是恐黽勉自效非  
德之遙庇而指授之素閑何以免大戾而貽主者  
也此無他大宗伯自以一時大典禮議不與簿領  
日夜伺吾二人者至則三晉已稱方面之使而  
西繼之江左簿領因而懸筭不進遣紹歸請觀  
途乃知公識大體不佞咫尺 天威屏營為勤  
不恤矣唯公私厚發篋用覲始知中有深藏迥出  
愧用心之密若躬自急且愧且感曷維其志盛譽  
朝節鉞孔邇不佞暫詣濟南一視老母先此起居  
竣事慰長者之求懷并陳謝悃新春于役面布

### 與張大叅

甚陋自以奉長者之寵計欲處知德之列也乃  
下誼甚高不佞詣吳而吳人士請焉詣都而都人  
請焉以莫不三致意于公者謂不佞同案之慶易  
而可又要以信乎朋友道在是耳不佞則申之以  
勞星彩天表日華之句則又以莫不咄然三歎而  
謂不佞有臭味之好矣公所以造不佞而為之重



淺哉

與崔少叅

佞辱茲于役三月而竣事東還視老母則公之大  
矣無論渡江而祖之武林餽贐惟腆欸曲若不能  
已者之爲厚也於越跨有江海足下節鎮一方雄  
政濯然爲創業名開府稱世寵焉不佞何幸睹  
天朝澄朗今且以入 賀行公豈無意乎

與殷憲長

是不佞之越在田間者十載矣自陋以不奉長者  
下浙之役趨且甚焉則公實在此不佞可以故人自  
而得免於後之君子使少年輩勿疑焉稱甚大惠  
論已即辟衆而言時事動見千里至今一如所  
以疏而諱之出腹心相示令其得辱意氣之雅  
不鄙何以報之公蓋自給事禁中望日傾朝其  
忝外藩緒餘乃爾雖按院首剡破格待之何以  
公而至以不佞廁諸長者之側使謬附驥羣以爲  
重顧以累公坐損所不恤矣平生長者而天從之  
形穢自忘則不佞雖僭亦不失爲知所嚮往之効  
不益勵以求比迹萬一也入 賀捐餽旣以方命  
忝兼復小嫌仰違矜念使大愛不遂所施淺哉賴



竣委東還視老母計春之任以謝諸惠然公已江  
東憲矣是舉也先三日而謁相公則相公起居公  
甚備而他無所及蓋其缺方新有心哉相公也即  
雖非求之然使當路者一切置而不問豈不獲乎  
道乎不佞蓋述所由以相聞而非以為公耀也  
政之政何以告新知政乎然不佞似更中廢者  
怨戀奈何惟長者憐之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上御史大夫王公書

唯是我公邁

今上改元之會總持風裁綱紀維新之政著尊國  
體養一代作肅之氣以中正大觀爲當朝重天下翕  
然壯之也某外藩掾屬日嚴人賀上謁西臺聽公  
臨飭憲度耽耽職用儀庭爽然思戾至今念焉起居  
燕閒吐鋪延納一即溫厲故舊不遺亟承枉幸未及



繼見已於事而竣矣某旣以不待失辭長者未謝不  
敏而公之手教且及其所爲欲私之者意蓋闕如有  
不能盡德音可誦也某何以有此於公而薦寵下輩  
若是乎勿亦延摩海內得士自喜若所謂王大叅兄  
第者其人感非常之遇而効一藝承藉光靈亦自某  
始乎長君世胄高才異聞揚馬後賢麗澤交映擁之  
膝下足矣猶尚接引旁求以共求譽可不稱休休之  
里哉仲月抵任謹茲報至奉牒以聞再附起居垂炤  
不備

上王侍御啓

伏惟天使備嚴凝之氣業乃敦仁王臣秉綜覈之權  
德惟持重皇斯執法儼臨吳越之交烈彼流風丕振  
東南之美旣竣省方之役江海澄清再逢覩 聖之  
期雲霄傾注操冰霜而自昔受命 先朝瞻日月之  
維新告虔當宁久虛侍從匪紆趨 闕之懷並辱激  
揚言俟還臺之駕封章之暇飛隼旣已成威盡境而  
留行驄庶其且止望高獨座暫依烏府之光寵絕羣  
寮遠遯龍門之御某等不任祇請延佇之至

與殷宗伯

恭惟太宗伯之命未幾而特息儼然改玉矣周召之



業不下帶而存焉豈獨里閭爲光哉先慈之役仰成  
長者實當大事所爲附布謝悃計且垂察而莫章再  
報則舉東省縉紳而列焉以榮寡母寵不肖無乎不  
致即藩臬小吏分不得與于此典勿庸恤矣揭之北  
堂褒然大老銜諸首簡使觀者謂某有徼惠而式靈  
所逮坐被沴德當令某何以圖稱於公方晝日清燕  
乃不忘里閭其在深州夙雖矯矯然何能不伏此誼  
里閭亦無不僉謂非大庇幹旋恐不免其有宅公何  
患乎不亮公是不自亮也始見吳師于浙中福氣索  
然而持論以左所覲誠不訾今豈竟并其身且委之  
也幸而長者如公記言糞本則三十年以國士視公  
者亦已足有今日耳子含感大誌次骨如某左史抵  
舍彌日矣時時念長者似欲望秋旋任今腰股稍覺  
颯颯耳譜例二書領悉前諾拙橐序能一留神否恐  
論道無遑暇而瑣屑非所以干尊嚴矣然亦笑而置  
馬駒姪文如諭錄上萬唯痛賜批擲不勝延佇請也  
就正者春服綏社不備

又

子含生寓候旣付而公札遂至一介行李謂得一諾  
將嗣領之足矣不意儼然衰服之中乃見垂愍如恐



不得以襄大事者力疾筆研慨惠雄文寵靈冢世爲  
子孫重液旬而舉之也再使臨祭申命用章益愧菲  
薄無以仰副即先慈不朽矣涓吉而安厝之者凡三  
爲兆旣備乃豫即其所自盡猶不能若此者非獨情  
厚仁術所自適耳何能萬一圖報乎貴體就和珍餌  
自輔綏履不盡武選謝啓煩以轉致內別幅并錄覽  
裁統乞批示不任哀懇跂予之甚

又

承愍積累而福庇之以大誌使得被夙愆而襄此役  
也兼之奠章蠲言若在緇次老母可忘斯公盛德可  
憇矣昔塊槁鬱入城復以餘冗心跡俱勞至今毀倦  
始知先慈有棄孤而生人之爲苦賀賀然若不終日  
奈何哉便使用附鄙私凡以告感且慰下存之誼冀  
爲惻然耳春和自珍綏膺 帝眷無任仰祝垂炤不  
宣

又

日所請拙橐當已塗竄即朽糞下材極知不堪朽畫  
而待罪門下者四十年于茲雖至愚陋然不可使聞  
者謂門下於某一無所私也亦惟與進而令有所踊  
躍者由是亦惟棄之而令無所嚮往者由是矣謹茲



專泗上領不恡檢發至於謬賜片言以冠首簡為不  
佞重允所敢望於長者云

又

是日也已附起居襲生所而左史重以劉將軍託焉  
凡可問問長者不厭旦夕嗣音也其人上下之交方  
淺輒欲言事以自表樹適以中疑亦其勢耳 新政  
不効闔士惜之廢公憐察之矣敢代布焉不知其于  
嚴如此適誦我公所示左史書致意某而勉之慎重  
不肖孤推隕餘息憤僻不檢慙然命之矣何可里閑  
從游之士乃獨拳拳不肖孤僂焉惟恐須臾之去禮

君子哉其愛人乎惟是不忘一日原壤之誼而時使  
聞之以無辱故舊不肖孤雖老四脛猶可叩也小祥  
奄至音容漸邈念昔遘變目依然公實憐焉為戚戚  
于此矣屬克懋有篚視之役附言起居衫絺調飲以  
承對越之寵下情不備

又

前真陽令周紹稷者以其辱公間里雅所指示其諸  
鄙橐蓋嘗與裁舉而刊焉徑冒不明之罪是時也豈  
知今日為哀憐之交其在于浙不佞躬臨學宮采察  
行業科術冲雅門墻高潔趙中丞三歎於其功令而



刻以稱首谷中丞不以既遷為解竭力挽之即知無  
及於事入亦所甘心焉師儒長物耳恐近歲遇合未  
嘗有此也由二公觀之其人可識矣饘粥是計褻邸  
自不惡然其待次馬角羖乳方何為期故鄉萬里仰  
哺者一十七口俾違苟祿之心兼負馮生之想

今上維新為治小善勿遺我公體國旁求拔茅風勸  
其有一物失置片技自違固公所以夜繼日而思其  
未合者也其何以命之茲入 賀當聽于太宗伯不  
揣先容焉賜之閒燕非所敢望于門下矣頓首于嚴  
願垂財幸

上少宰王公

某自廢一紀于茲日者仗庇謬蒙 廷薦于浙之役  
忽爾起家不佞聞之殷大宗伯曰始大家宰楊公有  
意于某而立決於王公之一言則詰朝 命下矣此  
為知遇某銜之而未敢稱報也由是大中丞趙公亦  
為仰體我公故舊不遺之意疏而薦之均以昔嘗待  
罪貴郡遂有蒲鞭之語凡以成公一言立決之誼也  
某無良于貴郡而顧辱二公庇護如此感愧交集何  
能自已曩以入 賀亟承臨貺延敘夙雅折節優異  
俯循菲劣逾厚覲德旋未及任而中州之牒至矣激



切何如恭睹我公爲 國銓衡著績一考 清朝重  
望傾注題才乃若下情尤其踴躍謹茲一介敬上起  
居無聞謝悃垂炤不宣

與殷少宰書

某父子所爲辱骨肉之愛非常哉老嫂淑人之即兆  
也則第婦卒以其時其所不報乃至如誌銘告章生  
色交映千載不朽即一玉銜天光發新可使復起而  
况弔祭謬恭以勸諸貴客儼然臨焉不佞父子得以  
襄役持匍匐而成之禮大息可知已然則我公歸兮  
凡以老嫂淑人即兆耳而 榮寵之餘并及弟婦若

爲之者卒以其時之遇乎屬公顧隴初情重以望  
取道不忘構致佳篇以慰愚父子日夕跂予之私體  
悉歎備塋讀感泣何以有此所與豚犬駒夙夜北祝  
綏履祚胤錫福天下耳

報姚方伯

甚矣我公之爲長者乎某不佞越在田間而誰以憶  
之唯是我公曩以謁補道出境上不遠數百里翰貺  
相存昔則然矣今豈有爲也以庇起家適叨浙省念  
當竣 賀詣候貴郡尋有此役圖効未能坐陪菲劣  
公猶推敬梓之愛繾綣非常蓋一月而三饗之饒贖



踰涯教言在耳上及荒隴下寵豚犬三十年于此三百人通家未有若公之知遇也愚父子何以報之哉僕旋告至奉慰拳拳附聞候謝諸容嗣音垂炤不盡

上趙中丞

于浙之役唯公屬吏夙承有造孰不任職其中廢輒就新命亦惟公屬吏而獨委以閩鑰寄之海防出寵異之庶幾因事自見為顯庸之地而藉矚其於陶成可謂曲盡矣不佞何以得此於長者無亦以其嘗附大誼必免大戾然後無忝諸君子乎然公之庇護某久矣待罪貴郡疵繆實多指摘是懼而紀列於

疏其曰蒲鞭遺愛某自考寧不汗顏公豈忘之乃爾故舊不遺為德歸厚過與不恤也不然我公風裁滿朝廷顰笑自愛方埃銓衡以宰天下而私一不佞如某者乎聞者必且謂公所不棄其人尚可強為善也則是莫大焉我公片語而使中廢之材唯新是圖以効知遇於萬一而勿敢淪于匪彝庶幾為報且激且勸之道而况莫不任職者哉謹茲一介稱謝左右并上起居統祈垂炤

上李公中丞

原任河南按察司今丁憂按察使李某謹稟本職違



變先慈仰違台候教思無斃憲恃維均弔賻首章動  
出常格厚德禮下匪獨鄉私矣親也罔極公也罔極  
其十三日奉掇由考城十五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  
抵家摧厝訖理合報謝須至稟者

報姜中丞書

某不佞忝承此役圖効無狀至則重接諸宗人致莊  
莅而已私之者曰是爲持大體蓋始自姜大中丞而  
若得其似者矣公以臺中風裁儼然秉憲不言而大  
觀作肅焉某何修而敢謂比迹長者顧紀法具在掾  
屬輩猶能言之卽雖未知嚮往無以爲仰成之地然  
矩矱夙就由之則是某不佞龜勉從事矣日者數賜  
清燕造膝而面命之者豈獨愛某哉而託後賢以善  
爲可繼使相因時久則自公之盛心也輒遠摠承懼  
懼大矣其斯有請於德音小僕東還敬疏報候伏惟  
綏履膺寵不宣

與殷檢討正甫書

大庇以能保我子遺黎民哉順德雖稱無歲卽亦不  
流離他盜來劫爲亂耳然已岌岌於多暴子弟也不  
才而守一郡於凶歲爲勞何如向殊有意解綬去又  
奈何中讒慝之口不才不能事人局促轉下又不欲



示不相知者以有可督過處正使他日解綬濟南當  
猶是饘粥餬口始足為正甫憐不類分定今安敢望  
正甫青雲之上惟是磬折路傍以俯仰人顏色於風  
塵中則某事矣

與正夫書

正夫無恙豈聞洪使君事乎昨見吳子所為伯時答  
書謂使君家皆不得生荷恩不謂伯時亦不及見勅  
章也可恨哉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當謂伯時矣食少  
政繁龜勉自愛叢脞之餘且夕竢舉雖今旣已祠之  
諸名宦間而秦人有五殺大夫之痛何為也哉又正  
夫書所為言經紀二勅者甚備豈亦輒謂伯時不及  
見也人苦不知足其在鉅鹿下初豈謂有今命欲一  
遷官不為苟去足矣栖栖至此日抱巖牆之懼與一  
二孺子妾緝蘆而處不如幕燕一行校閱鄙倍盈牘  
精神自疲披味漸廢猶尚憐伯時邪正夫將何以教  
故人故人零落如此即某視正夫愈益親正夫寧忍  
督過某不令在平生狂客間乎

與按察使蔡公

凡我有浙之諸君子者逖矣日數於諸臺之門中旻  
報謁然後視署未遑暇食交罷勸憊已思睡矣公方



常度自將一儀一德不佞自棄之餘鄙陋自分而相  
與必禮相適必情豈不褻然一大臬之長乎紀群從  
而主之斯欲其熙然相安焉斯樂也不佞既以未僚  
奉約法尋徃于藩戀戀不能就舍祖用入 賀徘徊  
久之感人深矣何怪乎傾 朝聞問如出一口乎不  
佞既素得之亦躬值之矣三月而竣一役乃東旋視  
老母將以獻春之任計當報謝長者遂具如此

又

不佞為公守文書樂觀成功於海上者浹旬矣明燭  
火於白日之後不已難乎幸賴衆心積格西風効便  
而執事方叶雲霓之望令不佞得致于役之勞力疾  
以歸如釋重負甚盛賜也中途數語所謂舍門戶而  
守堂奧 云 備達此公歎賞執事入境留心者久之  
今不可不疏以驗斯言矣

答蔡按察

不佞菲劣然一傾蓋即知嚮往我公不但如舉浙諸  
君子雖皆被德而三年淹也斯意氣取之耳天下之  
士可偶合哉昨辱肝膽吳山之上不以某為疏而使  
與聞秘論兼復獎借當道陰庇不佞不以某為嫌而  
使俛焉自勸曉然思之自出骨肉之誼於斯二者豈



其微乎吳山之上千秋仰止於斯二者豈其微乎

與蔡按察

士有初若涼涼而馴至不厭不合則已合則又要焉者由是相與以成同心之誼焉者由是而見所謂善交也足下其人矣某不佞起家自廢陋無以信乎朋友唯公謬相推與一再晤言遂示肺腑舉觀所指果多戒心使不佞免於取戾也足下愛我哉于越萬里自開府作鎮三年無揚波之警得周公於海上何必中國聖人矣公其有意乎不佞之分藩而守也不任大願公其有意乎

與毛按察

公之爲杭蓋天下第一郡而稱治行第一矣又聯三大省而開府其間以坐制之使皆歸心焉而無敢推彼以避此然後三大省之政一三大省之政一即東南夫復何不虞之患乎凡此皆不佞輩借以安枕焉而不知所由者大也卒然有役一朝德之淺哉不佞自廢之餘未閑時事而識長者以傾蓋如此

與劉按察

不佞起家田間得足下不以爲鄙數千里託僚友焉得足下不以爲疏則官聯事居聯舍也朝夕繼見與



寢相聞在跡已然而意獨嚮之此無他創合易德新  
知易思此不佞所感於足下者不啻平生之誼矣出  
攝于海時也日相存問使不佞置內顧而安焉入  
賀之役選舟命之俾良于行均勿論已辱賜雄文張  
誦中堂日爲三復獎與過情見者儼然因爲不佞此  
行所借以爲重不在一叅政而在大篇矣則何幸而  
有是於公乎

報徐按察

不佞無補 明時久矣是役也旣廢之餘於某爲異  
常之遇謂不可不一出以志感云爾亦知鹵莽如昔  
中當自困有何未竟之蘊而素位高賢如我公者固  
巍然就列也乃謬及不佞至此乎

與林提學

不佞之於是役也見蓋多長者以莫不及公矣豈敢  
私焉而賢人之於天下衆莫不求識之求識之而不  
得必求知其所在以致嚮往而十其出處以慰其比  
德之願而况日以寮案相觀法大誼如貫者乎各用  
簡書動相伊阻所恃是心而已朝政方澄講業未輟  
大省多士是宗是主公其勉之

答王憲使



不佞孤於中州秉憲之役即雖不敏而所願大賢相承以蓋積愆者未敢以衰毀忘焉顧何幸乃辱故人如門下者乎喜愧交并不知其所自託矣兩奉雄篇泱泱大風唯公高才視此末技搦筆過之所願嗣音惠示時借顏色必不負雜言之報也謬承查公推藉加以門下蔽愛即鄙拙見以為可耳其在某蓋嘗內省豈堪一言入梓而累二長者哉查公丰標清粹不逃賞鑒儻再卒業門下所就豈但此也時念不佞嚮徃同之其為友誼篤施高致君子之情尤為銜遇其傾倒門下從可識矣詩史註於疑口而心跡未雪得無不遺憐察否吏旋附候不恤繚縷

與邵少叅

自不佞有浙之役見莫不誦足下高誼者及睹其盛不啻過之傾蓋而故豈偶然也行省未遑輒分贖惠乃視居者為尤腴乎

與雲少叅

不佞越在田間三值竒疾不獲左右長者十年矣猥承是役實唯高誼推與所及而某由之以著無得而稱之讓者圖所無辱命于諸老未已也龜勉抵任尋念中林野心時作重以貽笑俛而竢之置七十老母



與初失母之兒以從宦數千里外人情哉所恃我兄  
通家隣德百爾託寄稍以自解耳

報張少叅

不佞某辱公寵異久矣歸自竅 賀蓋一月而三饗  
之觀魚之樂自有北園從不佞始則它可知老嫂推  
愛下及婢妾尤爲殊遇何以報焉唯公長者小物不  
遺然則豚犬之託尚埃丁寧爲視兄者猶淺也次君  
熊羆之喜想已就館兄嫂福德其可量乎老母時作  
痰悶仗庇稍安任後出謁僕旋附謝并上起居炤諒  
不備

報沈少叅

不佞歸自關中道出貴治屬足下有登封之役蓋辱  
臺餽焉至今耿耿久不聞問披牘戚焉足下自雄才  
兼當路多能文之士豈少寧武一記而不遠千里腆  
焉用幣以重不習哉母亦欲加遺焉而名爲云爾以  
開受者意也是何至高誼如此乎不然一日之雅二  
十年於此亦已久矣又不然廢棄之餘緩急非所及  
也何至高誼如此乎不佞在告杜門山居三值奇疾  
皆天幸自免卷帙自娛他無復過望足下重名颺歷  
中外二十年於此纔少方伯殊覺留滯而微自守然



而方且節鉞一鎮養元戎之體尋亦有知遇如萬公者為之藉甚少司馬代一間耳不淺為慰稠疊附謝並致起居拙藁塞命惟笑而置之邊候迎和膺祉不盡

答方憲副

辱使者追送河上今踰卒哭矣寒暑坐易摧隕不忘初誌銘之委某以謂門下非不知不佞未堪秉筆之役顧在寮案之末而欲有所致以締交誼名為此請耳能文之士豈少一某而嗣音懇懇又若終託不佞而匪謾為之者乃不佞不恤鄙拙答稱成命如此矣幸笑而置焉其曰臨輒隕涕長者之情久愈耿耿用藉識感并塵覽裁仲月襄事容効下忱謹附聞慰垂炤不宣

與方憲副

某不佞自筮仕以至起家所辱諸僚友未嘗不矐然嚮往願締四海之好也久之跡定必間得一長者如公焉而事之托不佞於大誼于浙之役如殷中丞一人入沐更公一人耳不已難乎而忘之顧不佞所嘗誦公德雖未出口而翁中丞近疏實獲我心則某向所事而托焉固知千載一日也杪冬先慈大喪深惟



遙庇改歲病勤方圖聞問而使貺儼然下存既追祭  
河上又申賻里中以為荒隴寵榮先慈可忘斯公之  
厚可忘也不佞薄劣無以掄揚為報乃勤稠疊如此  
自惟有以成公初意而已矣曲土之懷不敢以遂其  
涇涇奈何然汗赧殊甚愈難稱答統祈憐炤春和自  
愛不宣

又

不肖孤向見陳公語公之所為厚也而孤復繼陳公  
以行則公若不能為某者戚然于心矣某不佞以孤  
觀於公由衷君子誼已陰有所致之矣而荐致無已  
時匍匐之餘瘁形于色匪骨匪肉而有此於公乎唯  
親之忘斯公是忘矣

報楊憲副

不肖孤乃於茲值先母之變也何睹而非其慘然者  
乎猶幸 朝廷之寵某得以階葬先母槩大事而尊  
親之至人子由以自解孰使孤起家秉憲以長我臬  
中非少傅公平大德久不報而老母以一夕之疾溘  
焉見背豈其自意竟不能一日待履任之吉而須臾  
供役以効積悃也乃辱慰勞追及賻惠戚然動兄弟  
之誼天之不弔而公實愍之至為廢禮徹樂以隆不



歌之寵某何足有此即士風之所歸厚自隗始也重  
難圖稱矣十五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抵家權厝訖  
謹茲上聞以副求懷哽咽不次

答楊憲副

中州之役計當効周旋于門下者深矣瞻言之私輒  
阻家難哀臨祖餞顧備愍恤不佞積忱未獲一語愴  
慕可知念倏卒哭倚次摧隕再辱存問生色勃然今  
卜十一月二十八日襄事矣唯公求懷謹茲附慰孤  
聞鑿不畢簡而徹才不終篇而具乃所大願校藝方  
殷儲神自愛矣無任狂僭莫助云爾惠扇祇領并謝  
惟垂炤焉

答杳憲副

某不佞以庇于長者老母旅次櫬具斯行得遂首立  
之願爲德大矣方其遄歸援而止之誼非不至乃不  
佞固違雅誼二日而汜濟于河也詰朝大雨從者載  
塗然後知唯公愛我昔之彊直不留正所以不詒長  
者暴露之慮耳公以謂幸不以謂惠乎前謝由衷復  
承撫愍某辱憲伯故人者二十年矣其以嚮仰蓋自  
有之轉致所諭益羨謙光之盛不敢當于斯言矣顧  
公何俟焉而厚以爲容乎憲伯工詩爲文章往即酬



倡與公無不魚水者間不識肯更念其否耳

報查憲副

一夕之疾孤不意有母之變既以已矣時也亦豈意有公之誼哉母不可爲而公所以爲某爲之者乃無不各如其爲母之心其禍慘烈而由公以解所以爲某母也者獨喘息之不可爲耳親也罔極公也罔極然則士之不可以無友也如此其亟矣苟非其人詎不能動動矣而由之匪仁術匍匐之謂何則知公才美利一援手得以當大事者不常所遇也竣役餘年終天誦德唯是跽伏私竊大願中丞東土用霑寵庇是祝是報云爾十五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抵家權厝訖竣役當在冬月然公之大惠什已舉其七八矣使旋附聞以慰永懷清風在心庶塵愍念諸力勸役無不仰體公意者幸勞遣焉哽咽不次

又

霜露倏深僚友之誼公所施不佞以及先慈者未報也而諭愍復至矣即雖哀隕無次非常銜感動倍慘切乃憲伯公書云查公丰標清粹可愛哉其人乎是惟公德明格士均嚮往而宜于長吏假樂由之兄弟朝夕協恭勸役不佞之所夙昔蘄焉而爲公求必得



之者則如此憲伯公神肅致遠足爲法器公在許與  
可謂大哉中州一臺二妙其薄劣恨無以參佐其間  
跂慕盛事遙爲踴躍而已熊羆之祥當已彌月遂失  
報賀賢郎大兄穎發日勝仰慰拳拳擬葬先慈仲月  
二十八日奉具戚然大恩在目茲不重述一惟垂炤

答梁僉憲

不佞孤傾蓋而託于長者一日晤語耳心已竊異之  
分憲一臺中州動色可謂侃侃斷國之臣其自以得  
所嚮往輒蒙不鄙重示雄篇纔一載和方冀卒業而  
匍匐自沮矣今之作者長公負褒祭之才而文宗矯  
矯竒氣里閨三晉更相唱酬致足爲樂乃勤愍勞不  
忘一日之雅寒暑懸易一何厚也

答徐僉憲

不佞孤之不託于長者也念屬是時出則奉僚友之  
驪入則稱慶于堂上爲樂不遑而諭相勞也蓋謂有  
人焉儼然在衰服之中一日之雅枯塊依依親彼祖  
臨載道寒暑懸易矣而下存不置何以得公于此乎  
性自厚德不敢不知已

又

不肖孤積惡斯極無論不得朝夕君子以勸終役也



即公所迎養伯父母大梁邸中者下車纔數日耳而先慈乃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竟以不返悲驩懸絕能不重某隕越之悲猶幸推愛百爾賻贈愍然勞之得大事自効爲如貫之誼也何以敢忘

答傅僉憲

孤不佞中州之役乃得託夙夜之誼於長者也。在陳之遇驩言平生三接之寵，竝壘用罄，珍殺間出，酒于款洽，從者忘興矣。至今未報而先慈變作，奈之何哉。荒迷失計，乃辱愍恤，不遠千里，遣使臨祭，重之腆儀，彤弓大帛，不一而足。某薄劣，何敢有一於長者乎。念以庇二十五日，抵厝方圖告至，以慰永懷。茲者旋使敬附謝聞，哽咽不次。

又

不佞屬叨茲役，深懼不勝。方圓所請，乃公翰示，猥以僚友之誼，下存知將爲教，未艾而不佞恃以無過也。雖缺躬候爲已命之矣，敢不銜遇於斯言。

與李僉憲

公旣按河南，百度就舉而法不借權，要精明之氣，達以風生古之真御史矣。乃輒遷去使，不獲竟其所施。國家求賢，唯是其才，奈何卓有成效如公者，乃輒報



罷而覃及遺逸以俟未試之虛名即世之見或以軒  
輊而秉憲一方大監群辟亦自隱然一重臣又奈公  
何然上之諸臺使者次之藩臬僚友交委而互議不  
能徑遂其所欲致者有之則公之心良苦矣不佞私  
竊窺之公不言也公固不言而識不佞私竊窺之是  
知己者益深公蓋嘗不得於意而相示以色蓋謂與  
余爲同心何必言矣古蓋貴浮沉即使精明之氣蓄  
而爲渾涵之度公豈不願之乎雖西蜀在萬里外含  
飴而弄幼子於掌上亦復甚慰宦情尚記不佞叨轉  
時惟公以謂廢十年而起家五月以叅藩奚云遲也  
愛我哉即有冒進適重余過亦弗願之矣是役也已  
於事而竣東還視母恐夙昔自棄之念復萌將遠高  
誼不無望於賜示者謹先候謝如此

與宋僉憲

自山以東稱閭閻渡江而宦遊者有人哉遵海而南  
開府甌越以陳臬一面者公邪乃崔公分藩而守境  
土相接互以犬牙屏翰萬里郭公坐而爲保釐主不  
佞勉承大邦之命使得藉公與二君子重庶幾無大  
戾乎然卓績異政旣以疏聞甌越當不能久借長者  
吳興劇地何以教不佞使無隳是職而貽閭閻之累



也

荅李戶曹

曩讀足下封事未嘗不扼腕壯之時雖訪落而宮闈  
燕狎衆蓋相視難焉輒以侃侃開今上納言之路  
爲之倡首一何風裁也即再抗疏以李御史庭辯竒  
氣不與焉不佞孤何幸得附一日之雅寵光自愛乎  
十年分棄足下所知起家于浙實惟母命乃太恭人  
繇以至此積愆何辭適辱存愍束帛臨之大徵不忘  
佳篇泱泱重銜獎勞無堪圖稱矣倚次摧隕畧附候  
謝垂炤不宣

與劉戶曹

日以菲劣亟辱不鄙獲奉顏色復見延欸投轄之夕  
接膝徐君遂成嘉會重識足下尚友之美誼而游多  
士以光先德者不敢不承也

報羅武選

不佞孤日辱中州之役惟是足下所嘗儼然而臨之  
地也蓋聞諸郡長者所稱瀍澗之支餘以抵大河內  
外從者之往來物色多矣孤不佞得於口畫則已羨  
當今之世有景純焉乃先慈卜葬不意有殷大宗伯  
紹介其而足下慨然躬爲指示三吉並列愍孝子之



愚而備所裁成令襄大事是侑是妥也奉札踊躍安  
得從天而下有此於公先慈寵靈徼惠後人貽穀孫  
謀德則遠矣何以萬一圖報乎伏讀新刊重茲請益  
具見別紙亦惟是憐察而命之某無任哀感佇竚之  
至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報戚都督

維齊在昔蓋多名將六士之談境土之盛者至我尼  
父莫敢抵齒固矣猶之稱師旅焉亦無敢抵齒於我  
穰苴孫子者也然兩家區區在二國時獨以鮮燕罷  
晉西破楚耳非若今之彊倭轉寇東南數省殆遍唯  
公建大旗鼓掃清海上大小百戰無不奇捷遂壯  
皇朝之氣而遙制江廣使諸偏裨得賈餘勇填盪潢



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不佞實爲偉之想見其爲人也  
辱示新刻觀公行事所施設者闕廓深遠不佞雖未  
能竟其義恐即司馬法十三篇不能過也足下起閭  
伍之中而弱冠登壇海上之役籌策明矣是書也政  
自論其行事所旣施設者尤非懸度此何以讓穰苴  
孫子哉竊聞綏履蓋在吉甫宴喜之秋與汪中丞雅  
歌相和而王元美雄才篇章交映是爲質有其文武  
焉如不佞越在田間惟公重望錫我桑梓旣已竊幸  
何乃亦復下存用頒篚瑱而注屬如此

報感總戎

不佞有浙之役則我公聲洽于海上古方叔之壯猷  
無過焉未嘗不翹然願一望見顏色矣詎意假道還  
朝披覩長者驩如平生不常款接謬辱清裁愈益瞻  
注不佞至自拜表則公之美譽盈庭英實四達秋  
云高矣漠南宴然近年以來其在于今羽檄交馳之  
時也獨非大將邪何公之先聲乃如此詩云征伐獫  
狁蠻荆來威公威蠻荆而獫狁來威

聖天子在上簡書非常之遇乃公輒試輒効以釋

聖天子北顧之憂而使邊陲被安堵之慶厥功茂矣  
不佞與里閭之榮施獲再望見顏色不勝大願無已



則有聞問起君焉唯是珍攝膺寵以副凱旋燕喜之  
社

與戚元戎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計日可罷者過之財雖  
暫益而他日所省者倍馬其猷一何壯哉至謂將官  
廢習技而教流黃鉸造之巧以爲奇貨中動貴人遠  
事漠北又何痛時弊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我  
公而 聖天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置  
其身于鑠金銷骨之鄉不枉其道以求悅以求事立  
云爾斯大忠之定誼矣我公既在久之將習服則自

求練卒卒習善則自求 利器况志存報 主者多其  
人之爲可恃也防秋別議已有 成命是又我公之  
揚鞞敷畧之時也邊陲甚幸里閭寵光在此舉矣

報劉都督

始劉將軍之名滿天下不佞願見其人者十年於此  
矣未嘗不私竊念之挾百戰百勝之功者不免自暴  
其才而中一朝無辜之謗者不免輒挫其志賢者猶  
難之也乃不佞以攝海之役執事者儼然辱而臨焉  
獲承顏色傾蓋如故先施自致不鄙下交由衷之誼  
披瀝唯謹有孔明集思廣益之風而忼慨以之即過



意延欸使不佞續繕重別緬縷舟中不自知其盡境  
恍然自失如目前者勿論也不佞既東陌落恬然秋  
毫不犯登場大閱復覩紀律森嚴士氣距躍技藝精  
真可蹈水火騰幢便捷投枚記里槩舵之利折旋如  
活礮石四興波濤響應削柿樹檄示疑設伏所徵敘  
瀛弁旄之步閩粵善游之徒三河挽彊之騎輩相扼  
扼唯敵是求乃日椎牛行犒而帷幄自愛也可暴豈  
其才可挫豈其志乎天既以虎臣託執事久矣然猶  
且有激乎官成之後者動其所必奮堅其所必立云  
爾大忠完節愈困愈厲而劉將軍之名愈振矣不佞  
何能贊一辭即有問焉攝海之役不佞所以身覩其  
美者如此庶取信狂夫以備稱述耳於甚盛德則奚  
補焉乃既奉違恍然自失有如日前至今不置非敢  
爲誕也

劉總兵

始以前汛視海奉接顏色乃茲畢役矣契闊何如唯  
是威望素崇振及萬里不遺一矢海波晏然厥功大  
哉東道之便不佞敬勞將軍即雖冗僚安枕是賴用  
感迷焉向再辱諭欲以二鹿見餉已知麾下士驩馬  
騰暇而校獵豫卜畢役無形之勝用賈餘勇今幸割



鮮以犒從者即若不佞謹致單醪云爾新茶一觴上  
充雅歌之清賞以効別忱凱旋竢有嗣請不次

與劉總戎

日過朱大司空抵掌談足下聲實俱茂今之大將也  
使委兩廣而制之魯之氏已挂長纓伏闕下矣惜乎  
置之海濱而令勇無所施徒以距踊超騰日饗士為  
樂耳此公平生愛才首薦不佞一時知名無不延納  
今已入補當為我公游揚推轂無疑猶曰某知人  
益可徵也向得戚將軍書言邊事掣肘足下寧願之  
乎長君諸郎日玩膝下二夫人與諸佳麗歌舞飲帳  
中何如不佞罄折貴人門也

報李叅戎

詩有之剛亦不吐則公之拒伊度人也仲山甫之為  
德焉不肖孤扼腕言天下士願交驩公久矣在陳傾  
蓋雅意一時至今未忘念不可報先慈見背矣方愧  
大梁署中猶尚淺乎其為緇衣之愛也未敢計聞而  
使者追及于曹致賻惠焉何以有此於長者乎以庇  
二十六日抵家訖便附謝悃以慰未懷哽咽不次

報鄭叅戎

不佞以庇凡叨二省咸我永侯開闢之地流風具存



不佞里閤借餘用光并殷懷止安得握手尚茲一堂  
也竣 賀周旋游于北園飛雪之夜言歌且奕者誰  
邪戀戀可知已謹啓告至以慰高情憐察不盡

與黎都使

貽我來牟公蓋自淮徐千里而近矣酌言嘗之乃沾  
汗如身在故鄉者非投醪之惠耶至今念之與其矜  
南之竒也寧北而狎處斯又不佞託於長者哉

報施都閫

日承使致大藥小撤當已覽裁矣某不佞一奉顏色  
私竊念之安有用意如此其篤信而大道不至者乎  
極知公嘗試某可援而入之不可耳雖甚愚陋稍知  
禁秘後轉勿吝傾示必不辱一門下也何如人便附  
謝起居不宣

報聶都閫

唯是我公大制閫貽茲陳臬者相勸與朝夕乎中州  
之役也奈何以太淑人違養遽奪此詎也天實不弔  
而公辱愍恤匍匐旌賻覃及不淺矣

報韓都閫

不肖孤得以鄉曲之誼從事中州也自謂朝夕乎乎  
生之驩相勸于役矣先慈之變曾是不意而公實日



臨焉以佐匍匐舉大禮賻贈單及遠勤道使百爾爲  
愛荒迷之中俛俛之謂何而敢忘指示之德也

答蘇州王使君

西時過大名署中至今念故人高誼無已即亦爲一  
飯不忘鉅鹿邪春秋實六易矣海邦盤錯不佞知必  
借使君而續蒲以遷又非以待國士雖蘇旣又生息  
以之即使君亦惟是顧復奈何謂以三年淹也不佞  
杜門伏枕業爲僻情之夫五載於此安得札貺從天  
而下則戮餘之氓屬使君車下如元美者感遇可知  
也

報金蘇州

某不佞亦唯我公宿學特行建標吾黨人自取裁不  
求聞達其在不佞尤謬薦寵雖悄然稠廣心固已默  
識之矣即形迹之疏數曷計焉日辱延召再承出錢  
不勝感戀僕旋報至附上起居嗣音不盡

報陳保定

其在濟南則唯我公儼然大老也吾黨小子無不知  
公之抗節三輔爲守臣者即無不知公之爲隱君子  
誼甚高矣或出或處誦德豈有窮時此不佞某與有  
寵光於公者不報也日承延召祖餞稠疊僕旋告至



用附起居炤諒不備

報張開封

不佞之所得托乎陳臬者凡以取繫乎郡也薄祿之孤匍匐用勤而能坐享二千石之政平訟理者乎曾是不意先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倉卒暑伏計出薰裡孰爲敦事盈尺之擲木若以羨然者非公乎思母而及擲思擲而及公惟忘其母斯公是忘孤何不辜大變如此何幸公以長者收視如此也使不肖孤當大事什舉其八九矣不可不知也

報李二守

不肖孤所得扶柩東旋者郡大夫力也公匍匐多矣乃益推鄉曲申之賻贈為愛無已時孤何以有此於長者乎

報周推府

不佞何幸公之臨是邦而理之也謂父母孔迺顏色斯日承之耳奈何不夙戒焉而適館則車駕出謁矣至今怏怏唯緇衣之愛未致而其無能為役所恃以匡不遠用錫貴省者未請也戀戀可知已僕旋報至并附起居炤察不盡

報魏推府



曩唯辱領公寵而廷欵門下視昔關中之役驩焉一堂者時也則十年於此矣菲劣乃叨今命用刀筆吏案牘自苦安得若我公據九鼎演丹經服食為樂乎僕旋附謝并致起居炤察不盡

報歸德潘通府

不佞孤業已違慈所由以扶柩汔濟者其大節也天實不弔而公匍匐於河上執紼用勤致兄弟之誼者故人乎覃賻臨奠惻然此心

答馮通府

文大案也校文大役也秦漢以後無文矣今日古今文十卷有之乎 明興一二君子天啓其衷輒窺此契然而一經傳誦動駭耳目未嘗不以為不近人情者不知千有餘歲精氣旋復遂跨遷固勢必至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哉不佞憂居百凡荒廢篋中集四冊奉塞葑菲之命雖不敢當作者然其締致亦苦矣足下秉鑒秬林持衡詞苑固某所長鳴於伯樂而一顧自喜之時也儻辱財幸斯埃百世無疑焉唯是塗揭卻示以匡不逮而勸嗣請是同筆研之誼也近代諸公無非哲匠足下當已采錄過此恐難言矣據所見而次之何害乎繡縷不吝寄貺與聞



其政媮媮何如

答殷鈞州

孤不佞蓋承乏中州焉唯公之其理而勸茲于臬之役也通許之遇從容片語蔚雅風流尋接省中注存郡乘所圖典籍其紀遠矣大政日新而先慈見背不獲遂嚮止之初心以効揄揚於萬一怏怏自失耳乃辱使者儼然臨祭寵以奠章其曰念此兩河民瘠土确仁哉父母之言乎哀愍之私不替旣往厚自性德非獨腆貺也龍何以有是於長者哉旋便附謝摧隕不次統唯憐察

報陶睢州

魯先生同列薦章以母老辭銓曹之命非足下郡中士乎孤以母就祿而遭禍如此則足下儼然臨况焉孤何顏以立天地間也祭不遠百里已矣而重之以賻則長者之誼甚深不可不知也

報謝祥符

先母之變倉卒暑伏薰禋之外計無所出乃謝長者誼爲棺槨遠莫致之則足下會車以載式遄其行俾不肖孤得以當大事於什九匍匐爲勤賻賵稠疊儼然臨焉爲我心惻維親不忘敢忘足下乎



報內黃王令

天縱之才辟之飛黃結綠其步驟符采人盡竒之不必卜樂矣不佞承乏關中得足下於髫齡蓋適遇之耳自我不見誰其舍諸而敢貪天功爲已力乎况復不數年而舉進士出宰百里由是以躋崇揚烈載錫之光爲不佞重使得以藉多賢蒙鑒裁之稱者哉輒辱存問是明不鄙雖足下性自篤誼然即所不遺故舊而加意百姓以爲百里父母者可因識其循良之績矣旣以緒餘成政而游息於藝文以嗣家學奚但仕優則然也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爲屬吏之最者

狀云三郡一令矣此公少推與而獨極口足下矣

報易亭中尉

足下好士如不勝所交多君子也不肖孤蓋信陵高之相勸以成大美矣老母之變不意奪焉人才之難豈獨其天乎

報松泉

以孤觀於公之福德蓋冲雅而耻以才自見質行君子也多男而多賢者詩書之聲敏於絲竹揖遜之容恭於富貴孤不佞辱茲秉憲扼腕大國之風矣老母之變臨祭儼然敢忘答稱使旋附報庶慰永懷哽咽



不次二君子幸爲道及

報一樓

孤遊大梁中所睹翩翩佳公子也烏有如足下美秀而文者乎信乎才自天出之異乎人也屬方抵堂談古昔藻雅之士論世尚友而老母變作矣儼然臨祭蓋戚然其爲心有餘悲者何以得此於足下哉

報于子長

日承不鄙即儼然衰服之中三致意焉其盛秩席而召延之也乃不佞旣不逮執紼之役於太夫人而奠賻無狀奈何復辱推餞益形菲劣乎唯是銜德負罪並以爲謝僕旋起居垂炤不備

報王子利

不佞所辱足下延欸者三而未能趨領也可以置之矣則攜珍而饗之以致臨幸出餞于郊遂睽仰止然所恃兄弟之好而爲豚犬駒觀法焉以庶幾無大笑者不佞未嘗一日忘也僕旋告至謹附謝聞炤諒不備

報鄭求侯

黎公至浙乃得足下起居不任大願求侯勉爲一出也以足下宿將開府兩越大名矯矯而抱未盡之蘊



人其舍諸不佞悠悠雖在欲棄欲取之間不敢謂援足下以自重矣此中世情一符面命而新政操切尤非昔時圖歸之心夙夜不置矣

與劉希皋

十年家居稱貸瑣屑不計子錢用濟屢空贍及病友方欲立逸老之會以樂餘年而高卧不堅復此婆婆甚愧夙心矣

與張少坤

人言不佞不難於不出而難於出其然乎

聖天子過意病臣無以答稱寵命此其出而自嘗所由以克乎不出之類者備是矣初尚以郝曼容薄游自喜乃復渡江興盡力勉遁思抵浙奔謁無暇起居失次深愧高卧之不堅丁躬自瘁夫何尤焉郊別馳戀不任長者十年茫然之愛圖報無時耳

與趙仲鳴

不佞雖今薄游乎計唯中返使諸君子謂不佞初自三秦拂衣者非敢為矯也盧城一別遂遠聞問抵浙趨冗為勞辟之押鹿豈能一日而忘在野自知此態是關福德然而性定之矣可奈何歸思之方永也

與吳思睿



思睿知我四十年矣。嬾不能事，何可復羈風塵之中。念久高卧，聊試一出。至則興盡不獲遽返，何見之不蚤也。非敢爲僞，以予視思睿老鉛槧之役，息業未效。常令玉函之廬，契闊城市，何異白首隨牒，自貽伊阻。王舍城二頃田，種秫自樂也。

與金蘇州劉延安陳保定公谷宜興

不佞吾黨小子也。越在田間，三值奇疾，用是不獲執御丁長者之側十年矣。濡德先達私淑孔邇，致有是役。實惟長者之教所及，而由某以著我濟南多賢薦寵下輩之誼，不能忘者。南發復辱祖餞嘉與至渥承庇履，任出謁無暇。尋念山林輒圖中廢，將恐舊態不久更作，以貽諸老笑。奈何幸終始成愛，以示不鄙矣。

報李伯承

辱庇先慈，乃襄大事。方念濮陽遮祭，寵光道路，未能報謝而愍諭至矣。是日也，實唯小祥之期。視公所云雨中銜淚爲別者，又一寒暑會晤可圖。先慈不可見矣。悲哉！追言夙昔，未嘗不戚戚於長者之誼。奉讀長吟蓼莪之響，摧隕自失。頽業服膺，稍陶沉痛。耳公以雄才詩名重當世，而晚得主器，精健岐嶷，即宦游贈證正唯舍鉛之樂，日殷膝下，不以彼易此者。而况出



自直嫂貴嫡方處家政定如九鼎矣而今而後是公  
高枕之秋也不識讓畔之俗可以 美後宮之盛遣  
所不及御乎此固公所能也又何以堪輿家言爲哉

報張省甫

改元之歲先妻襄事矣 帝命尋下乃先太恭人捐  
簪珥而犒邸走也于浙之役蓋捧檄之情渡江周旋  
元美子與二君子鼓足抵掌未嘗不忘逖矣西土之  
人非滇則粵安得厚集禹會壇王帛旗鼓以快平生  
成說不朽某亡論 凡六月自藩入 賀再晤二君  
子雄飲海岱之間相視飛動即舉酒逢酌亦惟二三

兄弟遙駭駭生色如從楚蜀起者元美得足下代固  
音而所代復不佞豈不益竒正以不與黨乃二三兄  
第翩翩維新之會耻且彙征因以自兆俾免間耳過  
此則雖元美乞骸之疏行豈爲遺憾哉在昔學士大  
夫掇拾聽說掩其不技如元美所謂跳而匿諸理者  
不自知病寤矣即輒據顯貴終豈謂此輩效也足下  
自負才氣不欲居吳徐二君子後是天之未喪斯文  
又何患乎心神不自致也引示恒嶽諸篇合轍迹元  
美此相爲代之效甚明矣先慈所棄不佞孤於汴中  
垂踰年者兄弟之誼不忘使奠且先吳徐二君子憫



勞備至寵錫大亨其何以圖稱萬一於此昔所出宰而按轡臨之樂哉其尚良食

報周象賢

公乃坎壈矢志所不日夜圖之者有如漢水然二中丞交章薦列不以既去為解疊焉惟恐賢者謂不知已公之名重天下矣則元美有心哉不佞何効焉曩以入賀辱公遣餞計為報而先慈之變作矣再誅承弔兼之腆賻不遠千里為誼過厚也不佞為致啟太宗伯者力竭于此唯公財幸使旋附謝并布候悃摧隕不次

答灌甫

日辱愍藉惻然未報也乃所有則夙夜倚次服念高誼勿忘云爾敢復望嗣音久而益存乎曩為匍匐豈猶未至而獨吉馳示使在萬全恐墮俗術為失仁人孝子之至意此其大德何能萬一答稱也念唯國興文日勤執事而意遙及此其益不知其所由矣左史役便附候陳謝統乞垂炤摧隕不宣

報灌甫

凡客之游梁者蓋莫不問禮足下稱博物君子也秉憲之役多聞是依未盡所請而奪以大事老母逝矣



猶若有遺焉而顧之不可致則維足下之故哉儼臨  
賻祭用識不忘跂予莫章幸終爲示

五月六日灌甫中尉誕辰啓

茲審赤德覃宗朱明戒仲臺流王吹清閨子晉之笙  
壺寫金漿羨薦鄒陽之酒大河演裔永言接于天潢  
維嶽降神久視偕諸少室期一日而長彌高靖郭之  
門境千里而遙懸映小山之賦某游孝主東苑自惟  
枚叟斯朋仰公子信陵深愧侯生虛左謹篚二瑱擬  
續五絲幸值浴蘭之晨尚存氣味益熾然藜之火不  
棄芻蕘

報朱用晦

今天下二三君子者不佞之所習也其於取友明卿  
徂喜中必其獲德甫鵠立偶斯不垂成惟足下一人  
焉以之則足下可知矣此不佞之以習明卿德甫者  
知足下也而握手無論焉足下若猶是脫穎大藩日  
數諸公之門所握手者何限將明卿德甫無論又何  
爲千里慕義以謬託不佞而介之寵靈以彼易此必  
不然矣然後由論而觀所扼腕於同聲執鞭於大雅  
者如就中原而周旋焉始爲媿快重以風寒易水赤  
幟當時尺牘生色片辭入致忼慨自雄翩翩俠氣可



想見矣將由足下益習明卿德甫則二三君子者取  
友安有極也不佞十年自棄巖穴不深歲辱三遷老  
暹將毋無補 清朝而又未敢遽乞病免坐恐此道  
尋荒仰孤足下相存美意奈之何不佞七言律成篇  
而已樂府落落似合似離今何以當足下之心而曰  
千古天授也將由足下益知不佞則何以哉然不佞  
之所徼惠於足下者以爲非今嘗試則不復也業已  
白首効菟惟以無累二三君子者是圖則足下固無  
有同舟之役矣無亦以二三君子爲累者圖之不佞  
不勝大願於嗣音如此

與華從龍書

從龍足下不佞某僻夫也杜門謝客三年於此矣即  
未見好士如足下其人也足下不遠千里再致書於  
僕而再不得報於僕可以已也而三致書於僕足下  
即自昭曠無校其在某何以得此於左右亡亦恬愉  
之誼有槩乎足下之心千里而一知己所猶謂比肩  
者與梁伯鸞有言將遙集乎東南豈所望於君之庶  
下哉不但來諭所云渡江而弔元美也

報聶儀部

向伏西曹爰竊鳳裁意獨偉焉垂及宮墻而公拂衣



出矣不佞拘除郡省不任貽肆自棄 明時杜門七  
載僻疾已錮又無聞問於長者適奉手教從天而下  
謬許神交某何人敢辱此誼然公尚論之傍情也以  
視握臂一堂相得驩甚在昔有言不可當吾之世而  
夫諸侯非所欲不朽一大事者乎明妃六曲可以怨  
矣輒取附和見同調之雅并代起居云

報廬陵劉夫

陳憲使至致公書而公復致以聶公書至生僻人耳  
其於長者徒以一時游譽謬承薦寵又斯置之矣今  
安得十年之後猶辱記憶不以竊伏蓬蒿之賤數千  
里外而勤執事者乎不愛以其師身為介而并得所  
致以為故人重者乎此計無他豈其蚤歲自棄有樂  
於足下歸索之微旨乎無亦足下取友不遺之量所  
自至也

報周真陽

維夏得間未報斯置之耳何至不遠千里重使相勞  
乎三復尺牘深惟尚論不盡友天下士不已也乃知  
無斁於不佞者有是哉前論屬某著述自見顧非其  
人而足下愛我以德夫復不淺博南旣開千載得足  
下豈為非且莫遇之也徐吳二君子海內大家並茲



命世足下從游其間其在臭味則足下可知矣乃今而後於與有寵光

報周真陽

頃辱使者附藁 上誠以海內之數君子足下身為屬吏而出諸門下有其二焉不佞不可不知也將斤削是求而重以布列不佞何所聞過乎版即竣尋為置之矣然斯其誼非不甚高乃即不無由是以藉妬口者不佞杜門八年於此即杜門八年於此一為足下嘗焉而莫我肯力豈獨其才不能私一令長哉仕固莫難於久之不厭而患乎其始易合也足下勉之矣不佞方竒疾經今百日盛吏入視邸事又迫竅粥氣稍充當圖所為灌縣公碑以報稱足下委命不淺耳

報歐楨伯

以余致觀楨伯則必褒然一國士也黎惟敬於不佞蓋嘗為信宿之好落落爾十年不遺一字書彼一時也量無以與進斯至今置之未為不厚也乃足下崛起嶺南論交海內不佞未嘗傾蓋望見顏色何以槩於心而三勤存問務得報而後已此其尚友自信不回豈彼悻悻干牘之微可以計不朽一大事哉奚啻



千里但足下已游子與明卿間則不佞夙昔與二三  
兄弟周旋中原者惟此氣類足下何患不佞之終無  
以效左右乎 諭引請謁江湖之語誠不佞僻性不  
可遽移然謂門墻太高則吾豈敢又使少年盡夫倒  
屣楨伯何貴焉不佞所爲不同郭有道而同一弘獎  
風流如此足下總角事黃君即青冰自許誰能易之  
乃余所謂楨伯必褒然一國士也諸詩有格微辭蕪  
到其白雪樓黃河中岳 長陵陽翠師子南內等篇  
尤爲雄麗蓋耻爲輕便專求興象正盛唐諸公擅美  
當年而足下所繇以羽翼二三兄弟者兩生有言不  
可使于鱗不知南海有歐生是矣惜也公實過化不  
見楨伯于今日則又不佞河山之感而願足下自愛  
不淺二詩寄答其一則前屬許右史失附者並上裁  
覽伏枕草草不備

報茂秦書

不佞在告杜門伏枕三年于此矣足下高誼乃能一  
介存故人所辱新刻輒以檢列即不必致致之凡以  
爲足下者意則至矣豈敢謂足下已老勿厚望之即  
示小詞取韻亦不妥能坐甘薄俗過我論詩不

與俞允文



曩辱仲蔚風期千里瞻焉為平生之好云自元美得之不知不佞之有仲蔚得知元美為多也豈徒邴生薄遊有以當足下之心為知己即知足下於元美可矣佳章冲雅直有應徐之韻遺榮棄鄙議一往不復疑美人雖云遠詎令歡愛攜颯颯乎其言之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然則嗣音契闊旦暮遇之矣惟足下憐察焉

報張幼于

不佞知幼于以元美哉自幼于可知耳再辱諭豈敢忘之顧翁行實諸君揄揚具是矣無弗得雋者而使不佞攘臂其間豈不難乎其為後乎然幼于與元美命也雖復蕪穢以藉諸君矣

與張幼于

久不聞問日以耿耿曩讀計書見君家伯季交萼同輝為踴躍焉即知足下潛推大美將獨步千里也其惟二鳴編乎明珠在旁已慙形穢冠玉其上重使心勞不佞何以自免將無令觀者披華首簡而顏色自假邪即足下一顧力也先聲致人足下為我田僧起不淺况崔延伯並驅中原借長君為勝乎不佞蓋甚壯之



報俞仲蔚

仲蔚足下幸無恙閑關日勝自梁伯龍稱足下所以爲隱君子狀心未嘗一日不在五湖之間乃不佞朝野混迹耳孰與足下結髮山林之爲獨行也元美兄弟得請計當大快敢聞左右庶知集蓼辛苦非一士之節矣其過而勞焉如不佞起居足下者

報俞允文

不佞承風執事蓋前高之重以梁君備狀起居比躅禽尚盛世逸民願執鞭矣私懷偃蹇敢謂氣類亦自一老諸生在田間耳即梁君豈無復焉華山圖生韻古淡展帙如夢斯王安道可知豈獨先輩多賢新題悲壯雅與罕竒二幅已充庭矣謹附謝章取和諸以唯梁君

寄俞仲蔚

仲蔚海內此人耳屬乃天駭擊如牽復罔極埋孤自帝吾道距沮所由聲氣相與倡和交應令之懸解非足下輩乎聞子與云足下故高隱卽雖還徃亦惟伏臘誠有意乎此人奚以其跡疏數哉

寄周公瑕

公瑕足下得非公瑾後乎何緼藉如此四明薛生述



足下誼甚高謂少年不肯俛首舉子業即名日益起  
至使元美每致之及以介不佞此其於人不已重哉  
樓榜牙章古色飛動頗從游藝以示精真不佞願因  
元美交驩足下不間千里非槩無繇矣

與周公瑕

不佞承風公瑕惟日夜望見顏色不可得也重名遠  
未能自遜使海岱間有大雅遺音長者高躅各稱其  
幸惠然敝廬矣雖鷄黍惡草然以延寵光構不朽一  
盛事尚亦有賴焉華陽一晤解袂千載將無亦云爾  
哉菲劣不恭則蓄極而發未逮致情似畧云爾

報薛晨

文章翰墨造物所恡今時貴客側目此技甚矣吾黨  
自諱言之每得一士臭味苟同不啻骨肉維是與足  
下傾蓋而故云足下垂四十載攻一藝窮神詣妙即  
枯管成精靈非其人誰則知之哉願足下自愛歸幸  
卒業羽翼斯道徐子與以太安人誌銘見枉雖儼然  
在衰服之中爲誦足下高誼若就見之足下能往弔  
否三扁楷隸筆法兼長寵光草茅昭揭不朽文房諸  
惠可謂清貺敢不受賜捐金相致恐非行客所施於  
病夫今用附使完上



報梁伯龍

伯龍詞伯執事則優藝苑老也不佞田間一惰夫耳  
日乃儼然辱而臨焉何知其杖之杜乎蓋曰中心好  
之曷飲食之僕之役在此章矣元美北行嗣奉閩問  
重以翰錦睠焉顧我者伯龍邪乃元美旣得請一介  
相存不佞踴躍凡爲吾黨與高茲役遂附以勞左右  
云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濟南李攀龍手鱗撰

書

與宗子相書 三首

不佞近奏績書當已見報唯足下左右之一老吏安  
能為乎秋風且至東望愀然龍也奉職無狀大旱之  
後水蝗荐至雖某善計一日為多方且首鼠牽於腐  
儒之見不欲為苟去以萬一人之憐我不已迂哉向  
所示徐君云云者非敢自視大異不欲輒奪足下之  
愛次者慊慊為難爾今所有陳情乞骸骨而已仕宦



四十郡守頭顱可知三年不調意同於棄奈何賸賸  
無所取材差強足下意又何恤焉

又

元美來函謂子相出遇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  
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邢州大守奉職無似囹圄空虛  
一日治牘十日為布衣之飲齋閣海內旁若無人郡  
城之樓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  
瞬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  
大陸秋色漂颯頽乎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  
原右宗左徐哀吳郎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祿是時也

魯皙牧皮為未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興盡驪駒在道  
握手洛水之上黯淡不語某雖僻惰旋亦自失也

又

既望廣宗尉持足下書來云當不日有嗣音明卿故  
吏回邢州吏有事於宗伯各致數字豈不既已煩左  
右焉而愈益延佇求日不折腰道傍即高枕郡齋卧  
足下以為非人哉老吏上某績屬足下省中僕泗固  
當繼至上乞歸疏足下省中則唯足下留意焉元美  
今安所期對髡鉗之士彼二人者則猶藪藪聞戒未  
已也奈何



與吳明卿書

元美書來亟言足下似欲據子相上游者乃足下亦自謂宗謝所不及而梁徐未遠過也明卿明卿亡賴哉三子者不可謂非海內名家矣眇君子雖耄而繩墨猶存明卿今見其勝之爾即一日千里其何敢私諸二三兄弟乎子相復言某在郡作何狀豈猶不理茲多口日足下由邢襄間得爲某旣吏者殊深何但元美干城吾道也

又

日不佞入計則足下傾身爲某焉海內二三兄弟固無恙也握手中原悲歌相視旁若無人旣彌月矣欲造物不妬邪某于時固知當有一別如雨者於今日耳明卿哲士夫復何言某亦猶浩然有東意明卿幸無患郡齋雖惡尚能具十日之酒天豈更相厄哉

又

明卿無恙某比歲伏枕之日半之旣已拂衣業杜門一切謝絕客蕭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今彌年矣獨王生時時來不佞不得已強起爲袒跣相醉耳春來殊憶明卿庶幾握手河山之間時事不必言即未嘗不已如言者大率吾二人不如元美輩爲能太骯髒



於俗態而已咄咄明卿奈何不忍一日之不宴而偃  
蹇自遠重令放為豈所謂焉往而不三黜即三黜又  
奈何明卿何

又

所為勞元美於家難者僕日夜望足下與俱耳交州  
書至令某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策及於寢門之外  
車及於鞍山之麓矣客乃言有白眼君子者從楚來  
檄郡大夫稱故給事中與吳按察大醉狂歌泗水之  
上指顧甚異當是精物信宿發矣丈人勿自苦也已  
乃開槭讀明卿寄章寥歷愜憤有脊鴿之心於元美  
者豈必繫之馬哉浹辰而廣川吏復致足下嗣音知  
已在九河間竟不肯淹於吾地此一時也足下乃在  
酒人傍乎雖元美亦當自竒耳然勿更言子相使我  
二三兄弟酸鼻矣便可示挽章吳峻伯頗見傾注徐  
君亦誦足下無窮

與余德甫書

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其於諸君子斯置之耳安  
敢謂有一再存問如足下者廣川書方捧檄道次使  
命未敷首及故人林君之東復無它屬肫肫病客如  
就語焉不佞如某何以得此於伯兄而何敢忘之無



亦虞翻所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也天下皆以長兄不締膺仕爲高而尤以不遺狂生爲羨閩中信樂安得三年淹也子相已爲異物足下以骨肉爲治後事海內二三故人莫不悲感於大誼謂可以觀交情今不識其刻文已爲刊其所忌諱而後布之否故人陵替惟足下自愛節鉞一方建幟多士卒爲二三故人蕩滌此意不淺

又

豈其然乎余聞之足下有毀傷薪木之警何天重困吾黨也不佞不淑乃歲七月爲駒也母者竟以不起匍匐襄事爲憊已極不佞魯之狂士一旦儼然衰服驅之人禮之中杜門十年忽睹弔客會葬僕僕四視如處女闔戶矣乃知莊叟鼓缶亦哀吾生之常勤耳郭使君古之遺愛郡百姓之視其去如免赤子於懷至乃有此豈獲乎上它有道邪即仕宦之難何恨德甫之不理愈白矣元羨杪秋得請使寄白亭今以籠足下焉外律奉憶敢并及之間者殊闊勉之嗣音

又

自爲報閩中且三數載不得聞問契闊可知王中舍至始得足下不理於口狀而素產蕭索將若不能俯



仰意殊不甚三復大篇夔然無一凡語乃知足下自  
有所事不著常情即所可欲不遑暇顧今亡論足下  
心跡山川勿舍行將夙夜即由是置之立言當世作  
不朽一大業無不可者豈其吾輩厄此百六遂爾滂  
然進退維谷必不然矣而後乃今二三兄弟千里比  
肩守望相助德音不患不孔膠耳某七年杜門於此  
何嘗坐自悶而令色萎黃唯是德甫稱同調哉自愛  
自愛江上雜味吐哈老莊擁帙閒居超然人道足下  
庶幾無疾病何愉快至此極也

又

得王將軍所寄詩讀之即報元美曰余德甫晚成七  
言律乃有其勢雖氣未備生惡可已小美之下將其  
人焉小美敬美耳又報子與德甫七言律乃有其勢  
無已終當自詣為大江以西一八其於吾道所樹不  
淺矣不佞所游元美徐吳外德甫也業已自致獻吉  
時則若熊侍御者自今視之豈當德甫於吾世邪謝  
茂秦見懷五言視昔故不較乃李伯承亦以疏歸尋  
惠刻藁其在吾黨雖有臭味然落落耳德甫務工七  
言律當作俱胝三行呪不啻大江以西一人功名一  
長物也德甫寔繁有悒乎小兒豚犬也叔父何自念



之

又

郭使君旋所附聞問者當具是矣亡妻襄事則之官  
遇王將軍於途得足下起居畧不知郭使君聞問未  
達也歲十二月乃渡江與元美兄弟者雄飲姑蘇三  
日夜逼除以抵任出謁無常時三月至自攝海四月  
以子與盤桓西湖之上凡再浹旬而別五月分藩命  
下而王將軍所寓足下書始從濟南來明卿已移高  
州六月以賀東宮行暫詣元美兄弟視之九月朔  
抵都門初三日旦入見帝是役也凡再浹旬而

竣亦與子與凡再浹旬而別元美兄弟所抵大名抵  
金陵皆以前月也十月抵濟南且抵浙圖所以報足  
下則十二月河南之命又下元美與為代焉元美正  
月自大名亦詣濟南視不佞不佞與雄飲一鼓而盡  
一石矣蓋二年也二月抵河南日夜與殿卿緬縷不  
能已三月得子與抵武昌書云明卿抵高州則不佞  
抵河南之月也是役也與子與周旋浹旬者再與元  
美相詣雄飲者三與殿卿日夜緬縷者無常時得明  
卿起居不佞者一得子與所致明卿起居者亦一則  
是二三兄弟雖老相望中原猶可春秋耀吾鞭弭取



爲快也左提右攜唯德甫是求而須臾忘之哉四月  
以至六月太夫人舍錫弄孫不佞始就筆研乃圖所  
以報足下者如此矣爲致用晦統林奧鬱今之諸王  
孫撥躡有之貴倨耳誰當告者足下與明卿用用晦  
乎亦用晦能用二君子耳今不但其詩之體裁具是  
即尺牘矯矯不作近語則人之不可無嚮往也如此  
足下其列之吾黨離合之間爲道不遠於不佞何有  
哉千里慕義在昔難之是足下與明卿之尚友也郭  
使君幸無恙駒兒豚犬耳褻然使冠多士何以稱有  
造之私然亦一吾黨之伯樂矣

### 與許殿卿

某抵東居且二月日夜望殿卿來甚急而意不能待  
愈成契闊殿卿殿卿萬里生還不當日鼓飲樂邪洪  
使君力疾視事又安在哉人苦不知足初某守鉅鹿  
時又焉知有三秦之役也徒謂以它遷行爲不苟去  
爾栖栖入關乃日夜與二三孺子妾緝蘆而處等於  
幕燕一行校閱帖括成山精神旣疲披詠漸廢何爲  
者乎安得與殿卿縮秫嚼苦驩然道故握手景陽之  
濱以弄白雲元美天下才也然願一當某父矣兄其  
爲我職志



又

不佞杜門六年於此矣所爲朝夕周旋者殿卿一人耳向以詣除輒失其偶答焉何如奉檄而東尋好彌月益重爲別更展朝夕締將不解不佞與俱矣既西復以么麼之忌遂缺祖道是豈爲施於殿卿蓋至今遺憾亡已時而諭已四至無論市馬之故假質未集以成不佞不達事體之訥即其指示妙理以持不逮如云作意求適已成勞擾實足下自天夙悟鄙俚敢辱焉獨以非習目墮汗漫乃今且在求不求適不適之間廢乎境變神遷耳小人易緣老兵易得誰吾不

可與把苦吾誰不可與把苦也酣法難雅口鑿難精誰吾與把苦吾誰與把苦邪么麼一言易解者猶尚妄議自引其諸微辭恍惚感動將在曲削始祛群疑矣拙集出于客歲不佞取刻本校之酷加刪易凡什之二閱月而發即佳序亦爲正一二字剗補會就想不日有定本極知無一可傳尋當中廢但已備檢可諱語不至貽指摘者一以成魏使君之盛心一以用藉佳序云爾前月使君用幣正夫中贊更爲乞佳序一篇並乞殷集以梓此兄謙密其集恐未可猝發然豈爲故人重一序此實某乘間言之使君若殿卿以



爲何如元美書云昨見吳中張仲子爲我二人刊所  
倡和詩若干篇似亦興起於海右集者但海右集訛  
甚至不可讀兼復逸而莫備拙集旣達可續翻對以  
終此意邵武使君亦翻子相集而序以元美海內知  
名士輩出矣魏更徵拙文將並付梓不惟多取亦重  
群疑奈何奈何非殿卿一校不可夫士之所寧無友  
也而友必以知己者非知之難而處其知之難也若  
相結於嫌而今不得任其所便豈爲知己焉殿卿乃  
今所事固自謂得主其左史又可與浮沈即受簡賓  
客已稱清樂况撫愛子擁少妾吏隱王門而人不測

其所愉快哉信乎得以儉朴矯之大示中流之望不  
然何必去父母之邦諺云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爲  
有德諸君故自灰視不佞謂不復然遂擯之耳中贊  
君方烈炎火於詬君何畏焉所得侍郭君者矯志難  
與談且聞出別業無值時襲君亦但問奇語方冊往  
迹日月至焉耳渾源使君一疾幾廢今亦未能往祖  
之即田間亦復却掃侯氏子已屬它人劉生徒食良客  
無與城中事即有言中贊君者何從而聞之便爲促  
序更屬白雪樓記并詩一章不然不佞必數齒責之  
王堂之署足下何以爲解虎近用鮪每御之令人着



意遂不欲遣候以酒頗佳別來日復潦倒獨魏使君  
為海漚鳥他猶是未敢自獻不知元美何謂見客談  
于鱗近事有感豈舊學憲惠我不納而云云即足下  
亦何所聞也元美輒聞足下游梁狀頃附子與書使  
且旋如肯就調當抵歷報清河之役時則再達足下  
不晚長君居守屢暇蓬蒿修儀精縵推誼為多新示  
中贊君文妙甚不佞何幸托諸其側所云父老上白  
孝狀深得中贊意矣我朝諸公選可七八十首亦  
未妥愜適未攜至城中容與拙刻刪上彼中文獻地  
雅有藏本不憚訪錄以備當代之音近詩二紙間有

古體可采今呈欲令殿卿知我輩不徧觀百代悉索  
諸家斯無以集大成聲金振玉耳雖然其中非爾力  
也則所望於知己者哉必以強人於懸解大笑之矣  
新刻尤有難言殿卿幸為我黨職志乎清酒百壺用  
報佳蔬之賜暇為諸宗室中求一痔漏禁方并前所  
許藥二種見致乃懇懇者白雪樓記及七言律何可  
無我殿卿外馬值七星附償即太夕又不敢具子錢

又

殺哉其能削柿成集如此然終自訛缺如少年行題  
雖刪而詩未易不肯更查白雪樓稿耳今寄改本一



冊幸依所塗注刊補項刻事就何憚不留意也續集  
姑不暇檢不佞稍窺文章未達佛理見謂爲一足下  
大方兼詣並妙見謂文章莫非佛理何不可哉適姑  
蘇梁生以元美書至出卮言以示大較俊語辯博未  
敢大畫英雄欺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  
腹矣梁生亦致元美書足下并卮言云且什長君生  
今東探海市計南旋足下恐不及作問辟之相馬觀  
其發跡汗血之駿若無意焉其於千里駑駘承御非  
不砥蹠振鬣而鼃勉踰舍絕銜敝策步驟自失無他  
力有可極不可極無關齒盛衰也茂秦之於詩不佞

固知其有今日矣

又

不佞爲文適今百日以庇再造猶在牀薦雖宿創頓  
失似有因禍爲福之慶亦恐暴弱之餘未易以復其  
平生然辛楚備嘗庶日委日熟矣天幸之遺不敢自  
謂爲人間世而諸君亦宜勿更以人間世視某者奈  
何謂從諸生比文角藝乎夫好比文角藝者出於妬  
妬出於不自信龍也其妄自信奚啻先告子不動心  
殿卿愛我慮有口事傷杜門之義即不佞亦懲此子  
善洩其與往來直欲不窮其交而已無所深言諸刻



拙稿咸屬倉卒然此兒行何必易今題以浩蕩行何  
如原冊以從軍公燕詩他集未具姑寄元美昔在正  
月之二十一日豈復謂更值覽揆之辰而乃覩兄八  
詩之盛於指掌今猶記屬駒乞兄狀而因誌于殷時  
戚戚焉其不爲感舊之音天幸之遺乎近示詩文統  
詣妙境迹藏于思可與知微日長君臨候謂不佞凡  
病之有形氣實客之氣理斯形平竟如其論此其卓  
識非殿卿不得而子何患不至道也久謝客客輒謂  
不佞託疾耳今已身抵京干諸貴人且起矣曰已抵  
沐身爲質子錢于右史矣此不與一二老腐儒左攜  
榼石提局如殿卿之於孟生指庭前栢樹子道故又  
但曰喫茶去邪生實不德乃至親日偵其肥瘠况人  
間世哉藥物紗扇惠及老母并謝不次

又

自兄西不復聞妙語今安得曰道可忘而得生有待  
而失必令吾神於道合而已不自知乃爲得也微哉  
海內一人而已矣近作松聲似帶秦時雨等句益登  
神品夢聽琵琶前二句亦自新奇極知足下玄理高  
妙土苴詞華然業已傳布乃生爲足下不欲示人以  
朴云爾



又

不佞所不貽一字書正甫者獨以有今日海岱之閱  
我三人者豈其又一氣類而敢自菲淺其或迹微有  
之要無害天合即殿卿日夜從中調燮固亦曰其氣  
類合一之天也爾寧能強非其黨其實無他腸即不  
有今日我三人者必全之交也但爲云尚蚤姑竢正  
甫秉鈞之秋使其得以有人乎穆公之側然後徐爲  
邴生薄遊之計攜我殿卿東歸箕穎老焉以觀稷契  
之美不愈於陽鱈之誚邪昨元美兄弟入理亦漫及  
此南還得請便詣晤言安得并與殿卿握手一堂之  
上春來寥僻援琴自愛渾源有言不佞兩爲大邑擢  
郡太守號二千石不如陳道鳴提一藥囊乃置千金  
小妾日侍卮酒何謂非薄祿相也爲喻雖鄙足徵其  
不獲爲樂於當年蔡姬勉作解事爲遣一姬進一姬  
各厭余意但依疾爲命每以先君子棄館舍爲歎涕  
輒下殊相視悲焉乃知殿卿所示寄故伎三章慘於  
垓下之歌矣

又

小豚犬老夫爾耳乃辱祿佩之寵愛我哉松霞之祥  
又何可當唯是日夜祝諸姬安得就館爲足下更產



一男子使豚犬在兄弟行益延世講乎河嵩之英取  
用弘多矣向謂李伯承忌不與我爲天門日觀之游  
今則果然元美亦未至魚蔬之惠姑領俟之襲生書  
生勢自依依不失爲故足下何慮焉卒恐上書之念  
未已不甘一貧博士奈何近數過我手談相命不及  
時事豈不佞因而學之邪新篇殊覺適上神明垂應  
但足下妙悟求似即止不肯由所不似以致其似爲  
遽有所隔乎正甫方獲主噐而閫政不寧賀者在堂  
弔者在門每有良朋况也求難不佞適讀薦章知足  
下以其人相爲力不淺也不然豈其自棄十年于茲  
公朝大舉諫臣斷斷不佞如某一抱臬吏者滿天下  
獨安得濫與二十人之列必不然矣即使其奏終寢  
尚可一吐吾黨之氣不謂殿卿取非其友也不亦一  
快哉老嫂長君亟於豚犬有餉併報附謝

又

病後性愈狎野每一抵家事出理外如觸籠之鳥矣  
兄大積勞以承勲典黃金橫帶文章清寵馳騁諸王  
之門遊梁信自樂乎亡孫後黯然無狀杯牘浸廢乃  
以琴自遣耳杜青州近饋一牀及弟所蓄似足不徹  
道家所貴得意忘器尋且置之矣市價不定兄姑返



焉仲月子與一介相存淡旬元美寄致甘毳均之卷  
拳我殿卿咸去數相聞也元美病瘍敬美云斯人斯  
疾今率當過已吳峻伯寄歲編三十餘卷曰公試覽  
此當何以從于鱗元美子與之後殿卿以爲是何言  
與新什於初冬客思尤妙爲宗周氣業師筭字當易  
諸賜精竒俱徵注念再頒藥餌尤軫扶衰歲杪興言  
懷人覩物想兄忉怛同之蘇子卿有云我有一尊酒  
欲以贈遠人凡三品五盛以付屬車至可呼群姬牛  
飲把犒當御謹伺入我牀下者灌將軍罵座此豈爲  
罵帳邪

又

夫玩世之爲大於辟世也邈矣不佞第僻才似可足  
辟世耳自視無長兄之通才將何以出而玩世邪此  
公爲吾輩乃如此然某自視則昭昭十年一病夫傲  
惰無狀一朝與大廷薦列謬竊國寵尋以爲且置  
焉而有今命即有道如長兄者知亦爲第踴躍矣  
是役也可以朞月無大過不負翦袂之雅然後更圖  
作邴生計以報諸公者恒於斯也十年恬退微名不  
當人意一朝失之而辱翦袂者亦恒於斯也兄而爲  
不佞願之乎雖然亦患有道不如長兄耳苟唯其適



十年微名亦何用哉即一朝失之是亦遺累尤爲光  
塵俱妙但弟有難言姑試暮月終當以辟作青如秦  
中故態者兄幸識焉此外唯冀三河間一握手足下  
庶幾少忍云爾浙牒已下濡滯不果豈恤微名畏繁  
以勞半塗而廢取笑里閨也今月二十日當南發此  
恐不待褰帷而悔奈何長嫂長君稠疊出錢不肖駒  
又辱子長復締新好微惠長兄殊無已時亡妻以來  
再捐產畝信乎貢禹賣瑯琊之田而赴彈冠之會非  
妄也盛貺及期暫免稱貸矣

又

南發無任硜硜半途之狀覬勉抵浙百違初心業已  
失計尋復自解顧我長兄前知不佞之不堪此而不  
言也終恐故態當作貽笑鄉曲忽起勿寵狂妄人耳  
所唯其適卽并其名實而棄之何恤焉勞形則敝道  
力忍性則闕道氣不佞其蠟穴旣不能深川澤又不  
能廣絕物哉獨念平生殿卿知我可與言乃不佞所  
值凡多無其理者之事即雖神明用必其知我也誠  
皆無其理者之事言之誰信之邪所求三河間一握  
手庶有披豁欲殿卿信我不必其理斯白首知我愈  
盡耳逼除視政似在驛傳旣竣闔署尋攝海道莫春



旋省乃得晦日邸報陪叅江西本自菲才自宜常格  
見處且爲當路乍記乍忘援止而止甚足以成不佞  
不恭之趣而混薄游之跡轉相便也殿卿爲我願之  
乎姑蘇與元美兄弟及諸名士雄飲一日夜而渡江  
之興殆盡子與數相遣候致期而不虞妨之今猶咫  
尺千里所謂三河間一握手均之天不假之也然子  
與蠲吉屬且謁選計欲方舟北過元美擊楫中流以  
逐明卿詣廣陵宗生墓下醺酒爲別似亦千古一勝  
會然後間出大梁攜我殿卿登平臺弔鄒枚與相如  
把茗相勞駕言趨歷拜太夫人堂上稱觥爲壽再遊  
王舍城之野杜門高枕彈琴散帙種秫在庾半醉袒  
跣含飴而弄少子以竣殿卿之有意焉歸逸二老於  
當年豈不天之道而善學猶龍者哉子長貴人壻今  
大捷矣殿卿固自一快而豚犬駒三附雷陳百折不  
置蓋素竒之迫行致締以遂前好識料可賞不然且  
當新命嫌於閎閎子長即不棄舊德如駒何浙中炊  
玉新桂廩庖疏冷衣冠禪理雅相晉接澹情之勝致  
玩世之妙理也某不佞乃處名下年少自喜窺人卽  
稍墮落彼其謂我何十年寂寞作苦今倒行逆施邪  
始知長兄陸沈至門招搖一世者不動焉而已俛去



俛留如不佞未免滯乎其形矣老嫂屈尊出祖推愛非常賞鑒嬰姪如躬襁抱可謂難也適致問長君不佞僻拙里閭所棄獨辱貴門謬與世講遂令某因親不失甘置其餘云

又

聞之使附啓乞狀當再抵覽凡奉先後二致書慰勞周至者且諭貴體日佳自幸仰託未艾矣何得衣被小豚大襁抱中蔡老妾少識鄙意盧亦朴惠可借相安舉以命僕不敢當焉皆曰姑逝倉卒脫棺收視不報之德世締伊始矣適又袁生書云權禮以時與戚

王殷二三君子則殿卿其人耳聞之莫章始猶謂海內安得有此其人也者乎于子長亦謂家丈人平生作文自一色象此則玄焉恐非其手不知色象與玄文之所自適耳正恐殿卿傷玄何患色象也乃殿卿近所著述誠異平生無怪乎子長刮目矣不佞與殿卿老矣所願杖屨夙夜無相逢也初擬以白雪樓為贈不佞營白泉而比隣焉恐倫有別業粹未他委至今未敢獻左契詩曰十畝之間與子旋兮吉憐弱息未可窮谷無已則稱東郭二先生云尔此非就謀遙度不可王憲伯未行求所以晉接長兄之者體貌曲



備矣猶謂不佞不源源豈可以不造諸公爲解且不佞亦已推轂灌甫又當自乎也

又

不肖孤之於殿卿可謂成言乎友也弱冠狎之老而益信難矣哉即晚締大誼何加焉且孤動以天幸即先母大事亦復徇彊殿卿從旁贊之無不各中條理使孤思而得之無不以爲計所必出此而後善者自今觀之老母大事什已舉其七八則以值殿卿不值耳是非動以天幸哉乃知友以人合未爲通論也十五日渡河出境十六日至曹州阻雨二十日過濮由東昌二十五日抵濟南權厝伊方鞅掌哽咽不宣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與徐子與 十五首

以不佞觀於子與不有今日何以著齟齬之効也然其忤止於解郡而惜我者亦已隨之今不出彼將謂我何何所不屑而自惕如此即太夫人何以自安一二兄弟實諧所請惟足下辱為裁焉日再奉諭圖所起居未就拙刻亦復宿謝子與疾幾無疾病即如明卿已事浮沈人間何不可者而悻悻為即何得使不



汝望見顏色如曩在清河舟中時也

又

君家大人違養甚至不能爲一介絮酒之使二三兄弟奈何竒狀驚人凡再辱諭深念種種天不憖遺何論殄瘁非我子與縷縷誠無以聞高枕前嵇紹故自不孤廣陵生多情豈今有屬於襁抱明卿危就世網翩翩自在所美狎狂欲離欲合如阮嗣宗者一子與耳久擬一晤託言千古

又

得閏月書讀幾遊代崇之語駭勃久之若即就視不能奮飛方念南海廣陵二君子即夜何堪更得此於子與蓋余至今尚病悻云及覩白雪樓二章又翩翩有逍遙垂天之度快哉快哉向謬計足下出處不獨以伯母即亦子與所能信者一時同好交臂匏繫將謂我輩何吳生栖栖一郡豈遽爲非哉足下高識妙悟夙昔帝衷何埃解官如埃解官不能於解官矣病愈之悟悟豈曰委處何見爲委出何見不爲委邪此余所謂吳生栖栖一郡未遽爲非也伯母內行大儀南國攀龍敢不樂聞老母明年歲復七十正自借乞答篇矣陶羅山銜息足下輒拓關稱謝述德備至至



使真陽令三使致書使竊弊道亡而再致之竟取報  
而後止足下感人此一何深屬吏如二令郡百姓可  
知固始公所傾身激烈百口為誓者豈其心能自己  
乎僕村居即數月不入城市伏臘詣老母稱壽即順  
甫亦數月一晤數語為別耳終當為足下酬固始公  
高誼不淺也所示新作朱紱誰無恙孤臣去國之音  
世情回首盡達生齊物之旨遠哉戚戚我心元美殊  
賴慰藉推與敬羨蓋亦為之惠連以慰藉之然此美  
故自臭味即吾黨後賢亦所慰藉矣今復何狀間者  
閱焉久不聞問不佞業已自棄則有抱影槁立耳終  
不能復在貴客意氣中

又

不佞所輒為誌銘蓋解衰服辱故人之迹至無以標  
秉當世反湮太夫人懿德罪豈獨子與哉置之惠亦  
不但不佞也先伯承致書梁周二子具悉足下在疚  
狀元美亦云子與立壁如長卿滿座作文舉念其貧  
不欲恩之朝擊鮮亦夕歸矣二子者亦拳拳不佞為  
請然足下業已過厚安之曷害焉顧二子亦雅能忠  
告以子與長者重為躁耳日茂秦寄詩見懷及伯承  
所貽新刻並多出入畔我族類子與固云文章老自



知乃兩君既種種可以其文章知之矣余德甫七言  
近體頗工于勢無已終當自詣將爲大江以西一人  
今須子與元美時時獎掖相成羽翼吾道所樹不淺  
集佳把玩日不去手間有所効勿恤狂瞽不亟達者  
難其郵云前選詩目槩未精愜十刪其五庶幾近之

又

太夫人以子與乃當大事今幸已竣他無不可自致  
也通家猶子竟不得一執紼而授褐老母愧則可知  
爲別忽復彌歲矣雨雪黯然遂成千載向攜周生把  
苦三胡桃樹下道及子與纏綿轆轤前渴心如火子

與爲亦不忘邪佳集壁上中多不可易之聯不可得  
之語寵光吾黨鏗鏘異代不佞賴焉即元美所云斟  
酌二子殊有味乎斯言而曰精思便達似有子與所  
少今觀丙寅稿數章已詣境地何以更埃精思蓋詩  
之難正唯境地不可至耳至其境地矣精思安在哉  
十二團營一軍吏領神機諸部七劑相載聲聞百里  
此何故氣欲實也精思非氣所爲乎此固元美養氣  
之學而以望諸子與子與誠能盡所爲集以積精蓄  
思一朝自至併其境地俱泯然後乃今命不佞以末  
簡之役俾不佞得以其所至爲敘揄揚明德庶幾稱



効將視元美明卿素韉中原職志不淺不然今集故  
已絕塵當世膾炙士口不必更造顧所埃方來英雄  
窺人尚爲一問不獲我心非兄弟不朽大計也不佞  
一讀丙寅稿不勝踴躍晚成大器始敢諄諄期月作  
苦實謂子與必至無疑耳爲問元美瘍何狀斯人斯  
疾孰與遊諸洞天樂也顧大司寇狀宛暢周洽史斷  
核然元美取材子與縱橫自是可致覽向約李伯承  
暮春者我二人於日觀之上賦相遇也其人嫋嫋自  
愛終恐三舍引避安能顧草廬又殿卿報謝茂秦近  
狀曳裾潘王門擁一老伎故趙女居常千金裝自快  
是爲詩市也此自小馮君先容正唯牛頭未見四祖  
時耳今安得此老伎爲元美抵瘍痂矣

又

七月旣望始從顧生所奉足下去歲書輒具答付寒  
溫不以時聞奈何元美通章色動

聖主今旣得請凡在吾黨與賢此舉唯子與幸過而  
勞焉便道咫尺不果見枉不佞非人哉引領三諾竟  
忍召之縹緲一信益增悵悵握手前期不復可知矣  
而後乃今念足下三宿白雪樓中以成萬古奇會誼  
則甚高然元美似有畏途之阻士之處世無以効袞



憐之交難哉論云邵武有齷齪之者子與無害也余  
蓋嘗慕足下大雅明哲之德遜以出之矣爲有味乎  
元美其言之也便附起居屬有匍匐之役不次不宣

又

抵鄞之夕元美一介之使奉書至矣篋厥盈庭用託  
先司馬不朽之役不知不佞日判五百牘嘔不及吐  
也四詩調笑小美亦復二章分以附覽天上客星聊  
作使不當如是邪中原紫氣正與子與卧龍之句頡  
頔昨已云云知有今日明不諛耳小美去住青山者  
自由殊合邠生之旨即爲諷不恤焉足下熊羆之喜

不佞已徵元美稱文爲賀會攜至中達握手一醉子  
與乃効東道主亦吾輩天下盛事寧無努力乎大美  
用小美爲陽喬魚適以二十一日謁選欲因塞望不  
知終當不免矣郡博士周君云得明卿京邸報待調  
良苦元美海錯二語轉聞從者取答不次

又

正月痔乃作竒徂夏始愈不佞平生善卧是稱病隱  
造化其奈我何但爲狀惡至今猶能令聞者悸斯岌  
岌乎可知元美爲足下勸起實獲此心今所欲於足  
下者從事而勿失時爲貴于智也公車一月可請除



即奉檄南枉從容道故豈為晚哉

又

吾黨漂搖見復種種深念足下隱約無時乃使者忽以遷聞兼期晤寫不佞懷緘踴躍計日為驩卽命湑蠲庖婦子從臾亡何足下至矣則儼然在衰服之中使某駭愕四視慰勞不能成辭顧暫奪衰棕款及病狀諸雖黯淡而一夕千載鮑山為烈代有其人樓之取名懸合氣調數非偶然王長君而後何可使子與無楚然之音獨以太夫人隱痛某自宜絮酒千里不然出弔于塗二者坐廢而居然辱駕倉卒南奔不得

仰効雞黍之忱盡請益之雅則不佞所疑天厭之人事多中沮似不妄也盧城之別非敢恣然足下高情有攜必戀旣已迂枉又令不得窮日之力豈所望故人求錫之義乎斯不難於足下難於受者誌銘之委遂敢承之凡以釋群疑使泯然不見有異常之迹耳謗書姑置之是矣久以伏枕廢業惡茲大文乃某與有猶母之分不得以作者自嫌終當削擲必無傷足下之明諸所面託謹以極愚幼于一書並希檢發獨佳集一部正欲留質明詩刪兼足下為辭多詰神品非假日月其奧難窺文集亦卒難錄統容獻春便寄



再求鑒賞明珠尺璧在已猶在人何慮科囊焉使者  
滯於轍中薄晦始返恐勞延佇詰朝緘發元美前云  
拙稿尚有可留者失之集中或存之苑紙可屬錄示  
明詩刪姑無令出尤懇大事方殷百惟自愛

又

不佞種種改元二月又舉一豚犬孩提盈抱子與可  
知矣元美再致書必欲一顧病夫草廬之中然尚守  
闕祇俟勘覆得請而旋期難豫定是以夕外公朝大  
薦元美已為震然稱首令吾黨吐氣其通章以列冤  
狀者凜凜乎其文議巨動色特揭巖廊傳誦高義小  
美例自得除兄弟並起夙憤豁然唯是

聖政方新風雲之會子與及禫勿復濡滯明卿即落  
落以下有鄰何慮乎瑞室詩甚佳如履平韻是老筆  
耳

又

文章大業是以君子欲及時也顧文章自有其時有  
欲焉而不及之者子與所謂文章老自知是也佳集  
不敢久留則是下時至矣期月作苦以遺二三知己  
千載一快許殿卿海石集屬灌甫中尉為序不佞嘗  
欲畀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既已不能禁其傳然



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今以子與視殿卿為埃灌  
甫乎嗚呼不獨其驥即蠅亦難子與奚樂百世之下  
謂不佞執鞭子與邪竟貽左史詩云云矣

又

不佞巖穴不深自取侮予小草渡江不勝故態復作  
之甚所幸子與禪而謁選之期近矣圖當方舟北返  
徵元美輩震澤之濱坐一大壇場塞旗中原去矣是  
役也不佞於出處之間似亦率爾然一失計之窮交  
也元美乃信宿自愛不知不佞南發之始已量所効  
于二三兄弟者固以此舉焉而匪久為栖栖也抵任

奔走無暇時即未嘗頃刻忘薜荔園一握手札橐風  
具冀有他請偕報而使者儼然臨覬矣以一病客坐  
更新歲慰藉何如敬美欲復作達飛揚自喜維夏尋  
且謁選再窺元美感述諸公之意亦恐卒不能堅卧  
豈不人各有志然且巢阿閣暮翔千仞當與不佞同  
之不佞以足下寵靈自恃犬馬之齒尚堪善後顧止  
於遂初而已輒起輒罷何害焉此某不自知其不可  
者敢布腹心夫玩世之難於辟世也百倍則不佞屈  
勉自苦矣偶有他請二月當詣貴郡樞衣孺子之堂  
薄觀二姬將就館者垂腴溢幅明珠映媚豈不四海



一快邪老母以弟婦之變而豚犬駒以妻病未遑即  
養不佞攜一小子鱗呱呱掌上與老妾蔡張燭華屏  
正席珍品斗酒相勞歌風雲一日卧龍來之句愀然  
借色於文章寧能羈旅自悲也寄于鱗起家浙憲二  
章大自格氣非明卿所及矣有是哉大噐晚成者乎  
无美亦云邵武近棠輒不振至乃阿黨峻伯以畔正  
始豈其才之罪乎佳篇答江都歐文學以下如篋裏  
夜光等語非元美不能也廷下必自駭之何由而驟  
造此無亦文章老自神乎吳越一撮土乃有兩生奉  
一不佞並立中原比肩千載圖盛事者邪許殿卿促  
不佞之官甚力唯恐不佞不一渡江與兩生者周旋  
鞭弭也昔在禹貢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爲  
出黃金裝其橐中乃左史餽贖盈鎰爲難矣且念足  
下不置足下其獎借之勿以謂非大誼所關而惜片  
楮即金紫新貴或可惠以贈章尤過望云

又

曩者西鄙吏行爲致草草踰日文成魏使君乃有一  
介於汝上以不聞命失附候音非敢須臾忘所有請  
於左右也田家俗苦旣已條場與許史爲南山十日  
之遊歸而值一户曹從河南來者言足下守汝上狀



自謂三載郡理官未嘗見治行第一蚤有如足下者  
不佞也媿快可知矣及即又稍述明卿被搆僂不免  
者是安得有此此何以稱焉而重以量移快快去海  
內二三兄弟且盡矣一楚狂又何能爲奚不聽之然  
後知足下龍蟻之德不可及而天意然遺者獨至爲  
二三兄弟間執它口豈其微哉何公祠記雄辯千古  
三仁四科大義卓然即所論業已見撤無復返理足  
令仲默凜凜有生氣實獲我心所謂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視諸掌乎即不數月而治行第一奚怪焉

答子與

異日者攜許生逐兔盼子城下掠草而射之不覺鼻  
頭出火耳後生風批脯而食醉見大介遂西走馬秉  
燭使君之灘雄飲相視扣舷賦詩撰思道故中夜恍  
慨拊髀於五子復亦不覺髮上指冠意氣交作矣十  
年之別不可無一晤言如此不佞則爲五子者爲使  
君非直爲使君也曙發更抵右史之廬散帙揮染戀  
戀可知踰日乘雪復與右史載酒岱陰諸山谷間栖  
息諸寺試嘗名理歸卧東村掩關藥物除夕悠悠蔬  
粥自愛五尺一童子炙被而已是時也不知使君左  
擁吳娃右抱燕姬與彼海濱遺我蓼莪藐焉之二孤



泣血相對狀復何似也謝中丞苦愛佳篇三使人索  
之不佞爲檢百章今所緝采亡慮數十不佞狂僭間  
易片語勿罪後聞繼奉寄示安得有文章老自知之  
何在人間其懷身輩諸古愈益渾雅二張氏驟列使  
君當爲割席耳即存亡並舉何害邪元美一篇不佞  
不堪其悲安能使元美見之所謂王生雖僅存其憂  
甚死者某不能贊一辭矣

又

小抵園之樂不減天竺國于時龍象固自縱橫恐亦  
晚金支擘海矣大美疏建白何事不佞入賀當踐京  
口之約子與勉之汪伯玉頗具名言駮于吾黨會當  
日上其論元美時亦戈獲明卿月朔補廣之高州書  
云大宗伯殷公從群謗中極口昭雪至以身證之也  
又云元美除目已下恐亦不能棄太夫人輒出矣別  
計踰月景光可愛此物誠是也亦與何嫌乎七佛精  
進力而不一切遺之自作苦邪

與王元美十八首

某不幸中於流言足下愛我乃能縷縷爲語如汚已  
者是猶不以某爲非人足下曩固慮及於此僕雖屈  
疆亦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轅下也元美自信僕



豈能以伯樂望衆人即聞及僕宅事某一不敢知某  
惰民苟斗斗粟餬口即飲河之願不欲爲盧至長者  
僕亦名爲守哉跡僕所御一朱驂而抱關者爾猶尚  
不免於流言胡爲爾日蕭然磬折路傍早晚解綬去  
已定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即不崇朝閉閣卧  
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禦人  
即邢襄之間有鼙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於  
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爲足  
下言爾

又

先是明卿書云見足下與某文大自氣象當令海內  
文章家不復敢置喙二君也李生業爲此技不自謂  
有知己如足下者生平所負數語殊盡明卿知言哉  
諭謂日與明卿子相三人者狂語大相樂也燕市酒  
人豈亦効田光計圖李生令秦舞陽來邪明卿志復  
不小第未見考功近詩元美無慮哉亡論某即二三  
子視足下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茂秦窮來歸  
我我猶尚哀憐之即論太行諸篇吾見其膽破無復  
向時倔彊氣爲可喜蜡後過郡齋見某無少厭薄意  
即自咄咄向家人語云大恩久不報何能重爲詆焉



某稍舉足下與明卿微辭則吞聲行之日復解顏我  
不腆之贈屬某全交史某納汚然不敢謂某易與矣  
元美以爲盜俠邪今豈惜傷吾二三兄弟之明

又

日致書足下聞足下乃在上谷去天咫爾近復何以  
某業已濩落不爲齒奈何元美亦復在繼猶乎渙之  
間徒借姓名重宅客也豈某素狂僻能累故人元美  
母乃泥愛作昔稱今雖一握爲笑哉彼亦不能不謂  
吾輩爲異已某何患焉但子相向不與校士即吾輩  
危疑之形已成不待謫明卿元美尚良食某不去禍  
終不解子相乃自謂與元美爲衆所急某郡國吏當  
末減此殊誤元美幸馳來圖之携手爲別託千載於  
一晤非獨契闊私情矣

又

無恙河間邱中夜卧誰爲搔背癢也中丞公自天授  
則辱諭僕才冠古與元美所期大業者千載矣雖流  
俗姍笑乎然更明興有文章者實自公等始也不已  
知言者哉邢州守臣無狀囹圄輒空虛屬吏亦不能  
具才獄上使者使者據案操鉛槧崇朝力爾今豈無  
班班河間作苦邪



又

曩在魏郡時元美誠自謂吾二人者別矣握手未可知也乃某旣歸日從里中兒流連濟水上待故人爾居二月且西回首漁陽檐帷之外奈何坐失晤言之好豈元美洗腆之餘裝而東也亦爲僕窮日之力乎其且西所不遺一字書者則已屬駒伏謁元美前又豈謂負郭巷復辱長者車轍也青州之役誰適與謀然何害其元美即使論定更遷向所再輒報罷者元美由是也顧廣陵生游我二人者已甚爾今旣以他補其尚釋憾哉久不得明卿起居徐生豈當已於事而竣雨雪入關道經二華遙見三峯插天白雲如練往來其下秀色射人長安咸陽即復蕭索徒見漢家諸陵返照間而已田中西北見皆紅垆空同筭頭硜硜自異然已近塞風氣荒涼大率秦隴震蕩之餘至今室家尚無完堵一二僚友人人自危雖有華棖緝蘆而寢某與一二孺子妾方如幕上燕矣

又

維夏重以奇疾牀蓐百日取之斗極還之司命矣以今觀昔憐也如何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僕所爲聞於足下者如此耳即牀蓐患苦不



與也曩者君家宗人持書來言明卿廣陵生二故人  
誠以舉吳說繹不淺獨恐廣陵生掉臂地下矣

又

昨一餉邊使者爲謝茂秦寄二詩見懷似猶栖栖晉  
代間先是得寄許殿卿者盈牘如五臺山輩不下數  
十首並與遊燕集一語不較元美亦前識其有今日  
乎李伯承走示新刻十本尋爲讀之推意就辭未合  
而戰遂劣長驅沾沾自愛也余德甫晚成七言律乃  
有其勢雖氣未備生惡可已小美之下將其人矣但  
其才力與魏使君同倔彊恐慧不逮兩張子耳然均  
之待足下而興吳徐二家皆未易鴈行論也惟是不  
佞敢謂與足下狎主齊盟哉公暇自雅淡旬而梁伯  
龍繼至再苦於感遇殊咄咄太常之爲人游子豈易  
作邪乃拳拳謂不佞必度江不知其不可矣附嗣音  
如此則元美回以慰焉

又

某巖穴不深致有是役孟浪如何即小草渡江數月  
作秦中故態再効元美以復此踦然已不免晝沲之  
誚矣足下視我豈非一失計之窮交乎辛出會諸舟  
中姑慰故人才年歧予之意歸途躬詣起居堂上不



又

日為候足下者小祗園清齋辟瘴坐談名理孰與相  
 視海岱之間雄飲盡石旁若無人也遂不知別時作  
 何狀既抵西郭茵馮之上恍忽拍浮之態元美在前  
 褰帷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耳千古一快唯足下  
 念焉今遣僕泗追謝足下不遠數百里命駕者是役  
 也不佞敢忘所以圖報乎奏記諸臺幸假一掾屬與  
 僕泗共之特足下為代益依依於此

報元美

乃不佞即善卧然犬馬之齒及矣是何俞疾俞奇地  
 溝壑分自填何至使此物苦我狀不可忍視者彼一  
 時也炯炯之外傲骨一具耳屬得小馮君所致足下  
 書輒以伏枕起色盈牘東吳菰蘆中尚有斯人而廣  
 陵南海化為糞壤自春徂秋其在侍者莫不嗚已相  
 幸不知轉復於邑一大事也足下蓋不獨疑不佞無  
 報章惟四詩雄視古今佳集絕唱亦欲速取鑒賞旋  
 自沾沾耳頃已裝置座右想像足下歌態每為抵掌  
 旁若無人再奉尺帛稱副石室足下何慮焉拙刻自  
 魏使君之厚成書始示筆削不逮也未經公輩終恐



不厭余意矣明卿久州郡亦既習宦乃滇命中沮元老視之顧不如給事時子與遲暮遂循出狗五斗當路顧爭爲汲雪事又安可知人又安可量哉沍寒次君妻被無敝乎

又

先是子與一介得讀足下遊陽羨稿去迫欲不待報是以無附音悵悵久之而徐按察寄至矣善卷洞若在下天樂哉蕩乃復作苦今狀豈當如墮屨辦邪不得一撫我元美扼腕永歎也桓文爲盛壯哉斯言狎主齊盟尊食自愛梁伯龍口吻不獨五色兼有熱腸惟恐不佞不一渡江其所稱述君家兄弟宛然目前子與近稿風格似上爲是其遷官力乎恨不見明卿耳北鄙荒涼無以致太夫人前何甘羶及篚爲敬羨可令一出否宦學不惡也

又

六月徂暑梁生致以元美起居狀甚悉已即東探海市無旋期不果附報九月幾望復宿周公瑕白雪樓下攜行中原草堂出元美詩卷讀之彼以謂天球恍然忘其爲今之人也回輿登華不注爲送將歸維子之故快哉雅夢寐小祗園以太夫人重爲游子耳自



足下視小美乃鴈行即小美視助甫輩既先鳴矣狎  
主齊盟則吾豈敢獨恐聲洛陽之楮不能擣捲白雪  
樓集又奈何元美乎敬美視助甫輩自先驅視元美  
鴈行也嘗取謝句花萼嚶鳴標秉君家兄弟不然邪

又

遂得以元美飲諸胥之墟醉相視也解纜而度江之  
興輒盡奈之何一大督郵日嬰辟稱過使客意不恭  
孰甚焉始尚疑元美者契闊自易交情草草耳於諸  
少年何誅足下既已以不佞爲陽喬恐自不免扱綸  
之役所賴黽勉一起即徐吳二生比跡相應而不佞

儼然臨焉厚集夙誼不惡也子與蠲吉遠於一葦信  
至稍自致縷縷一日而七十函何若陳孟公一滑稽  
酒此君善汎愛不能中廢明卿雅習調自喜即市籜  
方已溺者之笑苦欲元美從之井淪鋪不恤且得請  
當以鄙俚殿事亞相志畧可遺而采以文不朽不佞  
非托獨爲元美有意耳戚將軍實壯旗鼓即至肅不  
覺嚙嚙作閨喉中如叱敵追北狀不佞今在視海劉  
將軍者自謂十五從軍身五百七十八戰破寨九十  
有三平蜀攘粵閩與維揚口難劇談迸齒始悉此二  
國士可與扼腕顧時又念陳中丞所處殷使君雅善



禪理至卜姬妾非雀躍者不以爲不中善淫之相又何缺也足下豈嘗聞之乎往夜別足下似不與不佞此出不佞何功德乃敢玩世自以作達坐冒危殆及讀四詩乃爲狂狡所名指反足自耀天上一星聊作使中原紫氣渡江來不當如是邪唯是雄唱得和愈傳出處所關後賢是厭不即付一介須起居與俱也嗣音且就敢前附布謝春深不任秦中故態飛揚之甚竟當成一妾夫無移矣

又

又無次乃龔廷平董生聞問相及也不佞之於是役非時奉手札如面談差爲快哉吳越諸山水長江大海之外亦各言其秀而已近同子與杯酒相勞愈益少足下者之人於其間奈何有墨子之忌不出更爲金焦洞庭之約乎名爲好龍滔滔皆是然於元美雕文爲工矣曩已計除目且自罹之今不然邪舉刺三河大號魏大名也能強起就之乎未即隨牒當俟後命一削乞休斷乎不可矣

又

子與凡再浹旬迭相主客殊媿雞黍之誼又浙士往從之者無暇時人人以爲愛已也斯驩焉道故唯日



不足矣既爲命舟請移謁選屬當遠別而往詣元美  
興復不淺不佞弗能佐飲其間如足下之念我輩者  
可奈何前啓畧具子與此行唾在其耳足下幸采焉

### 答元美

初奉汶上書計將一介屬有召命嫌不敢發而熊按  
察所寓亦至奈何足下守闕乃于今不佞猶日謂旋  
復晤語者旦夕耳孰知其徑已元美忍心哉繫維弗  
及海岱黯然六羸之故邪惟是足下通章悲壯當路  
扼腕固當聳動天下得請襄事歸奏几筵英魂指髮  
矣以視阿裒抱經拔泣終無以傾身大義數爲士乎

天下寃之不可爲也白之日而爲之聳動天下足下  
何負焉不朽之大者哉而猥藉不佞爲足下兄弟聯  
翩薦疏嬰鳴 聖朝即二三子與代木之響阿游自  
輕贛君小生乃欲相吏邪薛廣德保懸車之榮則庶  
幾近之曩便報子與元美理

帝狀屬當踊躍此命明卿乃患卒業無次耳齟齬家  
何傷敬羨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耽  
耽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  
之也足下念豚犬不置邪不佞薄祚輒有莊缶之感  
七月二十四日也意亦已惡幸先是又舉一小于鱗



孩提目前續稿容錄上子遺一介方匍匐亡妻之喪不能出道左薄追六羸當抵彭城奈何枉駕掣肘僕所具悉通章太飾爲文乎所聞人言固不然矣濮陽乃自列當路饑涎盈紙正須我輩後凋少持王氣交道効意自田間臨內忽再浹旬稍接貴客野情思曠之甚竣葬入鹿門可復削跡不佞非禮法士撫孤姁姁自致耳暮功時不廢促軫媮媮云何

又

蓋元美三年橐籥拮据旣已至此奉先君子數千里抵殯哭弔紛紜重以賢妹捐館舍在疚可知骨肉凋殘轉宜自愛一失慰藉不淺慈母弱弟之情及非先君子遺命天道舛薄豪賢扼腕生人之理何可都絕不佞旣絕相聞吳郎已頗疑之不意至此日謝方伯云給事有致囊草者將售采輯乃不佞於省中只天耳卒無片語相加遺又豈能一介存元美豈足下所謂如蝮志者哉謝又言眇君子亦致其囊草佳某一字不知其可矣朱中丞答書云屬難於延見且有編氓之分幸不必爲東此奚但猶夫徃歲李伯承爲藩王使者浹旬而興驪自喜稍稍出贈章示之爽然自失及欲扁舟徃視元美廬中未嘗不咄咄道故當猶



有夙度耳

又

向竣役方東迫致聞問元美乃以爲辭甚婉今偶忘其婉者辭然恐亦據示布棗起居耳元美今豈以不佞爲非達節七邪善乎所答子與書者非敢以誼爲不當出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讐君也先是姑蘇夜語時獨元美元弟在不佞固已有意於此而辭薄於喉上觀下獲業以前出慮二少年見謂以我借觴爲重而乃爲是說以卒不敢發虞翻有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則不佞猶可恃在也嵇侍中矯矯

頭血豈能一日忘鍾郎五步之內哉王偉元所不論已悠悠之談非子與誰當語者不佞東時亦微及之今不識所語何狀以不佞而言天下豈有才如元美而徒出者乎誼又無不當出可自解斯二者皆天也此何損於子載以後身悠悠之談當自入朝之口不佞亦嘖有之不恤已乞骸疏似不當更上覺非者成耳安之移將自至觀所處我輩兩人何如爲久速可矣

又

不肖孤奉母亡狀乃辱使者愍勞儼然臨祭不遠數



千里敢不聞命雖非至性念始寡藐以有今日不覺  
夷俟自悛耳茹蔬啖麥廢而任之吳俗視趙魏難奚  
啻倍蓰足下治之考則倍蓰趙魏上當自其才具是  
矣孤所量也扶柩而東使者索報不佞左執紼右操  
觚倉卒數語失以大事乞哀長者方圖馳情不意慨  
然開以不朽豈尚不忘司馬公之役乎幸爲表先大  
夫太恭人之墓而題之以傳令某徼其寵靈以光丘  
隴得稱濟南阡亦一快也頃以葬期正甫爲近乃託  
之誌當嗣奉覽紀述一通附錄采擇正甫耽耽恐不  
得此以自疏也論乃云云吾來正甫一日耳海岱公

舊遊者肯更爲擘轡否

與王敬美 五首

日得子與書讀敬美誄其太恭人者文無害也誌銘  
形穢耳梁生恒幹魁梧乃能死延於君家兄弟奇哉  
東行瘡瘡自罷囊中裝懸罄矣攬眺之餘空言盈篋  
不如一囊錢也然御我爲幸沾沾焉不知其所苦歸  
爲卒業門下而令無負遠游不佞所復執事且起居  
焉者如此

又

曩詣弔舟中觀足下稽顙狀若將捨入剝木者心知



天性孝友人也盛積憤而一朝理于

帝快何如焉即以遜諸伯兄不敢自見而精志感動  
愈無掩干二難之誼矣不佞以嫌乃無一介之使致  
焉以慰伏 闕之情者快快耳襄役幸出薄遊先已  
從元美勸足下宦學不惡也壯哉敬羨之志天下事  
誠未可量以不佞而量足下尋且指掌機雲之間而  
獨包宗合吳已乎不幸悼亡不能出留道左亟承存  
問重以腆儀千載龍門前期自愛肝膈之言哉肝膈  
之言哉更不意晚得一元美於敬羨士亦安可輒定  
交也三復北行諸稿老筆餘勁實嚴具體千里長

已在蹄下顧願搏蠻曲折蟻封斯秋駕之技已亡矣  
竣葬當爲足下視草由居必有所劫今不具列云

又

不佞之於元美自天交之邂逅者耳非嘗有爲之紹  
介足下所知知足下於元美而令視不猶兄其非人  
哉不然豈其仰止而慙焉逡巡如論云也

又

不佞之於足下視猶元美也豈以友于一堂爲可慰  
藉斯人而二三子遂願交驩此自足下載錫之常耳  
奈何兼鍾並毓維天是私崛起鴈行翱翔氣類使不



倭曉焉有意乎其來者顧予遺病夫處身僻左所不  
聞問遠莫致之實無便報以間不忘有何指趣如諭  
督過乎足下非不知不佞積勞左右即亦愛不佞欲  
亟得所起居狀若友于一堂始自厭也不然談笑道  
之何以得此於足下邪不知不佞欲得足下起居狀  
甚足下矣子與云云妙有所置致自樂事足下庶幾  
能媮快乎

又

歲杪得徐按察所爲致篚篚之珍謹以進太夫人前  
矣壯哉敬羨所言某即不佞敢孰不曰斯與元美故  
自先朝一藝文吏乎江以北連齋與與天何恙  
哉元美適已太夫人善飯即時態紛紛出緒餘應之  
耳以君雄才發軔見絆海內之士想望展驥生平志  
意何云欲畢邪



滄溟先生集附錄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公墓

誌銘

濟南殷士儋撰

余以隆慶丁卯誌徐恭人墓已已張太恭人卒與于  
鱗大人合葬余又誌其墓今才一歲爾且誌于鱗悲  
夫文章道喪瀰瀰日以下蓋千載于茲矣 明興比  
地李獻吉奮起而力挽之于鱗生承其後益拓其業  
斐然成一家言雖古大雅者流何以過茲可謂當代  
之宗工鉅匠垂不朽者矣于鱗李氏攀龍名父贈中  
憲大夫知府寶母即太恭人張其族系及世有高誼



與太恭人守節語具余前誌中初太恭人夢日入懷  
生于鱗九歲而孤比就外傳則余及今長史許殿卿  
皆以髫年相約爲知交歲與之俱當是時則耻爲時  
師訓詁語人目爲狂生于鱗自謂非狂矣又九歲爲  
諸生廩于郡庠庚子鄉薦第二人甲辰 賜同進士  
出身試政吏部文選司乙巳以疾告歸歸則益發憤  
勵志陳百家言附而讀之務鉤一其微抉其精取恒人  
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績學蓋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  
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爲也丙午還 京  
師聘克順天鄉試同考試官簡拔多奇士丁未授刑

部廣東司主事旣曹務閒寂遂大肆力于文詞余時  
爲檢討日相引上下其議論而于鱗益交一時勝流  
若吳郡王元美數子者名廼籍甚公卿間矣三年陞  
員外郎明年遷山西司郎中有邊將觸法不至死者  
柄臣子怒其不賂必欲寘諸辟而竟不能奪之于鱗  
從未減後其人至大帥果大著勲伐云癸丑出守順  
德務爲休息愛利之政其大可紀者順德所屬舊有  
種馬場歲入賦公家而時監司誤以爲營馬牧地增  
賦至二千七百餘金于鱗爲請悉蠲之郡故有水濟  
倉以自給後糴輸 京師而軍食益乏又爲請得留



郡如異日焉將作所徵于真定大名廣平順德諸郡者于鱗以爲順德土狹民貧不宜與諸郡比減其供如真定十之三沙河之民役過客者越永年抵邯鄲界中始息肩邯鄲民報之亦然皆跋涉一百七十餘里憊矣于鱗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使永平不惜數十人之力則兩邑之力皆可寬也又爲之請罷矣鉅鹿官亭集者大聚也界在真定隆平南宮新河之間群盜嘯聚無時捕之如搏影于鱗請移防秋別駕往鎮之秋至則復戍內丘而盜不敢復窺順德界中又謂京師仰餉于東南或不時至而北直隸河南

山東諸處近河百里而遙者可令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于河以達于京師此不獨國家之便民亦便也他如散召募之卒以杜事變移巡司于黃榆嶺以備非常激常平以時畜積嚴保甲以彌盜賊皆深計長慮非旦夕視其民者部使者至順德才一日讞獄罷使者嘆曰太守安得不寃若此比三歲有十數畝書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關中士素習古文詞得于鱗爲師又蝟然勃興矣于鱗爲人素羸頓不習西土西土當地裂後猶時時動搖數心悸又念太恭人獨家居遂乞骸骨歸故事仕在外者無以病告即



乞身罷耳不復敘時銓部憐公才特取 旨予告疾  
已且復敘異日獨何仲默視此以方于鱗實異數也  
歸搆一樓於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于鱗爲人  
高克有合已者引對累日不勅即不合輒戒門絕造  
請數四終不幸一見之既而于鱗亦不自駕脩請謝  
也其樓居時余方在告家居獨殿卿及余時往來觴  
味其間他曾不得一當于鱗凡十歷年所

今天子用言者起爲浙江副使二年稍遷叅政入  
賀過家覲省將南尋陞河南按察使遂奉太恭人俱  
越四月而太恭人卒于鱗持喪歸甚毀及小祥而漸

平無何暴疾再日而絕歲庚午八月二十日也年五  
十有七所著有白雪樓集行世他詩尚若干首文若  
干首或問于殷子曰王元美謂律至仲默而暢獻吉  
而大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古惟子美今或于鱗  
雖于鱗亦自謂擬議以成其變化矣于鱗信才意不  
至如所稱乎殷子曰夫親見揚子雲者肯信桓譚之  
論非私哉夫于鱗雄渾勁迅掉鞅于詩壇彼其視獻  
吉詩猶傳會龐雜文萋萋寡灑漾鴻洞之氣所爲推  
獻吉者多其剗除草昧功也故曰能爲獻吉輩者乃  
能不爲獻吉輩者然于鱗方且痛人詆其文辭相矜



不達于政游刃引割所至弦歌亦治操槩凜潔耻爲  
色澤稱其爲文于鱗獨文士乎哉于鱗妻徐氏封恭  
人有二妾蔡氏盧氏所生三男一女駒娶曹氏女繼  
娶應州知州馮應奎女采彊馴聘周府左長史許邦  
才女邦才殿卿也女適永清訓導艾濟子芹獨馴盧  
出他皆恭人出駒有三子二女鴻仁聘進士于鯨女  
鴻儀未聘鴻儒聘張希全女女一許嫁舉人王見賓  
子衡一後公歿七日而生嫁艾氏者有外孫一人曰  
維高駒十隆慶五年三月十有一日葬公於牛山之  
原徐恭人耐焉請殿卿狀來乞銘駒吾門人也竟其  
所之亦可使千里無契需銘曰

爾祖有言死而不亡豈于鱗與吾生有涯知也無涯  
鬱而爲書剗削巧利滌濯滓垢追趨古初大者天行  
雲盤星迴小者綺疏績舊彌新忽出倏入霍然霧除  
赫赫厥聲施于當世海內寡如豈惟文章以緣吏事  
罔試弗理入掌庶獄出典大邦柄文持紀書獄獄平  
治人人安風士士起鴻飛冥冥羅者不忘思儀其羽  
曷篤其生曷嗇其成不遐錫祉璧傳士林琬委斯藏  
永憑其里

李于鱗先生傳

吳郡王世貞撰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為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緝纊不足以資脩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為之遜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儻結髻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竒于鱗文擢諸首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間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

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竒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



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徧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

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贄不爲名計出曹一羸馬蹙躄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第蓄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味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



客恭鞫鞫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  
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與除脫  
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  
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  
牘牘多古文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曷  
曷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  
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媮  
志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  
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末年傳於沙  
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街

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  
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  
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  
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違之滿三載贈郎寶如于鱗  
官母張爲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  
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  
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  
殷申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  
使兩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  
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



部本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為特請予告  
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  
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宅無所  
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納  
履錯於戶奈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簡  
責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  
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  
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篇及宅文  
益工不經而走四裔然君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  
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揚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  
則挹損不敢以鴈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司  
于鱗間迫起之為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  
相踵而會

今上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  
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叅  
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  
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為和圓方互見  
其容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  
病困父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  
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  
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煨  
煨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  
不竟志以爲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  
豈一于鱗也籍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  
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  
鮮嗚乎何恨哉

祭李于鱗文

王世貞撰

維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滄溟  
李先生于鱗卒于苦次其友人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孤子王世貞聞訃之一日不及爲位而以家艱歸至  
明年之三月壬戌朔哀毀小定乃始能爲詩百二十  
韻以哭之又爲文章絮酒炙雞粳糧授其僕之濟上  
而告先生曰嗚呼惟子文章珠藏王府示世模楷爲  
明粉黼獨立熙臺子鼓余舞炳煨長夜追琢萬古余  
所心悲鬱曲翻醢千二百言亦足以吐其未竟者酌  
而告汝昔署爽鳩從若風虎爲郎序遷不隔跬武清  
霜晝祭白日宵炬子前西逝余亦東邁高揭二華差  
峩岱泰黃河其間炯一衣帶玉女騰翕海若橫眦子  
之桂冠鳳矯鴻審余嗣解組屈蠖哀蟬清泌衡門其



跡則然所不接席俎垂十年

聖人中興纁帛交賁子時幡然顧我色喜當爲女先  
女其彊起余謝不可子曰母爾疇族女讎疇燭女幽  
得不思報節士所羞女以佚歸造物所仇雪涕而冠  
寔惟子謀旬宣于浙從子之後亦繡子被晉斧余授  
大白配月俯視列宿雲物睥睨風雨潺憇子之詰妣  
悠然見遺扶服脩途弔影總惟小人有母能不攢思  
美疾朝聞夕而拂衣奎壁掩翳滄波竭涸忽傳子耗  
旣疑且愕曾未回睫家禍亦作髓淚駢枯肝腑寸鑿  
嗚呼哀哉人生鮮懽惟事父母生我知我爰及朋友

一旦盡矣膚立同朽惟余與子匪但三益薄祿微聲  
以逮休戚凡子先驅余必偕值子今溘然視我若捐  
余獨何恃而能久全余復何心而游世間子困尸讒  
余困人言存者受憎歿者受憐嗚呼哀哉惟昔濟上  
坐而丙夜執手浩歎誰爲來者尼聃睽則軻周分駕  
邈爾漢季有兩司馬不聞揚扝以紹謨雅蘭金協契  
山水齊徽惟余二人開闢所希浮生如寄胡能不歸  
金石可泐榮名庶幾言猶在耳其人已非嗚呼哀哉  
子之遺孤駒而汗血子之遺編家傳白雪有丞相在  
戚若昆弟二三友生其進未已素車雖杳班管婁紀



人誰無死子死可矣嗚呼哀哉尚饗

哭李于鱗一百二十韻

王世貞

歷下無真氣詞林失大賢那能詛岱嶽誰與問高天  
才去垂三十悲來遍八埏人應疑頓挫帝或悔陶甄  
念爾千夫俊生操萬古權仁禽產丹穴仙驥秣青田  
妙取星弧發精驚月脇穿鉤深百丈餌搏捷九秋鷗  
文許先秦上詩卑正始還五言珠錯落一字玉規圓  
思逸龍雲表神超象帝先殷盤高詰曲周雅美便嬛  
獨表齊風大俱疑汲冢前崢嶸露頭角擺脫謝蹄筌  
海闊珊瑚老雲深石髓堅錦裁還蜀郡壁就必于闐

繞筆江生蔬芬裾屈氏荃乍窺饒駭異精識解錯研  
有眼看從白爲郎意尚玄志長輕濩落才大得屯遭  
不欲過千石憑他滿百愆傲時誇襍被貧肯較偷擅  
縱倒中郎屣能辭太尉牋交游盡緋紫歲月耗丹鉛  
路鬼挪揄去腰符累若懸扶風京尹亞襄國輔城專  
推案姦爭吐操斤劇自剗買牛因解劍飲馬亦留錢  
治理聞丞相徵書下潁川手堪爲木鐸腹曉別栢捲  
漢殿勞將作秦山募梓梗法冠巍揭宿藻鏡迴臨邊  
衿傍函關擁帷從太室褰驅瓜真結實華井獨擊蓮  
宛駮收垂畢冥鴻與杳然叱迴邛坂馭歸作剡溪船



避客同干木，逃封似魯連。華門寬偃蹇，蓬鬢詘周旋。  
自撫高山操，人收白雪篇。披雲凌巖嶂，乘月弄潺湲。  
雷澤深堪釣，譙陰近可佃。居疑潛洞穴，出競指神仙。  
芝朮鋤端有，芙蓉木末寒。探真採離坎，觀道得坤乾。  
懸圃壺開境，崑崙雪滿巔。縱饒家累迫，斷不世途牽。  
過客寧歌鳳，門生乃獻鱸。中興逢鼎革，

聖主下旌旃。省鸛初欣入，臺烏再賀遷。錦開梁左席，  
花覆越來舷。煦沫沾江表，澄清劃澗漚。九苞騰見瑞，  
萬蟻率歸羶。暴斧猶拈手，潘輿未息肩。冰霜挫慈鳥，  
天地幻啼鵲。髮短窺吳練，腸迴斷郢絃。壞梁通寤寐，

辟穀悞真詮。始作步兵勳，長耽北海眠。春秋麟獲日，  
庚子鵬來年。營魄三尸妬，膏肓二豎跽。本因支骨毀，

翻訝捧心妍。

以心痛卒

玉樹埋將迫，金莖病不痊。慰書煩

孝緒，却藥少醫扁。撫舊人人戀，傷心事事捐。魂辭宋  
王去，藁托所忠傳。伏櫪駒差壯，歌盆鵠早暝。夜臺依  
聖善，秋閣鎖嬋娟。不及分香履，猶聞墜寶鈿。有情推  
入夢，無累割歸緣。日月長何補，風雲快自便。朗融歸

露霽，混池脫雕鏤。佩惜于將化，棺堪塵尾填。蒼皇鮑  
山色，冷落譜湖烟。馬鬣封猶壯，魚燈闇詐難。纍纍墳  
四五，蠹蠹劍三千。宰木俄圍拱，佳城易鬱芊。埋光騰



斗柄含氣吐蜿蜒本日城夸父猶疑侶倕佺訃霾秋  
照黯妖孛歲星躔直是魑將魅寧分蟻與鳶舊游俱  
短氣何事不堪憐思入張衡苦甫悲將吳質纏明殷  
侯正呼咄咄許掾殿涕漣漣七子孤徐幹子生平一  
仲宣衷腸須繞晉烈魄肯投滇忽報驚難定徐徵或  
有焉聽來杯酒墮語罷帶圍減損也也恍忽時謔語怍  
營曉索筭那知寸草折翻斷百愁煎蹤跡堪驚虎幽  
憂更怯弦羸軀困邁軸跛足類拘攣滿掬揮鮫淚輕  
裝漬酒綿暫馮青鳥達莫怪素車延欲哭仍枯眼將  
歌已塞咽悠悠思徃歲媿媿許重泉茅本曾名蕙夔

今反惜蛇欲知吾變曾總為昔游燕刪筆推丁虞忘  
形到鄭虔雄雖啖黃鵠哀不廢鳴蟬竊喜陪膺乘猶  
甘讓祖鞭尊分御露美管奪彩霞鮮左癖編三絕輸  
攻下九淵縱衡儒後俠跌宕酒中禪不受尚書命橫  
翻開府筵中清籌罷漏赴懶影過磚風格留揚扞波  
瀾借泝浴商空爭矯健大鹵放騰騫身任呼癡物官  
初並冗員跡甘龍蠖近名忝鴈鴻聯慰別勤加飯分  
貲與橐餗調歸形影合交入肺肝偏霓早招難轉義  
輪去更遄代興愚敢任後死恨逾懸痛欲隨蘭槁狂  
今愧瓦全浮生長寂寂怒目縱睒睒百六貽多口尋



常飽老拳形添慘澹無計覓連翩牛耳誠貪執雞  
尸敢放顛蕭條五子詠垂隔二鳴編欲勒太丘石親  
題京兆阡詞場空滿目誰定筆如椽

哭于鱗先生八首

王世懋

宇宙無情甚斯人忽杳冥中原埋骨體泰岱失精靈  
萬事輸垂白千秋付殺青松風在丘隴謾謾尚堪聽

其二

祇謂能窮汝何言遽奪年解憐猶薄俗深忌是皇天  
世已河山邈人疑屈賈前樓空雪色斷不忍問遺編

公居有白雪樓因以名集

其三

真宰終何意浮生轉自疑誰令萬人敵不假百年期  
天地論才盡文章與數奇遺書

明主見應恨失同時

其四

大塊還真氣中原喪主盟風流不可見永夜望長庚  
鷄骨生前恨公尚居憂龍頭定後名猶餘千里在不負阮

家聲

公有子駒字千里

其五

不朽自吾道人間無大丹縱橫千載易偃蹇一官難



委骨憐神駿攀鱗絕羽翰平生國士淚忍向鮑山彈  
其六

佳人難再得死友見何由貌有中郎想人非鄴下游  
居閒無雜客送葬必名流莫擬招魂些君今在十洲  
其七

海內論標格龍門未可攀曾緣阿戎賞得御李君還  
交態死生外朋情季孟間何時素車往絮酒醉空山  
其八

生平故人弟雙美愧南金片語憐才子浮名竊至今  
公贈余詩云只今年少稱才子屈指詞林已到君 青山一慟哭流水若爲音

零落西州路空餘醉後心

哭李千鱗四首

余曰德

白玉樓成記屬君不堪淒惻故人聞撫牀色動延陵  
劍展卷風餘郢匠斤滄海天寒悲逝水鮑山日暮黯  
孤墳早知後乘元龍種千里驕嘶慰出群

其二

淚眼雙懸歷下亭白楊蕭瑟路冥冥傷心此日驚長  
夜回首當時憶聚星九地精靈堪宿草百年身世總  
浮萍朱絃慟絕音何屬併入山陽笛裏聽

其三



總轡崦嵫杳莫呼斯人何事卽長徂金蘭四海纔諸  
子鞭弭中原自一夫渴病著書生未已孝廉將母死  
仍俱茂陵日復來中使未識曾遺禪草無

其四

楚夢歌殘夜次寥招君不返自魂銷陸沉虛擬龍爲  
燭夢杳長疑鹿是蕉詩統栢梁功德大交情磐石死  
生饒更言執紼何人事白馬哀鳴怨路遙

哭李于鱗先生四首

張獻翼

不遣風流盡文章北斗懸藏舟自今日御李復何年  
劍氣秋原上詩魂暮雨邊但存千古事脩短任蒼天

其二

千里晤言同相看國士風雲初聚吳下星遂隕齊中  
芳草殘書帶娥眉謝漢宮微言從此絕令我泣無窮

其三

七子不相待空林惟五君郢中無和雪天際有停雲  
笛奏全披怨蘭芳半落芬重傷千里駿狐兔且爲群

其四

白雪非時調青雲豈世情齊亡天下士漢失濟南生  
知己人何在忘年座已驚悲歌寄燕市猶可重西京

哭滄溟老師

李齊芳



謫仙鳴鶴返天閨  
藝苑逢人拭淚痕  
祗為琴亡鍾子聽  
何關客散李膺門  
家無遺篋言封禪  
世有明珠照夜昏  
搖落江南悲已老  
汶陽誰為一招魂

哭李廉憲于鱗二首

黃姬水

奇氣高才性不羈  
憐君溘死哭親時  
馬培未宿墳前草  
鳩集先枯壠上枝  
千古障瀾垂述作  
九原埋樹想風儀  
山陽舊侶今餘幾  
腸斷王珣萬字詩

王元美嘗賦一百一十韻以哭之

其二

江上相逢是長別  
百年灑泣伍胥濤  
乞文空諾徐君

劍惠綺真成范叔  
袍賦鵬人亾悲促  
界草玄篋在檢重  
騷徒行千里慙  
徐孺酌墓何能致  
一醪

哭李觀察一首

吳郡俞允文

余本中林士  
懍懍常獨棲  
王子特先賞  
飄風揚濁泥  
蕭條榛棘林  
荒塗自成蹊

其一

君起濟水陽  
高視無匹儔  
與君共一世  
道里阻且脩  
各言懷繾綣  
申章結綢繆

其二

綢繆復何為  
譬我服鹽車  
恨無非子御  
躑躅將焉如  
分隨深情昵  
終當相與俱

其三

揭來浙江汜  
顧瞻若堂階  
矧乃經敝廬  
奈何復云垂



蹇步滯一方後期終難諧

其四

祇命陟大藩驅車赴河陽奄忽逢辰缺銜哀歸舊  
塲投淚未及收一朝罹殘殃

其五

物化固有紀流易無淹期百年須臾間冉冉從此辭  
頽景豈再且念之中心悲

其六

歛歔檢遺札字拙語自工句陳恥重襲文奇祕難通  
何必希知音然後稱才雄

其七

言登太華巔矯跡升雲煙高清無翔羽金繩萬尋懸  
何不訪靈藥輕身以延年

其八

嗟哉若伊人脆促易淪夷來者安足仇往者不可追

空懷蘭芳感何以表余思

其九

余思結不解歲月亦已除况復昧平生焉能使余疎  
援筆寄苦調望遠增踟躕

其十

大名署中濮陽李伯承以于鱗之訃來告作

詩四首哭之

四川張佳胤

案頭新報嵒湖詩濮上之音事可疑久解謫仙終厭  
俗溘然捐館遂騎箕生來語出千人廢死後名從四  
海知雙目如君堪自瞑傷哉泉路盡交期

其二

大招東放淚紛紛路隔重泉未易聞紫氣已沉秦觀



日玄亭猶護岱宗雲琴逢山水難爲調眼到乾坤始  
信君最是人間悲絕筆不知地下可脩文

其三

隣笛孤城晚自哀哭君秋氣更悲哉風雲遇 主偏  
多難天地何心似妬才無故事傳滄海變有時歌發  
泰山顏宗梁父作游魂者李白于今到夜臺

其四

當日羣雄共請成登壇得爾定從衡于時各抱風雲  
氣末路俱爲幘被行未必斯文留後死坐令吾黨失  
先生莫憂此道終長夜諸子猶堪守舊盟

哭李于鱗四首

嶺南歐大任

梁園歸去老菟裘聞道先生不下樓太白星沉滄海  
夜岱宗雲散大荒秋歌風東國泱泱後作賦西京楚  
楚流千古巫陽招莫返青山何處掛吳鉤

其二

金尊日向崑湖開白雪泠泠一代才齊客詩傳三百  
在關門書授五千來孟諸烟莽麒麟臥碣石天風鴻  
鴈哀華髮凋零玄賞絕障前明月照崔嵬

其三

瑤草歲蕤獨閉關至今顏色白雲間相將向長婚初



畢便逐盧敖去不還孤鶴驂回棲二室片帆風引到  
三山側身東望金銀闕憶爾仙人第一班

其四

過江諸子各天涯得我猶將劇孟誇自許會稽收竹  
箭似從華頂弄蓮花代興共有中原約絕學能傳博  
士家誰料交游携手盡扁舟淮海夢高沙

四明沈明臣

文章直是眇三都王李今稱兩大夫濟上忽摧華不  
注幽州似失醫無閭荒荒日落中原暮泱泱風微大  
國孤悵望晨星還數子不堪清淚濕江湖

譙國曹昌先

清朝雅望擬龍門歎息俄成異代論一斷朱絃空日  
月長留白雪照乾坤五千言在憑誰授三百篇亡見  
爾尊謫籍祗今人世滿未須詞客賦招魂

其二

白雪樓空薜荔霜嵒湖寒月正蒼茫一官總讓文章  
大百歲寧同姓字長劍化青山猶黯黯琴亡流水自  
湯湯松楸寂莫中原地多少生芻哭道傍

雲間莫是龍

盛世評才侈建安當年赤幟立詞壇連牛氣盡龍文



暗千里名留駿骨寒歷下青山成夜壑樓中白雪化  
哀瀾慈明自愧論交晚人代空嗟御李難

玉峰梁辰魚

蕭蕭不注山南路細雨孤村憶別君刻水還期重泛  
雪帝鄉何事便乘雲千秋北海青樽竭一夕中原紫  
氣分極目三湘悲楚些傷心忍誦大招文

當年孤劍走齊疆曾記題詩過草堂岱岳雲霞原有  
路長河波浪已無梁青衫獨下江南淚白雪空吟海  
右章何日山庄重繫馬楓林樽酒對斜陽

羅良

濟南天下士一往竟長年高臥功名薄雄飛詞賦傳  
先驅神物妬後死故人憐知有延陵在招魂共惘然

其二

攜手齊河道離筵酒幔青忽殘梁苑賦乍失漢庭經  
一束人如玉千年客已星浮生成底事悲往淚漂零

其三

文章空逐鹿道遠竟天涯力絕追千古詩成失萬家  
志安知燕雀年不禁龍蛇灑淚山陽笛相看歲月賒

其四

歷下逢君日疎狂氣轉親賦來疑是鵬筆往竟爲麟



宿草三年隔遺文一字珍斷絃山水意寂寞向誰論

朱多燧

春色乾坤黯不開驚心忽報泰山頽定應明月騎鯨  
去或有悲風讖鵬來友道可忘金石契詞林初失杞  
柁林主盟豈獨思諸子招隱淮南未盡哀

檢罷魚槭一斷魂文章白首命王孫公報余書以白首效執是圖

平生淚自神交盡萬古名猶死孝存著作先朝虛

虎觀風標後進悵龍門何須漢帝遺書問已見人傳

道德言

哀滄溟

攜李戚元佐

予昔在儀曹滄溟先生奉

萬壽表來見友人徐子與別二十餘年亦來乃相

將集燕市邸尊酒黃花稍稍論詩甚懽予時方有

子雲壯夫之悔甘自斥遠乃今哲人云逝追憶往

事不能不深恨當時之踈逖也為哀辭哀之

生平元禮懷瞥然幸一御齋齋三年隔人言君死矣

斯言良可疑予心能無悲

大雅紹絕響風流繫先覺縱橫人間世千載仰玄邈

蘭摧蕙蕭條何人賦大招

慷慨燕市飲一一古人意有烏符妖讖鮑山忽東墜



援琴自長嘆聊爲白雪彈

仙人不死藥云在三島下君家滄海邊何不求此者  
溟渤多風波列真涕滂沱

令德不可見中心鬱陶爾惻惻已石聲誰能終護此  
亡矣濟南生微言當何程

神物墮世間不久且化去吾以寶寓人急索還故處  
事理固有然人徒苦怨天

誄

姑蘇劉鳳

歷城李君當

世宗肅皇帝時登朝位列曹郎時景命熙洽四方學  
士大夫輻湊省寺然自李何以還氣亦稍衰下矣  
公與三數少年夙夜淬勵力振起之風於是再變  
雄峭竒勁矜厲莊遠可謂古之極軌無復遺憾詩  
則唐氏之盛七言軼丙且之餘轍極豐隆之杪勢  
自昔構篇者未之有矣免關內後居數年復起兩  
歲再遷以太夫人不祿歸遽卒嗚呼若君之生實  
二氣之光靈數百年來所孕毓以顯章我國家  
盛業昊天有成命非所得議其長短也即不登三  
事然使一代之文與典誥並光四始六義王風不  
墮是誰之力歟余與君同舉吏嘗接杯酒慇懃之



歡自後相見亦甚疎獨聲氣之合有槩於中遂爲  
之誄

於維浩淳厖深混溟瀚瀚光象陶冶無名孰可儀軌  
儲與誕精穆允乃初劭質以正逖亂爽耀式遏三靈  
挺以日愔窅汰焉取麗靡之降浸以謾侮弊撥極掩  
流散墮窳不有高張更節易柱風之蕩蕩不圖庸裔  
粵乃皇造惠諗九土矯矯李君覃作於魯泰岱融絡  
蒼精嘔育纏戒婁分星璣爚煜時文峻命疇不祗肅  
昌徽茂符見象川瀆苗裔肇啓漂黃歷處襲殷逮周  
窮於汗竹聃始著姓越乃邦族爰所憑藉亦旣湛畜

氣之和雍遐不熙淑時乃有挺眈眈其詣恂美沉梁  
敦備醇至介以幼清齊給辯肆秉斯烈朗恬不待慕  
洪承顯休迄我敷奠駁發於文薄於霄戾偃奇麟振  
駭疾龍掣條出間入莫知其際風雨飄忽體變機勢  
芬思敏裕虛神漠志蹠踔玄昧幽理翳翳力自標建  
黜絕侈弊古有休則是惟弘諦曠代綿邈抑豈無綴  
時與道裂重茲言德河洛騰涌滔音愆濫結駟方馳  
鳴鑿顛蹶乃徂自東奮彼千裔式從選造一有揚藝  
翻其飄翔載惟專厲昭亮介業不忘劬勤時之淪踰  
獨我其繫誰謂繫淹以先朝喇誰謂遠遐欲及吾世



瀟追爰始排仇謇許隱軫雄深轅輔佻易鬱勃氣往  
凌切才肆橫奔絕驅焉復曩態計他拓落逢時偃蹇

曹闈對叶徒抗論振矜正色抵袂朝右畢傾英賢以彙

焱涌雲蒸籍甚逢氣憑負節俠危行高睨二三君子  
共獎厥懿推瀾沂源浮揚擊汰同律緝聲陳風敏致

調上微急節峻音比格以慨憤偏宕沈鷲激則哀促  
疾則強伎壯絞彌極慘不傷癡駘籍無當脫略恣睢

在衷斯喻諷而無刺情動言形抑豈其細止恣懲忿  
風政焉寄乖乃兆衰競亦和沴齊氣之奮不乃佗僚

質文相變代有所步雅鄭殊曲孰知其暨彷徨目放  
御有逸轡譎而能整切人不媚極所蕩沃排調貴位

興既洪鬯芒亦廉劇儻睥不殊曾是足昇所務快心  
遑忤觸計衆或側目從之釁類乃願發舒託於涕齊

遠棄列埒非謂則醉偃彼如茶幾何不麗出守畿輔  
邢襄焉試身可抑折中何諉誣檢察六條孤立行意

狂笑山川碣石曠恚觀者自失莫敢婞媚据理心開  
刺史高第稍用序遷受憲關澁封傳薄移紛擁髦眊

輔以文法胡寧藝事縕藉無害雅所湛漬德之休明  
膠遂所視敦惟在寬國中策筭誘啓弼成邁績上最

聲動繁積榮聞塗曳云何涓埃不可涉揭惟薰自煎

聲動繁積榮聞塗曳云何涓埃不可涉揭惟薰自煎



皦固來忌英雋並游愠於大憇容與濟上句請蚤稅  
芳之不邵豈惟鸚鵡相望携手隨踵言逝取酒貫媪  
織絢忘衛千里命謝憑心獨喟綽其弘高徐然域外  
屬運更始乘天之憐惠此群公徵命遑逮無余舊疆  
推擇言莅致令舉典俾新於治公曰驅之賦於百吏  
敢介用逸臣職覃瘁式時荐征朋從方萃爰登其幾  
勿庸以次再陟作監蓋且未歲昭茲雋功榮寵相穉  
茂揚豫土匪亟來字追綜召周赫赫分地庶其益躋  
隆我鼎司叶息慈養條違盡焉摧毀在疚亡何遽軫  
傷泗殄矣伊人邦之云悴人倫岳隕典墳靈墜有識

纏哀豪彥典涕斯緒適造失之胡亟烈烈桓桓白日  
幽瘞嗚呼傷哉憶昨道周欵言江洒死生契闊胡泣  
之啜間承燕閒殷奉崇議刊酌流略軌程篇制騁觀  
三五宵渺閱邃培擊作者鉤深探秘標之適萃崛稱  
雄愾非之先覺猶養後悔晉氏流靡餘波方潰子興  
視之豈獨無裁俛仰一時絲足罄欵即有避回辭何  
不載洞達中懷生氣如在慷慨謂何旋即冥昧嗚呼  
傷哉公首闢沉越再輯玉軼代興伊誰錯衡是繼操  
馭學駕其功不啻緬想容觀郁何棣棣狀不甚偉視  
精而銳疎縱不拘敢往開叡造辰彌海雲清霧霽比



量絜度云孰能企萬務糠粃才術氓隸蒙叟臭芬曠  
祀遙酌嗒然俱忘惟爾清馘嗚呼傷哉故以彼昭塗  
議君之出叶尺類不固其節庸有所觖叶窺忠蹇投軀  
獎恤赴義業雖未融精貫可示禮有表署大夫置貳  
公於厚終可謂不匱良友瞿瞿急公之嗣悉取其書  
使遂傳被蘭臺石室將焉著記生平故人不聆吹溼  
總一厥文徊遑嘆噫叶烏包洞鬼神含朗方罍九原  
可興嗟孺子歎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嗚呼傷哉

祭文

山東巡撫梁夢龍

惟茲齊魯賢哲代生公之崛起更擅才名採珠龍淵  
蜚英甲第馳騁漢秦睥睨當世垂天之叶異縱海之鱗  
竒葩玄藻昭揭古今三陟法曹一麾畿郡藝苑清芬  
甘棠令問文衡載秉志挽積衰化洽關中韓歐是推  
引疾東山徜徉泉石再起觀風薇垣沛澤總憲河洛  
龍門望崇慈闈仙逝臥轍靡從悠悠洪河巍巍華嶽  
馳想風裁永懷先覺惟公體道忠孝不渝聖室讀禮  
廊廟位虛五十七齡詎云非壽觀察清階宏施未究  
溘然一疾曾不少延台鉉方屬大化遽遷調掩陽春  
樓空白雪箕尾上乘文光未滅龍拊楮茲土麗澤爲  
親竊謂交孚宛若有神邂逅幾何淪亡倏覩頓令一



朝竟成千古陳醴潔牲脩詞告誠公其來格庶慰鄙情

又

山東布政徐棻副使徐用檢署都指揮僉事李希周等

東山巍巍東海汪汪山海氤氲誕產賢良德則璠璵材則豫樟學富珠玉揮瀚如揚千軍筆掃蚤掇天香帝心簡在擢峙巖廊圖事揆策正議昭彰上塵時艱遷補名邦寒潭秋月陰谷春陽六事成備群黎允康歌謠滿道會號龔黃督學關輔身範綱常文風丕變桃李門墻載握憲符攬轡入梁河洛澄清風紀振揚

邇歸讀禮寢食惶惶蓼我廢誦霜猿斷腸孔孟故里公之同鄉聖賢至教公已備嘗天假數年鴻猷更張益梅調鼎或亦可方詎意長庚倏爾淪亾諒赴玉樓賦對彼蒼生平詞翰積貯縹緲細覩者墮淚惜付沓茫幸有鳳毛志節軒昂紹公遺燄將翱將翔公雖溘逝今聞無疆棻等叨蒞茲土景行孔傷爰集香楮痛奠一觴

又

陳九疇

仲尼有言君子慎辭寥寥誰解千載於斯嗟乎先生文不在茲北地反正先生繼之凌廟中原顧盼生姿



手闢榛蕪周行有夷彼不相謀成章卑卑第畜揚焉  
風雅是伍天下泚泚作者自苦庸冀其後而徵諸古  
邦有文獻曰齊與魯文學天性爰始尼父著在六經  
文章之祖先生摛辭亦繩其武嗟乎先生旣擅于文  
吏事亦易西曹平反近畿臥治三陟外臺其如斯示  
身固遭時學弗阿世于道苟合于俗寧鑿十年移疾  
靡請弗避拜命起家亦惟上意嗟乎先生出處大  
節日月爭輝鄉有先覺後人所依胡天不弔與世遠  
違國申休杵哭者盈扉矧駒朋輩而不沾衣丹旌在  
庭長駕將歸辭以告哀物則良微

又

隆慶辛未春三月十有一日歷下滄溟李先生靈輒  
稅駕將封夜堂三司長貳王宗沐等慨哲人之未逝  
增今古之長悲引紼酌酒而侑之以辭曰猗嗟滄溟  
曷存曷亾亾者蕩浮埃而存者蔽天壤其渣滓已膾  
炙人口而精者與元化而翱翔斯文未喪大雅未亾  
孰是崑丘而瘞琳琅孰是驪淵而閔珠光蓋今古一  
杯同淪浩劫彼牛眠馬鬣疇能與茲丘相頡頏耶猗  
嗟滄溟神固縱游八極矣而體魄於此乎終藏升爲  
星辰七曜用章止爲河嶽四維奠方蓋金石匪堅而



彭聃亦殤矣。茫茫宇宙孰短孰長。千古永訣。盡此一觴。

嶺南歐大任

嗚呼泱泱東海。寧寧岱峰。李君挺起。獨亢文宗原本。詞騷揚。乾風雅。登壇齊盟。西揖作者。天日維徐。吳郡維王。廣陵之宗。南海之梁。五子一時。天衢驟。裏予與黎表方。遯嶺表君。驅上駟。相遇中原。汗灑風呼。萬馬亦奔。昔君西曹。邢州出守。視學于秦。橫經未久。中年勇退。乞歸鮑山。潛心大業。日捷其關。醉矣天全。靜焉神王。安石不出。五十益壯。丁卯有詔。起君於家。浙

藩汴臬。陟岵日。嗟樹護。忽萎泣。盡繼血。九泉可從。喬木竟折。濟南經術。海右人師。百身莫贖。天意何爲。黎生在京。予滯光郡。訃自北來。風流頓盡。昔年江北。別君竹西。飲此代興。敢貳以携。游龍崑崙。君今豈死。海岱炳靈。萬年在此。嗚呼哀哉。

又

同邑許邦才

惟靈間氣。挺生斯文。攸係解曠。千載才逸。一世君親。大節移孝。爲忠出處。大致達不渝。窮青雲結友。白雪論詩。思通無間。妙絕當時。讀碑較里。覆棋餘技。詞濤峽倒。文芒星麗。粉署懷香。梓里勿藥。畿內理繩。關中



振鐸馮軾兩浙攬轡中州翕翕與望濟濟名流邦才  
生得同時童習比藝相然以諾相許以斃山棲同隱  
宦轍同遊吟情觴興道味窮愁四十年所有如一日  
莊同惠異君斲予質邇年婚媾尤出天然一載丘園  
同病相憐予髮已皤君顏未改百年之願於是乎在  
歛然遘疾溘然常逝非慮所及豈情所計數月以來  
形神俱喪雖勉生存已失骯髒地下同遊宿昔夢寐  
相隔幾何死生爰易即兆有期俄當永別臨柩一哭  
肝腸疾烈

詩

許邦才

上春隨杖出簷扃霜覆前除感不庭空望白雲人已  
杳遽萎青草淚方零憑陵灝氣乘箕尾突兀中天見  
歲星二百年來文墜地滄溟岱嶽寄儀形

又

任登瀛

詩豪誰復探驪珠感慨曾經舊酒壚函谷振衣凌太  
華錢塘獨棹醉西湖黃金骨掩重泉杳白雪樓空片  
月孤奠罷椒漿河淚注哀琴絃絕立踟躕

又寄弔

濮陽李先芳

四海論文二十秋夫君佳句勝曹劉懷中久握連城  
壁歷下重開白雪樓入夢長庚元不偶行空天馬故



難留灌園剩有山翁在倚杖柴門哭未休

又四首

門生干達直

十年高臥白雪秋聞道仙居每在樓一自騎箕去不  
返平陵日色澹相愁

李膺何事罷登龍曾國諸生失所宗傷心欲擬招魂  
賦知在華陽第幾峯

雪樓轟轟黯諸山雪調寥寥千載還精物轉爲天上  
有唯餘此曲向人間

十二朱樓夜不扃仙才原自厭塵溟東方一棄人間  
世太史應占識歲星

附錄終